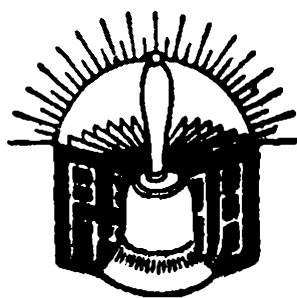


開明中學講義

開明國文講義

〔第一冊〕

夏丏尊 葉聖陶
宋雲彬 陳望道
合編



開明函授學校出版
開明書店印行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四九〇六號

開明中學講義
“開明國文講義”
〔第一冊〕

民國廿三年七月初版

民國廿六年一月再版

有著作權

※

不許翻印

實價國幣八角

(外埠酌加寄費)

編者

夏丏尊 葉聖陶
宋雲彬 陳望道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七八號 南京廣州北平漢口長沙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分店

編輯例言

- 一 這部講義裏的文章的選錄，第一、二兩冊注重在文章的類別和寫作的技術方面，第三冊注重在文學史的了解方面，通體閱讀之後，就可以得到關於國文科的全部知識。
- 二 每篇選文的後面附有解題、作者傳略以及語釋。解題述說那篇文章的來歷和其他相關的事項；作者傳略述說作者的生平；語釋解明文章裏的難詞、難句。在閱讀選文的時候，順次地看這些後附的部分，就可以充分理解，毫無遺憾。
- 三 在第一、二兩冊裏，每隔開四篇選文有一篇文話，用談話式的體裁，述說關於文章的寫作、欣賞種種方面的項目，比較起尋常的‘讀書法’‘作文法’來，又活潑，又精密，讀了自然會發生興味，得到實益。在第三冊裏，每隔開三篇選文有一篇文學史話，注重文學的時代和社會的背境，並不瑣屑地作對於文家和文篇的敘述，不像一般文學史那樣枯燥呆板，讀了自然會窮源知委，明瞭大概。文話、文學史話又和選文互相照應：前者闡發後者，後者印證前者。參合起來看，所得當然更多。
- 四 在第一、二兩冊裏，每隔開四篇選文有一篇關於文法的講話。文法完了之後，接着講修辭。這兩部分注重理解和實用，竭力避免機械的術語和過細的分析，務使讀者修習之後，對於語言、文字的規律具有扼要的概念，並且養成正確地、精當地發表的習慣。
- 五 文話、文法等後面附着練習的題目，有的是屬於測驗性質的，有的是待讀者自己去發展思考能力的，逐一練習過後，不但對於選文和講話可以有進一步的理解，並且可以左右逢源，發見獨自的心得。

開明國文講義第一冊目錄

文 選

| | | |
|--------------------|-----|-----|
| 一、 我的艙房 | 孫福熙 | 一 |
| 二、 畫記 | 韓 愈 | 三 |
| 三、 美猴王(節選西遊記) | 吳承恩 | 一〇 |
| 四、 小雨點 | 陳衡哲 | 一三 |
| 五、 王熙鳳(節選紅樓夢) | 曹雪芹 | 二四 |
| 六、 賣汽水的人 | 周作人 | 二六 |
| 七、 人造絲 | | 三七 |
| 八、 文明與奢侈 | 蔡元培 | 三八 |
| 九、 最苦與最樂 | 梁啟超 | 四六 |
| 一〇、 機器促進大同說 | 吳敬恆 | 四九 |
| 一一、 寓樓 | 葉紹鈞 | 五八 |
| 一二、 宋九賢遺像記 | 宋 濂 | 五九 |
| 一三、 王三姑娘的死(節選儒林外史) | 吳敬梓 | 六六 |
| 一四、 赤壁之戰(節選資治通鑑) | 司馬光 | 六八 |
| 一五、 康橋的早晨 | 徐志摩 | 八〇 |
| 一六、 荷塘月色 | 朱自清 | 八二 |
| 一七、 雕刻 | 蔡元培 | 八九 |
| 一八、 新生活 | 胡 適 | 九三 |
| 一九、 背影 | 朱自清 | 九九 |
| 二〇、 先妣事略 | 歸有光 | 一〇二 |
| 二一、 核舟記 | 魏學洵 | 一一一 |

| | | | |
|-----|---------------|-------|-----|
| 二二、 | 烏篷船 | 周作人 | 一一四 |
| 二三、 | 歸園田居 | 陶 潛 | 一二一 |
| 二四、 | 赤壁懷古 | 蘇 軾 | 一二三 |
| 二五、 | 七絕七首 | 杜 甫 | 一二九 |
| 二六、 | 詞四首 | 辛棄疾 | 一三一 |
| 二七、 | 致胡適書 | 汪長祿 | 一四〇 |
| 二八、 | 答汪長祿書 | 胡 適 | 一四五 |
| 二九、 | 李成虎小傳 | 玄 廬 | 一五四 |
| 三〇、 | 荊軻傳(節選史記刺客列傳) | 司馬遷 | 一五九 |
| 三一、 | 孔乙己 | 魯 迅 | 一七五 |
| 三二、 | 大澤鄉 | M I D | 一八一 |
| 三三、 | 作了父親 | 謝六逸 | 一九八 |
| 三四、 | 牽牛花 | 葉紹鈞 | 二〇七 |
| 三五、 | 聞歌有感 | 夏丏尊 | 二一二 |
| 三六、 | 剪綢 | 豐子愷 | 二二二 |
| 三七、 | 科學的起源 | 王星拱 | 二二九 |
| 三八、 | 一般與特殊 | 劉叔琴 | 二三五 |
| 三九、 | 談動 | 朱光潛 | 二四三 |
| 四〇、 | 致史可法書 | 多爾袞 | 二四七 |
| 四一、 | 長恨歌 | 白居易 | 二五五 |
| 四二、 | 陌上桑 | | 二六五 |
| 四三、 | 綠 | 朱自清 | 二七一 |
| 四四、 | 浴池速寫 | M I D | 二七三 |
| 四五、 | 一個朋友 | 葉紹鈞 | 二七九 |
| 四六、 | 打拳 | 魯 迅 | 二八四 |

| | | | |
|-----|---------------|-----|-----|
| 四七、 | 黔之驢 | 柳宗元 | 二九〇 |
| 四八、 | 永某氏之鼠 | 柳宗元 | 二九一 |
| 四九、 | 運河與揚子江 | 陳衡哲 | 二九五 |
| 五〇、 | 齊桓晉文之事章(節選孟子) | | 二九八 |
| 五一、 | 三弦 | 沈尹默 | 三〇九 |
| 五二、 | 再別康橋 | 徐志摩 | 三〇九 |

文 話

| | | |
|-----|------------|-----|
| 一、 | 記述文 | 七 |
| 二、 | 敘述文 | 三〇 |
| 三、 | 記述文敘述文的混和 | 三一 |
| 四、 | 描寫 | 三三 |
| 五、 | 擬人的寫作法 | 三五 |
| 六、 | 解說文 | 五四 |
| 七、 | 議論文 | 五六 |
| 八、 | 四種文體的混和 | 七六 |
| 九、 | 敘述文的主人公與場面 | 七八 |
| 一〇、 | 寫境 | 九五 |
| 一一、 | 抒懷 | 一一八 |
| 一二、 | 詩和詞 | 一三四 |
| 一三、 | 辯論 | 一七三 |
| 一四、 | 小說 | 二〇九 |
| 一五、 | 小品文 | 二三九 |
| 一六、 | 敘事詩 | 二六七 |
| 一七、 | 勸誘與諷刺 | 二八六 |

一八、 寓言

三〇五

文 法

| | |
|----------------------|-----|
| 一、 詞性的辨認 | 一九 |
| 二、 短語 | 四〇 |
| 三、 句的種類與構造 | 四二 |
| 四、 名詞代名詞在句中的位置 | 六三 |
| 五、 諸格的變式 | 八四 |
| 六、 有特性的文言代名詞 | 一 六 |
| 七、 動詞的自與他及其完全與不完全 | 一二五 |
| 八、 不完全動詞的補足語 | 一二七 |
| 九、 主要動辭與散動詞 | 一四九 |
| 一〇、 授動與被動 | 一五一 |
| 一一、 助動詞 | 一九四 |
| 一二、 形容詞的性質種類及其在句中的用途 | 二二五 |
| 一三、 形容詞的比較法 | 二二七 |
| 一四、 關於數字 | 二五二 |
| 一五、 副詞的用途及其種類 | 二七五 |
| 一六、 副詞的位置 | 二九二 |
| 一七、 副詞與助詞的呼應 | 二九四 |
| 一八、 前介詞與名詞的關係 | 三一 |

開明國文講義

文選 一 我的艙房 孫福熙

走到房門口，認清確是 308 號。還未撥開門幃，我想，這是我的房，我將在此過三十餘日不知是快活還是慘淡的生活。

夏帽一頂，手杖和陽傘一束，放在牀上。皮箱放在牀下。這是我的牀，在初上船時匆匆認定而將物件隨便放着的。

在牀上距離二尺餘之處又是一個牀，我在地上豎起脚尖剛剛可以望見這牀中也有東西放着，可見夜間這牀上也是有人來睡的。旁邊又是這樣疊置的兩牀。這四個牀大約占全房間的一半，而這小房間將裝置這四個牀的主人的物品與他們的行動與他們的言語^{*}。

一個圓形窗子，玻璃極厚，而且有兩個極粗大的螺旋，以備緊閉。這就是告訴我們風大的時候浪要潑到窗子的。窗下就是救生帶，赭色的布中包着磚形的軟木八大塊，有布帶可以挂在頸上并繫在腰間。每人有這樣的一條，說不定有一日是要用的。

板壁上一面大鏡，下有洗盆一，有自來水管，并且盆中有塞子可以掣去任濁水自己流去的。然而

面盆是要兩人合用的了，不知我與怎樣的人合用哩。

面盆之上，大鏡旁邊，有四隻玻杯，與一瓶清水，各放在一個銅托中。每個托有六個細指，當放入玻杯時，細條略略放開，而且，因為彈簧的作用，立即緊緊的攥住，與手指握住一樣。問起為什麼要這樣握住的緣故，我立刻想見大風浪時的情狀了。

天花板下一盞電燈，一把電扇，他們的開閉機關兩個並放在門旁。門的左右各有一攀，均有彈簧，以備門開着時不因船的擺動而自己開閉或發——之聲。右旁的攀是長的，門大開時用的，左旁的是短的，專讓就寢時略開以通空氣的。

每兩牀旁的地板上有兩個小櫃，中置小便盆。我是不用便器的，然而我計算，倘若我嘔吐了，我可以拏他作痰盂。

一切器物我都打量過了，他們雖然不免帶有凶殘或悲慘的表示，然而事在人為，他們將親密的陪伴我，使我從法國到中國，使我離開一班敬愛的人而去親近另一班，而且將隨時給我樂趣，到了三十餘日之後，他們也是我不忍離去的好友了。

孫福熙，字春臺，現代浙江紹興人。著有山野掇拾歸航北京乎春城等書。

語釋 〔將裝置這四個牀的主人的……行動與他們的言語〕這四個牀的主人將在這裏行動談說。

文選 二.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

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

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盂簋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摹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韓愈（公元768——824），字退之，唐昌黎人。曾舉進士，做過吏部侍郎等官，因諫迎佛骨，被貶爲潮州刺史。從魏晉到他以前，文章多偏重詞句的美麗，成一種‘駢文’，而缺少內容。他便起來提倡散文，矯正這種風氣。所以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很重要。著作有韓昌黎集。

語釋 〔雜〕混合在一起。〔被甲載兵〕被 穿着。甲，古代戰時保護身體抵擋兵器的衣服。載，這里作帶着。兵，兵器。〔下牽〕下馬牽馬。〔負〕背着東西。〔擁田犬〕擁，抱着。田，和畋獵的畋。

相同。田犬，獵犬。〔驅〕跑着，趕着。〔羈勒〕羈，音ㄐㄌ，馬頭的勒。勒，音ㄌㄌ，韁繩。〔臂隼〕隼，音ㄕㄨㄣˋ，又名鵟（ㄍㄨㄢˊ），善飛的猛禽，可用來打獵。臂隼，臂膀上帶着隼。〔涉〕在水裏走。〔徒而驅牧〕徒，步行。牧，看管牲畜。〔甲冑手弓矢鈇鉞植〕冑，音ㄍㄨˋ，古代戰時戴的帽子，用來保護頭部，抵擋兵器。手，拿着。矢，箭。鈇，音ㄈㄨˊ，斧。鉞，音ㄩㄣˋ，大斧。植，直立着。〔幟〕旗。〔偃寢〕仰臥。〔坐睡〕坐在那里打瞌睡。〔方〕剛正要。〔脫足〕脫足上的鞋襪。〔寒附火〕因為冷，靠近火旁取煖。〔役〕當差使。〔奉壺矢〕奉，同捧。古代有一種遊戲叫做投壺，在遠處放一個瓶一般的壺，參加遊戲的人依次將矢投去，投進壺內的便是勝利。這裏的壺矢就是這種遊戲的用具。〔舍而具食〕舍，音ㄕㄞˊ，屋子，這裏是處在屋子裏。具食，預備食物。〔挹且注〕挹，舀水。注，倒水。挹且注，從這裏舀了水倒到那里。〔牛牽〕即牽牛，古文中有一種倒裝句法。下‘驢驅’同例。〔以孺子載〕孺子，孩子。以孺子載，帶着孩子坐在車上。〔載而上下〕要乘車而上車，已乘車而下車。〔莫有〕沒有。〔牽者〕被牽着的。〔陸者〕從水上陸的。〔翹者〕翹，音ㄑㄧㄠˊ，擡起。翹者，擡起頭的。〔顧者〕回頭看的。〔訛者〕訛，音ㄘㄧˊ，同叱，被驚醒而動訛者，被驚醒而活動起來的。〔人立者〕前兩足提起，身體像人一般立着的。〔齧者〕齧，音ㄍㄨˋ，咬。齧者，咬着什麼東西的。〔洩者〕洩，音ㄒㄧㄝˋ，小便。洩者，正在那里小便的。〔陟者〕陟，音ㄕㄧˋ，上升。陟者，上升高處的。〔痒〕同癢。〔噓者〕噓，吹氣。噓者，在那里吹氣的。〔踟齬〕踟，音ㄘㄨˊ，同踢。齬，音ㄍㄨˋ，咬。〔秣者〕秣，音ㄇㄛˋ，餵草料。秣者，喫草料的。〔騎者〕被人騎的。〔驟者〕驟，音ㄗㄨˋ，馬快跑。驟者，奔跑着的。〔服物〕

一切服用的東西。〔橐駝〕音ㄊㄨㄛˊ ㄊㄨㄛˊ，通常稱駱駝。〔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橐駝三頭，驢多一頭，共四頭。〔麋〕音ㄇㄧˊ，和鹿同類的動物。〔旃車三兩〕旃，音ㄓㄢ，同氈。旃車，有弓形氈篷的車。兩，同輛。〔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旌，音ㄓㄨㄥ，長形的旗。矛，音ㄇㄠˊ，兵器，長桿，一端有刃。楯，音ㄕㄨㄣˊ，古代戰時用來掩護自己抵擋刀箭的器具。弓服，藏弓的袋。矢房，藏箭的袋。〔鉶盂登筮筐筥錡釜〕筮，音ㄕㄨㄣˊ，有柄的笠。笠，用竹編成用來蓋物的器具；用竹編成的雨帽也稱笠。筐，音ㄎㄨㄤ，盛物的方形竹器。筥，音ㄍㄨˇ，盛米的圓形竹器。錡，音ㄑㄩㄣˊ，有三足的釜。釜，音ㄈㄨˇ，烹飪用的器具。〔博弈〕下棋。〔曲極其妙〕委曲精細，神妙到了極點。〔貞元〕唐德宗年號（公元785—804）。〔京師〕首都。〔獨孤生申叔〕獨孤，姓。申叔，名。生，古時對人的通稱，如現在的‘君’。〔彈碁〕古代的遊戲，今已失傳，大概與下棋相類的。〔運思〕運用心思來作畫。〔聚〕同叢，聚集。〔易〕交換。〔河陽〕縣名，地在今河南省。〔品格〕本來是批評人才高下所分的等級，這裡指畫的高下優劣。〔座有趙侍御者〕座，集會的席間。侍御，官名。〔君子人〕極有修養的人。〔戚然若有感然〕戚然，悲愁的樣子。若，好像。有感然，有所感觸的樣子。〔少而進〕少，過了一會。進，開始發言。〔手摹〕親手照樣本摹下來的。〔亡之且二十年〕亡，失去。且，將近。〔茲事〕茲，這件，指繪畫的事。〔國本〕國字表示珍貴無比世間少有的意思，如‘國士’‘國手’等都是。國本，可貴的不易得到的畫本。〔絕人事〕放棄一切人事。〔遊閩中而喪焉〕閩，音ㄇㄣˊ。閩中，今福建省地。喪，失去。〔居閒處獨〕閒空着，獨個兒在那里。〔時往來余懷〕懷，胸懷。時往來余懷，那幅畫

常常闖進我的胸懷，引我想念。〔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以，因爲。始，當初。爲之勞，畫那幅畫很辛苦。夙，音ㄘㄨˋ，早昔。好之篤，歡喜那幅畫很切。〔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大都，大概的模樣。這句是說將吩咐工人依據了這幅畫摹下一個大概的模樣。〔自釋〕自己安慰排遣。

文 話

一．記述文

說話作文都爲着實際的需要。心裏蓄着怎樣的意思，就說怎樣的話，作怎樣的文。

我們自己覺知了一個或多數的人或物，更想叫別人知道，倘若那人或物就在別人眼前，就非常容易，只消指點一下罷了。但是，倘若那人或物並不在別人眼前，我們就得用語言或文字來告訴別人。爲着這種需要寫成的文字叫做‘記述文’。

我的艙房和畫記都是記述文。兩篇的作者所以作這兩篇文字，一個要叫別人知道艙房的布置，一個要叫別人知道畫幅的內容，可是艙房和畫幅並不在別人眼前，他們就寫成文字來告訴別人。

目的既在叫別人知道，對於寫作的手段就得講究。手段的高下，人各不同；能使別人看過文字之後，知道所講的人或物和作者一樣清楚，這篇文字自然是好的。反過來，別人看過文字之後，對於所講的人或物依然茫無所知，這篇文字一定是壞的了。我們要講究一切寫作的手段，就只在達到寫作的目的。誰願意讓自己的工作成爲徒勞的呢？

我們看不論什麼東西時，一瞬間就把整個東西看的眼裏；譬

如看一個艙房，看一幅畫，眼光所注，整個艙房、整幅的畫都看到了。但是用語言文字把不論什麼東西告訴別人時，情形就不同。一句話語往往不能把整個東西說盡；必須許多話語聯綴起來，方纔告訴得明白；只消看我的艙房和畫記，每篇都用了幾百字。這裡聯綴的工夫很關重要。如果聯綴得當，那就是不壞的記事文了；因為東西是顯現在作者眼前的，作者只須看認清楚，必不致把黑說作白，把方說作圓，作者顯出他的工夫的地方，就在乎怎樣把述說那東西的許多話語聯綴起來，使看到這篇文章的人雖非親眼看見，也能知道那東西。

試看我的艙房這篇文章。第一節說‘認清確是308號’，說‘這是我的房’，就艙房全體而言。第二節講‘我的牀’。第三節講其他的牀。第四節講靠窗的部分。第五、第六節講靠板壁的部分。第七節講門及門旁。第八節講牀旁的小櫃。只有末節不講什麼器物，是看過了一切器物以後的感想。

再看畫記這篇文章。開頭說‘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就畫幅全體而言。第二節記述情狀各異的許多的人，末了結計總數。第三節記述情狀各異的許多的馬，末了結計總數。第四節記述動物、器具，都結計總數。——末節且留待以後說。

據前面的分析，可見把整個東西分清部分，逐部述說，是講究聯綴工夫的着手辦法。艙房的布置自然成牀位、靠窗、靠板壁、門等幾部分，作者就依據這個，分節述說。畫幅上人最多，馬也不少，作者就把人和馬歸聚成兩部分，各作一節述說，更把其餘的動物，器具納入另外的一節。這樣，纔使看到文字的人逐部明曉，結果知道了所講的東西的全體。假若隨便亂說，毫無條理，這部分一句，那部分一句，就使看到文字的人眼花繚亂，對於所講的東西認識

不清：這就達不到寫作的目的。

把整個東西分部分，分法不止一個。但作記述文時，必先決定採用其中的一個。

我的船房開頭一節說船房的全體，畫記開頭一句說畫幅的全體。如果都不要，行麼？這樣，看到文字的人便將迷惑，牀位、窗、板壁等屬於那個房間的呢，多少人多少馬在什麼地方停留呢。惟有開頭講明白了，看到文字的人纔知道講的是什麼，毫不迷惑。

到這裏，可知記述文大概的格局是：開頭提出所講的人或講明物的品目，統說全體，隨後分部述說。這實在是非常自然的，我們平時仔細看認不論什麼東西，經過情形就是這般。前面說過，‘我們看不論什麼東西時，一瞬間就把整個東西看在眼裏’，要知道這樣的看在眼裏，只是儻侗地知道有這麼一些東西而已。若要知道這些東西的詳細情狀，那就非仔細看認不可。要仔細看認，就得由我們的意思，把東西分成幾部分來看，看過一部分，再看一部分。這正和記述文的分部述說相同。我們要知道記述文該怎樣分部述說，只消問自己對於東西是怎樣分部看認的。

畫記一文，自來被認為記述文的名篇。畫幅上東西非常繁多，經作者歸理清楚，記述下來，讀者便能明曉一切東西的情狀，這是好處。只是一切東西在畫面上的位置不能從這篇文字知道；還有這幅畫是什麼彩色的也沒有提及。這兩點未嘗不可証明，不過要記就得變更聯綴的方法。作者並非沒有本領另取一個聯綴的方法，只因他不注意於這兩點，所以寫成現在這樣子。記述一件東西往往把有些部分捨去不講。取用什麼，捨去什麼，全憑作者的意趣。但是，如果所取太簡單或者太零亂，使讀者對於這件東西模糊難明，那就是壞的記述文了。

這篇非常樸素，差不多記帳一般。第二節記人，怎樣的多少人，怎樣的多少人，末了有個總計；第三節記馬，怎樣的，怎樣的，末了也有個總計。這樣，記述文的實

任已盡。倘若對畫面人物再加上許多描摹的話，自然是可以的；不過不加也並不嫌缺少什麼。所以這篇可作記述文的模範。

篇中記述人和馬的狀態，都用極少的字，最少只有一字。讀者要活現地想見那些狀態，必須精確地了解每個字的意義，更須想到古文和今語的不同。古文這樣說，今語又該怎樣說？古文說‘飲者’，為什麼今語須說‘喝水的’？

像‘牛牽者’‘驢驅者’那樣的設法，雖然並非講不通，可是太拗強了，現在就是作古文也不必仿效。

第四節不說‘驢四頭’而說‘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意在使文法變化。不過有了變化的好處，同時來了累贅的壞處；用了十一個字，無非說明驢四頭而已。

一篇文字擺在面前，要理會得牠的好處，更要看得出牠的壞處，這樣研究文字，才有真實的益處。

練習 試自擬一題（一個或多數的人或物）作一篇記述文，依着自己對於該題材分部看認的次第分部述說。

文選 三 美猴王 [節選西遊記]

東勝神洲海外有一國土，名曰傲來國，國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喚爲花果山。那山頂上有一塊仙石，自開闢以來，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意，內育仙胎。一日迸裂，產一石卵，似圓球樣大。因見風，化作一個石猴，五官俱備，四肢皆全。

那猴在山中卻會行走跳躍，食草木，飲澗泉，採山花，覓樹果，與猿鶴爲伴，麋鹿爲羣，夜宿石崖，朝遊峯洞：真是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一朝天氣炎熱，與羣猴避暑，都在松陰之下頑耍了一會，卻去那

山澗中洗澡。見那股澗水奔流，真個是滔滔不竭。

衆猴都道：‘這股水不知是那裏來的水。我們今日趁閒，順澗邊往上溜頭尋看源流要子去耶！’喊一聲，衆猴一齊跑來，順澗爬山，直至源流之處。乃是一股瀑布飛泉。衆猴拍手稱揚道：‘好水！好水！那一個有本事的，鑽進去尋個源頭，出來不傷身體者，我等即拜他爲王。’連呼了三聲，忽見叢雜中跳出一個石猴，高叫道：‘我進去！我進去！’

好猴！你看他瞑目蹲身，將身一縱，逕跳入瀑布泉中。忽睜眼擡頭觀看，那裏邊卻無水無波，明明朗朗的一座鐵板橋。橋下之水沖貫於石竅之間，倒掛流出去，遮閉了橋門。又上橋頭再看，卻似人家住處一般，好個所在。看罷多時，跳過橋左右觀看。只見正當中有一石碣，碣上鐫着‘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石猴喜不自勝，復瞑目蹲身，跳出水外，打了兩個呵欠道：‘大造化！大造化！’衆猴圍住問道：‘裏面怎麼樣？水有多深？’石猴道：‘沒水，沒水，原來是一座鐵板橋。橋那邊是一座天造地設的家當。’衆猴道：‘怎見得是個家當？’石猴笑道：‘這股水乃是橋下沖貫石竅，倒掛下來，遮閉門戶的。橋邊有花有樹，乃是一座石房。房內有石鍋、石竈、石碗、石盆、石牀、石凳。中間一塊石碣，上鐫着“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真個是我們安身之處。我們都進去住，也省得受老天之氣。’衆猴聽得，個個歡喜。都道：‘你還先

走，帶我們進去。’石猴卻又瞑目蹲身，往裏一跳。衆猴隨後也都進去了。跳過橋頭，一個個搶盆，奪碗，占竈，爭牀，搬過來，移過去；正是猴性頑劣，再無一個定時，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石猿端坐上面道：‘列位阿，‘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你們纔說有本事進得來，出得去，不傷身體者，就拜他爲王。我如今尋了這一個洞天，與列位安眠穩睡，各享成家之福，何不拜我爲王？’衆猴聽說，卽拱服禮拜，都稱‘千歲大王！’自此石猴高登王位，將‘石’字隱了，遂稱‘美猴王。’

西遊記現時通行的一百回本，裏面寫唐三藏取經的故事。作者吳承恩（約公元一五一〇——一五八〇）字汝忠，別號射陽山人，嘉靖（明朝第十一代皇帝世宗的年號）歲貢生，做過縣丞的官。著有射陽存稿（已失傳）和西遊記。

語釋 〔東勝神洲〕佛經裏所說四大部洲之一。〔自開闢以來〕從宇宙當初開天闢地以來。〔天真地秀日精月華〕天地日月的靈氣，這是從前人的一種想像。〔迸裂〕迸音ㄅㄥˋ，破裂了四散分開。〔山中無甲子〕從前陰曆的年，月，日，時，都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個地支配合成甲子，乙丑，…等六十個甲子來記錄。‘山中無甲子’就是說在山中生活沒有年月可分。〔瞑目〕瞑音ㄇㄧㄣˊ，閉着眼。〔逕〕音ㄉㄧㄥˋ，直捷。〔竅〕音ㄑㄩㄢˋ，孔穴。〔碣〕和碑相仿，也是石做的，方的叫碑，圓的叫碣。〔鐫〕音ㄑㄩㄢˊ，雕刻。〔喜不自勝〕高興得自己支持不住。〔大造

化〕很大的天幸。〔天造地設的〕自然生就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這是論語上的話，一個人說話倘若沒有信實，就不知怎樣才好。〔拱服禮拜〕拱手表示佩服，對石猴行敬禮。〔千歲〕祝賀人長壽。

文選 四. 小雨點 陳 衡 哲

小雨點的家在一個紫山上面的雲裏。有一天，他正同着他的哥哥姊姊在屋子裏遊玩，忽然外面來了一陣風，把他捲到了屋外去。

小雨點着了急，伸直了喉嚨叫道：“風伯伯，快點放了我呀！”

風伯伯一些也不睬，只管吹着他向地下捲去。小雨點嚇得閉了眼睛，連氣也不敢出。後來他覺得風伯伯去了，才慢慢的把眼睛睜開，向四圍看了一眼，只見自己正掛在一個紅胸鳥的翅膀上呢！那個紅胸鳥此時正撲着他的翅膀，好像要飛上天去的光景。小雨點不禁拍手叫道：“好了，好了！他就要把我帶回我的家去了。”

誰知道那個紅胸鳥把他的翅膀撲得太利害了，竟把小雨點揪了下來。

小雨點看見自己跌在一個草葉上面，他便爬了起來，兩隻手掩了眼睛，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他正哭着，忽然聽見有一個聲音叫着他說道：“小雨

點，小雨點，不要哭了，到我這裏來罷。”

小雨點依着聲音的來處看去，只見一個泥沼^{*}在那裏叫他去哩。他心裏喜歡，便從那個草地上面一交滾了下來，向着那泥沼跑去。他跑到了那裏把那泥沼看了一看，不覺掀着鼻子說道：“好齷齪呵！”

泥沼把手放在他的嘴上說道：“聽呀！”

此時小雨點忽聽見有流水的聲自遠漸漸的近了來。泥沼便對小雨點說：“這是澗水哥哥^{*}，他到河伯伯那裏去，現在湊巧走過這裏。我們何不也同他一路去呢？”

於是小雨點跟了泥沼，去會見了澗水哥哥，一同到河伯伯那裏去。

小雨點見了河伯伯，覺得自己很小，便問他道：“河伯伯，我爲什麼這樣小？”

河伯伯笑着答道：“好孩子，這不打緊，我小的時候也和你一樣。”

小雨點又說道：“大河伯伯，你現在到那裏去？”

泥沼和澗水哥哥也同聲說道：“不錯，不錯！大河伯伯，你現在到那裏去？”

河伯伯道：“我到海公公那裏去，就永遠住在他那裏了。”

小雨點和泥沼和澗水哥哥都同聲說道：“好伯伯，你能告訴我們，海公公是怎麼一個樣子嗎？”

河伯伯道：“海公公嗎？他是再要慈愛沒有的

了。他見了什麼東西都要請他去住在他的家裏。”

小雨點道：“他也請像我一樣的小雨點嗎。”

河伯伯道：“只要你願意，他一定請你的。你可知道他小的時候也是一個小雨點嗎？”

他們四個一路上有談有笑，倒也很快活。隔了兩天，居然到了海公公的宮裏去。只見海公公掀着雪白的鬍子笑着迎了出來。他見了小雨點十分喜歡，問了他好多的話。小雨點心裏也覺得快活，那天竟沒有想到家裏。可是到了第二天，又想回去了。他便拉着海公公的鬍子說：“海公公，你肯送我回家去嗎？”

海公公說：“好孩子，你要回去，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你須要耐心些才是。”

海公公的房子是一個又大又深的宮。小雨點在他的底下住了兩天。到了第三天，他正一人哭着，想回家去，忽聽見海公公在屋面上叫他。小雨點跟着那聲音升了上去。只見白雲紫山，可不是他的家嗎？他見了喜得手舞腳蹈的說道：“看呀，看呀！海公公，那不是我的家嗎？”

海公公摩着他的頭說道：“好孩子，我是留不住你的了，只好讓你回去罷。”

小雨點也很不忍心離開這樣慈愛的海公公，不過他要回家的心太利害了，所以只得含着眼淚辭別了海公公，向天上升去。

說也希奇，此刻小雨點只覺得他的身子一刻大似一刻。不一會，他已升得很高。他心裏喜歡，說道：“今晚我一定可以到家了，好不快活呵！”

到了下午，他升到了一個高山的頂上，覺得有些疲倦。他向下一看，只見有一朵小小的青蓮花睡在一堆泥土的旁邊。他便對自己說：“我今天升得也夠了，不如休息一刻再說罷。”

說了這個，他便向着那青蓮花進行。忽然他身子又縮小起來。他着了慌，再睜眼仔細一看，阿呀！他不在花瓣上，又在那裏呢！他此時不覺又哭起來了。

他正哭着，忽聽見那青蓮花叫着他的名字，說道：“小雨點，不要哭了，請你快來救救我的命罷。”

小雨點聽了很希奇，不由得止了哭，把那青蓮花細細的看了一看。只見她清秀之中顯出十分乾枯蒼白。青蓮花此時又接着說道：“我差不多要死了，請你救救我的命罷。”

小雨點聽了，心裏很不忍，便答道：“極願極願！但是我可不知道應該怎樣的救你。”

青蓮花道：“聽着呵！我爲的是欠少了一點水，所以差不多要死。你若願意救我的命，你須讓我把你吸到我的液管裏去。”

小雨點嚇了一大跳。竟回答不出話來。

青蓮花道：“小雨點，不要害怕，你將來終究要

回家去的，不過現在冒一冒險罷了。你願意嗎？”

小雨點聽了，心裏安了些。把青蓮花看了一眼，不由得又疼又愛。他想了一想，便壯着膽說道：“青蓮花，我爲了你的緣故，現在情願冒這個險了。”

青蓮花十分感激，果真的把小雨點吸到了她的液管裏去。不到一會，她那乾枯蒼白的皮膚忽然變爲美麗豐滿。她在風中顫着，向四處瞻望。忽見有個小女兒走過她的身旁。她便把她身上的香味送到那女孩的鼻子裏，說道：“女孩子，看我好不美麗。爲什麼不把我戴在你的髮上呢？”

那女孩子果真把她折了，戴在她自己的髮上。

但是到了晚上，那女孩子忽然又不喜歡這個青蓮花了。她便把她從髮裏取了下來，丟在她爹爹的園裏。

青蓮花知道她這次真要死了。她又想到了溫柔的小雨點，心裏很痛苦，不由得叫道：“小雨點，小雨點！”

小雨點本來沒有死，不過睡着罷了。此刻聽了青蓮花的聲音，便醒了過來，說道：“我在什麼地方呢？”

青蓮花答道：“你在我的液管裏。”

小雨點聽到這裏，才慢慢的把往事記了起來。他嘆着氣說道：“青蓮花，你自己又在那裏？”

青蓮花便把她的經歷一一的告訴了小雨點。

她又說道：“小雨點，現在我可真的要死了。”

小雨點着了急，說道：“青蓮花，青蓮花！快快的不要死，我願意再讓你把我吸到液管裏去。”

青蓮花嘆了一口氣，說道：“癡孩子，現在是沒用的了。況且你已經在我的液管裏，我又怎樣能再吸你呢？但是，小雨點，你不必失望，因為我明年春間仍要復活的。你若想念我，應該重來看看我阿！再會了。”

小雨點哭着叫道：“青蓮花，青蓮花！快快不要死呀！”

但是青蓮花已經不聽見他了。小雨點一面哭着，一面看去，好不希奇：他那裏在什麼青蓮花的液管裏，他不是明明在一個死池旁邊的草上嗎？他把死池看了一看，央着說道：“泥沼哥哥……”

死池惡狠狠的說道：“我不是泥沼，我是死池。”

小雨點便道：死池哥哥，你能把我送到海公公家裏去嗎？”

死池哼着鼻子，說道：“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地方。”

小雨點聽了，知道沒望了，不由得又哭了起來。他哭得好不傷心，死池聽了，也有些不忍，便問道：“你要到海公公家去做什麼？”

小雨點答道：“我要他送我回家去。”

死池縐着眉毛，想了一想，說道：“你可知道你

不必到海公公家也可以回家去的嗎？”

小雨點聽了，快活得跳了起來，說道：“死池哥哥，你的話真嗎？你肯告訴我，怎樣的回家去呢？”

死池道：“你且等着，待太陽公公來了，便知道了。”

小雨點不敢再問，只得睡在草上，靜待了一夜。明朝太陽公公來了，果然的把小雨點送回了家去。小雨點見了他的哥哥姊姊，自然喜歡得說不出話來。他又把他在地上的經歷一一告訴了他們。後來他還約了他們，要在明年春間，同他們到地上去看那復活的青蓮花哩。

陳衡哲，女作家，湖南人。曾留學美國，研究歷史。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著有西洋史和小說集小雨點等。

語釋 〔掀了下來〕掀音 $\pi - \text{ㄣ}$ ，高舉起了推了下來。〔泥沼〕沼音 ㄓㄠ ，低凹的蓄着水的地方。〔澗〕音 ㄐㄢ ，兩山中間低處流着水的地方。〔央〕懇求。

文 法

一. 詞性的辨認

一篇文章由若干句子連結而成，一句句子由若干字連結而成。但這所謂字並非只是一個一個的單字，例如

(甲)我將在此過三十餘日不知是快活還是慘淡的生活。

(我的艙房)

(乙)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畫記)

(甲)句共有二十一字，(乙)句共有十字，這許多字有若干在句中不能獨立，必須合看才有一定的意義。如‘三十餘日’‘快活’‘趙侍御’‘君子’等，皆須合起來看才有一定的意義，否則不是意義不明，就是別一意義了。這種在句中可以獨立分析的單位叫做詞。就上二例說，(甲)句共有十五個詞，(乙)句共有七個詞，如下：

(甲)我將在此過三十餘日不知是快活還是慘淡的生活。

(乙)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

一句之中字數不一定就是詞數，故嚴密地說，句不是由字連結而成，乃是由詞連結而成的。

詞通常分爲九種，稱爲九品詞，如下：

名詞 名詞就是事物的名稱，事物不論有形無形，凡是我們所能用五官接觸用心念憶的，都可用名詞來表出。例如：

陽傘 牀 盆 人物 牛 馬 畫 河陽 趙侍御
人事 品格 花果山

二、代名詞 代名詞用以代替名詞，事物原各有名稱，但有時事物即在當前不須區別，或在言說時已提出於先，皆可別用代名詞以省繁複。例如：

小雨點的家在一個紫山上面的雲裏。有一天，他正同着他的哥哥姊姊在屋子裏遊玩，忽然外面來了一陣風，把他捲到了屋外去。(小雨點)

三個‘他’字都是代小雨點的。又如：

‘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畫記)
‘之’‘其’都是代畫的。

三、動詞 動詞用以表示事物的動作，事物的動作有自動

與他動之別，凡動作不以他事物爲目的者曰自動，以他事物爲目的者曰他動。因了自動與他動，動詞亦有自動詞與他動詞二種。例如：

那猴在山中卻會行走跳躍，食草木，飲澗泉，採山花，覓樹果，與猿鶴爲伴，麋鹿爲羣，夜宿石崖，朝遊峯洞。（美猴王）

‘行走’‘跳躍’‘宿’‘遊’等動作不以他事物爲目的，皆自動詞；‘食’‘飲’‘採’‘覓’‘爲’皆有事物爲其動作的目的，（如食以草木爲目的物，飲以澗泉爲目的物，爲以伴與羣爲目的物）故爲他動詞。

四.形容詞 形容詞用以修飾名詞。例如：

軟木 小畫 明年 大海 名山

五.副詞 副詞用以修飾動詞，形容詞。例如我的艙房中

旁邊又有這樣疊置的兩牀。（又字副動詞有字，疊字副動詞置字）

一個圓形的窗子，玻璃極厚。（極字副形容詞厚字）

副詞不但用以修飾動詞與形容詞，且可以修飾別的副詞，例如畫記中

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甚字副愛字，既字又副甚字）

六.介詞 介詞用以介紹名詞或代名詞與他詞相結合。有前介詞與後介詞兩種。在名詞後者曰後介詞；在名詞前者曰前介詞。例如：

這是我的房。（我的艙房）

噫，余之手摹也。（畫記）

‘的’字介紹代名詞‘我’與‘房’相結合，‘之’字介紹代名詞‘余’與‘手’

幕’相結合。皆在其所介紹代名詞之後，故爲後介詞。後介詞只有‘的’‘之’二字，語體用‘的’，文言用‘之’。

前介詞字數很多。例如：

皮箱放在牀下。（我的艙房）

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畫記）

風伯伯一些也不睬，只管吹着他向地下捲去。（小雨點）

自此石猿高登王位，將石字隱了，遂稱美猴王。（美猴王）

‘在’字介紹名詞‘牀下’，‘與’字介紹名詞‘二三客’，‘向’字介紹名詞‘地下’，‘自’字介紹代名詞‘此’，‘將’字介紹名詞‘石’字，都用在名詞、代名詞之前，故爲前介詞。

七.接續詞 接續詞用以接文中相待之詞或句。例如：

夏帽一頂，陽傘和手杖一束，放在牀上。（我的艙房）

騎而立者五人。（畫記）

海公公的房子是一個又大又深的宮。（小雨點）

‘和’字接‘陽傘’‘手杖’二名詞，‘而’字接‘騎’‘立’二動詞，‘又’字接‘大’‘深’二形容詞。以上是接詞的接續詞。

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

（畫記）

海公公說：‘好孩子，你若回去也沒有甚麼不可以，但你須要耐心些才是。’（小雨點）

‘因’字上下各是句，‘因’字接之；‘但’字上下各是句，‘但’字接之。以上是接句的接續詞。

八.助詞 助詞用以傳達語氣，常擺在句末。例如：

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畫記）

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畫記）

海公公，你肯送我回去嗎？（小雨點）

我今天升得也夠了，不如休息一刻再說罷。（小雨點）

九.感歎詞 感歎詞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常擺在句首。例如：

噫！余之手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畫記）

此外如：

唉，事情糟了。

喲，你不知道嗎？

嗚呼哀哉！

嗟乎，師道之不行也久矣。

在句首的都是感歎詞。

以上已就九種的詞類分別說明了。詞雖共有九種，但某詞的屬於何類，完全因其與他詞的關係而定。同一個詞，因了用法可有種種不同的性質。試以‘手’字為例：

小雨點看見自己跌在一個草葉上面，……兩隻手掩了眼睛……（小雨點）

‘手’是名詞

手工業

‘手’是形容詞

人手一編

‘手’是動詞

手摹

‘手’是副詞

此外如‘臂’字原是名詞，但在‘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句中是動詞了。‘甲冑坐睡者一人’句中之‘甲冑’屬副詞性質，在別處或用作名詞。‘一個圓形的窗子’中的‘圓’是形容詞，但在‘不能自圓其說’句中是動詞，在‘在紙上用鉛筆劃圓’句中是名詞了。這樣，同一的詞因了用法，性質上會有種種的變化。詞性的辨認是非常要緊的事。

練習一 試就下文分出九種品詞來：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吧：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吧：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練習二 下列各組句子中各有同一的字，其詞性同否？

- | | |
|----------------------------|---|
| (甲) { 彼此議論很久。 議論少發爲是 | (乙) { 山高月小。 貨物山積。 |
| (丙) { 白其事於官。 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 | (丁) { 善人不出惡言。 見善勇爲，嫉惡如仇。 王君善作文，惡運動。 |

文選 五. 王熙鳳 (節選紅樓夢)

一語未休，只聽後院中有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思忖道：‘這些人個個皆是斂聲屏氣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丫鬟擁着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着赤金盤螭纓絡圈，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雲緞窄背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綢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脣未啓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裏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

正不知以何稱呼，衆姊妹都忙告訴黛玉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曾識面，聽見他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叫做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致人物，我今日纔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刻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使用手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倒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休再題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爲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攜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在吃什麼藥？在這裏不要想家。要什麼吃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歇。’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爲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剛纔帶了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半日，也沒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

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這兩日到的，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

紅樓夢又名石頭記，是一部描寫一個大家庭由盛而衰的生活的小說。現在最流行的有一百二十回。據胡適的攷證（見胡適文存）作者曹雪芹，名霑（ㄘㄨ ㄣ），祖先是漢人而投于滿族的。他的祖父和父親都做過江寧織造的官。原來很繁榮，不知爲了什麼後來卻衰敗了。所以他的境遇也就很壞，不過四十多歲便死去（公元一七一九(?)——一七六四）。原書他只寫到八十回，後四十回是別人續成的。

這一段是從第三回節下來的，這一回寫林黛玉初到賈府的事。她的外祖母正和她談着話，就聽到她的表嫂王熙鳳走了來。

諸釋 [思忖]心裏暗自思量推究。[斂聲屏氣如此]這般地收斂着聲音抑制住呼吸，很靜默的。[放誕]放肆無拘束，不檢點。[恍若]髣髴。[頭上戴着金絲八寶攢珠髻]頭上戴了一個金線穿着珠寶做成的髻。[綰]音ㄨㄣˋ，插。[螭]音ㄌㄧ，中國舊說是一種像龍而色黃沒有角的動物。這裡是首飾上的雕刻。[縷金]用金線盤成。[苗條]細小有風致。[潑辣貨]很利害放縱不顧一切的角色。[內姪女]女子出嫁後，她母家的弟兄的女兒。[細細打量了一回]仔細地注意看了一番。[標致]美麗漂亮。[氣派]神氣派頭。[月錢]每月照定數分發的錢。

文選 六.賣汽水的人 周作人

我的間壁有一個賣汽水的人。在般若堂^{*}院子

裏左邊的一角，有兩間房屋，一間作爲我的廚房，裏邊的一間便是這賣汽水的人住着。

一到夏天，來游西山的人很多，汽水的生意很好。從汽水廠用一塊錢一打去販來，很貴的賣給客人；倘若有點認識，或是善於還價的人，一瓶兩角錢也就夠了，否則要賣三、四角不等。禮拜日游客多的時候，可以賣到十五六元，一天裏差不多有十元的利益。這個賣汽水的掌櫃本來是一個開着煤鋪的泥水匠，有一天到寺裏來作工，忽然想到在這裏來賣汽水，生意一定不錯，於是開張起來。自己因爲店務及工作很忙碌，所以用了一個夥計替他看守，他不過偶然過來巡閱一回罷了。

夥計本是沒有工錢的，火食和必要的零用由掌櫃供給。

我到此地來了以後，夥計也換了好幾個了，近來在這里的是一個姓秦的二十歲上下的少年，體格很好，微黑的圓臉，略略覺得有點狡獪，但也有天真爛漫的地方。

賣汽水的地方是在塔下，普通稱作塔院。寺的後邊的廣場當中，築起一座幾十丈高的方臺，上面又豎着五枝石塔，所謂塔院便是這高臺的上邊。從我的住房到塔院底下，也須走過五六十級的臺階，但是分作四五段，所以還可以去；至於塔院的臺階總有二百多級，而且很峻急，看了也要目眩，心想

這一定是不行罷，沒有一回想到要上去過。

塔院下面有許多大樹，很是涼快，時常同了豐一到那里看石碑，隨便散步。

有一天，正在碑亭外走着，秦也從底下上來了。一隻長圓形的柳條籃套在左腕上，右手拿着一串連着枝葉的櫻桃似的果實。見了豐一他突然伸出那隻手，大聲說道，‘這個送你。’豐一跳着走去，也大聲問道，

‘這是什麼？’

‘^{*}郁李。’

‘那里拏來的？’

‘你不用管。你拏去好了。’他說着，在狡獪的臉上現出親和的微笑，將果實交給豐一了。他嘴裏動着，好像正喫着這果實。我們揀了一顆紅的喫了，有李子的氣味，卻是很酸。豐一還想問他什麼話，秦已經跳到臺階底下，說着‘一，二，三，’便兩三級當作一步，走了上去，不久就進了塔院第一個的石的穹門，隨即不見了。

這已經是半月以前的事情了。豐一因為學校將要開學，也回到家裏去了。

昨天的上午，掌櫃的姪子飄然的來了。他突然對秦說，要收店了，叫他明天早上回去。這事情太鶻突，大家都覺得奇怪，後來仔細一打聽，纔知道因為掌櫃知道了秦的作弊，派他的姪子來查辦的。三四

角錢賣掉的汽水，都登了兩角的帳，餘下的都沒收了，存放在一個和尚那里，這件事情不知道有誰用了電話告訴了掌櫃了。姪子來了之後，不知道又在那裏打聽了許多話，說秦買怎樣的好東西喫，半月裏吸了幾盒的香煙，於是證據確鑿^{*}，終於決定把他趕走了。

秦自然不願意出去，非常的頹唐^{*}，說了許多辯解，但是沒有效。到了今天早上，平常起的很早的秦還是睡着，姪子把他叫醒，他說是頭痛，不肯起來。然而這也是無益的了，不到三十分鐘的工夫，秦悄悄的出了般若堂去了。

我正在有那大的黑銅的彌勒菩薩坐着的門外散步。秦從我的前面走過，肩上搭着被囊，一邊的手裏提了盛着一點點的日用品的那一隻柳條籃。從對面來的一個寺裏的佃戶^{*}見了他問道，

‘那里去呢？’

‘回北京去！’他用了高興的聲音回答，故意的想隱藏過他的憂鬱的心情。

我覺得非常的寂寥。那時在塔院下所見的浮着親和的微笑的狡猾似的面貌，不覺又清清楚楚的再現在我的心眼的前面了。我立住了，暫時望着他彳亍^{*}的走下那長的石階去的寂寞的後影。

周作人字啓明，浙江紹興人，曾留學日本，任北京大學教授多年，翻譯很多；著作有雨天的書，自己的園地，歐洲文學史等。

語釋 〔般若堂〕佛殿名。“般若”是佛經上的用語，當智慧解，又有脫離妄想，歸到清淨的意思。〔西山〕在北平西城外。〔否則〕不然那就……。〔不等〕不一定，不相同。〔巡閱〕往來察看。〔狡獪〕獪音ㄍㄨㄞˋ，不誠實，喜歡弄手脚。〔天真爛漫〕像小孩子一樣，沒有存心，很直率而又活潑。〔峻急〕峻音ㄐㄨㄣˋ，臺階很陡，每級相隔又很近。〔目眩〕眩音ㄒㄩㄢˋ，眼睛昏花。〔郁李〕郁音ㄩˋ，郁李是一種紫紅色，味酸的水菓。〔穹門〕上方成弧形的門。〔飄然〕很隨便好像沒有一點心事的神氣。〔鶻突〕突然，來得沒有根源，出人意外。〔查辦〕調查辦理。〔確鑿〕的確，確實。〔頹唐〕頹音ㄊㄨㄟˊ，失意灰心，不能振作。〔佃戶〕佃音ㄉㄧㄢˋ，租種別人的田畝的人。〔彳亍〕彳音ㄔㄧˋ，亍音ㄔㄩˋ，左一脚右一脚地沒有一定的方向慢慢地走。

文 話

二. 敘述文

我們自己知道了一些事情，更想叫別人知道，爲着這種需要寫成的文字叫做‘敘述文’。

記述文告訴別人一些東西，敘述文告訴別人一些事情；記述文是靜的，單說東西在空間的情狀，敘述文是動的，列敘事情經過時間逐漸進行的步驟；記述文好比一幅相片，敘述文好比一套電影片；這是記述文和敘述文的分別。

美猴王、小雨點、王熙鳳、賣汽水的人都是敘述文。這四篇的作者所以作這四篇文字，一個要叫別人知道美猴王出世爲王的事情，一個要叫別人知道小雨點出外遊歷的事情，一個要叫別人知

道王熙鳳出來迎客的事情，一個要叫別人知道姓秦的來而又去的事情，這除了口講之外，當然只有寫成文字來告訴別人。

一篇敘述文，別人看過之後，對於事情的經過完全知道了，這篇文字便是好的。其他門類的文字也是這般；總之，能達到寫作的目的的文字便是好的。

以前說過，作記述文要講究怎樣把話語連綴起來的工夫；其實作任何門類的文字都得講究這一層。關於敘述文的聯綴有個絕好的依傍，那就是事情本身的進行次第。事情的進行有段落，這正好依據了來規定文字的段落；事情的進行有緩急，這正好依據了來規定文勢的緩急。試將賣汽水的人為例。在事情本身，秦把果實給豐一是一個段落，豐一回家是一個段落，掌櫃發覺秦的作弊是一個段落，秦從般若堂出來是一個段落，作者看秦走去又是一個段落；作者就依據這些規定文字的段落，連次第都不變更。又，秦把果實給豐一，在全件事情中是弛緩的部分，而掌櫃發覺秦的作弊，卻是緊急的部分；作者就依據這層，把前一部分寫得弛緩，把後一部分寫得緊急。

作敘述文也可以不依據事情本身的進行次第，這以後再講；現在我們先記着，依據事情本身的進行次第，是作敘述文最普通、最自然的方法。

三. 記述文敘述文的混和

請翻出畫記來看。畫記記述一件東西（一幅畫），從第一節到第四節都爲着這個目的。所以是記述文。但是，末節怎樣呢？末節講到得畫、贈畫、作記，這明明是一件事情的進行次第。所以是敘述文。再看賣汽水的人。賣汽水的人述說一件事情（姓秦的來而

又去)，當然是敘述文。但是開頭講賣汽水的人和他的住所，接着講汽水的買賣，接着講姓秦的的狀貌，接着講塔院，這些卻是人和東西而不是事情；便是在秦把果實給豐這一段事情中，‘一隻長圓形的柳條籃套在左腕上，右手拿着一串連着枝葉的櫻桃似的果實’，‘有李子的氣味，卻是很酸’，講到的都是東西而不是事情：所以這些部分是記述文。——若再看其他文篇，便將發見同樣的混和的情形。

可見純粹的記述文和敘述文很少的，二者常常混和在一起。我們假若逐句逐節地看，便覺忽而記述，忽而敘述，難以斷定這篇文章到底屬何門類。但是就全篇統觀，便極易分辨。講一些東西的，雖然有敘述文混和在內，仍是記述文；講一些事情的，雖然有記述文混和在內，仍是敘述文。通常把文字歸類就是這樣着手的。

這里應附帶說明的，就是把文字歸類不能只看題目。像畫記，題目寫明‘記’字，實際確是記述文，那是名實相符的。但是，像‘運動會記’、‘遠足記’，講到開運動會、遠足某處的事情，實在是敘述文。如果只看題目，見有‘記’字，便說是記述文，那就上當了。

爲什麼純粹的記述文和敘述文很少呢？仍取畫記來講。畫記如果刪去末節，也並不感得缺少什麼，因爲前面幾節已經把畫面的一切說明白了。所以論起理來，末節可要可不要。但是論到作者的心思，他若沒有得畫、贈畫的一段經過，也就不會有這篇文章，這段經過很關重要，他怎肯丟掉不寫？他要寫，記述文裏便混入敘述文了。一般記述文講一些東西，往往講到這些東西的來歷、存亡、等等，這些部分大概是敘述文。

再取賣汽水的人來講。秦把果實給豐這段事情的進行是這樣的：秦從底下上來，見了豐——他伸出手，說‘這個送你’。如果文

字就照這樣寫，也沒有什麼不合，因為事情的本身便是這樣的。所以論起理來，‘一隻長圓形的……’這一句可要可不要。但是論到事實，若不把秦帶着的東西交代明白，下面說‘這個送你’的‘這個’便不能使別人知道是什麼東西。作敘述文的目的是使別人清楚地知道一些事情。作者怎肯丟掉與事情有關照的東西不寫？他要寫，敘述文裏便混入記述文了。一般敘述文講一些事情，往往講到與事情有關照的東西，這些部分大概是記述文。再說一個譬喻，更易明白。電影片告訴別人一些事情的經過，刻刻在那裏變動；但是有時插入一段‘特寫’，把某件東西放得很大，並不變動，讓別人看個仔細。那刻刻變動的部分猶如敘述文，‘特寫’的部分猶如記述文。

到這裏，記述文敘述文常常混和在一起的道理可以明白了。那就是：無論講一些東西或事情，在我們心理的自然情勢上，常須二者兼用，方能講得滿自己的意，也滿別人的意。

四. 描 寫

試取我的艙房一篇來看。這是記述文。若叫幾個作者同作這題目，各人對於艙房的看法未必相同，作成的文字也未必相同。可是，他們若說到牀，一定同樣地說四個牀大約占全房間的一半；他們若說到救生帶，一定同樣地說橘色的布中包着磚形的軟木八大塊。再取賣汽水的人一篇來看。第四節講到那姓秦的，述說他的狀貌，是記述文。作者說他的‘微黑的圓臉略略覺得有點狡獪，但也有天真爛漫的地方’。如果別人看見了那姓秦的，是否也同樣地說，就很難說定，也許說他的臉顯出一種真誠的態度，也許說他的臉頗有一種勇武的氣概，這在沒有見過那姓秦的而只讀到文字的

人都只好承認。同樣是記述文，爲什麼前者的說法有一定，後者的說法沒一定呢？

又試取王熙鳳一篇來看，這是敘述文。且不要把牠作小說看，只算真有王熙鳳這樣一個人，她出來迎客，作者就把這一回事寫成這樣一篇文字。若叫別人敘述這一回事，必然也要說到她怎樣出來，怎樣和客人及其他的人攀談；決不會絕然不同，說她獨自在房內做針線或者算什麼帳目。但是，作敘述文並不一定要把事情的經過一絲不遺地寫下來，往往取用了若干部分，就捨去其餘的部分。（這一層以後再詳說）這一取一捨中間，幾個作者敘述同一的事情會寫成各不相同的文字。卽就王熙鳳與別人攀談這一點說，紅樓夢的作者寫成現在這樣子，而在另一作者，也許以爲有些對話無關重要，竟捨去不寫。敘述同一事情的幾篇敘述文，爲什麼大綱必然相同，而部分的取捨並沒一定呢？

回答前面的兩個問題並不難。艙房裏的物件是擺定在那里的；王熙鳳出來迎客的事情是已經發生的。作者要作記述文、敘述文，就非受牠們的限制不可；牀有四個，你不能改說兩個，王出來迎客，你不能改說做針線或者算什麼帳目。至於秦的臉狡猾或是真誠或是勇武，那是由別人看出來的，在秦總是這樣一個臉。作者作記述文，並不受秦的臉的限制，只就自己看出來的說就是，覺得他的臉怎樣便怎樣說。再說作者所以要敘述王出來迎客的事情，除了告訴別人有這件事情之外，總還存着些別的意思，譬如說，想藉此表示王的性情品格。這所謂‘別的意思’也不受事情的限制，作者規定材料的取捨就依據這個。說到這里，可以歸結一下：存在東西、事情本身的材料，作者必須照實寫下來，這樣，文字才見得正確；至於作者對於東西、事情的感覺，那就依感覺到的寫下

來，這樣，文字才見得生動、有意義。

記述文、敘述文寫下了存在東西、事情本身的材料之外，更能寫出作者對於該東西、該事情的感覺的，這稱為具有描寫的工夫。所以，‘微黑的圓臉，略略覺得有點狡獪，但也有天真爛漫的地方，’這寫出作者對於秦的臉的感覺，是具有描寫工夫的記述文；賣汽水的人全篇以及王熙鳳，同樣寫出一個人的性情品格，這性情品格是兩位作者感覺到的，故兩篇都是具有描寫工夫的敘述文。

五. 擬人的寫作法

試取小雨點一篇來看。這篇敘述水循環升沈的經過。假若老實說水，本也沒有什麼不可。不過這樣就同自然科書籍的文字相彷彿，別人讀了以後只能知道水有這樣的經過，卻不會感覺什麼情趣。現在作者對於水有這樣的經過先感覺到情趣，她把小雨點看作一個可愛的孩子，同時把風、紅胸鳥、泥沼、澗水、等等都看作人，牠們像人一樣活動，像人一樣說話；於是她必須作一篇具有描寫工夫的敘述文方才滿意。而在看到這篇文章的人，除了知道水有這樣的經過以外，就從開頭到末尾一直感覺到一種情趣。這樣把東西看作人來着手描寫的方法叫做‘擬人的寫作法’。

人常常根據自己看待事物。看見急急的流水，心裏想，‘水爲着什麼這樣匆匆地跑去？’這就把水看作人了，因爲人有急事便匆匆地跑去，而水無所謂事，也無所謂‘跑’。可見擬人法在我們心理上是很自然的。夜裏看見圓圓的月兒，對別人說，‘你看，月兒含着笑意呢！’這又把月兒看作人了，因爲月兒本來不是個面孔，實在無所謂笑。別人聽了這句話，便想起平時看見的笑臉，與月兒對比，覺得月兒真個像在那里笑了。於是說話的人與聽話的人的情

趣歸於一致。可見擬人法在情趣的傳染上是很有效的。

文字中用到擬人法的地方頗不少。小雨點全篇用擬人的寫作法。美猴王亦然；講猴子的事情，卻取了與講人事同樣的講法。有些寓言、故事也通體用擬人的寫作法。

王熙鳳和賣汽水的人同是注重在描寫一個人的性情品格的敘述文。我們要看兩位作者怎樣着手描寫。

在着手描寫之前，作者對於那人的性情品格必已有所覺知。王熙鳳這個人是作者創造出來的，她的性情品格當然也由作者創造；姓秦的是實有的人，當作者寫賣汽水的人的時候，對於他的性情品格已覺知不少：這是不容疑惑的。前一位作者就依據創造停當的，後一位作者就依據覺知得來的，着手作描寫的工夫。材料的取舍也就有了標準。凡可以描寫出那人的性情品格的都有用；否則便是無關緊要的材料，不妨捨去。

王熙鳳的作者創造王熙鳳這個人，給與她活潑、機警、幹練、好勝等特性。他敘述她出來迎客，處處着力在表示她的特性。開頭記她的打扮，就使人知道她是一個很愛修飾的人。又從賈母口裏說出了對於她的評語‘潑辣貨’，就使人知道她又是一個十分幹練的人。以下他讓她在場面上活動。先是她替黛玉的境況悲傷；一聽到賈母責備，立刻‘轉悲為喜’，說着使人開顏的辯解話；一轉便轉到對於黛玉的語般體貼；隨又敘起放月錢，找綬子；最後她說已經預備下了衣料，等一會送來，仍歸結到體貼黛玉：這樣，使讀到這篇文章的人宛如看見一個活潑、機警、幹練、好勝的婦人，並且聽到她的伶俐的口吻。

賣汽水的人的作者對於秦的性情品格的覺知，正如他說秦的臉一樣，是‘略略覺得有點狡猾，但也有天真爛漫的地方’。他作這篇文章始終在這一點上用力描寫。他講到秦賣汽水作弊，作弊被發覺後‘說了許多辯解’，動身時‘用了高興的聲音’回答別人說‘回北京去！’這些地方都描寫出秦的狡猾。但是他又講到秦把果實送給豐一，活潑地走上臺階去，後來知道不能留在那里了，還‘說是頭痛，不肯起來，’這些地方就描寫出秦的天真爛漫。由作者的描寫，讀到這篇文章的人雖然沒有遇見秦，卻認識了他。

練習 試自擬一題（一些事情）作一篇敘述文，依着事情進行的

次第順次敘述。

文選 七. 人造絲

近來市上有一種人造絲，可作天然絲的代用品，非常流行。用人工的方法製造絹絲，歐洲^{*}學者早已着手試驗，總是不能成功。直到一八八三年，法國有一個學者發明一種方法：加壓力於硝化纖維素^{*}的溶液，使牠從細管的小孔壓出，凝固後便成爲絲。自此成功後，他的原理至今被應用着。

人造絲以植物纖維的纖維素爲原料。所以棉花、紙屑、草蓁、木材等都是人造絲的重要原料。試想，從紙屑、草蓁可以製造絹絲，科學的力量多麼可驚呵！

人造絲的成分和真絲不同，牠不是動物性的，不過是由化學工業方法做成的；雖和天然絲相似，並不是同樣的東西。

人造絲和天然絲的區別，第一是牠的光澤比天然絲閃爍奪目。牠的實質非常脆弱，容易因摺疊而破裂，觸手的感覺也不見佳。此外，人造絲不能捻成細絲；放置過久，便有變質之慮。惟因價廉和美觀，加以一般人對於衣料的耐久一層不甚措意，所以牠的銷路很大。並且，人造絲的種種的缺點現正逐漸改良，自當成爲蠶絲業的勁敵。

語釋 〔歐洲〕歐羅巴洲 (Europe) 的省稱，世界五大洲之一。東

接亞細亞，西達大西洋，成一大半島形，面積三百八十七萬方里，海岸線約五萬里。〔硝化纖維素〕纖維素爲植物的主要成分，凡細胞膜皆由此而成。棉花及麻差不多全是纖維素。把棉花浸於濃硝酸與硫酸的混合液中，便成一種有機化合物，名爲‘硝化纖維素’。

文 選 八.文明與奢侈 蔡元培

讀人類進化之歷史：昔也穴居而野處，今則有完善之宮室；昔也飲血茹毛^{*}，食鳥獸之肉而寢其皮，今則有烹飪裁縫之術；昔也束薪而爲炬，陶土而爲燈^{*}，而今則行之以煤氣及電力；昔也椎輪之車，剡木之舟^{*}，爲小距離之交通，而今則汽車及汽舟，無遠弗屆^{*}；其他一切應用之物，昔粗而今精，昔單簡而今複雜：大都如是。故以今較昔，器物之價值，百倍者有之，千倍者有之，甚而萬倍，億倍者亦有之。一若昔節儉而今奢侈，奢侈之度隨文明而俱進。是以厭疾奢侈者，至於并一切物質文明而屏棄之，如法之盧梭^{*}，俄之託爾斯泰^{*}是也。

雖然，文明之與奢侈，固若是其密接而不可離乎？是不然。文明者，利用厚生之普及於人人者也。敷道如砥^{*}，夫人而行之；澆水使潔^{*}，夫人而飲之；廣衢之燈^{*}，夫人而利其明；公園之音樂，夫人而聆其音；普及教育，平民大學，夫人而可以受之；藏書樓之書，其數鉅萬，夫人而可以讀之；博物院之美術

品，其價不貲，夫人而可以賞鑒之：夫是以謂之文明。且此等設施，或以衛生，或以益智，或以進德，其所生之效力，有百千萬億於所費者。故所費雖多，而不得以奢侈論。

奢侈者，一人之費逾於普通人所費之均數，而又不生何等之善果，或轉以發生惡影響；如呂氏春秋所謂‘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酒厚肉，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是也。此等惡習，本酋長時代所留遺。在普通生活低度之時，凡所謂峻宇，雕牆，玉杯，象箸，長夜之飲，游畋之樂，其超越均數之費者何限。普通生活既漸高其度，即有貴族豪富以窮奢極侈著，而其超越均數之度，決不如酋長時代之甚。故知文明益進，則奢侈益殺。謂今日之文明尙未能剿滅奢侈，則可；以奢侈爲文明之產物，則大不可者也。吾人當詳觀文明與奢侈之別，尙其前者而戒其後者，則折衷之道也。

蔡元培字鶴卿，改字鶴廬，一字子民，現代浙江紹興人。清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後辭官歸里，從事教育事業。國民政府成立後，歷任要職。

語釋 〔茹毛〕生食鳥獸。〔陶〕把土製爲瓦器。〔椎輪〕沒有輻的車輪。〔剡木之舟〕古人製造簡陋，把一段木剖開，剡空了心，便算是一隻船了。〔小距離〕距離不遠。〔無遠弗屆〕無論怎樣遠沒有不能到達的。〔盧梭〕J. J. Fousau, 法國的哲學

家。生於公元一七一二，死於一七七八。所著書以民約論爲最有名。〔託爾斯泰〕L. N. To'stoy, 俄國小說家。生於公元一八二八年，死於一九一〇年。他的小說譯成中文的很多。〔利用厚生〕語本尚書。利用是說器物之便於利用。厚生是說豐富人類的生活。〔敷道如砥〕砥，平的石。這是說把道路鋪得很平。〔夫人而行之〕猶言‘大家可以走’。夫，音扶(ㄈㄨ)。〔澍〕音ㄕㄨ。澍水。〔不貲〕貲可作‘量’字解。不貲，言其數多至無量。〔呂氏春秋〕書名。舊題秦呂不韋撰，然考之史記，實是不韋的賓客們所編撰的。〔輦〕用人輓的車子。〔佚〕與‘逸’通，放蕩的意思。〔命之曰招蹶之機〕稱牠做招跌交的機械。〔酋長〕上古游牧時代，聚族而居，每族有酋長，平時管理這一族的事務，戰爭時做這一族的魁帥。〔峻宇〕高大的屋。〔雕牆〕雕砌得很工緻的牆。〔象箸〕象牙的筷。〔游畋〕游蕩田獵。〔殺〕音尸ㄎ，減削。〔折衷〕不偏於任何方面。

文 法

二. 短 語

用兩個以上的詞連接起來能表出一完全的意思的叫做句，不能表出完全的意思的叫做短語。句與短語的分別全在意思的完全與否，和字數之多少無關。例如：

我們讀書。

(句)

我們平常讀書的時候，

(短語)

短語共有三種：

(一)形容詞短語 用後介詞‘的’或‘之’介紹某詞加在名詞之

上時，自‘的’‘之’以上，全部稱為形容詞短語。例如：

我的間壁 (賣汽水的人)

賣汽水的人 (賣汽水的人)

余之手摹也 (畫記)

大舅賈赦之子 (王熙鳳)

‘我的’‘賣汽水的’‘余之’‘大舅賈赦之’對於下面的名詞都有修飾的作用，其性質等於形容詞，故叫做形容詞短語。

(二) 名詞短語 形容詞短語下加名詞，全體叫做名詞短語。

就上例來說：

(形容詞短語)

我的間壁

賣汽水的人

余之手摹也

大舅賈赦之子

(名詞短語)

我的間壁

賣汽水的人

余之手摹也

大舅賈赦之子

名詞‘間壁’‘人’‘手摹’‘子’經過形容詞短語修飾，變為‘我的間壁’‘賣汽水的人’‘余之手摹’‘大舅賈赦之子’，仍是名詞性質，故叫做名詞短語。

(三) 副詞短語 副詞短語由前介詞合名詞或名詞短語構成。

例如：

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畫記)

‘河伯伯，我爲甚麼這樣小？’(小雨點)

只見一羣媳婦丫鬟擁着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王熙鳳)

在般若堂院子裏左邊的一角有兩間房屋。(賣汽水的人)

用人工的方法製造絹絲。(人造絲)

‘以孺子’‘爲甚麼’‘從後房’‘在般若堂院子裏左邊的一角’‘用人工

的方法’都對於以下的動詞或形容詞有修飾的作用，等於副詞，故叫做副詞短語。

以上三種短語雖由兩個以上的詞構成，但其性質實等於一個詞。形容詞短語等於形容詞，名詞短語等於名詞，副詞短語等於副詞。各種短語，有時字數甚多，構造極複雜。例如賣汽水的人中：

那時在塔院下所見的浮着親和的微笑的狡猾似的面貌。

(形容詞短語)

我立住了，暫時望着他彳亍的走下那長的石階去的寂寞的後影。

(名詞短語)

我正在有那大的黑銅的彌勒菩薩坐着的門外散步。

(副詞短語)

無論如何冗長繁複，都不妨認作一個詞，如果是形容詞短語就作一個形容詞來看，如果是名詞短語就作一個名詞來看，如果是副詞短語就作一個副詞來看。能夠這樣看，一句之中字數雖多，成分可以歸併，句的構造也就容易弄得清楚了。

三. 句的種類與構造

句的種類可由兩方面來區分：

(甲)從性質上分類，可得下面四種：

(一)敘述句 就某事物直述的叫敘述句，有肯定、否定二種。

這是璉嫂子。(王熙鳳) (肯定)

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不同。(王熙鳳) (否定)

(二)疑問句 有疑而問的叫疑問句。

這是什麼？那里拿來的？(賣汽水的人)

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在喫甚麼藥？(王熙鳳)

(三) 命令句 表示命令或希求之意的叫命令句。

風伯伯，快點放了我呀！(小雨點)

快休再提前話！(王熙鳳)

(四) 感歎句 表示感歎之意的叫感歎句。

噫！余之手摹也。(畫記)

(乙) 從繁簡上分類，可得下面二種：

(一) 單句 句中不再含句的叫單句。

你不認得他。(王熙鳳)

他是我們這裏有名的一個潑辣貨。(王熙鳳)

(二) 複句 表面雖為一句，其中尚有句可分的叫複句。

只見‘一羣媳婦丫鬟擁着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王熙鳳)

‘食鳥獸之肉’而‘寢其皮’。(文明與奢侈)

故知‘文明益進’則‘奢侈益殺’。(文明與奢侈)

上三例中第一第二例引號以內都是完全的句。第三例則句中更含複句。

以上已把句的種類說明白了，下面就講句的構造。

複句由單句而成，故單句是句的基本。一句單句由二部分構成，一為事物，二為該事物的動作或情況。我們要說話時，首先在心中浮起的就是事物，其次是該事物的動作、情況，否則無從述說了。前者叫做主辭，後者叫做賓辭。主辭與賓辭為句的二大骨幹。例如：

姪子來。

主 賓

秦拿果實。

主 賓

主辭必爲名詞，賓辭常爲動詞。第一例‘姪子’是主辭，‘來’是賓辭，因爲‘來’字是自動詞，故不必復帶動作的目的，意義已明白。第二例‘秦’是主辭，‘拿’字爲他動詞，須兼帶動作的目的物，故此句的賓辭爲‘拿果實’三字。

賓辭爲自動詞時，原不必復帶動作的目的，但動詞有完全與不完全之別，不完全自動詞意義不完全，必須再加他詞。例如：

我是死池。(小雨點)

主 賓

‘是’即不完全自動詞，如果但說‘我是’意義不明白，故下復帶一名詞‘死池’，這名詞在文法上叫做補足語。(補足語不必限於名詞，詳後。)

上數例雖是最簡單的句式，但句的骨幹實已具備。如果再用別詞附加上去，就可成較複雜的句子。例如賣汽水的人中：

掌櫃的姪子飄然的來了。

主 賓

秦右手拿着一串連着枝葉的櫻桃似的果實。

主 賓

第一例用形容詞短語‘掌櫃的’來修飾‘姪子’，用副詞‘飄然的’（‘的’或作地）來修飾‘來’，再於‘來’下加助詞‘了’，至於骨幹，仍是‘姪子來’而已。第二例主辭仍只一秦字，於動詞‘拿’字下加助動詞‘着’，上再用副詞‘右手’修飾，於‘果實’上用形容詞‘一串’及‘連着枝葉的’‘櫻桃似的’二形容詞短語修飾，其骨幹實仍不過‘秦拿果實’而已。

由此可知句的骨幹原很簡單，普通的句子看似繁重，其實只是在骨幹上附加了許多肉而已。就句的骨幹說，主辭是名詞，賓辭是動詞或再帶動作目的的名詞與補足語，名詞上所能附加的常爲

形容詞或形容詞短語，動詞上所能附加的常爲副詞或副詞短語。對於一句句子，如果能分別看出那一部分是主辭，那一部分是賓辭，那幾個字是骨幹，那幾個字是附加詞，句子的構造就能澈底明白，而句的意義也就可正確解釋了。

一句單句由主辭與賓辭二部構成，但整篇的文章所用的常係複句，並非全由單句集合成就。如果逐句檢查起來，常有不完全的。其中省去主辭的尤多。例如：

‘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余)得國本，(余)絕人事而摹得之。’(畫記)

秦自然不願意出去，(秦)非常的頹唐，(秦)說了許多辯解。(賣汽水的人)

照理第一例應不止一個‘余’字，第二例應不止一個‘秦’字的。可是實際卻只留了開始的一個，其餘都略去了。

練習一 試把下列各句區分爲主辭賓辭二大部分：

海公公的房子是一個又大又深的宮。

他正同他的哥哥姊姊在屋子裏遊玩。

平常起得很早的秦還是睡着。

練習二 試把下列各句刪去其附加部分，但留其骨幹：

他在狡獪的臉上現出親和的微笑。

那時在塔院下所見的浮着親和的微笑的狡獪似的面貌，不覺又清清楚楚的再現在我的心眼的前面了。

練習三 就句的骨幹說，下文中略去主辭的地方共有多少？試一一補入。

那猴在山中卻會行走跳躍，食草木，飲澗泉，採山花，覓樹果，與猿鶴爲伴，麋鹿爲羣，夜宿石崖，朝遊峯洞：真是‘山中

無甲子，寒盡不知年。

一朝天氣炎熱，與羣猴避暑，都在松陰之下頑耍了一會，卻去那山澗中洗澡。見那般澗水奔流，真個是滔滔不竭。

文選 九·最苦與最樂 梁啟超

人生甚麼事最苦呢？貧嗎？不是。失意嗎？不是。老嗎，死嗎？都不是。我說人生最苦的事莫苦於身上背着一種未來的責任。人若能知足，雖貧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雖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難免的事，達觀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甚麼苦。獨是凡人生在世間一天，便有一天應該做的事，該做的事沒有做完，便像是有幾千斤重擔子壓在肩頭，再苦是沒有的了。爲甚麼呢？因爲受那良心責備不過，要逃躲也沒處逃躲呀。

答應人辦一件事沒有辦，欠了人的錢沒有還，受了人的恩惠沒有報答，得罪了人沒有賠禮，這就連這個人的面也幾乎不敢見他；縱然不見他的面，睡裏夢裏都像有他的影子來纏着我。爲甚麼呢？因爲覺得對不住他呀，因爲自己對於他的責任還沒有解除呀。不獨是對於一個人如此，就是對於家庭，對於社會，對於國家，乃至對於自己，都是如此。凡屬我受過他好處的人，我對於他便有了責任。凡屬我應該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夠做得到的，我對於這件事便有了責任。凡屬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

便是現在的自己和將來的自己立了一種契約，便是自己對於自己加一層責任。有了這責任，那良心便時時刻刻監督在後頭，一日應盡的責任沒有盡，到夜裏頭更是過的苦痛日子；一生應盡的責任沒有盡，便死也是帶着苦痛往墳墓裏去。這種苦痛卻比不得普通的貧、病、老、死，可以達觀排解得來。所以我說人生沒有苦痛便罷，若有痛苦，當然沒有比這個加重的了。

翻過來看，甚麼事最快樂呢？自然責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古語說得好，‘如釋重負’，俗語亦說是‘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人到這個時候，那種輕鬆愉快，直是不可以言語形容。責任越重大，負責的日子越久長。到責任完了時，海闊天空，心安理得，那快樂還要加幾倍哩。大抵天下事從苦中得來的樂纔算真樂。人生須知道有負責任的苦處，纔能知道有盡責任的樂處。這種苦樂循環，便是這有活力的人間一種趣味。卻是不盡責任，受良心責備，這些苦都是自己找來的。一翻過來，處處盡責任，便處處快樂；時時盡責任，便時時快樂。快樂之權，操之在己。孔子所以說‘無入而不自得’，正是這種作用。

然則爲甚麼孟子又說‘君子有終身之憂’呢？因爲越是聖賢豪傑，他負的責任便越是重大；而且他常要把種種責任來攬在身上，肩頭的擔子從沒有放下的時節。曾子還說哩：‘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那仁人志士的憂民、憂國，那諸聖諸佛的悲天、憫人，雖說他是一輩子感受苦痛，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裏盡責任，便日日在那裏得苦中真樂，所以他到底還是樂不是苦呀。

有人說：‘既然這苦是從負責任而生的，我若是將責任卸卻，豈不是就永遠沒有苦了嗎？’這卻不然，責任是要解除了纔沒有，並不是卸了就沒有。人生若能永遠像兩三歲小孩，本來沒有責任，那就本來沒有苦。到了長成，責任自然壓在你的頭上，如何能躲？不過有大小的分別罷了。盡得大的責任，就得大快樂；盡得小的責任，就得小快樂。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遠不能解除了。

梁啟超（公元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當光緒（清第九代皇帝德宗）時，因為謀變法失敗，逃到日本。先辦清議報，後辦新民叢報，鼓吹君主立憲。民國成立後，他也做過幾次政治活動，但大都失敗，只有反對袁世凱做皇帝和反對張勳復辟（擁護宣統復做皇帝）有相當成功。在後幾年，專門從事於講學。他的著作很多，有飲冰室文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詩話，陶淵明，詩聖杜甫，歐游心影錄等。

語釋 〔達觀的人〕凡事看得開，不受境遇的拘束，無論喜、怒、哀、樂都能冷靜地放開去。這種人叫作達觀的人。〔契約〕兩個人以上彼此同意，對於一件事訂立的共同遵守的條件，叫做契約。〔如釋重負〕好像放下了背着的重東西一般。〔海闊天

空〕像海一般的開闊，像天一般的空曠，沒有一點阻礙或拘束。
 〔心安理得〕自己心裏沒有什麼不合理的事來擾亂，非常安靜。
 〔大抵〕大概。〔苦樂循環〕苦了以後有樂，樂的後面跟着的是苦，苦樂總是相隨着的，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像圓環一般。
 〔快樂之權操之在己〕享受快樂的權柄是握在自己的手裏的，只要肯盡責任，責任盡時便可得到快樂。〔無入而不自得〕無論走到那裏，沒有不舒服安心；這是孔子的話，出在中庸裏面。
 〔孟子〕姓孟名軻，戰國時鄒人，是子思（名伋，孔子孫子）的學生，著書七篇，叫孟子。在儒家中，他是孔子以後的第一個人物，主張行仁義，反對當時的武力主義。〔君子有終身之憂〕君子（見畫記）肯負責任，事情總是做不完的，但又不肯放下，所以不能有一天的安閒。〔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輿，孔子的學生，春秋時武城（現屬山東省）人。〔任重而道遠……〕一個人背了很沉重的擔子向遠處走去，一直走到死的時候才放得下，不是很遠了嗎？〔憫〕音ㄇㄣˋ，憐惜。〔卸卻〕卸音ㄒㄩˋ，放下，推脫。

文選 十. 機器促進大同說 吳敬恆

仗着先代的遺產，或倚靠壟斷的資本，號稱富人。犧牲了無量數的同胞，使他們少衣缺食，暴露奔走，方供給得幾個人能夠衣是必需溫厚，食是必需鮮潔，居是必需軒敞，乘是必需飛速。惟其這樣，所以凡是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都被有道的朋友看做可以傷氣，看做可以痛心。而對了製造溫

厚、鮮潔、軒敞、飛速各樣東西的器具，——尤其好像多餘，不該有在世上。古代若周朝的老聃^{*}近世若俄國的託爾斯泰，一班主持消極道德的賢哲，他們論調偏激起來，似乎必要割了斗，折了衡，毀壞了機器，世界才會正當。

我亦以爲耕着田而食，鑿着井而飲^{*}，天地可算廬舍，鹿豕可算朋友，羲皇以前的人世，未嘗沒有至樂。但是人類的祖先，僅僅塊然的一條小獸，演到成了猴子，尚不知道耕，亦不知道鑿，廬舍的思想也沒有，朋友的往來也極少。自從變了野人，慢慢地將演成羲皇，食就忽然要耕了，飲就忽然要鑿了，廬舍沒有，廬舍的思想有了，朋友不多，朋友的往來多了。這也算得會多事了。爲甚麼要這樣忙法？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統是答不上來。

然而若照在下信口開河^{*}，鹵莽滅裂^{*}的回答起來，如果我們單從人類抽象地着想，把他要耕、要鑿、要廬舍、要朋友的慾望擴充着講解，他實在是一種不怕煩惱的動物。定要仗着勞動，而且定要仗着工具替代他的勞動。不耕，做到耕；不鑿，做到鑿；沒有廬舍，做成廬舍；沒有朋友，結起朋友。而且衣是必定要做到最溫厚，食是必定要做到最鮮潔，居處是必定要做到最軒敞，往來是必定要做到最飛速。而且希望製造那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種種東

西的工具，必定要做到最精良，愈可以替代他的勞動。由替代一分，至於替代得十分，替代到人類不要勞動，止讓工具勞動，乃爲愈滿足。列位如不信，試就他的耕着看：最初是用一枝樹幹，叫做耒耜，後來他用鐵犁了。又就他的鑿着看：最初是用一片火石，冒稱斧頭，後來他用鐵鍬了。這就是叫老聃與託爾斯泰兩位先生去耕鑿，雖決不願上美國去購辦耕田機器，也必定采用鐵犁、鐵鍬，決不再用木耒、石斧的。由此看來，仗着最精良的機器替代勞動，把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製造得完備，叫人類統統享受，是人類所希望。有道的朋友忿激了，要人人返到耕田、鑿井的地位，不替窮人去爭富人的享用，卻拉富人去嘗窮人的滋味。這未免是癩狗下水，拉鑿貓也下水，變成吃砒霜藥老虎的局面了。若問享用是什麼東西，難道桎梏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裏的人物，必定是快活過耕田、鑿井的麼？這我可回答的，一定未必。然我又有疑問，難道耕田、鑿井的一定快活過於蠕動喙息的麼？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統是答不上來。

所以世間夢想大同世界的，就有兩種：一種是

井漂蕩無存；否則蓬蓬亂草之中，蚊蠅跳蚤，叫苦連天，毒蛇猛獸，驚心動魄，就不免有些躊躇了。所以在周朝井田^{*}闡^{*}闡已經修治的世界，在俄國城郭宮室尤較美備的人境，偶然有我們幾位別致朋友，快活著村莊生活，自然好像羲皇已經接近，浮生大有可樂，若真正是羲皇以前那種耕田鑿井的大同世界，恐怕只是片面的。

又有一種是重視物質文明。以爲到了大同世界，凡是勞動都歸機器，要求人工的部分極少。每人每日止要作工兩小時，便已各盡所能。於是在每天餘下的二十二小時內，睡覺八小時，快樂六小時，用心思去讀書發明八小時。在這二十二小時睡覺、快樂、使用心思之中，凡有對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條件的享用東西，應有盡有，任人各取所需。到那時候，人人高尚、純潔、優美。屋舍皆精緻幽雅，道路盡是寬廣九出，繁植花木，珍禽奇獸豢養相當之地。合全世界無一荒穢頹敗之區，幾如一大園林。彼時人類的形體，頭大如五石瓠，因用腦極多之故。支體皆纖細柔妙，因行遠、升高、入地，皆有現成機器遍設於道路，所需手足勞動甚少之故。這並不是烏託邦^{*}的理想，凡有今時機器較精良之國，差不多有幾分已經實現。這明明白白是機器的效力。

可惜機器的力量畢竟單薄。那單薄機器的力量，又被所謂富人占了。仍役許多人工勞動，幫助那

單薄機器，專門爲少數人覓得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的享用。於是一若機器無與於人類全體幸福。但是這少數人占據機器，又是別一問題。多數對於少數爲正當之革命，推翻其占據之組織，凡我們有道朋友的書報中，已此處彼處講個不盡。在下現在也無須屢雜別講。我現在所要說的，是那占據機器的富人，固是我勞動人的魔鬼，若機器自身，畢竟是我們人類減少勞動的天使。我們人類有發明機器的能力，自然有那一日我們不用勞動，但請機器勞動。故我勞動家，一方面對於占機器的富人，爲繼續正當之反抗；一方面又須幫助機器改良。機器改良發達，至於不需人工之時，即使彼時對於富人占據之革命，未能完全奏功，而工人既無工可食，切膚之災愈甚，其革命必非常劇烈。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機器公有之日子，即在最後一天。否則如今日機器力量單薄，需我們勞動之處還多，則雖反抗時起，止要加幾個工錢，便安然無事。甚而至於仇視機器，一若我們一種人類，應該勞動如牛馬，止需多給草料，便已滿足也者。這種直覺的狀態，未免太可憐了！況且惟其止有勞動的精力，沒有機器的智識，一到抵抗之時，但能毀器加值，便結不起勞動組合。也仗機器，爲吾工人作勞動替代，得公平的衣食了。

故總括一句：便是說機器是替代人類勞動。機器到力量充分，可代人工之時，乃爲全般人類製造

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享用的東西，綽綽有餘。斷沒有人類尚需用着手足勞動，博些草具，苟延性命也。

吳敬恆，字稚暉，現代江蘇無錫人。

語釋 〔壘斷〕岡隴的斷而高者叫做‘壘斷’。孟子裏有這樣幾句話：‘有賤丈夫焉，必求壘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後人對於工於謀利，攘奪大多數人的利益以爲己有的，便叫做‘壘斷’。
〔老聃〕姓李，名耳，字聃，古書上都稱他老聃。他的生卒年月已不甚可考，孔子曾見到他。他所著的書，就是老子。〔割了斗折了衡〕老子裏有這樣的話：‘割斗折衡而民不爭。’〔義皇以前的人世〕猶言‘上古之世’，義皇指上古的伏羲氏。〔信口開河〕不加思索，滔滔不絕的講話。〔鹵莽滅裂〕粗率苟簡。〔蠕動喙息〕蟲行蠕蠕而動，故稱蟲類爲‘蠕動’。獸類有口能呼息，故稱獸類爲‘喙息’。喙，音ㄈㄨˋ。語本史記匈奴傳。〔井田〕相傳周朝的制度，以地方一里畫爲九區，形如井字，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區爲私田，所以叫做‘井田’。〔闔閭〕闔(ㄈㄨˋ)，市垣，闔(ㄅㄛˋ)，市之外門；這兩字即指市場。〔浮生〕人生世上，浮動無定，故稱生活爲‘浮生’。〔烏託邦〕假想的國名，即無所在之意。英人謨亞(T. More)作寓意小說，描寫烏託邦是一個普通選舉的共和國，各種制度無不美備。

文 話

六. 解說文

要把自己所覺知的東西和事情告訴別人。寫成的文字便是‘記

述文’和‘敘述文’，前面已經說過。除開這些，我們還有別種實際上的需要，不得不說話或作文。譬如有人問你：‘大家說帝國主義應該打倒，到底帝國主義四個字包含些什麼意義呢？’你就得把帝國主義是什麼詳細地解說給他聽。爲着這種需要寫成的文字叫做‘解
說文。’

記述文、敘述文所寫是對於事物的覺知，解說文所寫是對於事物的了解，這是很扼要的區別。讀罷記述文、敘述文，往往說：‘彷彿親見某東西了，’‘彷彿親歷某事件了。’而讀罷解說文，卻說：‘這纔了解了某事物。’‘彷彿親見’、‘彷彿親歷’不能說得到了知識，惟有‘了解’纔得到了知識。故解說文是傳授知識的文字。凡教科書、講義錄、說明書等都是解說文。

人造絲和文明與奢侈都是解說文。人造絲的第一節，說明人造絲的功用、發明經過和製造方法；第二節說明人造絲的原料；第三、四兩節說明人造絲和天然絲的不同。我們看罷這一篇，就了解了人造絲的各方面，得到了關於人造絲的知識。文明與奢侈的第一節，說明今昔文明的懸殊和厭疾奢侈的由來；第二節說明文明是什麼；第三節說明奢侈是什麼，並及何者宜尙，何者宜戒。我們看罷這一篇，就了解了文明和奢侈的意義，得到了觀世立身的知識。

‘文明’和‘奢侈’都是抽象名詞（就是說，牠們雖然是名詞，但並不是看得見指得出的東西，而是存在我們心裏頭的兩個意象），不能用記述文把牠們記述是很明白的；而‘人造絲’明明是一件東西，爲什麼人造絲這一篇不屬記述文呢？如果有人這樣問，他便忽略了前面所講的‘很扼要的區別’了。本來，對於一件東西，可以作記述文，也可以作解說文，全視作者的意趣而定。倘若作者面前有一

束人造絲，光彩耀目，糾結得非常好看，作者看了，執筆把自己所覺知的寫下來；這當然是記述文。但這裡的一篇人造絲卻不然，文中並非講一束人造絲，乃就一般的人造絲立說，所說又全屬對於人造絲的了解；怎麼能把牠歸屬於記述文呢？

解說文的目的既在傳授知識，使人了解，故解說文的基本方式是‘某某是什麼’、‘某某是怎樣的’。本講義第二〇頁說‘名詞就是事物的名稱，’便是‘某某是什麼’的方式；小學教科書裏說‘飯是米煮成的’，便是‘某某是怎樣的’的方式。若把繁複的解說文着手分析，便得若干要旨，牠們的方式也正同於基本方式。如文明與奢侈的第一節，共二百餘字，約舉要旨，便是‘昔時的生活是怎樣的’、‘今時的生活是怎樣的’、‘今時昔時生活的比較是怎樣的’。故繁複的解說文只是簡單的解說文的集合和引申。

要解說‘某某是什麼’，而對於這‘什麼’不甚了了，要解說‘某某是怎樣的’，而對於這‘怎樣的’不大清楚，那當然寫不出明白正確的解說文。明白正確的解說文必須導源於豐富的知識，再加上寫作的技術，纔寫得成。

七. 議論文

我們需要說話或作文的處所還多着呢。譬如日本對國多方逼迫，你以為非對他們宣戰不可，就得發表你的必須宣戰的主張；如果有人說宣戰是不可能的，你又得駁斥他的不能宣戰的謬誤。爲着這種需要寫成的文字叫做‘議論文’。

說‘要宣戰’，或者說‘並非不能宣戰’，決非記述文或敘述文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爲什麼不是解說文呢？解說文的目的是使人了解你所了解的；‘要宣戰’和‘並非不能宣戰’，不是你所了解的麼？回

答是這樣的：‘要宣戰’誠然是你所了解的，但當你告訴別人時，你不只想使人了解，並且想使人信從，而後者的成分尤多；等到聽見人說宣戰是不可能的，你堅持你的主張，對他說並非不可能，那更非把他說得信服不可。試看解說文，有使人信從的目的麼？卻是沒有的。譬如那篇人造絲，僅僅告訴人人造絲是什麼；既不勸人採用人造絲，也不戒人不要用人造絲，根本就不希望看這篇文字的人信從什麼東西。到這裡，就可知道議論文是發表主張，使人信從的文字。

最苦與最樂和機器促進大同說都是議論文。最苦與最樂主張‘不盡責任是最苦的事，盡責任是最樂的事’，目的在鼓勵大家盡責任。機器促進大同說主張‘改良機器可以促進大同’，目的在鼓勵勞工研究機器。

根據上面所說，可知議論文必須有個主張。沒有主張，根本就不用寫議論文。又因要使人信從，不致被認為獨斷，單拿出主張來是不夠的，還須給與證明。若更有容易引起疑問之點，便逐一剖析解答，務使人完全信服而止。即將最苦與最樂一文為例，這篇的主張是‘不盡責任是最苦的事，盡責任是最樂的事’，前已說過。倘若單把這主張對人說，人不免要問：‘為什麼呢？’問到為什麼，便是尚不肯信從的表示。作者為使人必然信從起見，在第一節裏提出‘該做的事沒有做完’‘再苦是沒有的了’之後，第二節裏對這意見便作證明。他說任事未辦，欠錢未還，受恩未報，開罪未謝，就不敢見人，心裏非常難過；他說對於家庭，對於社會，對於國家，對於自己，負了責任而不能盡，便受良心責備，痛苦永難消除；把這些例子歸結起來，自可見‘人生沒有苦痛便罷，若有苦痛，當然沒有比這個加重的了’。反轉來，便是證明盡責任是最樂的事，正不必多說——

這就來了第三節的第一句。說到這地步，人就覺得這意見確有道理，並非獨斷；但或許還有疑問，肯盡責任的仁人志士等為什麼常是悲愁呢？自始就把責任卸卻豈不更安適呢？這兩個疑問確在情理之中，若不解答，人的信念還是不能堅定。所以末兩節就解答這兩個疑問，使人明白‘那仁人志士的憂民憂國，那諸聖諸佛的悲天憫人，’到底還是樂不是苦，‘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遠不能解除了。’疑念既解，信念自堅。於是作者鼓勵大家盡責任的目的得以達到。——到這裡，議論文的要項是什麼已可明白，便是確定主張之外，還須立證釋疑，以堅定人的信念。

然而‘確定主張’和‘立證、釋疑’都只是方法上的話。若問那種主張應該取，那種證明可以應用，那種疑念必得解釋，便須從整個的生活經驗中去求解答了。

練習一 前面講過‘記述文敘述文的混和’，說純粹的記述文，敘述文很少，二者常常混和在一起。現在講了解說文和議論文，與記述文、敘述文合起來，共是四種文體。學者可留心觀察，這四者是否有互相混和的現象。如果有，可指出一些來。

練習二 試就‘函授講義’這一題，作一篇解說文。

文選 十一. 寓樓 葉紹鈞

五八

振之回到寓所，走上樓梯，取出鎖鑰來開那扇白木的門。門呀……地開了，他所有的世界便完全顯現。靠右牆是一個牀鋪，白色的被帳成為灰色的了。牀下可以看見一個破的籐箱。對面是一個紅釉的書架子，堆着一些書籍雜誌。沿窗一張方桌子，

筆、硯、盂、盥、書本、紙張，乃至煤油爐、洗面盆，都要在上面佔一個位置，再沒有空隙可以留出來了。對桌子是一張籐椅子，牠的靠背已經折斷了，這可見牠的主人困倦的時候常把牠當作臥榻用的。此外沒有別的東西了；然而絕不覺得寬空，若是要在裏面迴旋，不消兩步就得轉身了。牆上掛着四條石印的劉石菴的屏條，枯焦的紙色倒與溼痕斑駁的牆壁很相調和，旁邊用畫圖釘釘着兩張褪了色的紅楓葉，還是去秋振之游蘇州天平山時檢回來的。

一種悶鬱霉蒸的氣味直刺他的嗅官，使他急於去開那兩扇僅有的窗。熱風隨即吹送進來，帶着許多的煤屑，打在臉上頗覺得不好過。他看桌面時，一切器物都均勻地鋪上一層煤屑了。原來前面偏左是一家洗衣作，矗起的煙囪裏不息地噴出煤煙來；這兩扇窗間的縫很闊，木板上又有好幾條裂縫，煤屑隨時可以飛進來了。

葉紹鈞，字聖陶，現代江蘇吳縣人。長篇小說有倪煥之，短篇小說有未厭集等，童話有稻草人等。

語釋 〔劉石菴〕名壩，字崇如，石菴是他的號。清諸城人。善書，名滿天下。〔蘇州天平山〕清蘇州府治吳縣，民國廢府留縣，即今江蘇吳縣，但一般人還是稱着‘蘇州’的舊名。天平山在吳縣西，巍然特高，羣峯環拱，爲蘇州有名勝地。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修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褰袖，緣以皁白，內服緣亦如之。白裳，無緣。烏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

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皁。緇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深。

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淡。目有棱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

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顴。身頎然。有顴特然，其下癯骨爽而神清。鬚長過領。內服皁領；帽有翼圍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

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鬚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

六〇 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癯，目峻，準直。鬚疏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面。幅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絢，纁純綦。前微下而張拱，指露袂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

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修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鬚

少而疏，亦強半白。鼻與兩顴微黧^{*}，黧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五在眉目傍，一在顴外，一在脣下。鬚側耳微聳，毫生竅前。冠緇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皂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手立，舒而能恭。

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聳秀，白而潤。頰下少鬚，神采煜然。柳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繫以緇，履白。坦懷明白，使人望而敬之。

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髭淺而直。衣道服，皂緣，冠幅巾，躡皂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

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興斯道也；今九京不可作矣。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元末隱居東明山著書。明初做江南儒學提舉，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他是明初有名的散文作家。今存有宋學士全集。

語釋（濂溪周子）周敦頤，字茂叔，營道人。他是宋代理學的開山祖。所住的地方叫做濂溪，後人稱他爲濂溪先生。〔顏玉潔〕容貌白皙。〔顴〕頰骨。〔頤〕面頰。〔修〕長。〔三山帽〕亦稱‘三山冠’。黃一正，事物紀原：‘三山冠，椰子冠，皆道冠也’。〔褰袖〕大袖。〔緣以皂白〕用黑白兩色鑲邊。〔白裳〕白色的

下裙。〔烏赤色〕鞋子是紅色的，烏，音昔(ㄒㄧ)，俗寫作“烏”。

〔不可測其端倪〕猶言‘莫測高深。’端倪，是頭緒邊際的意思。

〔程子〕程顥，字伯淳，洛陽人。他是周敦頤的弟子，世稱明道先生。〔整〕光潔。〔粹夷〕純粹和平。〔緇帽〕黑色的帽子。〔伊川程子〕程頤，字正叔，顥的弟弟，也是周敦頤的弟子。他住在河南嵩縣西北耙樓山麓，那裏是伊川所經過的地方，所以人家稱他爲伊川先生。〔康節邵子〕邵雍，字堯夫，范陽人，寓居洛陽。他和程子同時，也是有名的理學家。卒諡康節先生。〔顥〕額。〔頎然〕長貌。頎，音祈(ㄑㄧ)。〔癯〕瘦。〔睨視〕斜看。〔橫渠張子〕張載，字子厚，郿人。與程子同時，住在郿縣的橫渠鎮，人稱他爲橫渠先生。〔溫國公司馬子〕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官至宰相，卒贈太師、溫國公，後人稱他爲司馬溫公。〔準〕音拙(ㄓㄨㄛˊ)，鼻子。〔耳輪〕耳的最外部，即外耳。〔幅巾〕用縑全幅向後襞髮，叫做‘幅巾’，俗亦稱‘襜頭’。〔深衣〕古代制服。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所以叫做‘深衣’。〔大帶加組〕組，絲的條帶也，用以蔽膝，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垂於大帶之下。〔白紵纒純綦〕紵(ㄓㄨˋ)，鞋頭以條爲鼻，像現在的鞋梁。纒(ㄌㄧˊ)，鞋底相接之縫，把條綴在裏面，像現在的嵌條。純，用條做口緣，像現在的緣口。綦，繫鞋子的帶。〔祛〕音ㄑㄩ，袖子。〔晦庵朱子〕朱熹，字元晦，後改字仲晦，婺源人。宋代理學到他而集大成。他嘗創草堂於建陽的雲谷，題名晦庵，故後人又稱他爲朱晦庵。〔英特〕有英俊特出的氣概。〔強半〕過半。〔黧〕音ㄌㄧˊ，鼻發紅斑，俗稱‘酒糟鼻’。〔北斗〕星座名。共有七星。〔御上衣下裳〕穿着上面是衣下面是裳的尋常服裝。〔躡〕踐踏，這是穿鞋的意思。〔南軒張子〕張栻，字敬夫，綿

竹人，遷居衡陽。學者稱他爲南軒先生。〔頷〕下巴。〔煜然〕光照耀貌。煜，音育（ㄩ）。〔椰冠〕亦稱椰子冠。〔緡〕與‘條’同，編絲繩。〔東萊呂子〕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他和朱熹、張栻齊名，稱爲‘東南三賢’。所著有東萊集，學者稱他爲東萊先生。〔春風〕春風和煦，發育萬物，所以拿來譬喻呂子的態度。〔金華〕府名。明浦江屬金華府。〔斯道〕謂儒家的道理。〔今九京不可作矣〕九京，坟墓的別稱。禮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春秋晉卿大夫的墓地在九原，京字係‘原’字之誤，後世因稱墓地爲‘九原’，或承禮記之誤作‘九京’。這是說：‘現在都埋葬在坟墓裏不能復活了’。〔於戲〕同‘嗚呼’。〔九賢亦夫人哉〕九賢也是人呀。這意思是說自己也是人，應當勉力追隨九賢。

文 法

四. 名詞代名詞在句中的位置

名詞代名詞在句中有幾種一定的位置，這位置叫做格。如下：

(一) 主格 名詞代名詞在句中用作主辭的叫主格。例如：

君子有終身之憂（最苦與最樂）

我們不用勞動但請機器勞動。（機器促進大同說）

我想：這是我的房，我將在此過三十餘日不知是快活還是慘淡的生活。（我的艙房）

(二) 目的格 目的格有兩種。

(甲) 他動詞的目的格 他動詞必帶動作的目的事物，表示這事物的名詞代名詞即爲他動詞的目的格。例如：

讀人類進化之歷史（文明與奢侈）

仗着先代的遺產或倚靠壟斷的資本號稱富人。(機器促進大同說)

機器促進大同 (全上)

(乙)前介詞的目的格 前介詞常在名詞代名詞之前，爲前介詞所介之名詞代名詞叫做前介詞的目的格。例如：

在清風明月之下結起茅屋耕田鑿井做着羲皇的夢。(機器促進大同說)

河伯伯我爲甚麼這樣小。(小雨點)

牆上掛着四條石印的劉石庵屏條枯焦的紙色倒與溼痕斑駁的牆壁很相調和，(寓樓)

對桌子是一張籐椅子，牠的靠背已經折斷了這可見牠的主人困倦的時候常把牠當作臥榻用的。(全上)

(三)補足格 名詞代名詞放在不完全自動詞之下，當作補足語用以表述主格或目的格爲何物者叫做補足格。例如：

那占據機器的富人固是我勞動人的魔鬼若機器自身畢竟是我們人類減少勞動的天使 (機器促進大同說)

這是我的房 (我的艙房)

十尺曰丈

二十四小時爲一日

(以上爲表述主格的補足語)

那一個有本事的鑽進去尋個源頭出來不傷身體者我等即拜他爲王 (美猴王)

上海人稱玩耍叫‘白相’。

(以上爲表述目的格的補足語)

(四)修飾格 名詞代名詞直接或帶後介詞連接于他名詞之

上時，在上位的名詞代名詞對於下面的名詞，有所有及形容的作用，這叫做修飾格。例如：

我廬我田我井漂蕩無存（機器促進大同說）

對桌子是一張籐椅子牠的靠背已經折斷了這可見牠的主人困倦的時候常把牠當作臥榻用的。（寓樓）

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畫記）

（以上表所有之意）

花果山 風伯伯 海公公

又有一種是重視物質文明。（機器促進大同說）

牀下可以看見一個破的籐箱，對面是一個紅釉的書架子……。（寓樓）

取出鎖鑰來開那扇白木的門（全上）

止有勞動的精力沒有機器的知識（機器促進大同說）

在清風明月之下結起茅屋耕田鑿井做着義皇之夢。（機器促進大同說）

（以上表形容之意）

練習一 下文中加直線之名詞代名詞各為何格？試一一辨認。

有道的朋友忿激了，要人人返到耕田鑿井的地位不替窮人去爭富人的享用卻拉富人去嘗窮人的滋味這未免是癩狗下水拉蟹貓也下水變成喫砒霜藥老虎的局面了。（機器促進大同說）

練習二 試用下列諸名詞造出各種格的句子來。

森林 這個

飛艇 我們

文選 一三. 王三姑娘的死 (節選儒林外史)

王先生走了二十里，到了女壻家。看見女壻果然病重，醫生在那裏看，用着藥總不見效。一連過了幾天，女壻竟不在了。王玉輝大哭了一場。見女兒哭的天愁地慘，候着丈夫入過殮，出來拜公婆和父親道：‘父親在上，我一個大姊姊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親養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難道又要父親養活不成？父親是寒士^{*}，也養活不來這許多女兒。’王玉輝道：‘你如今要怎樣？’三姑娘道：‘我而今辭別公婆父親，也便尋一條死路，跟着丈夫一處去了。’公婆兩個聽見這句話，驚得淚下如雨，說道：‘我兒，你氣瘋了。自古螻蟻尚且貪生，你怎麼講出這樣話來？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養活你，要你父親養活。快不要如此。’三姑娘道：‘爹媽也老了，我做媳婦的不能孝順爹媽，反累爹媽，我心裏不安。只是由着我到這條路上去罷。只是我死還有幾天工夫，要求父親到家替母親說了，請母親到這裏來，我當面別一別，這是要緊的。’王玉輝道：‘親家，我仔細想來，我這小女要殉節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罷。自古心去意難留。’因向女兒道：‘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做罷。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親家再三不肯。王玉輝執意^{*}，一徑來到家裏，把這話

向老孺人說了。老孺人道：‘你怎的越老越戾了！一個女兒要死，你該勸他，怎麼倒叫他死，這是怎麼話說？’王玉輝道：‘這樣事你們是不曉得的。’老孺人聽見，痛哭流涕，連忙叫了轎子，去勸女兒了。

王玉輝在家，依舊看書寫字，候女兒信息。

老孺人勸女兒那裏勸得轉。一般每日梳洗，陪着母親坐，只是茶飯全然不喫。母親和婆婆着實勸着，千方百計，總不肯喫。餓到六天上，不能起牀。母親看着，傷心慘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擡了回來，在家睡着。

又過了三天，二更天氣，幾把火把幾個人來打門，報道：‘三姑娘餓了八日，在今日午時去世了。’老孺人聽見，哭死了過去；灌醒回來，大哭不止。王玉輝走到牀面前，說道：‘你這老人家真是個戾子。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則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門去了。

儒林外史，清吳敬梓所著的小說。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全椒人。他生在一個很闊的世家，家產很富；但他瞧不起金錢，不久就成了一個貧士。後來他窮得不堪，至於幾天不能得一飽。那時清朝開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薦他應試，他不肯去。後來死在揚州。所著的詩文集都不曾付刻，只有儒林外史流傳世間。這篇是節選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中寫王玉輝的女兒三姑娘殉夫那一件事。

語釋 〔寒士〕貧寒的讀書人。〔親家〕男女兩姻家的稱呼。

〔青史〕古時候沒有紙，把字寫在竹簡上；但須先把竹的青皮削去，方才寫得上字，叫做‘削青’；因此，就把紀事的歷史叫做‘青史’。這裏是說歷史上留名。〔執意〕固執自己的意見。〔孺人〕本是妻的通稱。明清時，職官七品以下，妻封孺人。這裏指王玉輝的妻。

文選 一四·赤壁之戰（節選資治通鑑）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遺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

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

操者，偪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

是時曹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

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

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於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

赤壁之戰發生於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年）的冬天。

這次戰爭的結果：曹操失敗了逃回北方，劉備卻乘勢取得現在湖南省的地盤，而孫權的基礎，也日漸鞏固；三分天下的局勢，從此便漸漸形成了。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等奉勅撰。從開始到完成，費了十九年的工夫（公元一〇六五——一〇八四）。全書凡二百九十四卷。把從戰國到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事情，按着年代記下來；中國的‘編年史’，要算這一部最偉大了。

語釋 〔魯肅〕字子敬，東城人。〔劉表〕字景升，高平人。荊州刺史。那年八月病死。〔孫權〕字仲謀，富春人。繼他的哥哥孫策之後，佔據江東。後來建國稱帝，國號吳，歷史上稱他吳大帝。〔荊州〕今湖南湖北及四川東南部、貴州東北部、廣西之全縣、廣東之連縣，皆古荊州地。後漢荊州刺史治漢壽。劉表據荊州，徙治襄陽，就是今湖北的襄陽縣。〔沃野〕肥沃的田野。〔殷富〕殷實富有。〔二子不協〕劉表死了，他的小兒子琮，繼續做荊州刺史；大兒子琦，本在做江夏太守，爲不得繼承，非常憤慨：二人因此不和。〔軍中諸將各有彼此〕這是說：軍中諸將，有附琮的，也有附琦的。〔劉備〕字玄德，涿縣人。他是三國蜀的開國之主，歷史上稱他爲蜀先主。〔梟雄〕梟是猛鷲的鳥，所以稱雄桀的人爲‘梟雄’。〔與操有隙〕劉備前曾歸附過曹操，爲和獻帝的丈人董承等謀殺操，給操發覺了，因此和操有了怨隙。〔寄寓於表〕劉備謀刺曹操不成，便在徐州起兵討操，卻幾次被操打敗，失去了地盤，所以寄寓在劉表那裏。〔曹操〕小字阿瞞。本姓夏侯，他父親做宦官曹騰的養子，因此就姓了曹家的姓。他當時做獻帝的丞相，但大權都在他手裏，皇帝不過徒有虛名而已。〔克諧〕能夠成功。〔夏口〕那時候的夏口城，就在現今

湖北武昌縣地方，在長江南岸。後人或以為即今漢口，那便在長江北岸了，是錯的。〔比至南郡〕剛剛到了南郡。南郡，包括現在湖北省的東南北一帶地及中部的一部分。治所在江陵，就是現在的江陵縣。〔備南走〕劉備在荊州，劉表給他些兵，叫他屯紮在樊城。樊城在襄陽之北，隔着一條漢水，為南北用兵必爭之地。劉琮既投降了曹操，操便向襄陽進兵，樊城適當其衝，所以劉備便向南而逃遁。〔當陽〕縣名。今湖北當陽縣。〔長坂〕在當陽東北。〔勢〕同‘勢’。〔豫州〕劉備前做豫州刺史，所以魯肅稱他‘豫州’。〔蒼梧〕郡名。今廣西蒼梧縣。〔太守〕官名，是一郡的長官。〔有舊〕有交誼。〔孫討虜〕孫權為討虜將軍，所以稱他‘孫討虜’。〔江表〕江之外，即大江以南。〔腹心〕所以喻最親密的人。〔凡人〕平凡的人。〔諸葛亮〕字孔明，陽都人。隱於隆中，劉備曾三次去請他，他就佐備成霸業。〔江東〕長江以東的地方。〔長史〕官名。漢朝的相府及後漢的三公府，都置長史。那時孫權的府裏也置長史。〔鄂縣〕今湖北鄂城縣。〔樊口〕在鄂城縣西北五里。〔順江東下〕順着長江東下。〔柴桑〕縣名。故城在今江西九江縣西南。〔漢南〕漢水之南。〔芟夷〕芟，音尸乞。把草刈去叫芟夷。這裏是說‘削平大難’。〔吳越〕泛指現在的浙江江蘇。〔中國〕是指中原而言。今河南及山東西部，河北山西之南部，陝西東部，皆古所謂中原之地。〔抗衡〕相敵不相下。〔北面〕古時臣子見皇帝北向，所以稱臣服於人的為‘北面’。〔猶豫〕疑惑不決。〔田橫〕本是戰國齊的王族，楚漢相爭時，他自立為齊王。漢已滅楚，他帶了他的徒屬五百人亡入海島中，漢高祖派人去招他，他就坐了很快的馬車到洛陽，但在沒有到洛陽四十里的地方，他就自殺了。伴他去的兩個人

和留在海島上的五百人，也都自殺了。〔王室之胄〕後嗣子孫叫做‘胄’。劉備自稱漢中山靖王勝的後代子孫。〔勃然〕震怒貌。〔敗於長坂〕劉備從樊城而走，部衆還有十多萬，曹操因爲江陵有二寶，怕被劉備佔據，便選精騎五千，一日一夜走三百里，追到長坂，備兵敗，和諸葛亮等逃到夏口。〔關羽〕字雲長，解人。和備劉親若兄弟。〔江夏〕郡名。故城在今湖北黃岡縣西北。〔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弩，弓之有臂者，設機括以發矢。縞，生絹。古時魯國人所織的生絹最輕細。這是一句成語，戰國策和史記裏邊，都載有這句話。〔必蹶上將軍〕兵法裏有這樣一句話：‘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協規〕協同規劃。〔鼎足〕鼎有三足，故以喻三分天下。〔奉辭伐罪〕奉了皇帝的命令，討伐有罪。〔旌麾〕行軍時用以指揮的旗幟。〔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奄有其地〕奄，覆蓋的意思。這是說：曹操把荊州的地方統統都佔有了。〔蒙衝〕戰艦。用生牛皮蒙艦覆背，前後左右有弩窗矛穴。〔更衣〕如廁的雅稱。〔宇下〕簷下。〔鄉黨〕猶言‘鄉里’。古時以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下曹從事〕官署中分科辦事，叫做‘曹’。從事，佐吏之稱。下曹從事，諸科佐吏之最下級者。〔犢車〕牛車。古時貴人不乘牛車。〔士林〕猶言士類。〔累官故不失州郡也〕這是說：從下曹從事漸漸的遷升起來，也還不失爲一州一郡的長官。〔孤〕古時王侯自稱爲‘孤’，是表示謙虛的意思。〔周瑜〕字公瑾，舒人。〔受使〕受命出使。〔番陽〕縣名。今江西鄱陽縣。番，音如父亡。〔父兄〕孫權的父名堅，字文臺。兄名策，字伯符。〔馬超〕字孟起，隴西人。〔韓遂〕字文約，金城人。那時候涼州的地方，被他和馬超割據着。〔關西〕函谷關以西，就是現在陝西甘肅二省的地方。

〔二袁〕袁紹和袁術。紹字本初，汝陽人。據河北，建安五年（公元二〇〇）被曹操打敗，過了兩月就死了。術字公路，紹從弟。據壽春，稱帝，建安二年（一九七）被劉備打敗，後二年死在壽春。

〔呂布〕字奉先，九原人。嘗據漢陽及下邳，兵敗，爲曹操所殺。

〔狐疑〕狐性多疑，所以疑惑不定叫做‘狐疑’。〔元表〕當時參預謀劃的，有廬陵人秦松，字文表。元表的‘元’字，或許是‘文’字之誤。〔卒〕與‘猝’同，急遽貌。〔程公〕即程普；字德謀，土垠人。時江東諸將，普年最長，所以尊稱他爲‘程公’。〔卿能辦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不期而會，叫做‘邂逅’。這是說：你能辦得了，當然很好；倘碰得不好便回到我這裏來。〔逆〕和‘迎’字意義相同。曹操兵順江東下，周瑜的兵和劉備的兵聯合了上去迎敵。〔贊軍校尉〕校尉本是武職的官稱，因爲參贊軍謀，所以叫做‘贊軍校尉’。〔邏吏〕巡卒。〔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委署，棄置。這是說：行軍的責任重大，不可棄置了跑來見你。〔儻能屈威〕儻，即‘倘’字這是說：你倘能夠自屈其威來見我。

〔舸〕大船。〔黃蓋〕字公覆，烏程人。〔走舸〕快船。〔靄〕古“雷”字，與“搖”同。〔華容〕縣名。故城在今湖北監利縣西北。〔泥濘〕泥地積水之處。〔曹仁〕字子孝，操從弟。〔徐晃〕字公明，河東人。〔樂進〕字文謙，衛國人。

文 話

八. 四種文體的混和

我們在前面曾講起‘記述文敘述文的混和’，說‘純粹的記述文和敘述文很少的，二者常常混和在一起’。現在我們又講過了解說

文和議論文，合記述文和敘述文，共是四種文體；根本地分析，文體也祇有這四種。這四種文體常常混和在一篇文字裏，純粹的記述文、敘述文、解說文、議論文都很少見。譬如王三姑娘的死一篇中，就兼備四體的文句。‘王先生走了二十里，到了女壻家’，是敘述事情的文句，屬敘述文。‘看見女壻果然病重，醫生在那裏看，用着藥總不見效’是記載病人病況的文句，屬記述文。王三姑娘‘出來拜公婆和父親’時所說的話，是發表一個主張的文句，屬議論文。‘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是說明‘什麼是什麼’的文句，屬解說文。但這樣看法是把一篇文字解析開來了。若不解析開來，而就全篇統看，那麼只消依據作者的寫作目的，以定該篇的應屬何體。這意思前在講‘記述文敘述文的混和’時已經說明，現在重提，不過表明四種文體的識別都是這樣而已。我們就王三姑娘的死全篇統看，就知作者的寫作目的在把王三姑娘尋死的事情告訴別人，所以，這是一篇敘述文。此外，不論篇中包含那一體的文句，若全篇的寫作目的在講述一些東西，那便是記述文；在說明‘什麼是什麼’，那便是解說文；有發表一些主張，那便是議論文。

記述文和敘述文常相混和的所以然之故，前面已有詳說，這裏不必再講。解說文、議論文為什麼會與記述文、敘述文混和一起呢？原來解說文為求說理明顯起見，常須舉例，所舉的例不是東西，便是事情；那些講到東西或事情的文句自不得不是記述文或敘述文。議論文為使對方確信起見，極重取證，取證不出‘物證’‘事證’二類；那些講到物證、事證的文句又不得不是記述文或敘述文。有些記述文，記述一些東西，連帶說及製造的原理及使用的利弊等等，這就包含了解說文、議論文了。敘述文中常不免插入人物的談話，那些談話多半是說理與立論，這就包含了解說文、議論文

了。

就上邊所說的看來，可見四體的混和是說話、作文的通常現象，這種現象根源於我們心理的自然情勢。在說話、作文的當時，我們只打算怎樣說、怎樣寫纔能達到目的，纔能表白自己所要表白的，又使人家完全明曉、領受；至於所說、所寫屬於那一體，那是無所限制的，並且也無法制限。到我們研究文字寫作方法的時候，爲各種方便起見，自不得不分體討論，以期詳盡。這意思也是必須明瞭的。

九. 敘述文的主人公與場面

我們又讀過兩篇敘述文了，就是王三姑娘的死和赤壁之戰。敘述文敘述事情，事情由若干人物有所活動而成；故敘述文中少不了人物及其活動。王三姑娘的死一篇中，有王玉輝、他的夫人、他的女兒、女兒的公婆、打門報死信的一批人物，以及他們的活動；赤壁之戰一篇中，人物更多，活動更繁。若干有所活動的人物裏頭，有處於主要的地位的，有處於賓從的地位的。處於主要地位的人物就是活動得最多、支持那事情的人物，假若沒有他，也就沒有那事情了。處於賓從地位的人物卻不然，他只在那事情中間充一個‘配角’，使事情得以延續、發展。我們稱處於主要地位的人物爲‘主人公’。王三姑娘的死一篇的主人公便是王三姑娘，那是不言而喻的。一篇文字又並不限定祇有一個主人公。在事情的延續、發展中，幾個人有同度的活動，處同等的重要地位，那就同樣是主人公。試看赤壁之戰，‘順江東下’的雖是曹操，但曹操在這篇中，活動並不多，故不是主人公。而魯肅的勸說孫權、劉備，諸葛亮的勸說孫權，孫權的決志抗曹，周瑜的定策應戰，都是極關重要的活動：

故魯肅、諸葛亮、孫權、周瑜都可認為這篇中的主人公。

寫作敘述文時，宜先認定在這被敘述的事情中間，誰是主人公。認定之後下筆，對於主人公的言論、行動宜着力敘述，使不失他的主人公的地位。敘述文固然以事情為張本，儘可依據事情本身的進行次第，從事敘述（這在‘文話二’曾經講起，是敘述方法的一種，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敘述文決非把事情完全抄錄下來，對於人物及其活動不能不有所輕重、取舍，或者舍去那些不重要的，便足以顯出主人公及其活動的重要性來。如赤壁之戰中寫劉備和魯肅、周瑜談話都極簡略，就因為劉備不是重要人物而魯肅、周瑜是主人公的緣故。

若干人物有所活動，不能不在某一個境界中；譬如兩個人談話，不在路上，便在家裏，不在辦事室，便在游息所，若說什麼地方都不在，那是不能想像的事。人物有所活動又必佔時間；譬如你到朋友家去商量一件事情，費了半點鐘，這半點鐘便是訪友這一項活動所佔的時間。在某一個境界中，佔若干連續的時間，若干人物有所活動，我們稱為‘一個場面’。我國的舊劇裏，一個人獨唱獨白或者幾個人對唱對白，從登場到下場是一個場面；也有並不下場，只在臺上來回走幾趟，表示從此處到彼處的，這就是另換一個場面。西洋流入的新劇那就不用分幕的方法，每一幕所表演的，限定為某一個境界，某一段時間內所發生的事情。這樣的一幕正相當於我們所說的‘一個場面’。

頭緒較繁複的敘述文常須轉換場面，換一句說，就是不止一個場面。試取王三姑娘的死一篇來看，就有五個場面：開頭到王玉輝回家是一個場面；王玉輝在家與老孺人對話是一個場面；王玉輝在家候信息是一個場面；老孺人勸女兒到病倒回家是一個場

面；末節得知死信是一個場面。不妨再取王熙鳳一篇來看；篇中的境界是賈母的房，時間是黛玉初到賈家時；故全篇祇是一個場面。

場面的轉換必須提點清楚，否則便難使人明曉。譬如王三姑娘的死一篇中，第一場面到第二場面是順轉的，故用‘一徑來到家裏’一語點明；第三場面、第四場面都是另起的，故一用‘王玉輝在家’，一用‘老孺人勸女兒’來提醒。若缺少了這等語句，豈不使人糊塗起來？寫作敘述文缺少這等語句固是不大會有的事，但提點得不清楚，也就與缺少無異。怎樣纔算清楚呢？須境界與時間非常確定，讓人物在其間活動，得以完成一個場面，纔算清楚。

練習 試據賣汽水的人，除去牠的記述的部分，作一篇簡短的敘述文，所含場面須與原文同。

文選 一五. 康橋的早晨 徐志摩

八〇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週遭的沈默。順着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裏的小徑，往烟霧濃密處走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着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盡這林子，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三兩個鰻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露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聽，那曉鐘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默沉沉的起伏；山嶺是望不見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橋只是一帶茂林，擁戴着幾處娉婷的尖

閣。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蹤跡，你只能循着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烟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的天幕（最好是微霞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烟，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翳入了天聽。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間這田野添深了顏色，一層輕沙似的金粉，糝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週遭瀰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春”！你那快樂的靈魂，也彷彿在那裏回響。

康橋，Cambridge之譯名，亦譯劍橋，在英國倫敦東北約六十里。其地有劍橋大學，名聞世界。

徐志摩，名章垿，海寧人。曾肄業北京大學，留學歐美，以詩及散文名於時。一九三一年冬，因乘飛機失事，死於京平道中。所著有志摩的詩，巴黎的鱗爪等。

〔註釋〕〔漠楞楞〕模糊不清貌。楞，音ㄌㄥˊ。〔康河〕原名 Cam River，有名的劍橋大學正臨康河。〔朝來人們的祈禱〕基督教徒每日清晨祈禱上帝。〔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倫敦冬季及春初多霧，所以難得見朝晨的太陽。

文選 一六. 荷 塘 月 色 朱 自 清

沿着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着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卻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著手踱著。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著些白花，有嫵娜地開著的，有羞澀地打著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著，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

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著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倩影，卻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著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著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樹，而楊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小路一旁，漏著幾段空隙，像是特為月光留下的。樹色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煙霧；但楊柳的丰姿，便在煙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只有些大意罷了。樹縫裏也漏著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熱鬧是牠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朱自清，字佩弦，現代紹興人。所著有背影，蹤跡等。

語釋 〔蓊蓊鬱鬱〕形容樹木的茂盛。〔無邊〕無限的意思。

〔田田〕古人形容許多蓮葉浮出在水面上的形狀，往往用田田二字；例如江南曲：‘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旋律〕樂曲拿

單一的聲音，上下變動而進行，能夠喚起一種感情的，叫做‘旋律’。〔梵婀玲〕西洋樂器 Violin 之譯音。

文 法

五. 諸 格 的 變 式

以上四格，是名詞代名詞在句中最正常的位置，可是實際上每格都尚有種種的變式，以下逐一加以說明。

(一) 主格的變式

(甲) 主格重疊 主格重疊時，其一常為代名詞，因為主辭重說，當然不必疊用原名了。又此種變式，多見之於二人對話相呼而語的時候。例如：

我們人類有發明機器的能力。(機器促進大同說)

小雨點又說道：“大河伯伯你現在到那裏去？”(小雨點)

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

(王三姑娘的死)

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赤壁之戰)

(乙) 主格虛缺 無主格之句，其性質不外三種，(一)命令句；(二)表普汎真理的言句；(三)句中動詞為‘有’字時(注意以上三種的句子，並非必無主格，不過亦有無主格的而已)。例如：

立正！開步走！

(命令)

不勞動則不得食

(真理)

今有一人

(動詞為‘有’字)

(注意) 今字為副詞非主格

(丙)主格倒置 主格倒置的例，文言文常可在感歎句中見到，白話文則因了習慣說法，也有把主格倒置者。例如：

大哉孔子——孔子大哉(感歎句)

響雷了——雷響了

到齊了嗎?客人。——客人到齊了嗎?

(二)目的格的變式

(甲)他動詞目的格的倒置 目的格的倒置有三種方式：

(一)白話文中用‘把’字或‘將’字作目的格介詞的時候；(二)文言文的否定句，其目的格爲代名詞的時候；(三)文言文中目的格爲疑問性的代名詞的時候。例如：

把這話向老孺人說了——向老孺人說了這話

(王三姑娘的死)

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這些樹重重圍住一片荷塘(荷塘月色)

不我棄也——不棄我也

未之有也——未有之也

予誰欺?欺天乎——予欺誰?欺天乎?

卿欲何言?——卿欲言何?(赤壁之戰)

(乙)他動詞目的格的先行 他動詞的目的格有獨立在前者 例如：

酒，我不喝——我不喝酒。

這樣的事你們是不曉得的——你們是不曉得這樣的事的。(王三姑娘的死)

快樂之權操之在我——操快樂之權在我(最苦與最樂)

(丙)前介詞目的格省略前介詞 前介詞目的格原須有前

介詞，但常有省略僅存目的格者，例如：

(由)牀下可以看見一個破的籐箱。(寓樓)

這是一條幽靜的路，(在)白天也少人走，(在)夜晚更加寂寞。(荷塘月色)

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于)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于)鄂縣之樊口。(赤壁之戰)

(丁)前介詞目的格的倒置 文言文中遇前介詞的目的格爲代名的‘是’‘所’或疑問性代名詞時，前介詞常在目的格之後。例如：

是以厭奢侈者至於并一切之物質文明而屏棄之 (是以——以是) (文明與奢侈)

所以世間夢想大同的就有兩種(‘所’與‘之’通，說詳下節。所以——以之) (機器促進大同說)

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何以——以何) (赤壁之戰)

誰與嬉遊。(誰與——與誰)

何爲其然也。(何爲——爲何)

(戊)前介詞目的格的省略 文言文中，前介詞目的格如果爲代名詞‘之’字，常有省略者。因‘之’字爲代名詞，用‘之’字時，在其先或後必有本名詞，故省略了意義仍能明白的。例如：

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之)興斯道也。(之字指九賢) (宋九賢遺像記)

曹操遺權書……權以(之)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之指書) (赤壁之戰)

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之)圖大事。(之指

衆人)(赤壁之戰)

(三)補足格的變式 用補足的句式有兩種格式：一是表述主格的，一是表述目的格的。如下：

(A)十尺曰丈。(丈字表述主格十尺)

(B)我等拜他爲王。(王字表述目的格他)(美猴王)

A B 二式各有不完全自動詞(爲、曰、即不完全自動詞之最普通者，白話文中最多用的不完全自動詞爲‘是’字) B 式則兼有不完全他動詞(拜字在這裏是不完全他動詞)。此種句子有好幾種變式可舉。

(甲)省略不完全自動詞 在 A 式省略不完全自動詞時，常於句末加‘也’字。例如：

我子瑜友也。——我爲子瑜友(赤壁之戰)

一日二十四小時——一日爲二十四小時

咫尺千里。——咫尺如千里

(以上 A 式)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 ——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爲一卷
(畫記)

操雖託名漢相——操雖託名爲漢相(赤壁之戰)

他罵我呆子——他罵我是呆子

(以上 B 式)

(乙)省略其他的成分 除省略不完全自動詞外尚有其他的變式，但這只 B 式有之。例如：

天做棺材蓋，地做棺材底。(略不完全他動詞)

聘李某爲經理，王某爲協理。(次句略不完全他動詞)

未能升學，認(之)爲恨事。(略目的格)

見人之父，視(之)若已父。(略目的格)

(四)修飾格的變式

修飾格含有形容及所有兩種作用，變式惟於表示所有關係時見之。

修飾格有重疊複見者，例如：

蒸汽機關，牠的功用甚大——蒸汽機關的功用甚大，
這種用法在文言文中常用‘其’字表出之。例如：

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奄有荊州之地(赤壁之戰)

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思——無以寄濂之遐思

(宋九賢遺像記)

練習一 下列各句中之名詞代名詞如有位置屬變式者試改為尋常位置。

家庭，誰沒有？

走吧，朋友。

這情形你何從知道。

聖人之言不吾欺也。

練習二 下列各句中如有省略的成分，試補入之。

牆上掛着四幅石印的劉石庵的屏條，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

酒肉朋友，不能與共患難。

一諾千金。

功名利祿，視如浮雲。

英尺，一尺十二吋。

馬蹄可以踐霜雪。

文選 十七. 彫刻 蔡元培

音樂、建築皆足以表示人生觀；而表示之最直接者爲彫刻。彫刻者，以木、石、金、土之屬刻之、範之，爲種種人物之象者也。其所取材，率在歷史之事實、現今之風俗，卽有推本神話、宗教者，亦猶是人生觀之代表云爾。

彫刻之術大別爲二類。一淺彫、凸彫之屬，象不離璞，僅以圻鄂起伏之文寫示之者也。如山東嘉祥之漢武梁祠畫象，及山西大同之北魏造象等屬之。一具體之造象，彫刻之工面面俱到者也。如商武乙爲偶人以象天神，秦始皇鑄金人十二，及後世一切神祠、佛寺之象皆屬之。

彫刻之精者：一曰勻稱，各部分之長、短、肥、瘠互相比例，不違天然之狀態也。二曰緻密，琢磨之工無懈可擊也。三曰渾成，無斧鑿痕也。四曰生動，儀態萬方，合於力學之公例，神情活現，合於心理學之公例也。

我國之以彫刻名者，爲晉之戴逵。嘗刻一佛象，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者十年，厥工方就。然其象不傳。其後以塑象名者，唐有楊惠之，元有劉元。西方則古代希臘之彫刻優美絕倫；而十五世紀以來，意、法、德、英諸國亦復名家輩出。吾人試一遊巴黎之魯佛爾及盧克遜堡博物院，則希臘

及法國之彫刻術可略見一斑矣。

相傳越王句踐嘗以金鑄范蠡之象，是爲我國鑄造肖象之始。然後世鮮用之。西方則自羅馬時競尙彫鑄肖象，至今未沫。或以石，或以銅，無不面目逼真焉。

我國尙儀式，而西人尙自然。故我國造象，自如來袒胸、觀音赤足仍印度舊式外，鮮不具冠服者。西方則自希臘以來，喜爲倮象；其爲骨骼之修廣，筋肉之張弛，悉以解剖術爲準。作者固不能不先有所研究，觀者亦得爲練達身體之一助焉。

語釋 〔人生觀〕人們對於自己生活的見解或觀察，是各隨自己的環境、品質而不同的：有對人生作樂觀的，也有作悲觀的；前者叫做‘樂天觀’，後者叫做‘厭世觀’。這樣的觀察，便是‘人生觀’。

〔範〕本作‘范’，是模式的意思。模式各因其品質而不同：用土做模式的叫做‘型’，用金做的叫做‘鎔’，用竹做的叫做‘範’。現在都用‘範’字來包括，所以有‘模範’‘範型’等名稱。這裡是用爲動詞。

〔率〕‘大略’或‘大概’的意思。〔推本〕追求來源的意思。〔云爾〕語末助辭。和語體文結句的‘啦’字差不多。〔象不離璞〕璞是未經雕琢的玉。‘象不離璞’是說雕刻的象，並不脫離背景而獨立，仍連綴在未鑿的底版之上。〔圻鄂起伏〕圭壁雕刻的一面，線劃隆起的紋，叫做‘圻鄂’。‘起伏’是凹凸不平的意思。〔漢武梁祠畫像〕在山東嘉祥縣的武宅山上。那地方有漢朝的從事（官名）武氏墓；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代的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的像，旁邊各識小字；也有刻着贊文的，共三石，每石分五

層。武氏是誰，起初沒有人知道，清人黃易訪得殘石，加以考證，知道是武斑的墓。〔北魏造像〕晉時拓跋珪自立爲代王，國號魏，史稱北魏（亦稱後魏。起公元三八六年，終五三四年）。建都平城，就是現在山西的大同縣。魏朝的祖先，本有鑿石爲廟的風氣，雕刻技術向來擅長，因此每一皇帝卽位，便在都城近處的山岡建造石窟，就山巖雕刻佛像，年代愈久，雕刻愈多，遂成爲中國有名的佛教藝術。現在山西大同縣西三十里武周山雲岡村的石窟，最爲著名。〔具體之造像〕大體具備叫做‘具體’。‘具體之造像’，就是離璞獨立，純粹立體的造像。〔商武乙爲偶人以像天神〕舊時傳說，商朝的王叫做武乙的，曾用土木塑爲人形，稱做‘天神’。其詳可參看史記的殷本紀。〔秦始皇鑄金人十二〕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收天下的兵器，鑄成金人十二，重各一千石，放在宮廷裏。其詳可參看史記的秦始皇本紀。金，金屬的通稱，並不專指黃金。〔無懈可擊〕兵家行陣，布置周密，沒有一處鬆懈可以使敵人乘虛而入的，叫做‘無懈可擊’。這是形容雕工精緻周密，沒有破綻。〔儀態萬方〕後漢張衡作同聲歌，有‘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之句，本是形容女子的莊嚴。現在用來比擬事物，有莊嚴繁複，不可形容的意思。〔力學〕物理學的一科。凡物變更其位置，叫做‘運動’；運動的原因由於力。所以論運動的原因者，叫做‘力學’。〔心理學〕研究人心的感覺、情意、欲望等各種現象之學，叫做‘心理學’。〔戴逵〕字安道，晉銍縣人，遷居剡縣。他是一個藝術家，雕刻之外，還能寫字、畫畫、彈琴。當時有一個武陵王聞得他善彈琴，便派人去請他，他當派來的人面前，把琴摔破了，說道：‘戴安道不是做王門伶人的！’〔臧否〕猶言‘可否’，是批評好壞的意思。讀爲卽无 久一。〔厥〕與‘其’

同。〔楊惠之〕唐朝開元（玄宗年號。公元七一三年至七四一年）時人。他和吳道玄同拜張僧繇爲師，學畫佛像，因爲吳道玄的畫名在他之上，他就改學塑像，便成了有名的塑像家。〔劉元〕字秉元，元寶人。初爲道士，後做官至祕書卿。以善塑佛像得名。〔希臘〕Hellas，羅馬（Rome）稱爲厄力西（Greece），今歐洲南部的立憲王國。它的建國在公元前十五世紀。前五六世紀爲全盛時代，文藝非常興盛。到前一四六年屬於羅馬。一二〇四年被委尼斯（Venice）征服。四五六年入於土耳其（Turkey），一八二九年，離土耳其而獨立。〔絕倫〕倫，是‘類’或‘比’的意思。絕倫，等於說‘無比’。〔十五世紀〕歐美各國，以一百年爲一世紀。十五世紀，是指公元一四〇一年至一五〇〇年之時期。〔巴黎〕（Paris），法國的首都。〔魯佛爾〕（Musée du Louvre，巴黎的博物院。建築於一二〇四年，至一八四八年始完成。收藏美術品很豐富，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院。〔盧克遜堡〕Musée du Luxembourg，也是巴黎的博物院。建築於一六一五年，至一六二〇年才完成。專收藏現存美術家的作品。〔一斑〕從管中窺豹，只見一處的斑文；但亦可由一處而推及全體。所以略見大概，便叫做‘一斑’。〔越王勾踐嘗以金鑄范蠡之象〕春秋時，范蠡佐越王勾踐滅吳。吳國既滅，范蠡就航海而去，不知所終。勾踐很想念他，用金鑄成范蠡的像，以作紀念。事載吳越春秋。〔肖像〕用圖畫或雕刻的技術，所留下特定的人的形容的，叫做‘肖像’。〔羅馬〕歐洲的古國。地在現在的意大利。建國於公元前七五三年。公元一四五三年，爲土耳其所滅。〔未沫〕等於說‘未已’。〔逼真〕很像真的樣子。〔儀式〕好像俗語說的‘架子’。〔如來〕佛號。金剛經說：‘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觀音〕菩薩名。本名觀世音，唐人避唐太宗諱，遂簡稱觀音。
法華經說：‘苦惱衆生，一心稱名；菩薩卽是觀其聲音，皆得解脫，以是名觀世音’。〔裸〕同‘裸’，赤體。〔修廣〕長闊。〔張弛〕緊張放鬆。〔解剖術〕卽研究生物體內部的解剖學。人體解剖尤爲專門之學；分生理的解剖與病理的解剖。這裏所說的解剖，實是身體組織。

文選十八·新生活 胡適

那樣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

我想來想去，只用一句話，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

你聽了，必定又要問我，有意思的生活又是什麼樣子的生活呢？

我且先說一兩件實在的事情做個樣子；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前天你沒有事做，閑得不耐煩了，你跑到街上一個小酒店裏，打了四兩白干，喝完了，又要四兩，再添上四兩。喝得大醉了，同張大哥吵了一回嘴，幾乎打起架來。後來李四哥來把你拉開，你氣忿忿的又要四兩白干，喝得人事不知，幸虧李四哥把你扶回去睡了。昨兒早上，你酒醒了，大嫂子*把前天的事告訴你，你懊悔得很，自己埋怨自己：“昨兒爲什麼要喝那麼多酒呢？可不是糊塗麼”？

你趕上張大哥家去，作了許多揖，賠了許多不

是，自己怪自己糊塗，請張大哥大包涵。正說時，李四哥也來了，王三哥也來了。他們三缺一，要你陪他們打牌。你坐下來，打了二十圈牌，輸了一百多吊錢。你回得家來，大嫂子怪你不該賭博，你懊悔得很，自己怪自己道：“是呵，我爲什麼要陪他們打牌呢？可不是糊塗嗎”？

諸位，像這樣子的生活，叫做糊塗生活，糊塗生活便是沒有意思的生活。你做完了這種生活，回頭一想，我爲什麼要這樣幹呢？你自己也回不出究竟爲什麼。

諸位，凡是自己說不出“爲什麼這樣做”，都是沒有意思的生活。

反過來說，凡是自己能說得出“爲什麼這樣做”的事，都可以說是有意思的生活。

生活的“爲什麼”就是生活的意思。

人同畜生的分別，就在這個“爲什麼”上。你到萬牲園裏去看那白熊。一天到晚擺來擺去不肯歇。那就是沒有意思的生活。我們做了人，應該不要學那些畜生的生活。畜生的生活只是糊塗，只是胡混，只是不曉得自己爲什麼如此做。一個人的做事，應該件件回得一個“爲什麼”。

我爲什麼要幹這個？爲什麼不幹那個？能回答得出，方才可算是一個人的生活。

我們希望中國人都能做這種有意思的生活。

其實這種新生活並不難，只消時時刻刻問自己爲什麼這樣做，爲什麼不這樣做，就是我所說的新生活了。

諸位，千萬不要說“爲什麼”這三個字是很容易的小事。你打今天起，每做一件事，便問一個爲什麼，爲什麼不把辮子剪了，爲什麼不把大姑娘的小腳放了，爲什麼大嫂子臉上搽那麼多的脂粉，爲什麼出棺材要用那麼多叫化子，爲什麼娶媳婦也用那麼多叫化子，爲什麼罵人要罵他的爸媽。爲什麼這個，爲什麼那個，——你試辦一兩天，你就覺得這三個字的趣味真是無窮無盡，這三個字的功用也無窮無盡。

諸位，我們恭恭敬敬的請你來試試這種新生活。

胡適，字適之，現代安徽績溪人。他留學美國多年，受西洋‘實驗派哲學’的影響很深。所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其他散作也很多，大都收在胡適文存中。

語釋 〔白干〕用高粱做的酒。北方人最喜歡喝。〔吵嘴〕就是南方人所說的‘相罵’。〔大嫂子〕北方人對朋友的妻的稱呼。

〔包涵〕是容忍的意思。自己得罪了人，請對方原諒不計較，便說‘請你包涵些’。〔吊〕北方人稱一百錢爲一吊。〔萬牲園〕在北平西直門外。一名珊瑚貝子花園，亦稱三貝子花園。

文 話

一〇．寫 境

前面曾經說過，‘記述文、敘述文所寫是對於事物的覺知，解說文所寫是對於事物的了解’。又說：‘議論文是發表主張，使人信從的文字’。傳達自己所了解的，發表自己所主張的，都是知識方面，理性方面的事。而記敘自己所覺知的，卻大部是直覺方面，感情方面的事。四種文體顯然分爲兩部，牠們的心理的來源是各不相同的。

前面又曾經說過，要把解說文，議論文寫得明白正確，周妥適當，必須導源於豐富的知識和生活經驗。所以寫作解說文、議論文，其進境不得不與年齡和學力的增長相並行。若是不曾研究過關於彫刻的一切的，決不能作彫刻那樣的解說文。若是不曾擔過責任、做過事務的，決不能作最苦與最樂那樣的議論文。但是，導源於直覺方面、感情方面的記述文、敘述文，卻不很受年齡和學力的限制；不識字，提不起筆來，當然沒有辦法，如果略有寫作技能的話，年齡輕一點、學力差一點的人也可以寫成很好的記述文、敘述文。因爲在感覺方面只論深切不深切，而年齡輕、學力差的人，其感覺有時也會很深切的。小孩子對於父母兄妹，往往說出一些‘至性語’，引動成人的讚歎。若是寫錄下來，不就是很好的文字麼？

我們練習寫作，應該有個次第。就上面所說的看，可知先當偏重於記述文、敘述文，然後及到解說文、議論文。前者只須求其深切；本講義三四頁所說‘存在東西、事情本身的材料，作者必須照實寫下來’便是‘切’，‘依感覺到的寫下來’便是‘深’，都不是祕奧難以達到的境界。至於後者，必依賴着知識和經驗的累積，這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可是我們看到許多青年所寫的記述文、敘述文，往往犯着空泛的毛病，尤甚的是記述文記不清楚一件東西，敘述文敘不明白一件事情。這兩種文體在實際生活上應用最繁，若不

能寫得像個樣子，簡直是一種重大的缺憾。希望讀者多加注意，先把記述文、敘述文寫好來。

最近我們讀過康橋的早晨和荷塘月色兩篇寫景文字，寫景文字當然是記述文，不必細說。趁這機會，這一則文話就講‘寫境’。爲什麼不說‘寫景’而說‘寫境’呢？景字帶着風景佳勝的意味，又似偏於自然界方面，不及境字包括得廣闊，凡是圍繞在我們四周的都在其內。在實際生活上，我們要寫風景佳勝的境界，也要寫鄙陋不堪的境界；要寫山水清幽屬於自然界的境界，也要寫人事紛紜屬於繁複社會的境界。對於一條齷齪殘敗的小巷，一個聚集着數千萬人的大會場，我們也有記述的需要。我們豈止要記述山水勝景呢？所以這裡標舉‘寫境’兩字。

寫境的第一要義是決定取舍。整個的境界包圍着我們，仔細點認，有數不清的東西或人物，表顯着各不相同的狀態。這就是我們以前說過的‘存在東西本身的材料’。若說把那些材料悉數記述，一件一個都不漏，那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只有先做一番取舍的工夫，要的要，不要的不要，才可下筆。要不要又把什麼做標準呢？作者寫一篇文字，一定有一個目的，凡是可以作爲達到目的的幫助的，那就要，與達到目的並沒關係的，那就不要：把寫作目的做取舍標準，實是非常自然的事。空說似乎沒有把握，我們且就例子來看。

康橋的早晨寫着大道、鈴聲、小徑、原野、村舍、麥田、小山、炊烟等等，材料是多極了，但並不曾寫盡了周圍的一切。這天早晨，豈沒有像作者一樣懷着興致的人出來欣賞春曉景色的麼？而作者絕不寫遇見一個人。也許是真的沒有遇見人，所以他不寫，然而還有可以指出的：這天早晨，豈沒有一隻鳥兒在林野間飛翔、鳴囀的

麼？可以推想而知，那是一定有的。而文字中絕不提及，至少鳥兒這一項材料被作者所‘捨’了。他爲什麼要‘捨’鳥兒這一項材料呢？這是有理由可以解說的。作者的寫作目的在寫出春曉的靜趣，寫出對於春的感覺，感覺又純屬‘視覺’方面的。所以他專寫眼裏所看到的景物，只有‘遠處牛奶車的鈴聲’是例外；他寫一切景物又都用‘靜物寫生’的手法，便是寫那嬾動的炊烟，也只用‘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兩語，使人感到靜寂之極。如果寫了飛翔、鳴囀的鳥兒，那就驟入了活動的東西，‘聽覺’方面的材料了，雖也沒有什麼大害處，但總覺與寫作目的不甚相適應。假若寫作目的變換，作者要寫出‘聽覺’方面的春的感覺，那麼，鳥兒便是無論如何不容放過的材料，而現在這篇文章裏所‘取’的材料，說不定有好多項要被‘捨’了。

寫境的第二要義是寫自己所感覺的；說得仔細一點，就是對於圍繞自己的境界，耳朵怎樣聽得就怎樣寫，眼睛怎樣看見就怎樣寫，內心怎樣感念就怎樣寫。切不可這樣想：當前的是春曉的郊野，以前有什麼人什麼人也曾寫過記述春曉的郊野的文字的；因而便想借用其中的一兩句甚至一兩節。犯着這樣的毛病的有那不高明的新聞記者，記述任何會場的情景，總是‘到者數百人，某某某某演說，發揮頗爲詳盡’；還有那不肯多用一點心的小學生，你叫他寫春景，他提起筆來就是一個‘桃紅柳綠’。這樣，‘到者數百人……’成爲記述會場的公式，‘桃紅柳綠’成爲記述春景的公式，記述文裏倘若填滿了一些公式，作者又何必多一番寫錄的工夫呢！拋棄那些公式，只算沒有讀過一篇記述會場、記述春景的文字；完全信用自己的耳、目、心思，按照感覺到的來寫，這才真個是寫作文字，寫作自己的並不假借的文字。

康橋的早晨和荷塘月色都是能充分寫出自己的感覺的，每一

回描寫，每一個比擬，每一處表現，沒有假借，沒有依傍，全從作者與境界‘直接交涉’而來。試看‘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蹤跡，你只能循着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再看‘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你一定讚賞牠們的刻劃入妙，感到深長的興味。倘若進一步問，這些語句何以會見得佳勝呢？那就因為作者感得到又寫得出之故。‘感得到’原是不成問題的，只要將身臨境，總會有所感到，祇有多少、深淺的不同罷了。這就贖下‘寫得出’的問題。如果能屏棄公式，不用人家現成的寫法，便開了‘逕寫所感’的門。這時候但求文字沒毛病，表達得明白，其成為佳篇是無疑的。

關於寫境，這裡舉出兩個要義而止，其他留待以後再談。

柳宗元至小邱西小石潭記有‘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描寫遠去的河流，神妙之極；我們身臨平野，遠望河流，常見到此景，獨柳氏感得到，寫得出。‘只能循着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被作者說破了，我們就覺得這樣的境界也曾遇見過，獨作者感得到，寫得出。試問後者因襲着前者麼？誰也知道並不是的。二者同樣是作者與境界‘直接交涉’的結果，故同樣是絕妙的文字。

題材是同類的（都是遠去的河流），因為所感互異，寫成文字就各不相同，但同樣可以成為妙文；這是寫境應直寫所感的絕妙憑證。

練習 假如記述羣衆大會場的情況，寫作目的在表出會場中的熱烈空氣，試問那一些材料是你預備取的？

文選 一九 背影 朱自清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付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

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只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台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台，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

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立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卻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語釋 〔差使〕在機關裏服務的，叫做‘當差使’。〔北京〕現在北平的舊稱。〔徐州〕清徐州府治今江蘇銅山縣。民國廢府留縣，但一般人還是稱着‘徐州’的舊名。〔狼籍〕散亂不整理。〔簌簌〕讀爲ㄌㄨˊㄨˊ。淚流不止的樣子。〔賦閒〕失職無事，叫做‘賦閒’。〔南京〕現在國民政府首都的舊稱。〔浦口〕在江蘇江浦縣東北二十五里。民國元年，自關爲商埠。〔躊躇〕不決的樣子。〔行些小費〕行，使用的意思。在規定應納的費用之外再付出的錢，叫做‘小費’。〔月台〕火車停車的地方都有月台。〔蹣跚〕行走時不很便捷的樣子。〔攙〕扶。〔一股腦兒〕俗語，猶言‘統統’。〔頹唐〕心情與境遇都不愉快滿足之狀。〔惦〕讀爲ㄉㄧㄢˋ。很厲害的牽記。〔大去〕去而不再返，叫做‘大去’，就是死。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妊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

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妊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喑不能言。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港並小橋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尙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

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繡，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

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

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痢，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歸有光字熙甫，明崑山人。他九歲就能做文章，但考試每不利，到晚年才成進士。官至南京太常寺丞。嘗講學於嘉定的安亭江上，學者稱他爲震川先生。所著有震川集。明朝從李夢陽、何景明等提倡摹仿秦漢文體以後，一般文人有意學古，所做文章，大都音調艱澀，不易誦讀。有光對於當時流行的偽古文體很不滿意，所以他做的文章，反覆條暢，沒有摹秦仿漢的惡習。

語釋 〔先妣〕是已經死了的母親的稱謂。禮記裏說：‘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所以稱已死的母親爲‘先妣’。〔孺人〕明清時職官妻七品以下封孺人。〔弘治元年〕弘治，明孝宗年號。弘治元年，是公元一四八八年。〔踰年〕隔一年。〔期〕一周年。〔殤一人〕一個產出來就死了。〔期而不育者一人〕小孩子不能撫養長大，叫做‘不育’。這是說：一個滿了周歲也死了。〔姙十二月〕懷了十二個月的胎。〔乳〕動詞，哺乳的簡稱。〔數顰蹙〕顧諸婢曰〕常常纒着眉頭對那些婢女說。〔姙不數矣〕不常常

懷孕了。〔舉之盡〕拿起來完全喫下去。〔啞〕失音。〔正德八年〕正德，明武宗年號。正德八年，當公元一五一三年。〔肖〕很像。〔諱〕禮記裏說：‘卒哭乃諱。’所以從前人對已死的人不稱名而稱諱。〔外曾祖〕母親的祖父。〔外祖〕母親的父。〔太學生〕明朝制度，諸生品學兼優的，或舉人會試不第的，都可以入國子監讀書。國子監等於漢朝的太學，所以入國子監讀書的稱‘太學生’。但從景泰四年（公元一四五三）以後，納粟入官的亦可取得太學生的資格了。〔以貲雄〕以多財稱雄。〔敦尙〕和‘崇尙’的意思差不多。〔姁姁〕和霽可親的樣子。〔之〕與‘至’同。〔緝纊〕緝，接麻；纊，布縷。蘇州一帶稱接麻的手工叫‘接績’。績，讀ㄋㄧˋ。〔熒熒〕形容燈光的明亮不熄。〔夜分〕夜半。〔問遺〕親友相饋贈，叫做‘問遺’。〔乃勞苦若不謀夕〕她勤勞辛苦的樣子，幾乎像過了早上不曉得晚上怎樣的人。〔累累暴階下〕暴，與‘曝’同。這是說：把炭團一個個堆在階前曬着。〔靡〕沒有。〔乳抱〕在她懷中吸乳。〔紉綴〕補綴破綻的衣服。〔灑然〕清潔不擾雜的樣子。〔箠楚〕用杖責打。〔致〕饋贈。〔從兄〕伯父或叔父的兒子，年紀比自己大的，稱為‘從兄’。〔戀戀〕依依不捨的樣子。〔中夜覺寢〕半夜裏醒來。〔孝經〕此書出於漢朝，記孔子告曾參孝道的話，凡十八章。〔齟齬〕不順口。讀爲ㄗㄨˊ ㄍㄨˊ。〔羊狗之疴〕，疴讀爲ㄓ，怪異的病。羊狗之疴這句話，是從漢書五行志上來的，大概是指由羊狗染疫而蔓延及於人的傳染病。〔姨〕母親的姊妹稱‘姨’。〔補學官弟子〕科舉時代童生經學使考試及格，取入縣學者，叫做‘生員’，俗稱‘秀才’；故一般人又稱新取之生員爲‘入學’。補學官弟子，就是‘入學’的意思。〔婦〕自己的妻稱‘婦’。〔追惟〕追想。

文 法

六. 有特性的文言代名詞

前二講已把名詞代名詞在句中的位置說過了。代名詞原是代替名詞的，其資格與名詞一樣，照理代名詞的在句中的位置，應與名詞一樣。可是實際上文言代名詞卻有許多例外。上回所講的變式（見第五節諸格的變式），有大半就有關於文言代名詞的。這裏要把有特性的文言代名詞分別提出講述，先試就文言代名詞全體來列一個表。

不論文言與語體，代名詞在性質上可分為“人稱”“指示”“疑問”三種，如下表：

| | 人 稱 代 名 詞 | 指 示 代 名 詞 | 疑 問 代 名 詞 |
|--------|------------------------------------|--------------------------------------|----------------------|
| 文 言 | 吾.我.予.余. 爾.而.汝.子.若.乃. 彼.其.之. | 彼. 此.斯.茲.是. 之.諸.焉.者.所. 其.厥. | 誰.孰. 何.奚.惡.焉.曷.胡. |
| 語 體 | 我. 你. 他.她. | 這.這個.這裏. 牠. (的.) 那.那個.那裏. | 誰. 那個.那裏. 什麼. |

由這表看來，可知文言的代名詞比語體的複雜得多。這些文言代名詞對於初學者，有幾個非先加說明不可。

(1)‘之’ 之字在文言中有下列各種用法：

(甲)雕刻之術大別爲二類。(之，介詞) (雕刻)

(乙)孺人之吳家橋 (之，動詞) (先批事略)

(丙)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之,代名詞) (詩經)

(丁)雕刻者以木土金石之屬刻之範之 (之,代名詞)

(雕刻)

(丙)(丁)二例中加記號的‘之’字,才是代名詞。‘之’字僅用作他動詞前介詞的目的格及修飾格,主格及補足格都不用。

(2)‘所’ ‘所’字和‘之’性質全同,不過只用作他動詞及前介詞的目的格,他格都不能用。‘所’字作目的格時,常倒置於他動詞或前介詞之先。例如:

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先讀去聲,他動詞,所先=先之)

(赤壁之戰)

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所謂=謂之)(同上)

代名詞照例有先行辭。(即其所代的本名詞)‘所’字之先行辭有在先者有在後者。例如:

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所字即指王三接,先行辭在所字之先)(先妣事略)

彼所得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所字指中國人指表衆,先行辭俱在所字之後)

(赤壁之戰)

(3)‘焉’ 焉字有助詞與代名詞兩種。例如:

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書記)

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

(同上)

西力則自羅馬時競尙雕鑄肖像至今未泯或以石或以銅,無不面目逼真焉。(雕刻)

上面的‘焉’，‘焉’字爲助詞，姑且放開不說。這裏所要說的是代名詞的‘焉’字。‘焉’字在代名詞中又有指示的與疑問的二種，指示代名詞的‘焉’字，與‘之’字性質亦相通，凡用代名詞‘焉’字的地方可以換入‘之’或‘所’字。例如：

余幸勝而獲焉(獲焉——獲之)(畫記)

衆好之必察焉(察焉——察之)(論語)

下流之人衆毀歸焉(歸焉——歸之——所歸)

焉字只用作目的格，作前介詞目的格時常略前介詞。疑問代名詞之‘焉’字常倒置於動詞之前。例如：

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如動詞。焉如——到何處)

(歸園田居)

(4)‘諸’ 諸字亦有不屬代名詞的。如：

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先妣事略)

諸人持議甚失孤望。(赤壁之戰)

十五世紀以來意法德英諸國亦復名家輩出。(雕刻)

上例‘諸’字皆形容詞，應該別論。這裏所要說的是代名詞的‘諸’字。代名詞的‘諸’字，與‘之’字同系，是‘之於’或‘之乎’的合體。有時解作‘之於’有時解作‘之乎’。例如：

有諸已而後責諸人(諸——之於)(論語)

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諸——之乎)(孟子)

(5)‘者’ ‘者’字不能單用，常與他詞合成名詞。文言中名詞短語略去介詞與介詞後的名詞，用‘者’字填充，就成‘○○者’的形式。這‘者’字的性質，和語體中的‘的’字很相似。語體中常有把‘的’字下的名詞略去，單留‘○○的’的形式的。(因此，的字有時可認作代名詞。)例如：

老的（人）老了，小的（人）還小。——老者老矣，幼者尚幼。

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 —— 是孺人所許聘的（人）。

在諸君所讀過的文章中，書記是用‘者’字最多的。摘舉一節如下：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踴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者字不能單用，所以者字的格須與上文所接合的部分連看，才可分別。

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主格）（先妣事略）

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他動詞目的格）（赤壁之戰）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前介詞目的格）（史記太史公自序）

一，淺雕、凸雕之屬，象不離璞，僅以圻鄂起伏之文寫示之者也……，具體之造象，雕刻之工面面俱到者也（補足格，略不完全自動詞）（雕刻）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修飾格）（論語）

臣願得笑臣者頭。（修飾格）（史記平原君傳）

‘者’字又有一種用法，直置於主辭之下，好像特別把主辭提

起，等賓辭來說明的樣子。例如：

子瑜者亮兄瑾也。(赤壁之戰)

淑靜者大姊也。(先妣事略)

這種句子，下面的賓辭常爲補足格。在這種句法中，‘者’字往往上下聯用。例如：

文明者利用厚生之普及於人人者也。文明與奢侈

(6)‘其’ 其字無論指人指物只有修飾格用之。用前介詞‘之’造成的名詞短語，常略去‘之’字以上的部分，用‘其’字代入，例如：

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資雄 —— 外祖與外祖之三兄皆以資雄。(先妣事略)

食鳥獸之肉而寢其皮 —— 食鳥獸之肉而寢鳥獸之皮

(文明與奢侈)

和其字同類者，尙有‘厥’字，‘厥’字用法和‘其’字全同，例如

如是者十年，厥工方就。(雕刻)

‘其’字除修飾格外，在感歎句與疑問句中又有一種特別用法，例如：

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左傳)

其然，豈其然乎？(論語)

這樣的‘其’字並無修飾格的意味，近乎虛字性質，自當別論。

以上已把重要的文言代名詞逐字解釋過了，文言代名詞的格，有許多是屬於變格的。(例如目的格有倒置於他動詞或介詞之前者見前節)而且有許多字，格不完備，並不各格都可用。爲避煩計，列一表於下，某字有某格的，就列入某格項下，否則從略。

| 主 格 | 目 的 的 格 | | 補 足 格 | 修 飾 格 |
|--|---|---|----------------------------------|---|
| | 仲 動 詞 的 | 前 介 詞 的 | | |
| 吾.我.予.余 爾.汝.子.若.而 彼.此.是.斯 者.誰.孰 | 吾.我.予.余 爾.汝.子.若 彼.此.之.焉 是.斯.茲 者.所.誰.何 | 吾.我.予.余 汝.子.若 彼.此.之.焉 是.斯.茲 者.所.誰 孰.何.奚 曷.胡.惡 | 吾.我.予.余 爾.汝.子 彼.此.者 誰.何 | 吾.我.予.余 爾.汝.子.若. 而.乃 彼.此.其.厥 其.斯.茲.者 誰.何 |

練習 下列各句代名詞，是代什麼的？試一一指出，且說明其格。

- (1) 荊州與國隣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 (赤壁之戰)
- (2) 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 (同上)
- (3) 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其軍中用事者。 (同上)
- (4) 廣衢之燈，夫人而利其明，公園之音樂，夫人而聆其音。 (文明與奢侈)
- (5) 此等惡習本曾長時代所遺留。 (同上)
- (6) 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 (核舟記)

文選二一 核舟記 魏學洙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

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簾篷覆之。旁開小牕，左右各四，共八扇。啓牕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

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

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髻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身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誦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

舟尾橫臥一櫂，櫂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

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鈎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

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牕八；爲簞篷，爲櫂，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并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

魏子詳矚既畢，詫曰：“嘻，技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臾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魏學洧〕字子敬，明嘉善人。父魏大中，在京裏做官，爲得罪宦官魏忠賢，被殺。他扶父柩南歸，痛父冤死，早夜哭泣，不久也就死了。所以他不但文章家，並且是一個孝子。所著有茅簷集。

語釋 〔罔不〕無不。〔貽〕餽贈。〔大蘇泛赤壁〕宋朝，蘇軾是蘇洵的大兒子，和他的弟弟蘇轍，都以文章著名；人稱軾爲‘大蘇’，轍爲‘小蘇’。軾嘗與客泛遊赤壁，著有前後赤壁賦。赤壁，已見赤壁之戰注。但蘇軾所遊的赤壁，在湖北黃岡城外，俗稱赤鼻磯，並不是曹操兵敗的赤壁，蘇軾是誤會的。〔有奇〕有零。

〔高可二黍許〕有兩顆黃米子那樣的高。〔軒敞〕開暢貌。〔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蘇軾後赤壁賦中語。〔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蘇軾前赤壁賦中語。〔石青糝之〕石青是一種顏料，產於南海，色青翠，經久不變，畫家多用之。用細屑的東西灑在平面上叫做‘糝’。把石青糝在刻紋裏，那字就變成青翠色了。〔峨冠〕高冠。〔東坡〕蘇軾號東坡居士。〔佛印〕宋時金山寺裏的和尚，名了元，和蘇軾很要好。〔魯直〕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分寧人。他和蘇軾都以詩名，時號‘蘇黃’。〔手卷〕畫軸橫幅之長者，不能懸掛，止可舒卷，所以叫做‘手卷’。〔絕類彌勒〕很像那彌勒佛。彌勒佛，現在寺院的大門口供的便是。〔矯首〕舉頭。〔不屬〕不連貫。〔臥右膝〕右膝橫着。〔詘〕與‘屈’同。〔櫂〕與‘楫’同。俗名槳。〔椎髻〕最簡便的髻，樣子和椎一般。〔衡木〕橫木。〔視端容寂〕正視不旁看，容色很靜穆；像俗語說的‘一般正經’。〔夷〕平。〔天啓壬戌〕天啓，明熹宗年號。壬戌，是天啓二年，當公元一六二二年。〔虞山〕在江蘇常熟縣。〔叔遠甫〕表字叫做‘甫’，所以問人家的字稱‘台甫’。‘叔遠甫’，就是表明他的字是叔遠。〔篆章〕刻着篆文的圖章。〔丹〕朱色。

〔曾不盈寸〕還不滿一寸。〔簡〕揀選。〔修狹〕長而狹。〔魏子〕作者自稱。〔詳矚〕細細的看。〔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莊子和列子書裏所載着的各種善技術的人，使人驚奇，以爲是鬼斧神工，不是人力所能做到者也很多。（如莊子養生主篇所載的庖丁解牛，和列子湯問篇所載偃師能用草木膠漆造成能歌舞的美人，皆是）〔然誰能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臾瞭然者〕然而那裏有能在不到一寸的物質上面，任意刻削，而鬚眉畢露的。游削，就是任意刻削的意思。須臾，與‘鬚眉’同。〔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假使有人把我的話再來向我講。〔繇〕與‘由’同。〔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棘，小棗叢生者，木堅色赤，刺粗而長者叫做‘馬棘’，色白者叫做‘白棘’；棘刺就是白棘。韓非子外儲說篇載有宋人、韓人都自稱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相信他們，後來才知道都是說誑欺騙的。這是說：‘桃核可以刻成像這樣的一隻舟，那麼，棘刺的尖端上，未始不可刻成一隻母猴咧’。

文選 二二 烏篷船 周作人

子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什麼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真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里；但是因爲在那里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

我所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那里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

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車，但在我的故鄉那里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說了。烏篷船大的爲“四明瓦”(Sy-menngo^a)，小的爲脚划船(划讀如uoa)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扇“定篷”之間放著一扇遮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子，嵌著一片片的小魚鱗，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略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爲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櫓，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著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著打馬將，——這個恐怕你也學會了罷？小船則真是一葉扁舟，坐在船底席上，篷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閣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味，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

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纔及英哩^{*}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游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柏^{*}，河邊的紅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拏出隨筆來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偏門外的鑑湖^{*}一帶，賀家池^{*}、壺觴^{*}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騎驢去游蘭亭^{*}，（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於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挂著薜荔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於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都忘記了。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雞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低能人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你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為教書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談閒天，實在抱

歉而且惆悵，川島君夫婦現在偁山下，本來可以給你介紹，但是你到那里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初寒，善自珍重，不盡。十五年一月十八日夜，於北京。

周作人字啓明，又字豈明。原籍紹興，但他住在北平久了，所以自稱北平人。他是現代有名的散文作家。所著有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談龍集、談虎集等。

語釋 〔子榮〕是作者的朋友。 〔我的故鄉〕是指浙江的紹興。
〔囉唆〕讀爲ㄌㄨㄛ ㄙㄨ。說話多。 〔西陵〕今名西興，在錢塘江東岸。
〔定篷〕船篷固定不能掀起的，叫做‘定篷’。 〔馬將〕博戲的一種，現在很流行，也叫做‘麻將’。 〔閣〕同‘擱’。 〔英哩〕一英哩約合我國二·七九三九五里。
〔烏桕〕落葉亞喬木。高約二丈；葉卵形，端尖；夏月開小花，黃白色；秋末實熟。收其子製油，可爲肥皂及蠟燭之原料。
〔紅蓼〕一年生草。多生於水邊。葉味辛香，古人用以調味，後人但用爲觀賞品。種類甚多，花帶紅色的叫做紅蓼。
〔白蘋〕隱花植物。生於淺水。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故又名‘田字草’。莖細長，入於地中。葉柄甚長。近根處有極堅之囊狀物，大如豆，中生孢子。 〔偏門〕即常禧門，是紹興西南面的城門。
〔鑑湖〕在紹興南三里。一名鏡湖，又名長湖，又名慶湖。總納縣境三十六河之水。宋熙寧後，湖漸廢爲田。
〔賀家池〕離偏門約七八里。唐玄宗賜賀知章釣湖剡州一曲，就是這地方，所以稱爲‘賀家池’。
〔壺觴〕村落名。離偏門約十餘里。
〔婁公埠〕出偏門十餘里。到蘭亭從婁公埠上岸。
〔蘭亭〕在紹興西南二十七里。晉王羲之和許多朋友在這裡修禊，羲之

有蘭亭集序，以記其事。〔薜荔〕亦名木蓮。常綠灌木。莖長數尺。葉橢圓。花細，隱於花托中。實上銳下平如杯，內空色紅，曬乾搗碎，可作涼粉。〔杭州〕今浙江杭縣，爲清杭州府治。但一般人還是稱着舊名。〔廟戲〕在神廟裏做戲，叫做‘廟戲’。〔迎會〕用着旌旗、斧鉞等威儀，雜以簫鼓、雜戲把神迎出來，叫做‘迎會’，亦稱‘賽會’。〔中產階級〕介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叫做‘中產階級’，亦可稱‘小資產階級’。〔布業會館〕在紹興城內的花巷地方。內設戲館、書場、茶樓、酒肆等，和上海的遊戲場差不多。〔海式〕‘上海式’的簡稱。〔貓兒戲〕女子演的京戲。〔川島〕也是作者的朋友。〔傅山〕在紹興的道墟村。俗稱‘青山’。

文 話

一一. 抒 懷

這一則文話標題是‘抒懷’，講到一些抒寫情懷的文字的寫作。我們有時遭遇事故，一往情深，不能自己。情懷比較感覺複雜且深至，其與知識、理性異科，卻和感覺相同。單純的情懷是沒法抒寫的，抒懷須依附於敘事；一方面敘事，一方面即所以抒寫內在的情懷。

背影和先妣事略都是抒懷的文字。前一篇的作者對於他的父親，後一篇的作者對於他的母親，都抱着深厚的愛的情懷。這種情懷用什麼方法抒寫呢？自不得不託於敘事。在敘述車站送別的場面上，在敘述母親畢生的歷史上，兩個作者暢適地抒寫了他們的情懷。假若不託於敘事，試問更有何法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單單

說‘可愛可感念的父親呀!’‘可愛可感念的母親呀!’那是重疊寫上一百句、一千句也不相干的，複雜、深至的情懷，豈是簡單的一語所能抒寫的呢？

作抒懷文字的要義大致和寫境相同。抒懷須託於敘事，被敘的事是材料，對於種種材料，事實上不能完全收用，當然要有所取捨，取捨以有關於所抒的情懷與否為標準；這是一層。直寫自己的情懷，越親切越可貴，不要依傍現成的寫法，不要使用那被人家說得爛熟了以致令人生厭的語句；這是又一層。

試將背影一篇作為實例來看。作者的父親平時對作者談話，豈可計數，而篇中引用的竟只有寥寥的幾句，現悉數鈔錄在這里。

1. ‘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2. ‘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3. ‘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

4. ‘我走了；到那邊來信!’

5. ‘進去吧，裏邊沒人。’

6. 信中的話：‘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

這些話語對於達到抒懷這一個目的都極有用處，所以作者取用了，敘入他的文字裏。試想，逢到了母親的喪事，又交卸了差使，正值極頂痛苦的時光，但對於簌簌下淚的兒子，卻勸他‘不必難過’，愛子之心何等深切。2. 至5. 四句都是車站送別時說的話，兒子是二十歲的人，‘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了，卻定要親自送他，欲別不別，叮囑再四，好像對待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父性的自然流露何等真摯。愛子之心這樣深切、父性流露這樣真摯的父親，其如何可愛、如何可懷念已不必多說，單單敘述他的這幾句話，愛慕、懷念

之情便充分抒寫出來了。又加上信中的話，可愛、可懷念的父親而在感歎自己的衰頹，兒子對他的愛慕、懷念自然越加深濃，更不可言而喻。善於取用材料，對於寫作抒懷文字原來有這樣的效用。

再看買票上車和買橘子的兩節。在買票上車這一節裏，作者直寫當時對於父親的言動感得‘不漂亮’，‘暗笑他的迂’。這樣的直寫，效果非常之大，‘不漂亮’和‘迂’，正是父親時時處處當心着作者的表現。末了只加上‘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一句，便把無限的感激之情抒寫了出來。在買橘子的一節裏，作者把父親怎樣穿過鐵道、跳下去、爬上去、以及買了橘子艱苦地爬回來的一切動作細緻地敘述着，這又是多麼拙鈍的舉措，然而這裏邊蘊蓄着深厚的愛，就化而為神聖的、偉大的了。在作者自己一方面，卻只敘述了兩次的流淚，更沒別的話。臨到這樣的場面，又有什麼話可說呢？不特當時無話可說，作者每一次回憶起這一個場面時，將永遠無話可說。所以，不說什麼，單敘兩次的流淚，正是直寫感情的切當手法。

在實際生活上，需要作抒懷文字的時機很多，試從‘決定取捨’和‘直抒感情’這兩點着手，看寫下來的成績如何。

先妣事略是一篇模範的抒懷文字。作者列敘母親的瑣事，顯出她的完美的人格，從而抒寫他的愛慕的情懷。敘事簡而淡，用繪畫來比方，可說是簡筆的白描。‘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看來似是尋常語，然而與‘然猶以為母寢也’同樣是用敘述表達哀情，仔細翫味，必能辨知其勝處。試想死者在牀，孩子却認為尋常就寢，同時孩子被牽引着作為寫照的‘模特兒’，此情此境，其何能堪！

敘述治木綿，緝繅，使婢子作炭團，這些都是具體的事實。具體的事實列舉難盡，故又用‘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兩語，包括家政的井然有條。作敘述文，這樣的方法應知利用。

‘世乃有無母之人’，若從理性方面想，直是可笑的話。但作者竟把牠寫下來，彷彿說世間不應當有無母之人；我們讀了，非特不覺得牠可笑，還要說這是從心的深處噴吐出來的‘至性語’。可見抒懷文字的心理的來源自異，不能與訴諸理性的解說文、議論文相提並論的。六朝時有一首戀歌道：

打殺長鳴雞，彈去烏白鳥，
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

可說是癡絕的話，然而正是深情的話。隨便附記於此，供讀者分解。

練習 作一篇抒懷的文字，題自定。

文選 二三. 歸園田居 陶潛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遊，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

殘朽株。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悵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我足。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陶潛，一名淵明，字元亮，晉潯陽人。他曾做彭澤令，有一天，郡守派屬官到縣考察，照例縣官要整衣束帶，恭恭敬敬去接見。他就大不高興，嘆道：‘我怎能爲五斗米的俸祿，彎着腰去見那鄉里小兒。’即日便丟官回轉家鄉。從此他便在家裏飲酒賦詩，嘯傲自在。劉宋元嘉中（當公元四二七年）病死。後人稱他爲靖節先生。他的作品，冲穆淡遠，而妙造自然，沒有一點做作，是中國最有名的自然派詩人。今存有陶淵明集。

語釋 〔適俗韻〕韻，丰度，猶言‘態度’。適俗韻，適合於世俗的態度。〔塵網〕塵，塵俗；仙佛之稱人世，隱士之稱宦途，都叫做‘塵’。‘塵網’就是世俗的束縛。〔羈鳥戀舊林〕羈旅在別處的鳥，依依不捨於舊時棲息的樹林。〔池魚思故淵〕住池塘裏的魚，常常想回到舊時的淵裏去。〔開荒南野際〕在南面平野的地方開荒。〔守拙〕守拙的對面就是取巧。凡不願投機取巧，和世俗競爭的，就叫做‘守拙’。〔蔭〕遮蔽。〔羅〕羅列。〔曖曖〕昏昧貌。這是形容遠望人家的村落不很分明的樣子。〔依依墟里煙〕墟里，就是村落。依依，是形容遠望人家村落裏的炊煙，一縷一縷從烟突中噴出來的神氣。〔虛室〕沒有多大陳設的屋子。〔樊籠〕畜鳥的籠。〔罕人事〕少有和人家往來應酬等事情。

〔窮巷寡輪鞅〕窮巷，深僻的巷。寡，少。鞅，繫在馬頸上的革，所以負輓者；讀爲一尤。〔白日掩荆扉〕白日，猶‘白天’。掩，關閉。荆扉，猶言‘柴門’：以柴爲門，極言其樸陋。〔塵想〕世俗的念頭，如功名、利慾等。〔霰〕雪珠；讀爲ㄘㄨㄢˋ。〔南山〕據太平寰宇記，南山卽柴桑山。在今九江縣西南九十里。〔晨興理荒穢〕早上起來清理田裏的雜草。〔帶月荷鋤歸〕一直到月亮上了，才荷着鋤帶着月光回家。〔但使願無違〕但教不違背我一向的志願。〔浪莽〕廣大貌。〔荒墟〕荒蕪沒有人居的舊村落。〔徘徊〕往復流連。〔丘壘〕坟墓。〔依依〕戀戀不捨的樣子。〔借問〕找人去問，叫做‘借問’。例如唐杜牧詩：‘借問酒家何處有’。〔采薪者〕刈柴的，卽樵夫。〔此人皆焉如〕此地的人都到那裏去了。〔一世異朝市〕這是一句成語，意思是說，一代一代的朝市不同。〔悵悵獨策還〕很無聊的一個人騎了馬回來。〔崎嶇歷榛曲〕經過了許多高低不平荒蕪曲折的路。〔澗〕山夾水叫做‘澗’。〔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把我的新熟的酒漉清了，又宰了一隻鷄，招呼鄰近的人來喫。局，一本作‘屬’。〔懽〕同‘歡’。〔天旭〕天亮。

文選 二四.赤壁懷古〔念奴嬌〕蘇軾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

還酹江月。

赤壁，已見前赤壁之戰注。

念奴嬌，詞牌名。從前有人填了一首詞，題目叫做念奴嬌，後人就依着他的格調去填，就把這‘念奴嬌’三字當作詞牌了。

蘇軾字子瞻，宋眉州人。嘉祐進士。曾入史館，因和王安石議論不合，貶爲黃州刺史。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後召還，官至翰林學士、兵部尙書。他工於做文章，詩、詞、書、畫均有名。所著有東坡全集。

語釋 〔大江東去〕大江，就是長江。東去，水向東面流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長江的浪，把古來的風流人物都淘汰光了。風流，是倜儻不羣的意思。〔故壘〕舊時的營牆。〔三國周郎赤壁〕東漢亡後，魏蜀吳三國分立，號爲三國。時代在公元二二〇年至二八〇年之間。但赤壁之戰，則在公元二〇八年，還沒有入於三國時代。周郎就是周瑜，當時因爲他年紀輕，所以吳中人稱他爲周郎。詳見前赤壁之戰。〔捲起千堆雪〕這一句是形容那長江的浪花。〔公瑾〕周瑜的字。〔小喬〕周瑜從孫策攻皖，得太尉（官名）喬玄的兩個女兒，都很美貌，孫策就納了那大的，周瑜納了那小的，大的就叫做大喬，小的叫做小喬。〔雄姿英發〕說周瑜當時的英雄氣概非常發皇。〔羽扇綸巾〕綸，讀如關（ㄍㄨㄢ）。羽扇，用鳥羽製的扇。綸巾，絲綬做的巾。三國時諸葛亮嘗服綸巾，執羽扇，以指揮軍事。所以後人用羽扇綸巾來形容儒將風流。〔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檣，桅杆。這是說周瑜用火攻曹操軍事，詳見前赤壁之戰。〔故國神遊〕形不動而神至其處，叫做‘神遊’。這是說現在遊赤壁彷彿是在遊周郎和曹操當時的赤壁一樣。〔華髮〕髮中白。〔一尊還酹江月〕把一杯酒

倒在江裏，請那映在江心裏的月亮喝。尊與‘罇’同。

文 法

七. 動詞的自與他及其完全與不完全

1. 自動詞與他動詞 動詞原是表事物的動作的。事物的動作，有自動與他動之分，因之動詞在性質上亦有自動詞與他動詞之分。這在本講義第一節詞性的辨認中亦說過的了。

自動詞與他動詞的區別，在於目的格有無。他動詞須帶目的格，自動詞不須帶目的格。例如：

鳥飛 (飛字爲自動詞，不須目的格)

貓捕鼠 (捕字爲他動詞，鼠字就是目的格)

因爲飛只是飛，而捕卻非有所捕的目的物不可的緣故。

但要注意，所謂自動詞與他動詞，只是大概的區別，一個動詞，因了用法，可以爲自動詞也可爲他動詞的。試看下例：

風吹雨打 (吹自動詞)

客有吹洞簫者 (吹他動詞)

彗星現 (現自動詞)

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 (現他動詞)

自動詞不帶目的格，但文中常有名詞緊接於自動詞之下，如目的格者，例如‘居’爲自動詞，不必帶目的格，而核舟記云：

佛印居右魯直居左。

居字下緊接左右二名詞。看去好像目的格，其實不然。這左右二字原是“於右”“於左”之略，“於右”“於左”爲副詞短語，略去介詞“於”字，結果就剩了名詞了。這樣的例，文言文中很多，如：

狗吠(於)深巷中,雞鳴(於)桑樹巔 (歸園田居)

嘗刻一佛像,自隱(於)帳中聽人臧否 (雕刻)

其兩膝相比者,各隱(於)卷底衣褶中 (核舟記)

2. 完全動詞與不完全動詞 動詞的完全與不完全,因其須帶補足語與否而定。須帶補足語者為不完全動詞。不完全動詞有自動與他動兩種。

(甲) 不完全自動詞 自動詞在句中作賓辭時,須帶補足語然後意義完足者為不完全自動詞。不完全自動詞的普通的如下:

是, 非, 像,…… (語體)

爲, 曰, 如, 猶, 卽,…… (文言)

上面的諸字,都是不完全自動詞,用作賓辭時,都要帶補足語。例如:

父親是一個胖子 (背影)

江山如畫,人間如夢 (赤壁懷古)

我國之以雕刻名者爲晉之戴逵 (雕刻)

船頭着眉目,狀如老虎 (烏篷船)

(乙) 不完全他動詞 他動詞帶了目的格作句中的賓辭時,再須帶補足語然後意義完足者,叫做不完全他動詞。補足語原是置於不完全自動詞之後的,故不完全他動詞帶補足語,常兼帶不完全自動詞。例如:

諸位千萬不要說‘爲什麼’這三個字是很容易的小事 (新生活)

‘說’是他動詞,‘爲什麼’這三個字爲目的格,可是文義不完全,必須在下面再帶‘很容易的小事’及‘是’字才意義完全。這樣的句子,除主辭外其中原有四個成分。如下:

| 主 辭 | 他動詞 | 目的格 | 自動詞 | 補足語 |
|-----|-----|-----|-----|-----|
| 我 | 託 | 你 | 做 | 代表 |
| 他 | 罵 | 我 | 是 | 小人 |
| 你 | 道 | 這 | 是 | 什麼 |
| 趙高 | 指 | 鹿 | 爲 | 馬 |
| 我 | 以 | 戰爭 | 爲 | 兒戲 |

這四種成分，有略其自動詞或目的格的，例如：

(甲) { 他叫我 (做) 老哥 (略自動詞)
我認你 (爲) 朋友 (同上)

(乙) { 父親的兄弟叫 (他們) 做叔伯 (略目的格)
人道 (此) 是三國周郎赤壁 (同上)

如上式的‘叫做’與‘認爲’，其聯在一處原是略去了目的格的結果。可是習慣上實際已經獨立成爲一個動詞的樣子；普通稱爲複合動詞。這種動詞很不少，下面所舉的都是常見的。

以爲， 認作， 認爲， 視如， 喚作， 稱爲， 謂爲，
道是， 託做，

八. 不完全動詞的補足語

不完全動詞，不論是自動詞或他動詞，都須帶補足語，已如上述。前次講名詞代名詞的位置時曾有補足格一項，所謂補足格者就是把名詞代名詞來作不完全動詞的補足語。其實，不完全動詞的補足語，不僅名詞代名詞可做，還有用形容詞來做的，用名詞或代名詞的時候叫做名詞補足語，用形容詞的時候叫做形容詞補足

語。例如：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背影）

慘澹是形容詞，這裏卻置在不完全自動詞‘是’之下作補足語了。

以形容詞爲補足語時，不完全自動詞往往省略（不略者反不常見）。例如：

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士民殷富（赤壁之戰）

溫國公馬子色黃，貌壘，目峻，準直。（宋九賢遺像記）

記得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念奴嬌）

燈火熒熒……戶內灑然（先妣事略）

補足語除名詞代名詞及形容詞外，還有用句來做的。例如：

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赤壁之戰）

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背影）

以句爲不完全他動詞的補足語時，句的主辭常省略；因爲這時主辭是和上面的目的格同一的。例如：

他請我喫飯（主辭就是我）

大家罵賣國賊沒有良心（主辭就是賣國賊）

主人請客人坐（主辭就是客人）

練習

1. 下列各文中有相同的動詞試區別其完全不完全。

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核舟記）

峨冠而多髯者爲東坡（同上）

2. 下列各句中有補足語否？如有，試指出。

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核舟記）

伊川程子，貌勁實，額微收，色黃而淡，目有稜角。

（宋九賢遺像記）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歸園田居）

文選 二五·七絕七首 杜甫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
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江南逢李龜年。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
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漫成一絕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
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漫興絕句九首（錄三首）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稚子
無人見，沙上鳬雛傍母眠。——同上

腸斷江村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
隨風去，輕薄桃花逐水流。——同上

巢燕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已無多。黃衫年少
來宜數，不見堂前東逝波，——少年行二首（錄一首）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
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絕句（錄一首）

詩有‘絕句’一體：四句爲一首，或用平韻，或用仄韻。每句五個字的叫做‘五絕’；每句七個字的叫做‘七絕’。

杜甫（712—770）字子美，唐襄陽人，居杜陵。早年家裏很貧，奔波吳越齊魯之間。玄宗時，他獻三大禮賦，玄宗叫他做右衛率府胄曹，那是一個閒曹小官。肅宗時，他做左拾遺，因事被罷黜；不久就起用他做工部員外郎；所以後人稱他爲杜拾遺，或杜工部。他是唐朝的大詩人；和李白齊名，人稱‘李杜’。

語釋 〔岐王宅裏尋常見〕唐睿宗的兒子李範，封岐王。這是說：在岐王的宅子裏常常碰到的。〔崔九堂前幾度聞〕唐安喜人崔湜的弟弟崔滌，排行第九，故稱爲崔九。崔滌一向和唐玄宗很親密，玄宗教他做祕書監；在宮裏自由出入，是一個受皇帝寵幸的臣子。這是說：在崔滌的堂前，幾次聽到過李龜年唱的曲子。〔江南〕長江以南的地方，稱爲江南。〔李龜年〕唐玄宗的樂工。他很受唐玄宗的寵幸；自從安祿山造反以後，便流落在江南。〔沙頭宿鷺聯拳靜〕水旁之地叫做沙。鷺，水鳥名。一名鷺鷥，羽純白，亦稱白鷺。頸和脚都很長；脚青色；嘴長二三寸；頂有白毛頗長；肩背胸部亦生長毛；棲息水邊，捕食魚類。聯拳，屈曲貌；形容鷺的靜宿。〔撥刺〕魚跳上水面時的聲音。

〔漫成一絕〕隨意寫成的詩，叫做‘漫成’。一絕，是絕句一首的省稱。〔二月已破三月來〕破是破殘的意思。這是說：二月已經快過完，三月就在眼前了。〔杯〕指酒杯。〔漫興〕隨意趁着興子寫的詩，叫做‘漫興’。〔糝徑楊花鋪白氈〕糝音ㄘㄨㄣˋ，灑布的意思。徑是小路。這是說：落下來的楊花，灑布在路旁，像鋪了一塊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荷葉在溪水上面，像疊着青錢一般。〔筍根稚子無人見〕舊注都說稚子就是指着筍。或以爲稚當作‘雉’；雉性本善伏，而稚子更幼小，所以伏在筍根邊，也不會被人發見。照字面看來，稚子和下句的‘鳧雛’相對，似以改作‘雉子’爲是。〔鳧雛〕鳧，鳥名。狀似鴨而小，俗呼野鴨。常棲息湖澤中。鳥之子都叫做雛。〔腸斷江村欲盡頭〕在江村的盡頭遠望，觸景生感，不覺有些悽惶起來，所以說‘腸斷’。〔杖藜徐步立芳洲〕杖，持杖。藜，用藜莖做的杖。生滿花草的水邊稱爲芳洲，例如唐崔灝詩：‘芳草萋萋鸚鵡洲。’這是說：攜着藜杖

慢慢地走到水邊去立着閒眺。〔柳絮〕柳花結實以後，其種子上帶有叢毛，隨風墮落，飛散如絮，故稱柳絮。〔渾去盡〕渾，助詞。渾去盡，是說完全去光了。〔黃衫〕是唐朝時候少年人穿的華服。〔數〕讀爲入聲，作頻數解。〔東逝波〕水波不斷地向東流去；所以拿來譬喻時間的過去之速，并且一去不復回。

〔少年行〕行，是古樂府體的一種。但這首是七絕，並不是樂府體，因爲中有‘黃衫年少來宜數’之句，就題爲少年行。〔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渝州，今四川巴縣。開州，今四川開縣。刺史，是一州的長官。唐朝以州統縣，所以唐朝的刺史，和清朝的知府一樣，和民國十六年以前的道尹差不多。唐自安祿山造反以後，蜀中到處都是盜匪，常常有攻殺刺史的事情，但因道路阻隔，消息不通，所以盜殺渝開兩州刺史事，正史上沒有記載。又這首詩押的是仄聲韻。開頭兩句都是平平平平仄仄仄，和尋常七絕的句法不同，可以說是變體。〔劇虎狼〕劇，作‘甚’解。劇虎狼，是說甚於虎狼。〔三絕句〕題名三絕句，就是三首絕句詩；但這裏只選一首。

文選 二六 詞四首 辛棄疾

菩薩蠻

書江西造口壁

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

南歌子

山中夜坐

世事從頭減，秋懷散底清。夜深猶送枕邊聲，試

問清溪，底事未能平？月到愁邊白，鷄先遠處鳴。
是中無有利和名，因甚山前未曉有人行？

生查子 有覓詞者爲賦。

去年燕子來，繡戶深深處，花徑得泥歸，都把琴書污。
今年燕子來，誰聽呢喃語？不見捲簾人，一陣黃昏雨。

水調歌頭 醉吟

四坐且勿語，聽我醉中吟。池塘春草未歇，高樹變鳴禽，
鴻雁初飛江上，蟋蟀還來牀下，時序百年心。誰要卿料理，山水有清音。
歡多少，歌長短，酒淺深，而今已不如昔，後定不如今。閑處直須行樂，良夜更教秉燭，高會惜分陰。白髮短如許，黃菊倩誰簪？

辛棄疾（公元1140——1207）字幼安，號稼軒，宋歷城人。宋朝南渡以後，他做承務郎，累遷至樞密都承旨，事蹟詳宋史本傳。所著有稼軒長短句十二卷。詞從蘇軾開創了新境界，到辛棄疾，這一派才發展到最高的頂峯。他有的是豪壯的熱情，高曠的胸懷，加以豐饒多態的人生遭歷，所以寫出來的詞，竟使我們不容易選取一兩個形容詞來稱說他的風格。在文學進展的一點上看，他是蘇軾的繼承者，但同時是完成蘇軾的使命者，所以他的詞比蘇軾更爲美備。

語釋 〔菩薩蠻〕唐朝有女蠻國入貢，那使者的打扮像菩薩，人家都叫他‘菩薩蠻’，當時的優伶就製成菩薩蠻一曲；後人依曲填詞，便成爲詞牌名。〔造口〕今名阜口鎮，在江西萬安縣西南

六十里，有阜口溪水從此流入贛江。宋高宗初年，金人追隆祐太后到造口，就是這個地方。〔鬱孤臺〕在江西贛縣西南，即賀蘭山，隆阜鬱然孤起，故又名鬱孤臺。贛江經鬱孤臺北流入萬安縣。〔長安〕‘長安’是京都的代替辭，宋室初都汴梁，今河南開封縣。〔鷓鴣〕鳥名。形似鶉，稍大。其鳴聲好像在說‘行不得也哥哥。’〔南歌子〕也是唐人製的曲名，後人依曲填詞，有單調雙調之分，這首是雙調。〔底事〕何事。〔生查子〕也是唐人製的曲名，後人依曲填詞，便成為詞牌名。〔有覓詞者爲賦〕作詩稱‘賦詩’，填詞亦可稱‘賦詞’。這是說：有人來索我的詞，特地替他填一首。〔呢喃〕燕語聲。〔水調歌頭〕唐朝的大曲有歌頭，後人截取歌頭，另填新詞，便造成了這個詞牌名。

〔四坐且勿語聽我醉中吟〕這一首詞大都運用現成的語句，而加以變化。這兩句是仿晉陸機吳趨行‘四座並清聽，聽我歌吳趨。’〔池塘春草未歇高樹變鳴禽〕這兩句是用劉宋謝靈運登池上樓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的成句而加以變化。高樹變鳴禽，是說各種的鳥，先後飛來在高樹上叫。〔鴻雁初飛江上〕鴻雁於秋天飛來江南，所以禮記月令說：‘季秋之月，鴻雁來賓。’〔蟋蟀還來牀下〕詩豳風七月篇說：‘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時序百年心〕這是用唐杜甫春日江村詩中的成句。時序，就是節令，百年，猶言一生；譬如說‘百年心事有誰知，’就是‘一生心事有誰知。’這首詞從‘池塘春草未歇’到‘蟋蟀還來牀下’，是寫春夏秋冬四季節令的變換；‘時序百年心，’是說因節令的變換引起平生的感觸。〔誰要卿料理山水有清音〕卿，對人的稱謂。料理，猶言照料；如世說新語說：‘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又如晉書王徽之傳記桓冲對徽之說：‘卿在府日久，比當相

料理。‘山水有清音，’是引用晉左思招隱詩中的成句。這兩句的意思，在說明他寄情於山水之間，用不到旁人替他照料世俗間的事情。〔良夜直須秉燭〕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燭，猶言‘持燭。’〔高會〕盛會。〔黃菊倩誰簪〕請人家代做事情叫‘倩。’簪，插戴。當時風俗，每於陰曆的九月九日，頭上插了菊花去登高，見乾淳歲時記。

文 話

一 二． 詩 和 詞

最近我們讀了一些詩和詞，這一次談話就把‘詩和詞’作題目。

‘什麼是“詩”呢？’想來有許多人要這樣問。這個問題不是一句簡括的話能夠回答的；有許多人給詩立下定義，說詩是什麼東西，或者說怎樣的東西叫做詩，但是他們都不免有着漏洞。現在我們不想給詩立下定義，只簡略地描摹出‘詩’和‘文’不同的情形。領悟了這個不同的情形，自己再去潛心體會，那就會一次比一次瞭解詩這樣東西了。

‘詩’和‘文’不同之點，最顯著的在各語字數的均等與否，詩是均等的，文是不均等的（詩中有些歌、行等，以及近時流行的新體詩的一部分，各語字數並不均等，文中有些駢文，各語字數絕對均等，但一般地看，總是詩均等而文不均等）。如歸園田居各首每語都是五字，七絕七首每語都是七字。此外有每語四字的，詩經裏大部分都是。又有三字、六字的。不過五字、七字的最為通常。

其次，詩的特殊之點是‘押韻’（只有近時流行的新體詩的一部分是不押韻的）。押韻通常在偶數語的末一字。如歸園田居的第一

首，押韻的是‘山’‘年’‘淵’‘田’‘間’‘前’‘煙’‘顛’‘閒’‘然’，都是偶數語的末一字。江南逢李龜年的‘聞’和‘君’，漫成一絕的‘更’和‘鳴’，也是偶數語的末一字。漫興第一首除了偶數語末一字‘回’‘杯’之外，還有第一語末一字‘來’也押韻，這處所是可押可不押的，第二、第四語末一字卻非押不可。

什麼叫做‘韻’呢？現在說起來是很容易明白的。許多的字，凡韻母相同的稱為同韻字。如山(尸ㄣ)、年(ㄣ丨ㄣ)、淵(口ㄣ)、田(土丨ㄣ)、間(門丨ㄣ)、前(ㄣ丨ㄣ)、煙(丨ㄣ)、顛(力丨ㄣ)、閒(ㄣ丨ㄣ)、然(日ㄣ)十個字，牠們的韻母都是ㄣ，所以牠們是同韻字。又如鞅(丨ㄣ)、想(ㄣ丨ㄣ)、往(ㄣㄣ)、長(ㄣㄣ)、廣(ㄣㄣ)、莽(ㄣㄣ)六個字，牠們的韻母都是ㄣ，所以牠們是同韻字。依此類推，什麼字和什麼字同韻，只須口頭辨別，便可了然。至此，什麼叫做‘押韻’也可不言而喻。押韻，不就是說把一些同韻字用在一定的處所(通常是偶數語末)麼？

字數均等和押韻極有便利之處。分開來說，在吟詠的人方面，便於上口，便於記憶，在聽受的人方面，便於領會，也便於記憶。試聽各處流行的民歌大多數是字數均等的押韻的，小孩子也歡喜吟唱字數均等的押韻的歌辭，就可領悟詩所以要字數均等和押韻的道理。不但我國如此，便是外國的詩也有同樣的情形。可見這樣的要求是出於人類聲音、語言之自然的。

為便於上口、便於領會、便於記憶計，字數均等和押韻之外，還有一個要求，便是‘音節和諧’。這是照顧到每一語的每一字去了，不比押韻只限於語末的一字。一語裏的各個字如果聲調不同，錯綜地排列着，那一語便是音節和諧的。試吟詠

岐王宅裏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開
明
國
文
語
義

誰都會感覺牠的音節和諧。但是，試驗‘溪西雞齊啼’一語，那就感覺牠拗強而急促，幾乎不能認為上得口的語句。這無非因為這一語五個字聲調相同，韻母又相同，音節上絕無錯綜變化，故而也無所謂和諧。

又，我們說一句話，有自然的頓挫，如說‘我這裏有一本紅封面的書’，依自然的頓挫是‘我這裏——有——一本——紅封面的書’；如果說作‘我這——裏有——一本紅封——面——的書’，那就不合自然的頓挫，別人就聽不明白。詩的每一語裏，當然也有頓挫。因為字數有限，所以頓挫有定；假如逸出定則，就失卻音節的和諧了。大概五字語的頓挫是‘××——××——×’‘××——×——××’，七字語的頓挫是‘××——××——××——×’、‘××——××——×——××’，試把讀過的幾首詩的每一語吟詠，就可辨知。任取一語，改易牠的頓挫，使不合於定則，上口時就覺拗強難讀。如‘少無——適俗——韻’，若改為‘少小時——不俗’，‘岐王——宅裏——尋常——見’，若改為‘在——岐王家——常遇見’，還能夠吟詠麼？所以，‘少小時不俗’、‘在岐王家常遇見’那樣的語句是不能入詩的，依牠們的頓挫，音節太不和諧了。

到這裏，讀者或許要想，凡各語字數均等、押韻、音節和諧的文字，大概總是詩了。其實未必。從前私塾裏有一種啓蒙課本叫做神童詩，開頭四句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以上面的幾個條件論，可說無一不合。但是這不能算詩，只是一種宣傳用的歌訣。又如‘四角號碼’的筆畫歌，‘一橫二垂

三點捺，點下帶橫變零頭；又四插五方塊六，七角八八小是九。’也頗合於條件。但是這也不能算詩，只是一種傳習用的歌訣。歌訣須便於上口、便於領會、便於記憶，故與詩同其形式。我們要記着有許多的文字是與詩同其形式的，然而牠們並不是詩。

那末，詩的所以爲詩當然還有別的要點了。

試看歸園田居的第一首。開頭四語說自己不諧於塵俗；五、六兩語說鳥和魚尙戀故居，言外的意思是人尤其切盼歸居園田；七至十二六語說決意歸去和園田的佈置；十三至十六四語說園田的景物；末四語說田園生活的閒適之趣：這些語句是集中於一點的，換句話說，這些語句是由一個靈魂統攝着的，那就是作者的暢然自適的情懷。語句譬如顏料，畫家用顏料描寫出胸中的感興，詩人用語句發抒出蘊蓄的情懷。雖說發抒，但說出來的又往往不及不說出來的那樣多，說了一部分，留着其他的部分叫人去想。就如‘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兩語，只十個字罷了，試凝神細想，便覺氣象萬千；田野的平遠，村舍的叢集，林木的蒼翳，人物的出沒，這些不是都會想起來的麼？作者身處這境界之中，對境生情，胸中將如何暢然自適，不是也會想起來的麼？再試看江南逢李龜年。一、二兩語說從前的會遇；三、四兩語說現在相逢的時與地：這些語句被作者的欣喜而又惆悵的情懷統攝着。其中不說出來而想得出來的意思也不少；地點是風景佳勝的江南，時令是春光老去的落花時節，對手是盛時常得會遇而現在流落江南的歌人，感今懷昔，欣喜與惆悵雜糅，執手殷勤，迥異於尋常的知交，這些不都是言外的意思麼？詩和抒懷文相近而並非同一的東西，就在於詩的每一語純爲發抒某種情懷而存在；並且，牠常含着不說出來的‘言外意’，留給人家去想。

現在設一個淺近的例，以說明作詩的動機。某天，某地方有羣衆的大集會，我去參加。羣衆的情形怎樣，會場的秩序怎樣，誰當衆演說，說的什麼話，羣衆對誰的話最滿意，有怎樣的表示，對於這些，我都看得清楚，記得明白：這樣的時候，我可以作一篇敘述文，把這些寫錄下來，給人家看。但是，如果當開會的時候，我聽見羣衆的呼號有海濤湧起的氣勢，我看見全場的舉起的手搖動着有如海濤的鼓盪，我深深感動，覺得自己是‘羣衆之海’裏的一滴水，自己與別人是分不開來的一個整體了：這樣的時候，我就想作詩，我要把這時候的情懷發抒出來，我要把牠吟詠。我也許不記會場的景物和演說辭的內容，而單把海濤的動盪與呼嘯做材料。這樣的作法是絕對容許的；因為詩是‘每一語純爲發抒某種情懷而存在的’，又是‘常含着不說出來的“言外意”的’一種文字。

我們再講‘詞’。‘什麼是“詞”呢？’回答這問題只須簡單的一句話，‘“詞”就是“詩”。’從前人曾有許多分辨‘詞’和‘詩’的話，但都是很難捉摸的、近於玄妙的，我們可以不講。二者間顯著的分別只是體裁的不同。詩通常是各語字數均等的，如前面所說；詞卻大多數是不均等的。每一詞調的最初原來編有曲譜，可以歌唱。後人填詞，不依曲譜，只依舊詞的字數和各字的聲調，舊詞各語字數不均等，新詞也就照樣地不均等；詞又稱‘長短句’，就是爲此。除了這一點，押韻，音節和諧，詞都和詩相同。

現在舉一例，以明詞和詩只是體裁上有所不同。唐杜牧的清
明道：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這裏各句字數均等，我們說這是詩。但是有人更改牠的句讀，成爲

清明時節雨，

紛紛路上行人

——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

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這不就是詞了麼？（這裏是說牠腔調像詞，並不是說牠合於某一詞調。）

辛棄疾書江西造口壁一詞，讀者或許覺得他的意義難以捉摸，現在簡略地講述一下。這首詞作於造口。宋朝南渡初，金人追隆祐太后的御舟，到江西造口，不及而還；這在註釋裏已經講過。豈但隆祐太后而已，爲避金人的侵略，人民倉皇南渡經過這裏的，自也不在少數。作者想到避難者顛沛流離的情形，‘家國之感’便一發而不可遏止，這就是寫作這首詞的動機。他說，江水裏頭大概有許多眼淚，是顛沛流離的‘行人’掉下來的吧。行人來到這裏，爲困頓而掉淚，也爲傷感而掉淚，也許一江的水全是眼淚吧。在這裏向西北眺望長安（這‘長安’是京都的代替辭，宋朝南渡以前的京都是汴梁，就是現在河南開封縣），可憐只看見雲山重疊；雖然明知道無數的山以外有長安在那裏，但是望都望不見，莫說回到那裏去了。行人這樣想時，恐怕更要流淚不止吧。青山遮不住江水，江水畢竟東流而去；猶如造口江岸留不住行客，行客畢竟南向奔竄，各自去尋避難之所。此情此景，已夠悵惘，又正是傍晚時候，暮色漸合，更動愁懷，而山深處又傳來鷓鴣的鳴聲，寂寞淒涼，誰還受得住呢！——這詞裏沒有‘嗚呼’‘噫嘻’等字眼，也沒有‘國難臨頭’‘民族危機’等語句。但當時倉皇南渡的‘行人’看到了，一定被引起甚深的同感，不自禁地說：‘的確有這樣的感觸，被作者完全表現出來了；’就是時代不同的我們，只要知道當時的史實，看到這詞也會起‘心的共鳴’。詩詞具有感染性，其感染以詳知作者當時的環境與心情而加強，於此可見。

練習 讀了辛棄疾詞四首，把自己的感想寫下來。

文選 二七·致胡適書 關於我的兒子 汪長祿

昨天上午我同太虛和尚訪問先生，談起許多佛教歷史和宗派的話，耽擱了一點多鐘的工夫，幾乎超過先生平日見客時間的規則五倍以上，實在抱歉的很。後來我和太虛匆匆出門，各自分途去了。晚邊回寓，我在桌子上偶然翻到最近每週評論的文藝那一欄，上面題目是“我的兒子”四個字，下面署了一個“適”字，大約是先生做的。這種議論我從前在新潮、新青年各報上面已經領教多次，不過昨日因為見了先生，加上“叔度汪汪”的印象，應該格外注意一番。我就不免有些意見，提起筆來寫成一封白話信，送給先生，還求指教指教。

大作說：“樹本無心結子，我也無恩於你。”這和孔融所說的“父之於子當有何親……”“子之於母亦復奚爲……”差不多同一樣的口氣。我且不去管他。下文說的“但是你既來了，我不能不養你教你，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待你的恩誼。”這就是做父母一方面的說法。換一方面說，做兒子的也可模仿同樣口氣說道：“但是我既來了，你不能不養我教我，那是你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待我的恩誼。”那麼兩方面湊泊起來，簡直是親子的關係，一方面變成了跛形的義務者，他一方面變成了跛形的權利者，實在未免太不平等了。平心而論，舊時代的見

解，好端端生在社會一個人，前途何等遙遠，責任何等重大，爲父母的單希望他做他倆的兒子，固然不對。但是照先生的主張，竟把一般做兒子的抬舉起來，看做一個“白吃不同帳”的主顧，那又未免太“矯枉過正”罷。

現在我且丟卻親子的關係不談，先設一個譬喻來說。假如有位朋友留我在他家裏住上若干年，並且供給我的衣食，後來又幫助我的學費，一直到我能夠獨立生活，他纔放手。雖然這位朋友發了一個大願，立心做個大施主，並不希望我些須報答，難道我自問良心能夠就是這麼拱拱手同他離開便算了嗎？我以為親子的關係，無論怎樣改革，總比朋友較深一層。就是同朋友一樣平等看待，果然有個鮑叔再世，把我看做管仲一般，也不能夠說“不是待我的恩誼”罷。

大作結尾說道：“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這話我倒並不十分反對。但是我以為應該加上一個字，可以這麼說：“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單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爲甚麼要加上這一個字呢？因爲兒子孝順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種信條，和那“悌弟”“信友”“愛羣”等等是同樣重要的。舊時代學說把一切善行都歸納在“孝”字裏面，誠然流弊百出。但一定要把“孝”字“驅逐出境”，劃在做人事業範圍以外，好像人做了孝子，便

不能夠做一個堂堂的人。換一句話，就是人若要做一個堂堂的人，便非打定主意做一個不孝之子不可。總而言之，先生把“孝”字看得與做人的信條立在相反的地位。我以為“孝”字雖然沒有“萬能”的本領，但總還夠得上和那做人的信條湊在一起，何必如此“雷厲風行”，硬要把他“驅逐出境”呢？

前月我在一個地方談起北京的新思潮，便聯想到先生個人身上。有一位是先生的貴同鄉，當時插嘴說道：“現在一般人都把胡適之看做洪水猛獸一樣，其實適之這個人舊道德並不壞。”說罷，並且引起事實為證。我自然是很相信的。照這位貴同鄉的說話推測起來，先生平日對於父母當然不肯做那“孝”字反面的行為，是決無疑義了。我怕的是一般根底淺薄的青年，動輒鈔襲名人一兩句話，敢於扯起幌子，便“肆無忌憚”起來。打個比方，有人昨天看見每週評論上先生的大作，也便可以說道：“胡先生教我做一個堂堂的人，萬不可做父母的孝順兒子。”久而久之，社會上佈滿了這種議論，那麼任憑父母老病凍餓以至於死，卻可以不去管他了。我也知道先生的本意無非看見舊式家庭過於“束縛馳驟”，急急地要替他調換空氣，不知不覺言之太過，那也難怪。從前朱晦庵說得好，“教學者如扶醉人，”現在的中國人真算是大多數醉倒了。先生可憐他們，當下告奮勇，使一股大勁，把他從東邊扶起。我怕是

用力太猛，保不住又要跌向西邊去。那不是和沒有扶起一樣嗎？萬一不幸，連性命都要送掉，那又向誰叫冤呢？

我很盼望先生有空閑的時候，再把那“我的父母”四個字做個題目，細細的想一番。把做兒子的對於父母應該怎樣報答的話，（我以爲一方面做父母的兒子，同時在他方面仍不妨做社會上一個人。）也得詠嘆幾句，“^{*}恰如分際”，“^{*}彼此兼顧”，那纔免得發生許多流弊。

民國八年，胡適做了一首詩，題爲我的兒子，在北京的每週評論上發表。那首詩是：——

我實在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無後主義’的招牌，於今掛不起來了。

譬如樹上開花，花落偶然結果。那果便是你，那樹便是我。樹本無心結子，我也無恩於你。

但是你既來了，我不能不養你教你，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待你的恩誼。

將來你長大時，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的兒子。

他的朋友汪長祿見了，很不以爲然，就寫一封信和他辯論。胡適也有一封回信。這兩封辯論的信，後來都收入胡適文存（第一集）中。

語釋 〔太虛和尚〕 現在有名的佛教徒。俗姓呂，浙江崇德人。〔宗派〕宗教的派別。譬如佛教裏面有禪宗、律宗、淨土宗等等

派別。〔叔度汪汪〕後漢慎陽人黃憲，字叔度。郭泰嘗說：‘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孔融〕字文舉，後漢人。他是孔子的後裔。獻帝時做北海相，後被曹操所殺。孔融嘗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曹操殺他時，把這幾句話也列在罪狀中。〔矯枉過正〕枉，邪曲。邪曲的東西想方法使他正直，就叫做‘矯枉。’但矯枉過了正直的度數，便又邪曲了。所以不得其中的，便稱爲‘矯枉過正。’〔鮑叔〕春秋齊大夫鮑叔牙：亦簡稱鮑叔。他和管仲很要好，把管仲薦給桓公。管仲嘗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管仲〕字仲父，春秋齊桓公的賢相。〔悌弟〕兄弟間互相敬愛。〔雷厲風行〕雷厲，疾猛的意思。凡作事猛進不已，就叫做‘雷厲風行。’〔北京的新思潮〕北京，今稱北平。自五四運動以後，青年對於中國舊有的文化，根本懷疑起來，主張創造新文化來代替舊文化。這種反對舊文化創造新文化的思想和行動，成爲不可遏制的潮流，就叫做新思潮。當時因爲北京是首都，有國立的北京大學，所以努力於新文化運動的智識分子，都聚集在北京；出版物如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或在北京編輯，或在北京出版，北京就成爲新思潮的發源地。〔扯起幌子〕幌子，就是酒店的招子。北方人把事物專飾外觀的，叫做‘扯幌子’或稱‘裝幌子。’〔肆無忌憚〕放肆無顧忌。〔束縛馳驟〕束縛他不許奔放，含有束縛他活動的天性的意思。〔朱晦庵〕就是宋朝的朱熹、見宋九賢遺像記注。〔詠歎幾句〕就是說，寫幾句詩。因爲詩序裏有過這樣的話：‘詩者，志之所之（同至）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同詠）歎之；永歎之不足，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恰如分際〕在一定的範圍裏發表他最適當的意見，既不過分，亦無不及，便是這裏所說的‘恰如分際。’

文選 二八 答汪長祿書 關於我的兒子 胡適

前天同太虛和尚談論，我得益不少。別後又承先生給我這封很誠懇的信，感謝之至。

“父母於子無恩”的話，從王充^{*}孔融以來，也很久了。從前有人說我曾提倡這話，我實在不能承認。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個兒子，我纔想到這個問題上去。我想這個孩子自己並不曾自由主張要生在我家，我們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裏糊塗的給了他一條生命。況且我們也並不曾有意送給他這條生命。我們既無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為有恩於他？他既無意求生，我們生了他，我們對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們糊裏糊塗的替社會上添了一個人，這個人將來一生的苦樂禍福，這個人將來在社會上的功罪，我們應該負一部分的責任。說得偏激一點，我們生一個兒子，就好比替他種下了禍根，又替社會種下了禍根。他也許養成壞習慣，做一個短命浪子；他也許更墜落下去，做一個軍閥派的走狗。所以我們“教他養他”，只是我們自己減輕罪過的法子，只是我們種下禍根之後自己補過彌縫的法子。這可以說是恩典嗎？

我所說的，是從做父母的一方面設想的，是從

我個人對於我自己的兒子設想的，所以我的題目是“我的兒子”。我的意思是要我這個兒子曉得我對他只有抱歉，決不居功，決不市恩。至於我的兒子將來怎樣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決下期望他報答我的恩，因為我已宣言無恩於他。

先生說我把一般做兒子的抬舉起來，看做一個“白吃不還帳”的主顧。這是先生誤會我的地方。我的意思卻同這個相反。我想把一般的做父母的抬高起來，叫他們不要把自己看做一種“放高利債”的債主。

先生又怪我把“孝”字驅逐出境。我要問先生，現在“孝子”兩個字究竟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稱“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喪的兒子，（古書稱為‘主人’，）無論怎樣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帶上高粱冠，拿着哭喪棒，人家就稱他做“孝子”。

我的意思以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裏，故戰陣無勇，蒞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這種學說，先生也承認他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兒子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順兒子。我的意想，以為“一個堂堂的人”，決不致於做打爹罵娘的事，決不致於對他的父母毫無感情。

但是我不贊成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為一種“信條”易卜生的羣鬼裏有一段話很可研究：（新潮

第五號頁八五一)

(孟代牧師)你忘了沒有，一個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

(阿爾文夫人)我們不要講得這樣寬泛，應該說：“歐士華應該愛敬阿爾文先生（歐士華之父）嗎？”

這是說，“一個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是耶教一種信條，但是有時未必適用。即如阿爾文一生縱淫，死於花柳毒，還把遺毒傳給他的兒子歐士華，後來歐士華毒發而死。請問歐士華應該孝順阿爾文嗎？若照中國古代的倫理觀念自然不成問題。但是在今日可不能不成爲問題了。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兒子又聾又瞎，終身殘廢，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把我的兒子應得的遺產都拿去賭輸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賣國賣主義，做了一國一世的大罪人，他應該愛敬我嗎？

至於先生說的，恐怕有人扯起幌子，說，“胡先生教我做一個堂堂的人，萬不可做父母的孝順兒子。”這是他自己錯了。我的詩是發表我生平第一次做老子的感想，我並不曾教訓人家的兒子！

總之，我只說了我自己承認對兒子無恩，至於兒子將來對我作何感想，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不管了。

先生又要我做“我的父母”的詩。我對於這個題目，也曾有詩，載在每週評論第一期和新潮第二期裏。

語釋 〔王充〕字仲任，後漢上虞人。所著有論衡三十卷。論衡的物勢篇裏有這樣的話：‘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今作慾）動而合，合而生子矣。’〔市恩〕見好於人，猶俗語說‘討好。’〔高粱冠〕帽子上的橫脊叫做梁。高粱冠，喪帽。〔戰陣無勇蒞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禮記祭義篇曾子說：‘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蒞與蒞同字。陣字古但作陳。〔易卜生的羣鬼〕Ibsen Henrik(1828—1906)挪威有名的戲劇作家。羣鬼是易卜生作的劇本，原名爲Ghosts。全劇分三幕。敘述一個寡婦叫做阿爾文夫人的，住在挪威的一個鄉村裏，她的丈夫阿爾文，十年以前已經去世了。阿爾文在世時，非常放蕩。有過一次，她爲阿爾文行爲荒唐，背着他逃到她曾經戀慕過的孟代牧師那裏。孟代牧師教訓她一頓，勸她回去。從此以後，她盡做妻子的職務，服從她丈夫的命令。後來她生下一個兒子，名叫歐士華。她恐怕兒子在家裏學了父親的壞榜樣，所以到了七歲，便把他送到巴黎去。她丈夫死後，她特地捐了許多錢，造一所孤兒院，作她亡夫的紀念。她叫歐士華回來參預孤兒院落成的典禮。誰知歐士華從胎裏得了他父親的梅毒的遺傳，變成一種腐腦症，回家沒幾天，遺傳病發作，腦子壞了，竟成爲瘋子。〔一個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是耶教的一種信條〕基督教亦稱耶穌教，簡稱耶教。耶教的摩西十

誠第五誠，就說‘當孝敬父母。’〔倫理觀念〕對於人倫道德的觀念。〔我對於這個題目也曾有詩〕這是指他做的十二月一日奔喪到家的那首詩。那首詩後來收在嘗試集裏，現在照錄在下面：

往日歸來，纔望見竹竿尖，纔望見吾村，便心頭亂跳，遙知前面，老親望我，含淚相迎。

‘來了？好呀！’——更無別話，說盡心頭歡喜悲酸無限情。

偷回首，揩乾淚眼，招呼茶飯，款待歸人。

今朝，——

依舊竹竿尖，依舊溪橋，——

只少了我的心頭狂跳！——

何消說一世深恩未報！

何消說十年來的家庭夢想，都——雲散烟銷！——

只今日到家時，更何處能尋他那一聲‘好呀，來了！’

文 法

九. 主要動詞與散動詞

每個句子，必有動詞。帶補足語的句子，原有無動詞的，但這只是略去不完全自動詞的結果，並非真正無動詞。例如：

一丈十尺——一丈是十尺（名詞補足語）

山高月小——山是高的，月是小的（形容詞補足語）

在原則上，句子須有動詞作骨幹才完全。一句之中，往往有許多動詞的，例如：

糝徑楊花鋪白氈，（杜甫漫興絕句）

點溪荷葉疊青錢，（同上）

我的詩是發表我生平第一次做父親的感想。

（胡適答汪長祿書）

第一第二兩句各有兩動詞，第三例有四動詞。但實則每句只有一個動詞是主要的，其餘都不是真正的動詞，叫做散動詞。例如第一例‘鋪’字是主要動詞，第二例‘疊’字是主要動詞，‘糝徑楊花’‘點溪荷葉’等於‘糝徑的楊花’‘點溪的荷葉’，‘糝’與‘點’各帶了名詞作‘楊花’‘荷葉’的形容詞了。雖原為動詞，但在句中已失去其動詞的資格。至於第三例，主要動詞只是一個‘是’字，‘是’字以下全體是句，是‘是’字的補足語。‘發表’‘做’‘感想’，都是散動詞。

由此可知，除帶補足語的句子有時可略去動詞外，普通的句子，必須有一個主要動詞。散動詞的數目並無限制，至於主要動詞只許有一個。在句子的構造上，主要動詞與散動詞分別不清的時候，對於句子就無從理解。所謂不通的句子，大概都犯主要動詞與散動詞夾雜不清的毛病的。例如：

日人確有備戰（此句不可通）

日人確有戰備（此句通）

日人確備戰（此句亦通）

第一例‘有’‘備’‘戰’三個動詞，地位平等，分不出那個是主要動詞，那個是散動詞，所以不可通。第二例主要動詞為‘有’，‘戰備’可解作‘戰爭的準備’是‘有’的目的格，便可通了。第三例‘備’字是主要動詞，‘備’甚麼呢？‘備’‘戰’，‘戰’字是‘備’的目的格，所以也可通。

造句子時，須把主要動詞認定，不使與散動詞含混；解釋文章時，須注意於句中動詞的位置，辨別出主要動詞來。這樣，文字就不至不通，讀書時也就意義明瞭了。無論任何難解的文章，只要能

辨出其主要動詞所在，文意就自然明白。例如下面所舉的文字，在文字形式上是頗難解的，今爲指出每句的主要動詞，就也不難讀了吧。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莊子齊物論）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莊子胠篋）

印度人在會議前所行的那規則森然嚴肅而又輕快的跳舞，實能導引集團發生會議經過上所必需的認真深沈的情調。（蘇俄十年間的文學研究陳雪帆譯）

一〇．授動與被動

動詞是主辭所發出的動作，例如我們說：

人來（自動詞）

貓捕鼠（他動詞）

的時候，‘來’是‘人’所發出的動作，‘捕’是‘貓’所發出的動作。這都叫做授動。

動詞可用作授動式，還可用作被動式。所謂被動者，乃從受到動作的事物立言。我們對於貓捕鼠一事，可有兩種的說法如下：

(A) 貓捕鼠

(B) 鼠被貓捕

(A)句就動作主體的貓立言，是授動文，(B)句就受到動作的鼠立言，是被動文。被動式通常只限於他動詞，因他動詞必帶目的格，目的格就是受到動作的事物的緣故。

授動文欲改爲被動文，須將原文的目的格提到主格的地位，

有兩種格式：

(甲) 用被性助動詞於動詞之上。被性助動詞常用的文言爲‘被’‘見’二字，白話爲‘被’‘找’‘給’‘挨’等字。例如：

鼠見殺於貓。
學生被責於教師。 } (文言)

李成虎正在田上耙泥被蕭山縣密警捕去。

(李成虎小傳)

他身上的衣服和帶去的棉被多被牢卒剝奪了。(同上) } (白話)

可惜機器的力量畢竟單薄，那單薄的機器的力量又被所謂富人占了。(機器促進大同說)

同是用被性助動詞造被動式的文句，文言與白話的方法不同。文言於動詞下帶一副詞短語以‘於’字介授動文的原主格(如上例的‘於貓’‘於教師’)，白話文則將被性助動詞放在授動文的原主格(即授動文的主格，就上例說，如‘蕭山縣警’‘牢卒’‘富人’是。)之前。

這類被動文，上面所舉的都是完全的例。實際上有時有省略的時候。文言的被動文，有兩種省略法，例如：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被)治於人。(孟子)(略被性助動詞)

宋敦仁被暗殺。(於袁世凱)(略副詞短語)

白話文的被動文，有把被性助動詞及原主格全行略去者，例如如下：

某家昨夜被搶，強盜如數(被)(警察)捉往。

文章(被)(我)寫好了。

德國(給)(協約國)打敗了。

(乙) 以‘爲’‘所’關聯放入句中，成被動文。這種句式，只有文

言文用之。白話文很少見。例：

鼠爲貓所捕。

德國爲協約國所敗。

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赤壁之戰）

此種句式，亦有省略法，例如：

不爲酒（所）困。（論語）（略所字）

三民主義（爲）吾黨所宗。（略爲字）

被動文以授動文的目的格爲主格，照理只有他動詞可以構成被動，自動詞是不能成被動的。可是，自動詞因了某種情形，也有構成被動的可能。自動詞原無目的格，但其動作的結果如果有影響於別的事物的時候，對於別的事物，就有被動的意味。例如：

把這犯人好好看住，別給逃走。（‘逃走’是自動詞）

被父親一死，我就不能升學了。（‘死’是自動詞）

‘犯人的逃走，’在管犯人的官吏，是有利害關係的；‘父親的死，’對於兒子的求學，是有重大影響的：故可以這麼說。

練習一 試摘出下文各句的主要動詞來：

這個賣汽水的掌櫃本來是一個開着煤鋪的泥水匠。（賣汽水的人）

一個堂堂的人決不至於做打爹罵娘的事。（胡適答汪長祿書）

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驚馬先之。（荊軻傳）

衙前農民協會決議還租‘三折’了。（李成虎小傳）

練習二 將下面的被動文改爲授動文，授動文改爲被動文。

現在一般人都把胡適之看做洪水猛獸。（致胡適書）

他打折了腿了。(孔乙己)

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荊軻傳)

他身上的衣服和帶去的棉被多被牢卒剝奪了。(李成虎小傳)

文選 二九. 李成虎小傳 玄 廬

李成虎於一八五四年生在浙江蕭山東鄉衙前村農家，生時正是太平天國^{*}洪秀全定都南京^{*}下令解放奴婢禁止娼妾第二年。他有一個同胞兄弟叫做成蛟，比他小三歲。他底父親叫做李發，在他幼時就死了。成虎同弟成蛟，都是他母親在兵亂中討飯養活的。

成虎和他底弟成蛟同在患難中長大，同理他父親底農業，後來都娶了親，一家很親愛的。成虎三十八歲時，(一八九一)生了一個女兒；四十八歲時，(一九〇一)生了一個男兒，名叫張保；五十四歲時，(一九〇七)又生了一個女兒。他底弟因為沒有子女，領了一個別家的男孩子做兒子，成虎就大不高興他弟弟的行爲；後來看到那領來的姪子，也能很勤奮地幫做農作，於是纔回復他和成蛟的友愛。

成虎一生最悲痛的事，便是從戰亂中乳養他的母親一直和他勞動到死；成虎一生最信仰的人，便是和他表同情的玄廬。玄廬和成虎同村，平時很少會面，一九二一年四月間，成蛟因為有人收去他弟

兄倆底菜子不給價，託他田主轉託玄廬代討這筆帳，無如收菜子的，因生意蝕本，虧欠了許多家種菜子的農人底錢，分文也還不出；成蛟既託了玄廬，於是被賒去菜子帳的都來託玄廬，成虎因此，三天兩頭和玄廬會面，而會面時又正遇着一班都是同村或鄰村的農人，大家談起累年作農苦況來，於是玄廬發起了組織農民協會底動議。不多幾日，因為欠菜子帳的實在沒錢還，而各家租賃的田上都急得等施肥料要錢，玄廬便拿了一筆錢出來，如數給了他們；給錢時，玄廬對他們說：“這筆錢本來不是我的，還是你們種我底田的還來的租，就是你們農人自己的血汗，現在只好算農人幫助農人，不好算我幫助你們。”一般照帳分錢的都一注注高高興興地分了去，獨成虎捧着四十塊錢傷起心來，兩眼注視着錢，眼淚就跟着滴到錢上，哽咽地說了一聲“我看得這注錢心痛。”

一九二一，一〇，一八，衙前農民協會第一次開大會了；成虎這天很興奮地一早到街上招呼赴市的農人，說：“今天有三先生（衙前農民，都叫玄廬爲三先生）演講，我是聽過他幾次的，他底話句句不錯，大家都該去聽聽。”那天玄廬演說的，是農民有組織團體的必要，在聽衆讚歎聲中，成虎卻籠着生掌釘瘡的左手，目灼灼地一聲也不響。有時立起身來，用嚴重的態度維持聽衆秩序。

此後，附近幾十里農民，漸漸地有點通消息了，接連在山北、塘頭等處，開了幾次演說會，聽衆也驟增了，農民協會籌備會底計畫也發動了。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衙前農民協會居然籌備完成，發布宣言和章程了。李成虎便當選爲委員，又被選爲議事員。

衙前農民協會既成立，紹興、蕭山各處相應而起的八十多村，紛紛向衙前農民協會索取章程，而衙前所印刷的幾千份章程，早就散布完了，無以應別處的需要；每天總有幾百人，聚到衙前來索取章程，而且要求見三先生底面。其時章程正在再版，玄廬又在浙議會出席，李成虎連日對他們說：“你們要章程，章程已經去印了，我們印好就分送給你們。你們要會見三先生，以爲這件事是三先生發起的，其實這件事正是我們自己身上的事，並不是三先生一人底事，你們只要一村村自去團結，團結好了再說話，用不着發閩！”

衙前農民協會決議還租成數“三折”了，於是各處同聲相應“還三折，”田主們登時大起恐慌，於是大地主聯結起來勾通官吏，小地主四出偵查農民協會底狀況。

紹興慶場農人發生打傷田主的事實了。這就是蕭、紹一般地主和文武官吏得到的唯一證據，他們便要照這個證據來宣告農民協會死刑。

十二月十八日，各村農民協會開聯合會於衙

前東嶽廟，李成虎在街上招待各村赴會的代表，剛到了一百三十多人時，駐紮紹興的陸軍旅部專輪開到一連，協同同時開到的警察、警備隊，將東嶽廟包圍；捕去了項家村農民協會代表陳晉生，以及衙前龍泉閱書報社底管理員，又捕去聯合會打算除名的單和瀾；此外受槍刺擊傷的農民三人，搜去各村農民協會委員名冊。

從此以後，凡在各村農民協會名冊上有名的，都東逃西竄。成虎底兒子對他說：“別人進農民協會，依舊得閒做工，獨你把身子都送給協會了嗎？怎麼你整天價連飯都忙到沒工夫喫？現在事體敗了，你還是避避開罷！”成虎說：“你懂什麼？這正是我該做的。大不了，頭落地就完了，怕什麼？”

十二月二十七，李成虎正在田上耜泥，被蕭山縣密警捕去。他被捕時，有人從田上喚他到家的，他看見來的是要捕他的人，他把鋤頭一放，鞋襪一穿，團圍身一繫，氈帽一戴，煙管一提，說：“去便去，有什麼！”五尺多高老健的身軀，爽爽蕩蕩同着差役下船去了。

成虎到縣時，縣知事莊綸儀問他在農民協會的麼。他說：“我是衙前農民協會底議事員，我是主張組織農民協會的，我是還三折租的提議者，怎麼？”知事莊綸儀說：“好，好！好一個農民協會議事員，我賞你兩副腳鐐！來！釘上鐐，收監去……哼！本

縣送你到省，還要你底性命！哼！”李成虎入獄了。

一九二二，一，二四，他底兒子張保，到獄裏去探望他，他病了，閉眼不作聲，許久，他微微張開眼看他底兒子，說：“其餘沒有人了麼？”他說了這一句話，從此就把農民組織團體的事交與現在世界上一般的農民了！這是同日下午兩點鐘的事。

成虎死後，縣知事莊綸儀要他兒子蓋指摹具結領屍，他身上的衣服和帶的棉被，多被半卒剝奪了，他屍身回到衙前，只剩一套空壳破棉襖褲，迎接他的只是嘿然無聲雨點似的憤淚，酸淚，血淚。

他生平沒有照過相，劍龍在尸牀上寫了一張下來，使世界上留他一個爲多數幸福而犧牲者最後的影子。

“其餘沒有人了麼？”他在二月一號上衙前鳳凰山長休息去了！

玄廬姓沈，名定一，字劍侯，玄廬是他的號，浙江蕭山人。他在清朝曾做過知縣，入民國後，被舉爲浙江省議會議長。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他就加入了國民黨。他是一個大地主，但很表同情於農民運動。他曾在上海辦星期評論，頗表同情於馬克思一派的學說，但後來又反對了。民國十九年，在他的故鄉蕭山衙前村被人暗殺。

語釋 〔太平天國〕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的金田村起兵，明年（咸豐元年）攻陷永安，建國號爲太平天國，自稱天王。〔洪秀全定都南京〕洪秀全，廣東花縣人。他相

信基督教，取基督教的教旨，自創一教，名爲‘上帝教’，教會叫做‘三點會’，廣西一帶的百姓很相信他。道光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廣西大饑荒，土匪蠭起，地主階級設團練以自衛，就和上帝教中人起了衝突，教徒們亦團結以相抵抗，但官廳一味袒護地主階級，曾把洪秀全拘禁起來。過了幾年，洪秀全就起兵。咸豐三年，攻陷南京，定爲國都。〔底〕用在兩個名詞中間的介詞。
〔劍龍〕玄廬的兒子。

文選 三〇. 荆軻傳 節選史記刺客列傳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

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

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

居有閒，燕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

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鷺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

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

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

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

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

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撻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搢捩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遺荊卿。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

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

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慄^{*}。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撻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

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不能

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始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史記，漢司馬遷撰。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於龍門（在漢左馮翊夏陽縣北；今山西河津縣、陝西韓城縣之間）。他的父親司馬談，做太史令。談死，他繼承父親遺業，着手編撰史記。後爲救李陵事觸武帝之怒，下獄，受腐刑。受刑以後，武帝又叫他做中書令。那時候他已一變而爲宦官，精神上感到十分的苦痛，但他仍含恥忍辱，努力把史記編撰成書。史記凡一百三十卷，分本記、年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這篇是從刺客列傳裏節選的。

語釋 〔衛〕國名。周封康叔於衛；最盛時，有今河北漢陽縣以西至河南汲縣、沁陽縣各地。戰國末年，衛國土地削小，只剩漢陽一帶的地方了。〔齊〕國名。周封太公於齊；戰國時爲其臣田氏

所篡，有今山東益都以西至歷城聊城之間，北至河北景滄諸縣，東南至海各地。〔之〕作‘至’字解。〔衛元君〕衛國第四十一代的國主。那時候衛已貶號稱‘君’。當時衛國介於秦、魏之間，衛元君是魏國的女婿，他仗着魏國的勢力做衛君。〔秦〕國名。周封伯益之後於秦，戰國時爲強國，有現在陝西省的地方。〔魏〕國名。春秋時晉封畢萬於魏，其後列爲侯國，有今河南北部山西西南部的地方。〔東郡〕今河北大名縣、山東聊城縣一帶，及山東長清縣以西的地方。治濮陽，就是衛國的國都。〔野王〕今河南沁陽縣。〔榆次〕今山西榆次縣。〔是宜去不敢留〕這是說：荆軻該早走了，決不敢再留在這裏。〔使使往之主人〕派一使者到荆軻的逆旅主人那裏去。〔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曩者猶言‘前者’。攝與‘懾’通，威嚇的意思。這是說：他不敢不去的，因爲吾前次曾怒目威嚇他。〔邯鄲〕音ㄏㄢˊ ㄉㄢˊ。當時是趙國的國都。故城在今河北邯鄲縣西南十里，俗呼爲趙王城。〔魯句踐〕句，讀爲‘勾’。姓魯，名勾踐。〔爭道〕這是在賭博時大家爭先的意思。〔嘿〕與‘默’同。〔狗屠〕以殺狗爲業者。〔筑〕古樂器，今已失傳。據格致鏡原所載，筑的形狀像琴，十三弦，項細，肩圓。〔酒酣以往〕飲酒微醉以後。〔荆軻雖游於酒人乎〕荆軻雖然和那些喝酒的人在一起放蕩呵！〔沈深〕沈着深刻。沈讀爲ㄕㄢ。〔諸侯〕封建時代的國君，稱爲諸侯。這是說所遊的侯國。〔之〕作‘至’字解。〔處士〕隱居不仕的人。〔居頃之〕住了有一些時候。〔會太子丹質秦亡歸燕〕剛剛碰巧叫做‘會’。太子丹，燕王喜的兒子。戰國時弱國怕強國侵伐，往往派遣太子或貴臣去做質信。逃回來叫做‘亡歸’。〔故嘗質於趙〕從前曾經質在趙國。〔秦王政生於趙〕秦王政就是後來的秦始皇。

秦王政的父親莊襄王子楚，實在趙國，有陽翟地方的大商人呂不韋。把一個已經懷孕的歌女送給他，就生了秦王政。〔與丹驩〕和丹很要好。驩與歡同。〔楚〕國名。周封熊繹於楚。春秋戰國時，有今兩湖、兩江、浙江及河南南部的地方。〔三晉〕春秋時，趙、魏、韓三氏仕晉爲卿，其後分晉，各自立國，是爲‘三晉。’有今山西、河南、及河北西南部的地方。〔蠶食〕拿蠶的食葉來比喻侵蝕他國的土地。〔傅〕卽太傅，傳導太子的官。〔甘泉谷口〕甘泉，山名。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谷口，地名。在陝西涇陽縣西北。〔南有涇渭之沃〕涇渭，兩水名。涇水源出甘肅化平縣西南大關山麓，東流至涇川縣，入陝西，東南流經長武、邠縣、醴泉、涇陽、高陵，入於渭。渭水源出甘肅渭源縣西北鳥鼠山，東南流至清水縣，入陝西境，北納涇水，東入黃河。秦都咸陽，在涇渭之北；秦王政元年（公元前二四六），鑿涇水爲渠，灌溉田野。因此秦國愈富饒；所以這裏說‘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據而有之叫做‘擅。’今四川巴中及陝西漢中一帶，在當時爲富饒之區。〔右隴蜀之山〕泛指咸陽以西隴蜀一帶的山險。〔左關轂之險〕指咸陽以東的函谷關及轂山等險要。〔兵革〕兵器甲冑。〔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易水，源出河北易縣西，東流至定興縣西南，合於拒馬河。燕國在長城之南，易水之北。〔見陵〕猶說‘見欺。’就是被人欺侮。〔批其逆鱗〕古時傳說，龍的喉下有逆鱗，倘人用手批着他的逆鱗，他就會動怒殺人（見韓非子）。所以這裏用來比喻秦國強暴，不可抵抗。〔請入圖之〕等我進去慢慢地想法。〔居有閒〕過了一些時候。〔亡之燕〕逃到燕國。〔受而舍之〕收容了他，給他館舍住。〔足爲寒心〕這是說：這樁事的前途很危險，想起來連心血都會冷的。〔委肉於餓虎之蹊〕

把肉放在餓虎所經過的地方。〔不振〕不可救。振，就是救的意思。〔管晏〕管仲、晏嬰，都是春秋時齊國的賢臣。〔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趕快把樊將軍遣到匈奴去，以滅去秦國的口實。匈奴，北狄之一種，當時據有內外蒙古。〔北購於單于〕匈奴的王稱單于。這是說：和北方的匈奴連合起來。購與‘媾’通，就是連合的意思。〔迺〕與‘乃’同。〔曠日彌久〕曠廢時日，而且太久長了。〔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我心裏很煩悶，怕一刻都不能等待呢。惛，讀爲‘昏’。〔更慮之〕再替我想一下。〔鷙鷃〕都是兇猛的鳥。〔勇沈〕勇敢沈着。沈，音彳亍。〔乃造焉〕就到太子那裏去。〔逢迎〕接待的意思。〔卻行爲導〕一退一卻地走着，做客人的引導。〔跪而襪席〕襪，拂拭。古人席地而坐。所以先跪着把席拂拭了，然後請客坐。〔避席〕古人鋪席於地，各人坐一席，對人表示敬意時，起立避原位，叫做‘避席’。〔騏驥〕良馬名。〔駑馬〕下劣的馬。〔俛〕與‘俯’同。〔僂行〕彎着背走。〔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足下是稱人的敬辭，現在書信中還通用着。這是說：我不自以爲是局外人，就把你介紹給太子了。〔願足下過太子於宮〕希望你到太子宮裏走一遭。〔非節俠也〕不是有節操的俠客。〔孤〕古無父稱‘孤’。但當時太子丹的父親燕王喜尙在，不應稱孤。此孤字當作孤立無助解。〔王翦〕秦國的名將。〔將〕率領的意思。〔漳鄴〕指今河南臨漳縣一帶地。漳水在河南臨漳縣境；古鄴地亦在今河南臨漳縣。〔太原〕秦郡名。今山西中部及東部之地。〔雲中〕秦郡名。統陰山以南；今山西的左雲、懷仁、右玉以北，綏遠舊綏遠道各縣及蒙古鄂爾多斯左翼、喀爾喀右翼、四子部落各旗，皆其地。〔不能支〕無力抵抗。〔必入臣〕這是說：趙不能抵抗秦。則必臣服

於秦。〔合從〕戰國時，蘇秦主張燕、趙、韓、魏、齊、楚同盟拒秦，叫做‘合從’從，讀爲縱橫之‘縱’。合南北叫做‘縱’，聯東西叫做‘橫’；當時又有張儀主張聯六國以事秦，一縱一橫，就叫做‘合縱連橫’。〔闕以重利〕把重利去誘惑他。〔劫〕用威嚇的手段強迫人承認條件叫做‘劫’。〔曹沫之於齊桓公〕春秋時，魯將曹沫與齊師戰，三次都失敗，後齊魯開和平會議，曹沫在會議席上持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就當場允許把占領的魯地都還給魯國。〔則〕作‘卽’字解。〔上願〕最高的希望。〔不知所委命〕不曉得可以委託那一個。〔尊荊卿爲上卿〕尊荊軻做上客。〔舍上舍〕把最上等的館舍給他住。〔太牢〕牛羊豕三牲，稱爲‘太牢’。〔微太子言臣願謁之〕即使沒有你的話，我也要來拜謁你了。〔信〕信物。〔督亢〕燕國最肥美的地方，就是現在河北涿縣東南的督亢坡。〔說〕與‘悅’同。〔購〕猶現在說的‘懸賞緝拿’。〔搯其匈〕搯‘枕’之借字。作刺擊解。匈，同‘胸’。〔偏袒搯腕〕袒露一臂，用左手堅握着右臂的下端，表示憤怒堅決的意思。搯腕，與‘扼腕’同。〔切齒腐心〕憤恨得咬緊牙齒，幾乎連心都快腐爛了。一說，腐讀爲‘拊’，腐心，就是椎胸。切齒椎胸，都是憤恨達於極點時的表示。〔自剄〕自己用刀割頸，叫做‘自剄’。〔七首〕最短的劍，其首如七，所以叫做‘七首’。〔徐夫人〕徐姓，夫人名。〔使工以藥焮之〕使工人用毒藥染在七首上。〔血濡縷〕血出僅足以沾濡絲縷。〔人不敢忤視〕人家不敢用不順的眼光去看他。〔治行〕整理行裝。〔頃之未發〕等待了一回，還沒有動身。〔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豎子，猶言‘小子’、‘童子’，此指秦舞陽。這兩句的意思是說：爲什麼太子要這樣打發！這豎子少不更事，如果打發他去，那決定是一去不回的。

〔既祖取道〕餞行叫做‘祖’。這是說：已經餞了行，將取道入秦。

〔變徵之聲〕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那音節很和緩；相去二律，那音節便遠了；所以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音稍低，便叫做‘變徵’。變徵之聲很淒涼。〔羽聲慷慨〕羽，五音之一，其聲悲壯。慷慨，悲壯激昂貌。〔髮盡上指冠〕形容盛怒時的神氣。

〔中庶子〕官名。掌教諸侯卿大夫的庶子。〔給貢職如郡縣〕貢職，猶言‘貢獻’。這是說：燕國願臣服於秦，納貢獻和郡縣一樣。

〔設九賓〕古時朝會大典，則設九賓。九賓，就是王畿以外的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派來的使者。但當時的秦國那裏會有九賓呢？這是做史記的有意誇飾，形容秦王召見荆軻時的特別鋪張。〔咸陽宮〕秦孝公遷都咸陽後所建，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奉〕讀爲‘捧’。〔函〕匣子。〔陛〕階。〔震懼〕恐懼貌。懼音ㄗ。〔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希望大王寬恕他一些，使他能在大王前盡了使者的任務。〔圖窮〕當時秦王把地圖揭開來看；圖窮，就是說，把地圖揭到末了。〔自引而起〕自己跳了起來。〔劍長操其室〕操，作捏字解。刀劍殼子叫做‘室’。這是說：秦王想拔劍，劍很長，用一手先捏着他的殼子。〔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那時候心裏又十分惶急，竟不能立刻把劍拔出來。〔卒起不意盡失其度〕卒，音ㄘ；倉卒的意思。這是說，事起倉卒，許多臣子都料不到有這意外的變故，全失了常態。〔兵〕兵器。〔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郎中，宿衛之官。這是說，侍衛們所帶的兵器都放在殿下。〔詔〕皇帝的命令叫做‘詔’。〔而以手共搏之〕大家舉空手來打荆軻。〔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侍醫，侍奉

在皇帝左右的醫生。且字讀爲 q 口。夏無且把所捧的藥囊來投擊荊軻。負劍把劍負在背上拔。擣與擲同。箕踞古人席地面坐，無椅橈之類；坐時兩足向後，兩膝跪着，便是表示恭敬的樣子。若兩足向前，則手揉膝，形如箕狀，便叫做‘箕踞’，這便是傲慢不恭敬的樣子。〔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我所以不能成功，只因為想要留着你的生命，用威嚇手段得到你的契約，好去回報太子。〔於是左右既前殺荊軻〕於是侍衛們便上前把荊軻殺了。〔不怡〕心裏不爽快。〔當坐者〕應當被牽連有罪的。〔各有差〕各有差等；就是賞賜和懲罰各有多少輕重之不同。〔鎰〕二十四兩爲一鎰。〔拔薊城〕把城頭攻下來叫做‘拔’。薊故城在今河北大興縣西南。〔遼東〕今遼寧東南境。〔代王嘉〕公元前二一三年，秦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屯兵上谷（今察哈爾省懷來縣），和燕合兵抗秦。〔社稷幸得血食〕社稷，土穀之神；古諸侯建國，必立社稷。古取血管（腸間的脂肪叫做管）以祭，故稱享祭爲‘血食’。又古時滅掉一國，便把這一國的社稷廢掉。社稷幸得血食，就是說國家僥幸不被滅掉。〔衍水〕現在遼寧的太子河。〔後五年秦卒滅燕〕公元前二二七年荊軻刺秦王，明年，燕殺太子丹，至公元前二二二年秦滅燕，距太子丹的被殺剛五年。〔庸保〕庸，與‘傭’同。傭保，就是現在所謂‘傭工’。〔宋子〕縣名。故城在今河北趙縣北二十五里。〔徬徨〕猶言徘徊；依依不能捨的樣子。〔家大人〕一家的尊長。〔一坐〕滿坐的賓客。〔畏約無窮時〕畏約，猶言畏縮；不敢出頭露面的意思。無窮時，猶言無盡時。〔下與抗禮〕下堂來和他行平等的相見禮。〔上客〕上等的賓客。〔傳客之〕輪流請他做賓客。〔惜〕作‘愛’字解。〔重赦之〕特別饒赦他。

〔瞞其目〕瞞，音尸己。弄瞎他的眼睛。〔私曰〕私下裏對人說。
〔彼乃以我爲非人也〕猶言，彼乃以我爲非其人也，這裏省去一
‘其’字。

文 話

一三. 辯 論

最近讀了兩篇議論文，一是致胡適書，一是致汪長祿書，順便
再來講一點關於議論文的話。像這兩篇議論文，與一般的議論文
有點兒不同。一般的議論文並不對固定的某人說話，凡是閱讀文
字的人就是作者要同他說話的對象。譬如你作一篇主張對日宣戰
的文字，你就是對看到這篇文字的任何人說話。現在這兩篇議論
文，作者要同他說話的對象卻是固定的，致胡適書是專對胡適說
話，致汪長祿書是專對汪長祿說話。說得更切當一點，這樣的議論
可以稱爲‘辯論’。辯論是根據自己的主張，就對方的意見加以剖
析、討論，並使對方信從的一種行爲。這與一般議論文的自己設立
疑難自己給與解答有點兒相同；不過，自己設立疑難，不出自己的
思想範圍，人家來相辯論，那就方面更廣，或許出乎意外也未可
知。在實際生活上，我們常常碰到需要辯論的時機；即使不爲着讀
文和作文，也該對於辯論這事情留心纔是。

一般人辯論，往往忘記了辯論的本旨，單靠一腔意氣，專想折
服對方。辯論的本旨原來在求一個是非；甲要同乙辯論，並不因爲
對方是乙的緣故，卻因爲乙的意見，在甲認爲不甚妥當的緣故。這
樣說來，辯論不該離開對方的意見而別生枝節是顯然可知的。但
是，人心常不能平靜無所偏倚，或爲着私人的利害，或爲着識力的

短淺，雖不能捉住對方意見的缺漏，也覺得非同他辯論一番不可。這就不得不蔓延到歪斜的方向去。如與人辯論哲學上的問題，卻列舉對方作官時的劣跡，大罵一頓；與人辯論知行難易的學說，卻說對方在小學裏就是劣等生，在中學、大學裏又留過多少回的班：這樣的事情是我們時常見到的。如果辯論的目的在乎快意，那自然無妨如此。如果不在快意而在求一個是非，那末，這樣地幹簡直是南轅北轍。即使對方的意見確然不對，你並不從正面把牠辨正，又怎麼會產生出對的意見來？對方對於你的胡鬧的辯論，絕對不肯心折是當然的；旁人聽了這樣的辯論或者看了這樣的辯論文宇，也會覺得徒亂人意，毫無實際。所以，論到效果可說等於零。我們倘若同人家辯論，最須切戒的就是不要犯了這樣的惡習。我們要認清辯論的本旨在求一個是非，除了根據自己的主張，就對方的意見剖析、討論之外，不應發表多餘的意思，吐露不必要的話語。

試看我們說起的兩篇議論文，就是能夠守着這樣的範圍的。兩個作者各有自己的主張：致胡適書的作者主張親子關係‘總比朋友較深一層’，孝字‘總還夠得上和那做人的信條湊在一起’；致汪長祿書的作者主張對於兒子‘只有抱歉，決不居功，決不市恩’，不要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為一種信條’。自己方面的主張這樣，對方的主張卻是那樣，他們就通信辯論起來。兩人都不牽連到題外的枝節：一個就兒子方面說，以為父母對兒子愛護撫育，極費心力，兒子對父母自宜感激深恩，致其厚愛；又一個就父母方面說，以為父母對兒子教養偶有不慎，便使兒子終身喫虧，並使社會也受到影響，所以只有小心謹慎，求免於過失，深恩是無論如何說不到的；一個說孝順父母和做一個堂堂的人並不衝突，不妨認為做人

的一種信條；又一個說孝順父母和做一個堂堂的人固然不衝突，但如果列爲信條，就彷彿說對於荒唐的父母也得孝順，這是大有流弊的。這樣正規地辯論，結果，彼此當可得到進一步的瞭解，只因觀點不同，所以持論互異；倘若互換觀點，就兒子方面說的改爲就父母方面說，就父母方面說的改爲就兒子方面說，主張恐怕要和論敵相同吧。我們在旁讀了這兩封信，的確曾起了這樣的想頭。

正規地辯論的文字可以使對方瞭解，由反駁轉而爲信從，最低限度也可以把自己的主張伸說得更明白一點。隨便瞎扯的辯論文卻只能引起人家的嗤笑與厭惡，實際效果是一點也沒有的。

練習 如果與人家辯論而失敗了，自己的主張確已被證明絕無成立的理由，這當兒應該怎樣（這裏不單就作文的事情說，乃就日常生活說）？

文選三一 孔乙己 魯迅

魯鎮^{*}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別處不同的：都是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櫃臺，櫃裏面預備着熱水，可以隨時溫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靠櫃外站着，熱熱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煮筍，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了十幾文，那就能買一樣葷菜；但這些顧客，多是短衣幫，大抵沒有這樣闊綽。只有穿長衫的，纔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咸亨酒店裏當夥計，掌櫃說，樣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就在外面做點事罷。外面的短衣主顧，雖然容易說話，但嘮嘮叨叨纏夾不清的也很不少。他們往往要親眼看着黃酒從罈子裏舀出，看過壺子底裏有水沒有，又親看將壺子放在熱水裏，然後放心：在這嚴重監督之下，羈水也很爲難。所以過了幾天，掌櫃又說我幹不了這事。幸虧薦頭的情面大，辭退不得，便改爲專管溫酒的一種無聊職務了。

我從此便整天的站在櫃臺裏，專管我的職務。雖然沒有什麼失職，但總覺有些單調，有些無聊。掌櫃是一副凶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潑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纔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鬍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爲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不懂的話裏，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他不回答，對櫃裏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

西了！”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憑空污人清白……”“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着打。”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衆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聽人家背地裏談論，孔乙己原來也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會營生；於是愈過愈窮，弄到將要討飯了。幸而寫得一筆好字，便替人家鈔鈔書，換一碗飯喫。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便是好喝懶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如是幾次，叫他鈔書的人也沒有了。孔乙己沒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竊的事。但他在我們店裏，品行卻比別人都好，就是從不拖欠；雖然間或沒有現錢，暫時記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還清，從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過半碗酒，漲紅的臉色漸漸復了原，旁人便又問道，“孔乙己，你當真認識字麼？”孔乙己看着問他的人，顯出不屑置辯的神氣。他們便接說道，“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孔乙己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上了一層灰色，嘴裏說些話；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了。在這時候，衆人也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

空氣。

在這些時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櫃是決不責備的。而且掌櫃見了孔乙己，也每每這樣問他，引人發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們談天，便只好向孩子說話。有一回對我說道，“你讀過書麼？”我略略點一點頭。他說，“讀過書，……我便考你一考。茴香的茴字，怎麼寫的？”我想，討飯一樣的人，也配考我麼？便回過臉去，不再理會。孔乙己等了許久，很懇切的說道，“不能寫罷？……我教給你，記着？這些字應該記着。將來做掌櫃的時候，寫帳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櫃的等級還很遠呢，而且我們掌櫃也從不將茴香豆上帳；又好笑，又不耐煩，懶懶的答他道：“誰要你教，不是草頭底下一個來回的回字麼？”孔乙己顯出極高興的樣子，將兩個指頭的長指甲敲着櫃臺，點頭說：“對呀對呀！……回字有四樣寫法，你知道麼？”我愈不耐煩了，努着嘴走遠。孔乙己剛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櫃上寫字，見我毫不熱心，便又歎一口氣，顯出極惋惜的樣子。

有幾回，鄰舍孩子聽得笑聲，也趕熱鬧，圍住了孔乙己。他便給他們茴香豆喫，一人一顆。孩子喫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腰下去說道：“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於是這一羣孩子都在笑聲裏

走散了。

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

有一天，大約是中秋前的兩三天，掌櫃正在慢慢的結帳，取下粉板，忽然說：“孔乙己長久沒有來了。還欠十九個錢呢！”我纔也覺得他的確長久沒有來了。一個喝酒的人說道：“他怎麼會來？……他打折了腿了。”掌櫃說，“哦！”“他總仍舊是偷。這一回，是自己發昏，竟偷到丁舉人家裏去了。他家的東西，偷得的麼？”“後來怎麼樣？”“怎麼樣？先寫服辯，後來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後來呢？”“後來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樣呢？”“怎樣？……誰曉得？許是死了。”掌櫃也不再問，仍然慢慢的算他的帳。

中秋過後，秋風是一天涼比一天，看看將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須穿上棉襖了。一天的下半天，沒有一個顧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間聽得一個聲音，“溫一碗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卻很耳熟。看時又全沒有人，站起來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臺下對了門檻坐着。他臉上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穿一件破夾襖，盤着兩腿，下面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上掛住；見了我，又說道，“溫一碗酒。”掌櫃也伸出頭去，一面說，“孔乙己麼？你還欠十九個錢呢！”孔乙己很頹唐的仰面答道，“這……下回

還清罷。這一回是現錢，酒要好，”掌櫃仍然同平常一樣，笑着對他說，“孔乙己，你又偷了東西了！”但他這回卻不十分分辯，單說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孔乙己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懇求掌櫃，不要再提。此時已經聚集了幾個人，便和掌櫃都笑了。我溫了酒，端出去，放在門檻上。他從破衣袋裏摸出四文大錢，放在我手裏，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使用這手走來的。不一會，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笑聲中，坐着用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後，又長久沒有看見孔乙己。到了年關，掌櫃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中秋是可沒有說，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

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

從前私塾裏的小學生開始練習寫字，是在印着紅字的紙上依樣描畫的；那紙上印的便是‘上大人孔乙己’等二十餘字，所以‘上大人孔乙己’，差不多大家從小就念熟了的。這篇小說的主角姓孔，人家因為他說起話來，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便把這半懂不懂的‘孔乙己’三字，替他取起一個綽號。

魯迅姓周，名樹人，現代浙江紹興人，魯迅是他的筆名。他曾在北京教育部任職多年，歷任北京大學、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等校教授。所作小說，大都是描寫辛亥革命前後的時代背景。所

著小說集有吶喊彷徨等。

語釋 〔魯鎮〕是作者假設的地名。〔茴香豆〕加茴香煮熟的豆。茴香即蒔蘿，俗稱‘小茴香’。一年生草；高二三尺；葉細如絲；夏開小黃花；瓣內曲；實橢圓微扁；子大如黍粒，黑褐色，氣味香辣，用以調味，亦可入藥。本產於波斯，今廣東有之。〔君子固窮〕這是論語裏載孔子在陳絕糧時說的話。〔進學〕科舉時代凡小考錄取入府縣學肄業的，叫做進學。〔秀才〕小考錄取入縣學的生員叫做秀才。〔頹唐〕喪氣貌。〔多乎哉不多也〕這是套論語子罕章孔子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的口氣。〔舉人〕科舉時鄉試中式，叫做‘舉人’。〔服辯〕做錯了事情；被人家拿着把柄，無法申辯，只得依着對方的意思，寫下下次不敢再犯的書面憑據，叫做‘服辯’。

文選三二. 大澤鄉 M. D.

算來已經是整整的七天七夜了，這秋季的淋雨還是索索地下着。昨夜起，又添了大風。呼呼地吹得帳幕像要倒坍下來似的震搖。偶而風勢稍殺，嗚嗚地像遠處的悲笳，那時候，那時候，被蓋住了的猖獗的雨聲便又突然擡頭，騰騰地宛然是軍鼓催人上戰場。

中間還夾着一些異樣的聲浪：是尖銳的，淒厲的，有曲折抑揚，是幾個音符組成的人們說話似的聲浪。這也是兩三天前和大風大雨一同來的，據說是狐狸的哀鳴。

軍營早已移到小丘上。九百戍卒算是還能夠晒一堆乾燥的稻草，只這便是那兩位終天醉成泥貓的顛顛軍官的唯一韜略。

軍官呢，本來也許不是那樣顛顛的傢伙。縱然說不上身經大小百餘戰，但是他們的祖若父，卻是當年鐵騎營中的悍將，十個年頭的縱橫奮戰掃蕩了韓、趙、魏、楚、燕、齊，給秦王政掙得了統一的天下；他們在母親肚子裏早已聽慣了鼙鼓的聲音，他們又在戎馬倉皇中長大，他們是將門之後，富農世家，披堅執銳作軍人是他們的專有權，他們平時帶領的部卒和他們一樣是富農的子弟，或許竟是同村的兒郎，他們中間有階級的意識作聯絡。然而現在，他們卻只能帶着原是“閭左貧民”的戍卒九百，是向來沒有當兵權利的“閭左貧民，”他們富農素所奴視的“閭左貧民，”沒有一點共同階級意識的“部下！”

落在這樣生疏的甚至還有些敵意的環境中的他們倆，恰又逢到這樣悶損人的秋霖，不知不覺便成爲酒糊塗；說是“泥貓，”實在已是耗子們所不怕的“泥貓。”

半夜酒醒，聽到那樣胡笳似的風鳴，軍鼓似的雨響，又感得砭骨似的秋夜的寒冷，這兩位富農之子的軍官恍惚覺得已在萬里平沙的漠北的邊疆。聞說他們此去的目的地叫做什麼漁陽。漁陽？好一個順口的名兒！知否是大將軍蒙恬統帶三十萬兒

郎到過的地方？三十萬雄兵都不曾回來，知否是化了那邊的青燐蔓草喲！

想不得！酒後的愁思，愈抽愈長。官中的命令是八月杪到達防地，即今已是八月向盡，卻僅到這大澤鄉；而又是淫淫秋雨阻道。誤了期麼？有軍法！

聽說昨天從魚肚子裏發見一方素帛，硃書三個字：陳勝王！

陳勝？兩屯長之一是叫做陳勝呀。一個長大的漢子，總算是“閭左貧民”中間少有的堂堂儀表。“王？”怎麼講？

突然一切愁思都斷了線。兩軍官臉色變白，在淒暗的燈火下擡起頭來，互找着對方的眼光。壓倒了嗚咽的風聲，騰騰的雨鬧，從遠遠的不知何處的高空闖來了尖厲的哀嗥。使你窒息，使你心停止跳躍，使你血液凝凍，是近來每夜有的狐狸叫，然而今番的是魔鬼的狐狸叫，是要撕碎你的心那樣的哀嗥。斷斷續續地，是哭，是訴，是吆喝。分明還辨得出字眼兒的呀。

“說是‘大楚興’囉？”

“又說‘陳勝王！’”

面面覷着的兩軍官的僵硬的舌頭怯生生地吐出這麼幾個字。宿酒醒了，陳勝的相貌在兩位軍官的病酒的紅眼睛前閃動。是一張多少有點縐紋的太陽曬得焦黑的貧農的面孔。也是這次新編入伍，

看他生得高大，這纔拔充了屯長。敢是有幾斤蠻力？不懂兵法。

想來陳勝倒不是怎樣可怕，可怕的是那雨呀！雨使他們不能趕路，雨使他們給養缺乏；天哪，再是七日七夜的雨，他們九百多人只好餓死了。在餓死的威嚇下，光景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罷？

第二天還是淋雨。躲在自己帳裏的兩位軍官簡直不敢走動，到處可以碰着懷恨的獍視。營裏早就把魚鼈代替了米糧。雖然是一樣的裝飽了肚子，但喫得太多的魚鼈的兵士們好像性格也變成魚鼈去了。沒有先前那麼溫順，那麼沉着。騷動和怨嗟充滿了每個營房。

“怎麼好？走是走不得，守在這里讓水來淹死！”

“整天喫魚要生病的哪！”

“木柴也沒有了。今天燒身子下面墊的稻草，明天燒什麼？喫生魚罷？我們不是水獺。”

“聽說到漁陽還有兩三千里呢？”

“到了漁陽還不是一個死！”

死！這有力的符咒把各人的眼睛睜大了。該他們死？爲什麼？是軍法。因爲不是他們所定的軍法所以該他們死喇！便算作沒有這該死的軍法，到了漁陽，打敗了匈奴，畢竟於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自己本來也是被征服的六國的老百姓，祖國給與他們

的是連年的戰爭和徭役，固然說不上什麼恩澤，可是他們在祖國裏究竟算是“自由市民”，現在想來，卻又深悔當年不曾替祖國出力打仗，以至被擄爲奴，喚作什麼“閩左貧民”，成年價替強秦的那些享有“自由市民”一切權利義務的富農階級掙家私了。到漁陽去，也還不是捍衛了奴視他們的富農階級的國家，也還不是替軍官那樣的富農階級掙家私，也還不是拚着自己的窮骨頭硬教那些向南方發展求活路的匈奴降而爲像他們一樣的被榨取的“閩左貧民”麼？

從來不曾明晰地顯現在他們意識中的這些思想，現在卻因爲阻雨久屯，因爲每天只喫得魚，因爲沒有了木柴，更因爲昨夜的狐狸的怪鳴，便像潮氣一般滲透了九百戍卒的心胸。

魚肚子裏素帛上寫的字，夜半風聲中狐狸的人一樣話語的鳴嘯，確也使這九百人覺得詫異。然而僅僅是詫異罷了。沒有幻想。奉一個什麼人爲“王”那樣事的味兒，他們早已嘗得夠了。一切他們的期望是掙斷身上的鐐索。他們很古怪地確信着掙斷這鐐索的日子已經到了。不是前年的事麼：東郡地方天降一塊石頭，上面七個字分明是“始皇帝死而地分！”平舒華山之陰，素車白馬獻璧的神人不是也說“明年祖龍當死”嗎？當死者，旣已死了，“地分”，應驗該就在目前罷！

想起自己有地自己耕的快樂，這些現做了戍卒的“閭左貧民”便覺到只有爲了土地的緣故纔值得冒險拚命。什麼“陳勝王”，他們不關心；如果照例得有一個“王”，那麼這“王”一定不應當是從前那樣的“王”，一定得首先分給他們土地，讓他們自己有地自己耕。

風還是虎虎地吹着，雨還是騰騰地下着。比這風雨更洶湧的，是九百戍卒的鼓噪，現在是一陣緊一陣地送進兩位軍官的帳幕。

覺得是太不像樣，他們兩位慢慢地踱出帳幕來，打算試一試他們的“泥貓”的威靈了。

他們擺出照例的巡視營帳的態度來。這兩位的不意的露臉居然發生了不意的效果，鼓噪聲像退落的潮水似的一點一點低下去了。代替了嘴巴，戍卒們現在是用眼睛。兩位軍官成了眼光的靶子。可不是表示敬意的什麼“注目禮，”而是憎恨的、嘲笑的，“看你怎麼辦！”本來未始不準備着接授一些什麼“要求”，什麼“訴說”，或竟是什麼“請示進止”，——總之，爲了切望減少孤獨之感便是“當面頂撞”也可以歡迎的他們倆，卻只得到了冷淡和更孤獨。他們不是兩位長官在自己部下的營帳內巡視，他們簡直是到了異邦，到了敵營，到了只有閃着可怖的眼光의丘墟中。

是黃河一樣的深恨橫斷了部下的九百人和他們倆！沒有一點精神上的聯系。九百人有痛苦，有要求，有期望，可是絕對不願向他們倆聲訴。

最後，兩位軍官站在營外小丘頂顛，裝作瞭望地勢。

大澤鄉簡直成爲“大澤”了。白茫茫的水面聳露出幾簇茅屋，三兩個村夫就在門前支起了魚網，更有些水柳的垂條，賣弄風騷地吻着水波。剛露出一個白頭的蘆花若不勝情似的在水面顫抖着。天空是鉛色；雨點有簪子那樣粗；好一幅江村煙雨圖呵。心神不屬地看着的兩位軍官猛覺得有些異樣的味兒兜上心窩來了。是淒涼，也是悲壯！未必全是癡獸的他們倆，從剛纔這回的巡視看出自己的地位是在“死線”上，“死”這有力的符咒在他們靈魂裏發動了另一種的力量；他們祖若父血液中的階級性突然發酵了。他們不能束手困在這荒島樣的小丘上讓奴隸們的復仇的洪水來將他們淹死，他們必得試一試最後的掙扎！

“看出來麼，不是我們死，便是他們滅亡！”

“先斬兩屯長？”

“即無奈何，九百人一齊坑啣！”

先開口的那位軍官突然將右臂一揮，用重濁的堅決的聲調說了。

“誰，給我們掘坑？”

不是異議，卻是商量進行手續，聲音是兇悍中帶沉着。

“這茫茫的一片水便是坑？”

跟着這答語，下意識地對脚下那片大水望了一眼，軍官之一是得意地微笑了；然而笑影過後，陰森更甚。拿眼睨着他的同伴，發怒似的咬着嘴脣，然後輕聲問：

“我們有多少心腹？”

呵，呵，心腹？從來是帶慣了子弟兵的這兩位，今番卻沒有一個心腹。戰國時代作了秦國的基本武力的富農階級出身的軍人，年來早就不夠分配：實在是大將軍蒙恬帶去的人太多了。甚至像“屯長”那樣的下級兵官也不得不用階級不同的“閭左貧民”裏的人了。這事件的危險性現在卻提出在這兩位可憐的軍官前要求一個解答。

“皇帝不該徵發賤奴們來當兵的！”

被問住了拿不出回答來的那位軍官恨恨地說，頓然感到祖若父當日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永遠成爲過去了。

“何嘗不是呵！自從商君變法以來，我們祖宗是世世代代執干戈捍衛社稷^{*}的；作軍人是光榮的職務，豈容‘閭左’的賤奴們染指！始皇帝賓天後，法度就亂了。叫賤奴們也來執干戈，都是賊臣趙高的主意哪！趙高，他父母也是賤奴！”

“咳，‘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這就是！”

因爲是在大澤鄉的小丘上，這兩位軍官敢於非議朝政了。然而話一多，勇敢樂觀的氣分就愈少。風是颳的更大了。總有七分溼的牛皮甲，本來，就冰人，此時則竟是澈骨的寒冷。忍着凍默然相對，仰起臉來讓涼雨灑去了無賴的悲哀罷！鄉關在何處？雲山渺遠，在那兒西天，該就是咸陽罷？不知咸陽城裏此時怎樣了呵！羽林軍還是前朝百戰的兒郎。但是“閭左”的賤奴們的洪水太大了，太大了，咸陽城不免終究要變成大澤鄉罷！

回到自己帳幕內的兩位軍官仍和出去時一樣地苦悶空虛，嗒然若喪。他們這階級的將要沒落的黑影，頑固地罩在他們臉上。孤立、危殆、一場拚死活的惡鬪，已是不成問題的鐵案，問題是他們怎樣先下手給敵人一個不意的致命傷。

——先斬兩屯長？

——還有九百人呢？

——那，權且算作多少有一半人數是可以威脅利誘的罷？

——收繳了兵器，放起一把火罷？

當這樣的意念再在兩位軍官的對射的目光中閃着的時候，帳外突然傳來了這麼不成體統的嚷鬧：

“守在這裏是餓死……到了漁陽……誤期……也是死……大家幹罷，纔可以不死……將官麼……讓他們醉死！”

接着是一陣哄笑，再接着便是嘈嘈雜雜聽不清的話響。

兩軍官的臉色全變了，嘴唇有些抖顫。交換了又一次的眼色，咬嘴唇，又剔起眉毛，統治階級的武裝者的他們倆全身都漲滿了殺氣了，然而好像還沒有十分決定怎麼開始應付，卻是陡地一陣夾雨的狂風揭開了帳門，將這兩位太早地並且不意地暴露在嚷鬧的羣衆的眼前了。面對面的鬭爭再沒有拖延緩和的可能！也是被這天公的多事微微一怔的羣衆們朝着帳內看了。是站着的滿臉通紅怒目睜目的兩個人。但只是“兩個”人！

“軍中不許高聲！左右！拿下擾亂營房的人！”

拔出劍來的軍官大聲吆喝，充着屯長之一叫做吳廣的走過來了。

回答是幾乎要震坍營帳那樣的羣衆的怒吼聲。也有兵器在手的“賤奴”們今番不復馴順！像野熊一般跳起來的吳廣早搶得軍官手裏的劍，照準這長官攔腰一揮。剩下的一位被發狂似的部下攢住，歪牽了的嘴巴只洩出半聲哼。

地下火爆發了！從營帳到營帳，響應着“賤奴”們掙斷鐵練的巨聲。從鄉村到鄉村，從郡縣到郡縣；

秦皇帝的全統治區域都感受到這大澤鄉的地下火爆發的劇震。即今便是被壓迫的貧農要翻身！他們的洪水將冲毀了始皇帝的一切貪官污吏，一切嚴刑峻法！

風是凱歌：雨是進擊的戰鼓，瀰漫了大澤鄉的秋潦^{*}是義舉的檄文；從鄉村到鄉村，郡縣到郡縣；他們九百人將盡了歷史的使命，將燃起一切茅屋中鬱積已久的忿火！

始皇帝死而地分！

大澤鄉，在安徽宿縣南。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二〇九），發間左貧民（注詳後）九百人戍守漁陽；屯在大澤鄉地方，預備出發，剛剛碰着大雨，道路不通，預算等天晴出發，到得漁陽，已經過應該趕到的期限了。照軍法，過期到的，都要處死刑。當時裏面有兩個屯長叫做陳勝吳廣的，便私下商量道：‘現在我們逃到別處，也是免不了一死，造反，即使失敗，也不過是一個死，同樣死，還是造反而死的好。’於是陳勝吳廣便把那帶領戍卒的軍官殺了，在大澤鄉起兵造反。不久，四方都響應起來，秦朝就此滅亡。史記有陳涉世家，把這樁事記得很詳盡。這篇小說，就是描寫陳勝吳廣在大澤鄉起義的情形，所以題名大澤鄉。

M. D. 是這篇小說作者筆名的英字簡寫。大概作者不願意把真姓名寫出來時，使用這種簡寫的方法。

語釋 〔淋雨〕淋，亦可寫作‘霖’。大雨不停，叫做‘淋雨’。〔悲笳〕笳，本是胡人所用的樂器，當時用爲軍樂。笳的聲音很悲，所以稱爲‘悲笳’。〔顛預〕音ㄊㄧㄣˊ ㄩˊ。不明事理。〔韜略〕古

時兵書有六韜三略，故稱用兵的謀略爲‘韜略’。〔若〕與‘及’字同。〔十個年頭的縱橫奮戰掃蕩了韓趙魏楚齊〕秦始皇十七年（公元前二三〇）滅韓，十九年滅趙，二十二年滅魏，二十四年滅楚，二十五年滅燕，二十六年滅齊，剛剛十個年頭。〔秦王政〕即秦始皇。〔鼙鼓〕行軍時用的鼓。〔戎馬倉皇〕戎馬，猶言‘兵馬’。倉皇，匆促紛亂之貌。〔披堅執銳〕披着甲冑，執着兵器。〔閭左貧民〕閭左，閭門之左。秦制，豪家貴族居閭右，貧民奴隸居閭左。〔悶損人的秋霖〕使人感覺着煩悶的秋雨。〔耗子〕北方人稱鼠爲耗子。〔漁陽〕秦郡名，在今河北密雲縣西南。〔蒙恬〕秦朝的名將，嘗帶三十萬兵北伐匈奴。〔杪〕木的末端叫做‘杪’，所以凡盡頭都稱杪，如‘歲杪’‘月杪’。〔淫淫〕雨不止貌。〔陳勝王〕陳勝用素帛寫‘陳勝王’三字，放在魚的腹中，戍卒們買魚烹食，發見魚腹中有這樣一方素帛，大家奇怪起來。〔是近來每夜有的狐狸叫〕陳勝又教吳廣到附近的叢祠裏，夜裏點了一盞鬼火一般的燈籠，在那裏學着狐狸哀鳴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喊出‘大楚興’‘陳勝王’等字眼，借以煽惑戍卒們。〔大楚興〕楚國有一個名將叫項燕，被秦將王翦所殺，楚人很哀憐他，或以爲他是逃走了的，還沒有死；陳勝打算冒着楚將項燕的名義起兵造反，所以用這個口號。〔東郡地方天降一塊石頭〕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有流星墜在東郡地方，（流星墜地，便是一塊石頭了）。有人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個字，見史記秦始皇本記。東郡，今河北大名、濮陽及山東聊城一帶地。〔平舒華山之陰素車白馬獻璧的神人不是也說明年祖龍當死嗎〕史記秦始皇本記說：‘（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綈池君。”因言

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明年，始皇崩。平舒在陝西華陰縣西北。山北爲陰，平舒地在華山之陰。祖就是‘始’。龍是皇帝的象徵；祖龍就是‘始皇帝’的隱語。〔洪水〕這篇中洪水兩字都用以形容奴隸們起來反抗時的危險性，並不是指當時久雨積成的大水。〔戰國時代〕公元前四〇三年，韓、趙、魏三家分晉，與秦、楚、齊、燕共爲七國，從此到秦并六國，其間都是戰國時代。〔徵發〕徵集夫役及軍需品，叫做徵發。這是說聚集貧民去當兵。〔商君變法〕商君卽商鞅，因封於商，故稱商君。秦孝公用商鞅，定變法之令。詳可看史記卷六十七商君列傳。〔社稷〕見前荊軻傳注。古時滅國則變置其社稷，故以社稷二字爲國家的代稱。〔賓天〕不敢直說皇帝死，所以用‘賓天’兩字來替代。〔趙高〕趙高，秦始皇時做車府令，始皇崩，趙高祕不發喪，僞造始皇的詔書，殺始皇的長子扶蘇，而立少子胡亥，是爲二世皇帝。趙高自爲丞相，大權都在他手裏。趙高本是宦者，出身微賤，所以下面說：‘趙高，他父母也是賤奴！’〔到持太阿授人以柄〕太阿，劍名，把劍倒捏，便是授人以柄。柄作權柄解，這是一句雙關的成語。〔羽林軍〕皇帝的衛兵。按羽林軍的名稱起於漢武帝時，在秦朝是沒有的，作者偶然記差了。〔嗒然若喪〕頹唐喪氣的樣子。莊子齊物論篇說：‘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鐵案〕事情確鑿，無可翻易，叫做‘鐵案’。〔地下火爆發了〕奴隸們鬱積已久的怒火，一旦爆發，就像地下火爆發一般。〔凱歌〕軍行得勝時所唱的歌。〔秋潦〕秋天的大雨。

文 法

十一. 助 動 詞

開
明
國
文
講
義

前節曾提及助動詞‘見’‘被’二字，所謂助動詞者，對於普通動詞而言。普通動詞均有一定的動作可指，助動詞自身並無一定動作，只是幫助別的動詞，使其語氣明瞭，語勢完全而已。依其性質，可分爲下列幾類。

甲.表被動 見前節。

乙.表意想 如“欲”，“要”，“想”，“打算”，等都是。

例：

事所以不成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荆軻傳)
他們兩位慢慢地踱出帳幕來，打算試一試他們的‘泥貓’
的威靈了。(大澤鄉)

丙.表可能 如能，能夠，夠，可，可以，會，
足，足以，等都是。例：

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荆軻傳)
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羹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
物了。如果出了十幾文，那就能買一樣葷菜。(孔乙己)

丁.表該當 如當，宜，須，應，應該，須要，須
得，得，務須，等都是。例：

他的話句句不錯，大家都該去聽。(李成虎小傳)
一個兒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胡適致汪長祿書)
是宜去，不敢留。(荆軻傳)

戊.表必然 如必，定，必定，一定，決，決定，

決計，斷，準，一準，不免，未免，等都是。例：

趙不能支秦必入臣。（荆軻傳）

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孔乙己）

己.表或然 如恐，恐怕，怕，許，也許，或許，等都是。例：

樣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孔乙己）

他們平日帶領的部卒和他們一樣是富農的子弟，或許竟是同村的兒郎。（大澤鄉）

臣驚下，恐不足任使。（荆軻傳）

庚.表趨勢 這唯白話文有之；如去，來二字是。例：

他們不能束手困在這荒島樣的小丘上，讓奴隸們的復仇的洪水，來把他們淹死。（大澤鄉）

那麼任憑父母老病凍餓以至於死，也可不去管他了。（汪長祿致胡適書）

辛.表時間 有‘了’，‘着’二字。‘了’表示動作的完成，‘着’表示動作的連續。通常放在動詞之後。例：

。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放了工 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靠櫃外站着熱熱的喝了休息。（孔乙己）

到了漁陽誤期也是死。（大澤鄉）

風還是虎虎地吹着，雨還是騰騰地下着。（同上）

〔注意 1.〕 ‘了’字亦有作助詞用的，但遣助動詞的‘了’與助詞的‘了’性質全異。助詞的‘了’，常放在句末，而助動詞的‘了’，常緊接動詞。試看下列：

喫了飯了。（上‘了’爲助動詞，下‘了’爲助詞）

客人到了長久了。（同上）

蘇州土話中有‘子’‘哉’二字，都可譯作‘了’字，而意義的區別却很明顯。助動詞的‘了’相當於‘子’，助詞的‘了’相當於‘哉’。試比較辨認：

喫了飯了——喫子飯哉。

客人來了長久了——客人來子長久哉。

〔注意 2.〕表完成的助動詞，尚有‘起來’‘下去’兩個。這都是表動作完成的開始的。例如：

在這時候衆人也都哄笑起來。（開始哄笑）（孔乙己）

於是大地主聯結起來勾通官吏。（開始聯結）（李成虎小傳）

鼓噪聲像退落的潮水似的一點一點低下去了（開始低）（大澤鄉）

這‘起來’與‘下去’有時還有分拆的用法，如下：

大家談起累年作農苦況來——大家把累年作農苦況談起來。（李成虎小傳）

發起風來了——風發起來了。

我坐下椅子去——我在椅子上坐下去。

又有單用‘來’‘去’二字表示動作完成的開始的。例如：

據你說來——據你說起來。

好好幹去——好好幹下去。

上面所述各種助動詞中，‘了’‘着’是用在動詞之後的，別的都用在動詞之前。其實別的助動詞儘有用在動詞之後的。例如：

怎麼好？走是走不得。（大澤鄉）

秦兵且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傳）

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同上）

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諸侯得合從破秦必矣。(同上)

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個兒子我才想到這問題上去。

(胡適致汪長祿書)

五尺多高老健的身軀爽爽蕩蕩，同着差役下船去了。

(李成虎小傳)

想來陳勝倒不是怎樣可怕。(大澤鄉)

他們擺出照例的巡視營帳的態度來。(同上)

文言助動詞之後，往往直附前介詞‘爲，’與，’以，’等字，這種前介詞原與‘之’字合成副詞短語，(如‘爲之’‘與之’‘以之’)略去‘之’字，結果遂只留介詞，且與助動詞合在一處了。例：

今計舉國不足以(之)當秦。(荆軻傳)

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之)圖大事。(赤壁之戰)

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之)成大事之謀也。(荆軻傳)

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可爲(之)寒心。(同上)

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之)謀。(同上)

今有一言可以(之)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則何如。(同上)

練習一 下列各句中，如有助動詞，試指出。

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赤壁之戰)

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同上)

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同上)

幸虧荐頭情面大辭退不得。(孔乙己)

提起筆來寫成一封白話信送給先生。(汪長祿致胡適書)

竟把一般做兒子的擡舉起來。(同上)

前月我在一個地方談起北京的新思潮。(同上)

練習二 動作的完成，有現在未來過去三種。下面各句，都用‘了’字表示着動作的完成，有屬於現在的，也有屬於未來或過去的，試分別指出。

大學畢了業，再結婚不遲。

等醫生趕到，病人已斷了氣了。

方才來了一個客人。

我們是喫了飯來的。

那時你着了一件白短衫正從門外進來。

等錢用完了再想法。

文選 三三. 作了父親 謝六逸

“抱着小西瓜上下樓梯”，“小手在打拳了”，妻懷孕到第八個月時，我們常常這樣說笑。妻以喜悅的心情每日織着小絨線衣。她對於等一個嬰兒的出產，雖不免疑懼，但一想到不久搖籃裏將有一個胖而白的乖乖，她的母性的愛是很能克制那疑懼的。有時做活計太久了，她從疲倦裏也曾低微地歎息，朝着我苦笑。除此之外，她不因身體的累墜，而有什麼不平。在我是第一次做父親，對於生產這事，腦裏時時湧現出奇異的幻想，交雜着恐怖與憐惜。將來妻臨盆時，這小小的家庭，沒有一個年老的人

足以託靠，母親遠在千里，岳母又不住在一處，我越想越害怕起來，怕那掙扎與呻吟的聲音。不出兩個月，那新鮮的生命，將從小小的土地裏迸裂出來，妻將受着有生以來的劇痛，使我暗中流淚。我在妻的懷孕時期的前半，爲了工作的關係，曾離開了家，在旅中唯一的安慰妻的法術，就是像新聞特派員似的寫了長篇通信寄回。寫信時像寫小說一樣地描寫着，寫滿了近十頁的稿紙，意思是使她接着我的一封信，可以慢慢地看過半天或一天。忖度那信要看完時，接着又寫第二封信寄去。過了兩個禮拜，我必借故跑回家來一次。到妻懷孕的第七個月時，我索性硬着頭皮辭職回家來了。回來以後，我蒐集了不少的關於妊娠知識的外國文書籍，例如“孕婦的知識”，“初產的心得”之類。依照書裏的指示，對妻嘮叨着必須這麼那麼的。我怕妻不肯信我這臨時醫生的話，要說什麼時必定先提一句“書裏說的……”，“書裏說的……要用一塊布來包着肚皮，”“書裏說的……”，這樣可以使妻不至於提出異議。後來說多了，我的話還沒有出口，妻就搶先說：“又是書裏說的麼？”我們是常常說笑，並且希望肚裏的是一個女孩子，但是我暗中仍是異常的感傷，我的恐怖似乎比妻厲害些。我每天默念着，希望妻能夠安產，小孩不管怎樣都行。真是“日月如梭”，到了十月二十六日（一九二七年）的上午四時，天還沒有

亮，我聽着妻叫看護婦的聲音，我醒了。她對我說，有了生產的徵候。我的心跳着，趕快到岳母家裏去。這時街上的空氣很清新，女工三三兩兩的談笑走着，賣蔬菜的行販正結隊趕路，但我猶如在山中追逐鹿子的獵人，無心瞻望四圍的景色。我通知了岳母，又去請以前約定好了的醫生。回到家裏，陣痛還沒有開始。過了一刻，醫生來了，據說最快還須等到今天夜裏，並吩咐不要性急。下午三時以後，“陣痛”攻擊我的妻了，大約是十分鐘一次。我跑去打了五次電話，跑得滿頭是汗。唉唉，這是勞康（Laocoon）的苦悶的第一聲了。妻自幼是養育在富裕的家庭裏，但自從隨着我含辛茹苦之後，一切勞作苦痛都習慣了。她的腹部雖是劇痛，她卻撐持着下牀步行，不願呻吟一聲。岳母用言語安慰她，我只有坐在房後的浴室流着淚。這一夜醫生宿在家裏，等候到翌日的下午五時，妻捨棄了無可衡量的血液與精神，爲這條小小的生命苦鬪着，經驗了有生以來的神聖的災難，於是我們有了一向希望着的女孩子了。“人生戀愛多憂患，不戀愛亦憂患多，”是一點不差的。我們的靜寂的家庭，自此以後，增加了新鮮的力量，同時，使我們手忙腳亂起來。最苦的是母親，日夜忙着哺乳，一會兒襁褓，一會兒洗浴。又因爲素性酷愛清潔，臥在牀上也得指點女傭灑掃；又須顧慮着每日的飲食。彌月以後，肌肉瘦削了不少，以前的衣服，

穿在身上，寬鬆了許多；臉上泛着的紅色，只有在浴後才可以得見。在這時，我最怕看我妻的後影。妻的專長是鋼琴(Piano)和英語，出了學校，對於自己所學的，沒有放棄，現在可不行了。那些Maiden's Prayer, Lohengrin 的調子是沒有多彈奏的餘裕了。我本來也想使自己的日常生活近於理想一點，就是起牀，運動，思考，讀書，著述，散步的生活，但是孩子來了，一切的理想都被打碎了。我們的實際生活，不能不隨着改變了。每天非聽啼聲不可，非忍受着一切麻煩的瑣事不可了。女孩子是有了，可是還沒有名字，照着通例，總是叫她做毛頭(頭髮是那麼的黑而長)，但妻說照這樣叫下去不行，必須請祖母給她起一個名字。我趕快寫信去稟告在家鄉的母親。過了許久，便接着了母親親筆寫成的回信，信裏附着一張長方形的紅紙，用工楷的字體，寫着幾行字。上面是“祖母年近六旬，爲孫女題字，乳名寶珠，學名開志。”在旁邊註着兩行小字，是“吾家字派爲二十字：天光開慶典，祖蔭永新昭，學士經書裕，名義超。”這些尊重家名的傳統習俗，我是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可是我還記得這是祖父在日所規定的，足敷二十代人之用。我的父親是“天”字一輩，我是“光”字，所以祖母替孫女起名，一定要有一個“開”字的。我們接到祖母的信時，十分的歡喜感激。並且這個名字，我們是很中意。別人爲女孩子起名，多喜

歡用“淑”“芬”“貞”“蘭”等含有分辨性別的字，“開志”這個名稱，看不出有故意區分性別之意，所以我們很歡喜。有了名字，可是我們已經叫慣她做毛毛或是寶寶了，“開志”的名稱，不過是偶然一用。寶寶到了第七個月時，真是可愛，她的面貌的輪廓漸漸清晰起來了。細長而彎的眉毛，漆黑的眼珠，修而柔的眼毛，還有鼻子，像她的母親；嘴的輪廓，膚色，笑渦像父親。志賀直哉^{*}氏在到網走去一篇小說裏，說孩子能將不同的父母的相貌，融合爲一，覺得驚奇，在我也有同感。到了第十三個月，因爲奶媽的奶不足，我們便替她離了乳，到了今天，她的年歲是整整的三十七個月了。這其間，她會開口叫媽媽，叫阿爸，她會講許多話，會唱幾首歌，我寫這篇短文時，她是在我的身旁聒噪了。寶寶的笑聲啼聲就是我們的“神”，我們的宗教。她的睡顏，她的脣、頰、頭髮、小手，使我們感到這是“智慧”的神。她有許多玩具，滿滿的裝在小竹箱裏。我們的家距淞滬火車路線^{*}很近，她看慣了火車的奔馳，聽慣了火車的笛聲，火車變成了她的崇拜物。在我的觀察，她以爲火車是最神奇的東西，爲什麼跑得這樣快，爲什麼頭上有兩隻大眼睛，爲什麼發怒似的叫號。她崇拜火車，愛慕火車。崇拜愛慕的結果，把我的書從書架上搬下來，選出厚而且巨的，如大字典之類做火車頭，其他的小型書當車身，蘋果兩個權做火車眼睛。在

許多玩具之中，她頂喜歡的是“車”的一類。她有了三輪的腳踏車，小汽車，裝糖果的小電車，日本人做的人力車的模型，獨輪車的模型。除了玩具，她最喜歡模倣父親看書或看報，畫報是她的愛人，尤其是東京讀賣新聞附刊的漫畫。她一個人睡在藤椅上，成一個“大”字形，兩手舉起報紙，嘴裏嘰哩咕嚕。不知念些什麼，看去她是十分的歡喜。在最近，她每天對母親嘮叨着說：“毛毛長長大大（杜杜）了，好去讀書了。”她有了幼稚園讀本，有了兒童畫報，有了不碎石板 and 石筆，這些東西安放的位置，偶然被女傭移動一下，她就大聲地叫喊。寶寶又愛散步，在秋天，總是每天兩次，由我牽着小手到公園去，天寒了，午飯後，領着在並木道旁閒踱着，她的嘴裏溫着歌，路上散着黃色的落葉，日光從樹梢篩在地上，一個大黑影和一個小黑影一高一低的彳亍着，於是我覺得這裏也有“人生”。寶寶自己有她的歌，在二十五個月以後，便自作自唱起來。她的歌，我都記在日記裏。例如：“鳥鳥鳥鳥火車，叮噹叮噹電車。”（在我們的屋後，有火車走過，她與火車最熟。有一天同母親到百貨店裏去了回來，便獨語似地念出這兩句。）“鳥鳥飛，鳥鳥飛，鳥鳥飛飛。”（到外祖母家去，見小娘舅養着的金絲雀逃走了，回來便這麼唱。）“洋囡囡是要睏睏了，毛毛唱唱儂。”（母親唱歌催她睡覺，她照樣去催眠洋囡囡。）到了今年（一九三〇年），寶

寶的智慧又進一步了。夏天買了叫叫蟲來，掛在樹枝上，一連幾天都沒有叫，我們說這叫叫蟲不會叫了。寶寶聽了就唱着：“叫叫蟲，不會叫，買得來，啥用場。”見了木匠來家裏修門，唱的是：“木匠師父交關好，是我好朋友；做出物事交關好，是我好朋友。”夜裏睡覺時，脫了衣服，口裏念着：“耶穌慈悲，牧師聽我，夜裏保護我睡覺，亞們！”（這是母親教的，但無什麼宗教的意味。有時白晝也大聲的唱着，自己拍着小手。）寶寶的智慧是一天比一天增進了，這使我們擔心着將來的教育問題。在我個人，是懷疑國內的一切學校教育的，寶寶現在是三十七個月了。附近雖有幼稚園，經我們去參觀以後，便不放心送她進去。將來長大時，在上海地方，我們也不會知道哪一所女子中學是優良的。聽人說，甚至於有借辦女子學校爲名，而與政客官僚結納，替他們介紹一兩個女學生，因此募款自肥的，教會辦的女子學校更不行，平時拿“耶穌”來騙人，記得幾句死板板的英語。他們的宗旨不外是想培養“名媛”，預備在“時裝展覽會”裏，穿上所謂“時裝”，替富商大賈們做“衣架子”（比以 manéquin girl 爲職業的還要無自覺）。繼而她們的芳容在上海的烏七八糟的“畫報”上登載出來，大概就會有達官貴人，歐美博士之流來跪着求婚的。接着就是舉行“文明結婚”儀式，請“局長”“要人”們來證婚，來賓有千人之衆。汽車，金

剛石，錦繡斷送了一生。在教會女校畢業出來的人，大多數以這條“出路”爲她們的最高的理想。上海的女子教育我是根本地擯斥的。再說，像我們這一階級的人，能否供應一個女孩子多念幾年書，也沒有把握。所以我們對於自己的女孩子的教育計劃，是想由我們自己的力量，將她培養成爲一個“自由人”，成爲一個強健耐勞的女性。我們想就孩子的年齡（四歲到二十五歲），分做五個教育時期。按期把識字，寫字（毛筆與鋼筆），兒歌，童話，兒童劇，運動（特別注重），作文，散文，小說，詩歌，數學，閱報，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常識，歷史地理的知識，筋肉勞動（特別注重），各國革命史，人類勞動史，外國語言文字，專門技能的學習（特別注重，但以筋肉勞動者爲限，使她能在農村或工廠生活）等等教她。過了二十五年，她可以到社會的旋渦裏去衝擊了。假使我有一天能夠脫離這 salary man 的生活，也許我還能做一個打鐵的工人。到了那時，我更能將我的手腕磨鍊得粗厚些。靠着我的雙腕，使我們的寶寶在精神和肉體兩方面都健全地養育起來，讓她做一個“自由人”，做一個“勇者”，我們的寶寶呀！

謝六逸，現代貴州貴陽人。日本早稻田大學本科畢業。現爲上海復旦大學教授。所著有茶話集、水沫集、日本文學、農民文學、神話學等。

語釋 （活計）女子在家庭裏做的工作，像織布、縫衣等等俗稱

‘活計’。〔臨盆〕舊法，女子分娩時用脚盆一類的東西來盛受那新生下來的嬰兒，所以俗稱分娩爲‘臨盆’。〔嘮叨〕音ㄌㄠˊ ㄊㄠˊ，多說話。〔日月如梭〕這是一句成語，說日子的過去，和織布時梭的往來一般快。〔陣痛〕陣，次數；例如‘一陣風’‘一陣雨’。女子分娩前，腹部必作若干次劇痛，稱爲‘陣痛’。〔勞康〕Laocoon 的音譯。希臘神話中人物。他的雕刻像有蛇纏身，象徵父性的煩惱。〔人生戀愛多憂患不戀愛亦憂患多〕這兩句似出於作者自造；但日本菊池寬所作的長篇小說常有此種境界。〔最苦的是母親〕這母親是指那嬰兒的母親，即作者的妻。〔襁褓〕本是嬰兒用的襁被；但這裏作爲動詞用。〔彌月〕誕生後剛滿一月。〔Maiden's Prayer〕意譯爲‘處女的祈禱’西洋名曲之一。〔Lohengrin〕德國音樂家瓦格納 (Wagner) 所作歌劇之一。現在結婚儀式中新夫婦入禮堂時所奏之樂，即此歌劇中的一段。〔志賀直哉〕現代日本小說家，生於一八八三年。他所著的小說到網走去，經周作人譯成華文，收入現代日本小說集（商務書館出版）。〔淞滬火車路線〕從上海開到吳淞的火車路線。〔東京讀賣新聞〕東京日本的國都。讀賣新聞，在東京出版的一種日報，現在還照常出版。〔漫畫〕不限定題材，一時興到而畫成的畫。倘用文字來比擬，漫畫好像‘隨筆’。〔並木道〕兩旁種着樹的人行道。〔溫〕復習。〔啥用場〕有什麼用。〔交關好〕就是說‘甚好’或非常好’。交關，上海一帶的土話。〔牧師〕耶穌教的傳教師。西名爲 Pastor。〔亞門〕Amen 的音譯。其意思是‘心願如此’。耶教徒祈禱時常常念的。〔名媛〕有名的美女子。〔Manéquin girl〕Manéquin，本是指畫家、雕刻家的人體模型，或洋服店裏的胸體模型。近來歐美的大商店，

往往用女子招徠主顧，例如出售衣服的商店，雇用美貌女子，當着主顧試穿各種時式的衣服，使他們隨意選擇，或竟穿了時式衣服坐在櫥窗裏做招牌，凡以此爲職業的女子，就稱爲 Manéquin girl。〔烏七八糟〕雜亂無次序的意思，也是上海一帶的土話。〔文明結婚〕結婚不用舊時的儀式，俗稱‘文明結婚’。

〔教會〕耶穌教徒聚集的團體。〔Salary man的生活〕靠月薪維持生活的叫做‘Salary man的生活’。

文選三四．牽牛花 葉紹鈞

手種牽牛花接連有三四年了。水門汀^{*}地沒法下種，種在十來個瓦盆裏。泥是今年又明年反覆着用的，無從取得新的來加入。曾與鐵路軌道旁邊種地的那個北方人商量，願出錢向他買一點，他不肯。

從城隍廟^{*}的花店買了一包過^{*}磷酸骨粉攪和在每一盆泥裏，這算代替了新泥。

瓦盆排列在牆腳，從牆頭垂下十條麻線，每兩條距離七八寸，讓牽牛的藤蔓纏繞上去。這是今年的新計劃，往年是把瓦盆擺在三尺光景高的木架子上的。這樣，藤蔓很容易爬到了牆頭；隨後長出來的互相糾纏着，因自身的重量倒垂下來，但末梢的嫩條便又蛇頭一般仰起向上伸，與別組的嫩條糾纏，待不勝重量時便重演那老把戲；因此，牆頭往往堆積着繁密的葉和花，與牆腰的部分不相稱。今年從牆腳爬起，沿牆多了三尺光景的路程，或者會好

一點；而且，這就將有一垛完全是葉和花的牆。

藤蔓從兩瓣子葉中間引伸出來以後，不到一個月工夫，爬得最快的幾株將要齊牆頭了。每一個葉柄處生一個花苞，像穀粒那樣大，便轉黃萎去。據幾年來的經驗，知道起頭的一批花苞是開不出來的；到後來發育更見旺盛，新的葉蔓比近根部的肥大，那時的花苞才開得成。

今年的葉格外綠，綠得鮮明；又格外厚，彷彿絲絨裁剪成的。這自是過磷酸骨粉的功效。他日花開，可以推知將比往年的盛大。

但興趣並不專在看花。

種了這小東西，庭中就成為繫人心情的所在，早上才起，工畢回來，不覺總要在那裏小立一會兒。那藤蔓纏着麻線捲上去，嫩綠的頭看似靜止的，並不動彈；實際卻無時不迴旋向上，在先朝這邊，停一歇再看，它便朝那邊了。前一晚祇是莢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早起看時，便已透出二三寸長的新條，綴着一兩張滿被細白絨毛的小葉子，葉柄處是僅能辨認形狀的小花苞，而末梢又有了莢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有時認着牆上的斑駁痕想，明天未必便爬到那裏吧；但出乎意外，明晨已爬到了斑駁痕之上；好努力的一夜工夫！‘生之力’不可得見；在這樣小立靜觀的當兒，卻默契了‘生之力’了。漸漸地，渾忘意想，復何言說，只呆對着這一牆綠葉。

即使沒有花，興趣未嘗短少；何況他日開花，將比往年的盛大呢？

牽牛花，一年生的蔓草。葉有三尖，互生。夏日開花，花色不一，花冠像漏斗；早刻花開，受着日光便萎了。

語釋 〔水門汀〕Cement 譯音的。一種建築材料，以黏土與苛性石灰相和，燒成硬塊，再用機器磨成粉末，用時加入細沙，以水拌勻，乾後就堅硬和石一般。〔城隍廟〕亦稱邑廟。向在上海縣城內。（上海縣城拆除已久，現在的民國路、中華路，就是從前的城址。）廟內有東西二園：東園的假山，頗有名；西園是明允菴豫園舊址。園中攤肆林立，每天遊客很多。〔過磷酸骨粉〕骨灰的主成分為磷酸鈣，不溶於水；加硫酸於骨灰，則成過磷酸鈣及硫酸鈣的混合物，作粉末狀，易溶於水，可作肥料，俗稱過磷酸骨粉。〔菉豆〕亦稱‘綠豆，’穀類，很像赤小豆，莖高尺餘，秋季開小花，實綠褐色，可作食品。

文 話

一四． 小 說

最近我們讀了孔乙己和大澤鄉兩篇，這兩篇都是小說。小說，這個名稱頗有引人的力量，一般的人都歡喜看小說。什麼是小說呢？不妨在此簡略地談談。

小說所敘的必然是一件或者一串的事情，就文體論，自是敘述文。小說裏必然有一個或者多數的人物，做事的發動者、支持者和完成者。這不用詳細指說，讀者只消翻檢孔乙己和大澤鄉，自己就可以尋到證明。

這樣說時，或許有人要問：‘那麼，小說和傳記不就是同類的東西麼？像李成虎傳和荊軻傳，裏邊也有人物，也有事情，爲什麼不稱爲小說呢？’

回答這問題並不難。傳記的材料是被事實所限定的，必須傳記中人有過這回事，起過這樣想頭，方纔可以寫入傳記。小說的材料卻是悉憑作者取舍的；有的小說完全由想像構成，便是用事實做藍本的小說，也儘可攙入想像的成分。所以，從材料的來源說，小說和傳記就顯然不同。

若再根究這不同的所以然，就得說到寫作目的的不同。傳記，看字面就可以知道，目的在把其人其事記錄下來；故非‘傳真求信’不可。小說的目的卻在表達出作者所見於人生的、社會的某種意義；故任何材料得以自由驅遣。用繪畫來比方，傳記猶之寫生法，務求妙肖，小說猶之寫意法，意在筆外。

李成虎傳目的在記錄李成虎，荊軻傳目的在記錄荊軻，所以這兩篇不是小說而是傳記：現在已很明白了。那麼，孔乙己和大澤鄉既是小說，兩位作者所見於人生的、社會的意義是什麼呢？孔乙己是憐憫這個被侮辱的人麼？大澤鄉是同情於那些‘閭左貧民’麼？如果這樣想，就淺看了這兩篇了。讀書而無所成，顏唐到偷人家的東西，卻又說‘君子固窮’；對於自己的知書識字，不乏矜誇的意思；在被打折了腿之後，仍舊耽着一碗酒的享樂，同時給自己辯解說，‘跌斷，跌，跌……’這些裏邊蘊蓄着深濃的人生味。作者感到了這人生味，引起了用文字來把牠把捉住的感興，於是寫下這篇孔乙己。另一位作者呢，他從大澤鄉這個故事裏悟出了階級不同的軍官和‘閭左貧民’在秋雨的征途中所起的不同心理變化，引起了用文字來把牠把捉住的感興，於是寫下

這篇大澤鄉。

李成虎和荊軻的故事也未嘗不可作小說，如果作者從他們的故事裏有什麼意義見到的話；若僅只把其人其事記錄下來，讓人家知道世間有其人其事像李成虎傳和荊軻傳的樣子，那就是傳記——前面已經說過了。

常常有人這樣說：‘某事新奇可喜，某事變幻曲折，都是絕好的小說材料。’這表示他們對於小說抱着一種不正確的見解。他們以為小說的任務就是記錄事情，故認新奇可喜、變幻曲折的事情為小說的好材料。有一些作者犯着同樣的錯誤，他們說：‘我這小說完全依據事實，並非憑空造作的。’取他們的小說來看，只是敘述文而已。

必須敘述文裏含着作者所見於人生的、社會的某種意義（主要在‘含着’，明白說出與否倒沒有關係），方纔是小說。至於材料，真實的故事也好，虛構的故事也好，只消表達得出那所謂某種意義——這裏，真實的故事並不特別可貴。

小說大概可分為兩種。其一用歸納的方法，就是作者先從現實裏去看出意義來，然後，或者就把現實的事情、人物記錄下來，使人看了，也看出作者所看出的那點意義，或者另造事情、人物，作為材料，使那點意義格外明顯。孔乙己就是此種。又其一用演繹的方法，就是作者先有了一種意義，然後創造事情、人物來寄託它，使人看了，也悟出作者所見到的那點意義。大澤鄉就是此種。

關於小說的寫作有所謂‘寫實主義’，一般的誤會就從這名詞引起。其實寫實主義並非照錄故事，作成一些敘述文的意思；乃是把所以寄託意義的事情和人物寫得如同真實的一般，使人

家不起‘不切實際’的感覺。

作者所看出的、悟到的意義，有的是讀者平日也曾經驗過，但並不清楚地留存在意識裏的；及被作者提明，有如搔着了癢處，尋得了故物，欣快無窮。有的是讀者平日雖不曾經驗過，但一經提及，便能深切地理解的；所謂‘一見如故’，正可以形容讀了這種小說以後的欣快。所以，小說的作者和讀者由所見於人生的、社會的某種意義而發生關聯；一邊作，一邊讀，都是嚴肅認真的事。有些人不明白這一點，把寫作小說看做遊戲的事，拿起一本小說來讀的時候，又說‘我藉此消遣消遣’：其作不好、讀不好是當然的。

現在青年頗歡喜作小說，他們作成了小說，自己發布刊物，或者投到報社、雜誌社去。但是，大多數的小說僅是敘述文而已。有志作小說的人首先應該自問：‘我這小說不僅是敘述文麼？’更可以換一句話自問：‘我這小說除了記敘一些事情、人物之外還有自己的什麼意義含着在、寄託着在裏頭麼？’能夠這樣，至少不會把自己的一篇敘述文誤稱作小說了。

至於所見的意義的深淺、廣狹，那是因各個作者的經驗、識力而不同的。各人的生活互異（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各人可就自己所見的意義寫作小說。技法自也各有不同；把各種技法排比起來，就成‘小說法程’之類的書籍。但看了‘小說法程’不一定作得好小說。作者當寫作的時候，若能注意於‘怎樣纔能把自己所見的意義表達出來？’便比較接近成功之門了。

練習 試自認定擬表達某種意義，作小說一篇。

“一來忙，開出窗門亮汪汪；二來忙，梳頭洗面落廚房；三來忙，年老公婆送茶湯；四來忙，打扮孩兒進書房^{*}；五來忙，丈夫出門要衣裳；六來忙，女兒出嫁要嫁粧；七來忙，討個媳婦成成雙^{*}；八來忙，外孫剃頭要衣裝；九來忙，捻了數珠進庵堂^{*}；十來忙，一雙空手見閻王。”

十一歲的阿吉和六歲的阿滿又在唱這俗謠了。阿滿有時弄錯了順序，阿吉給伊訂正。妻坐在旁邊也陪着伊們唱。一壁拍着阿滿，誘伊睡熟。

這俗謠是我近來在伊們口上時常聽到的，每次聽到，每次惆悵，特別在那夏夜的月下，我的惆悵更甚。據說，把這俗謠輸入到我家來的，是前年一個老寡婦的女傭。那女傭的從何處聽來，是不得而知了。

幾年前，我讀了莫泊三的一生^{*}，在女主人公的一生的經過，感到不可言說的女性的世界苦。好好的一個女子，從嫁人，生子，一步一步地陷入到‘死’的口裏去，因了時勢和國土，其內容也許有若干的不同，但總逃不出那自然替伊們預先設好了平板的鑄型一步。怪不得賈寶玉在姊妹嫁人的時候要哭了！

一生現在早已不讀，並且連書也已散失不在手頭了，可是那女性的世界苦的印象，仍深深地潛存在我心裏，每於見到將結婚或是結婚了的女子，

將有兒女或是已有了兒女的女子，總不覺要部分地復活。特別地每次聽到這俗謠的時候，竟要全體復活起來。這俗謠竟是中國女性的“一生！”是中國女性一生的鑄型！

我的祖母，我的母親，已和一般女性一樣都規規矩矩地忙了一生，經過了這些平板的階段，陷到死的口裏去了！我的妹子，只忙了前幾段，以二十七歲的年紀，從第五段一直跳過到第十段，見閻王去了！我的妻正在一段一段地向這方向走着！再過幾年，眼見得現在唱這歌的阿吉和阿滿也要鑽入這鑄型去！

記得，有一次，我那氣概不可一世的從妹^{*}對我大發揮其畢生志願時，我冷笑了說：

“別做夢罷！你們反正是要替孩子抹尿屎的！”

從妹那時對於我的憤怒，至今還記得。後來伊結婚了，再後來，伊生子了，眼見伊一步一步地踏上這階段去！什麼“經濟獨立”，“出洋求學”等等，在現在的伊，也已如春夢浮雲，一過便無痕迹。我每見了伊那種憔悴的面容，及管家婆^{*}的像煞有介事的神情，幾乎要忍不住下淚，可是伊却反不覺甚麼。原來“家”的鐵籠，已把伊的野性馴伏了！

易卜生^{*}在海得加勃勒中，借了海得的身子，曾表示過反對這桎梏的精神。蘇特曼在故鄉^{*}中也曾借了瑪格娜的一生，描寫過不甘被這鐵籠所牢縛

的野性。無論世間難得有這許多的海得、瑪格娜樣的新婦女，即使個個都是，結果只是造成了第三性的女子，在社會看來也是一種悲劇。國內近來已有不少不甘爲人妻的“老密斯”，和不願爲人母的新式夫人。女性的第三性化，似已在中國的上流社會流行開始了！如果給託爾斯泰^{*}或愛倫開伊^{*}女史見了，不知將怎樣歎息啊！

賢妻良母主義，雖爲世間一部分所詬病，但女性是免不掉爲妻與爲母的。說女性於爲妻與爲母以外還有爲人的事則可以，說女性既爲了人就無須爲妻爲母，決不成話。既須爲妻爲母，就有賢與良的理想的要求，所不同的只是賢與良的內容解釋罷了。可是無論把賢與良的內容怎樣解釋，免不掉是一個重大的犧牲，逃不出一個“忙”字！

自然所加給女性的擔負，真是嚴酷，創世記中上帝對於第一對男女亞當夏娃的罰，似乎待女性的比待男性的苛了許多。難道真是因爲女性先受了蛇的誘惑的緣故嗎？抑是女性真由男性的肋骨造成，根本上地位價值不及男性？

中饋^{*}，縫紉，奉夫，哺乳，教養……忙煞了不知多少的女性。在個人自覺不發達的舊式女性，一向沈沒在自然的盲目的性意識裏，千辛萬苦，大半於無意識中經過着，比較地不成問題。所最成問題的是個人自覺已經發展的新女性。個人主義已在新女

性的心裏占着勢力了，而性的生活及其結果，在性質上與個人主義卻絕對矛盾。這性與個人主義的衝突，就是構成女性世界苦的本質。故愈是個人自覺發達的新女性，其在運命上所感到的苦痛也應愈強。國內現狀沈滯麻木如此，離所謂“兒童公育”，“母性擁護”等種種夢想的設施，還是很遠很遠，無論在口上筆上說得如何好聽，女性在事實上還逃不掉家庭的牢獄。今後覺醒的女性，在這條滿了鉄蒺藜^{*}的長路上，將甚樣去掙扎啊！

叫新女性把個人的自覺抑沒了來學那舊式女性的盲目的生活，減卻自己苦痛嗎？社會上大部份的人們，也許都在這樣想。甚麼“女子教育應以實用爲主，”甚麼“新式女子不及舊式女子的能操家政”等種種的呼聲，都是這思想的表示。但我們斷不能贊成此說，舊式女性因少個人的自覺，千辛萬苦，都於無意識中經過，所感到的苦痛，不及新女性的強烈，這種生活，自然是自然的，可是與普通的生活界有何兩樣！如果舊式女性的生活可以讚美，那末動物的生活該更可讚美了。況且舊式女性也未始不感到苦痛，這俗謠中所謂“忙”，不都是以舊式女性爲立場的嗎？

一切問題不在事實上，而在對於事實的解釋上，女性的要爲妻爲母是事實，這事實所給於女性的特別麻煩，因了知識的進步及社會的改良，自然

可除去若干，但斷不能除去淨盡。不，因了人類欲望的增加，也許還要在別方面增加現在所沒有的麻煩。說將來的女性可以無苦地爲妻爲母，究是夢想。

我不但不希望新女性把個人的自覺抑沒，寧希望新女性把這才萌芽的個人的自覺發展強烈起來，認爲妻爲母是自己的事，把家庭的經營，兒女的養育，當作實現自己的材料，一洗從來被動的屈辱的態度。爲母固然是神聖的職務，爲妻是爲母的預備，也是神聖的職務，爲母爲妻的麻煩，不是奴隸的勞動，乃是自己實現的手段，應該自己覺得光榮優越的。

“我有男子所不能做的養小孩的本領！”

這是斯德林堡^{*}某作中女主人公反抗丈夫時所說的話。斯德林堡一般被稱爲女性憎惡者，但這句話，卻足爲女性吐氣的，我們的新女性，應有這自覺的優越感才好。

苦樂不一定在外部的環境，自己內部的態度常占着大部分的勢力。有花草癖的富翁，不但不以晨夕澆灌爲苦，反以爲樂，而在園丁卻是苦役。這分別全由於自己的與非自己的上面，如果新女性不澈底自覺，認爲妻爲母都不是爲己，是替男子作嫁，那末即使社會改進到如何的地步，女性面前也只有苦，永無可樂的了。

心機一轉，一切就會變樣。海上夫人^{*}中愛麗姐

因丈夫梵格爾許伊自決去留，說“這樣一來，一切事都變了樣了！”就一變了從前的態度，留在梵格爾家裏，死心塌地做後妻，做繼母。這段例話，通常認為自由戀愛的好結果，我卻要引了作為心機一轉的例。梵格爾在這以前，並非不愛愛麗姐，可是為妻為母的事，在愛麗姐的心裏，總是非常黯淡。後來一轉念間，就“一切都變了樣了！”所謂“煩惱即菩提”，並不定是宗教上的玄談啊！

婦女解放的聲浪，在國內響了好幾年了。但大半都是由男子主唱，且大半只是對於外部的制度上加以攻擊。我以為真正婦女問題的解決，要靠婦女自己設法，好像勞動問題應由勞動者自己解決一樣。而且單從外部的制度下攻擊，不從婦女自己的態度上謀改變，總是不十分有效的。老實說：女性的敵，就在女性自身！如果女性真已自己覺到自己的地位並不劣於男性，且重要於男性，為妻，產兒，養育，是神聖光榮的事務，不是奴隸的役使，自然會向國家社會要求承認自己的地位價值，一切問題，應早經不成問題了的。唯其女性無自覺，把自己神聖的奉仕，認作屈辱的奴隸的勾當，才致陷入現在的墮落的地位。

有人說，女性現在的墮落，是男性多年來所馴致的。這話當然也不能反對。但我以為無論男性如何強暴，女性真自覺了，也就無法抗衡。但看娜拉*

啊！真有娜拉的自覺和決心，無論誰做了哈爾茂，亦無可奈何。娜拉的在以前未能脫除傀儡衣裝，並不是由於哈爾茂的壓迫，乃是娜拉自身還缺少自覺和決心的緣故。“小松鼠”，“小鳥兒”等玩弄的稱呼，在某一意義上，可以說是娜拉所甘心樂受，自己要求哈爾茂叫伊的啊！

正在爲妻爲母和將爲妻爲母的女性啊！你們正“忙”着，或者快要“忙”了。你們在現在及較近的未來，要想不“忙”，是不可能的。你們既“忙”了，不要再因“忙”反屈辱了自己，要在這“忙”裏發揮自己，實現自己，顯出自己的優越，使國家社會及你們對手的男性，在這“忙”裏認識你們的價值，承認你們的地位！

夏丏尊，現代浙江上虞人。本社社長。他所作的散文甚多，但並未搜輯成集。

語釋 〔書房〕私塾的俗稱。〔討個媳婦〕俗稱娶媳婦爲‘討媳婦’。〔數珠〕念佛時用以計數的珠，亦稱‘念珠’。〔莫泊三〕Guy de Maupassant, (1805—1893) 法國小說家。他是一個寫實主義的作家，和佐拉齊名。〔一生〕原名 Une Vie (1883)。書中敘一女子，在未嫁以前，抱着無限希望，後來卻平平淡淡地過了一生。〔賈寶玉〕清曹雪芹所著小說紅樓夢中的人物。〔從妹〕伯父或叔父的女兒，年紀比自己爲輕的，稱爲‘從妹’。〔管家婆〕主婦的俗稱。〔像煞有介事〕蘇州一帶俗語，其意思和‘儼然’二字差不多。〔易卜生〕見前答汪長祿書注。〔海得加〕

勃勒] 易卜生所作的劇本，原名 Hedda Gabler (1890)。劇中寫一女子名海得，一心想做些超越塵俗的事情，可是理想與現實終究隔離太遠，結果還只以一死了事。〔蘇特曼〕(Hermann Sudermann (1857 --1928) 德國的劇作家小說家。〔故鄉〕原名 Heimate (1893)。是蘇特曼所作的劇本。劇中寫一退職軍官的女兒瑪格娜，因反對由她父親作主訂婚，便離開家庭，投身為歌伶。後來經人調解，又回家和她父親同居，但她父親還是像從前那樣頑固，父女兩人的性質意見根本不同，結果是她父親氣得中風死了。〔老密斯〕西洋人稱未出嫁的女子為 Miss。老密斯，是指年紀已老還沒有嫁人的女子。〔託爾斯泰〕見前文明與奢侈注。託爾斯泰所著的幸福與家庭，描寫戀愛與結婚，正和那些‘不甘為人妻’‘不敢為人母’的人的主張相反。〔愛倫開伊女史〕中國一向稱知書識字的婦女為‘女史’，是尊美之辭。Miss Ellen Key (1849—1924)，瑞典的女思想家。她初主張婦女解放，但後來她卻退出了婦女解放運動的潮流，而竭力主張母性之高尙。所著有愛情與結婚等書。〔創世記中上帝對於第一對男女亞當夏娃的罰似乎女性比男性苛了許多〕創世記是舊約聖書的首卷，記上帝開闢天地，創造萬物。據說上帝先用塵土造成一男子，名叫亞當。又取下亞當的肋骨，造成一個女子，名叫夏娃。後來夏娃受了蛇的誘惑，違背了上帝的吩咐，上帝對夏娃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當時亞當聽了夏娃的話，也違背上帝的吩咐，但上帝對亞當的處罰，只說‘你必終身勞苦，……你必汗流滿面纔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詳可看創世記第二章第三章。〔中饋〕婦人在家所處理的飲食之事，稱為‘中饋’。語

本易經‘无攸遂，在中饋’。〔鐵蒺藜〕古時軍用的障礙物。以鐵爲三角物，有尖刺如蒺藜，用繩連貫成串，布於敵來要路，使人馬不得馳騁。〔操家政〕管理家務。〔斯德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瑞典的歌曲家、小說家。他是一個‘女性的厭惡者’，他的著作中極力反對或諷刺婦女解放運動。所著小說有紅屋(The Red Room)等，劇本有父親(The Father)等。〔海上夫人〕易卜生所作的劇本，原名 The Lady from the Sea (1888)。劇中寫一女子愛麗姐，是個看守燈塔人的女兒，她和父親常居海濱，所以市鎮裏的人都稱她爲‘海上夫人’。她先和一個海船上的水手發生戀愛，且已訂有婚約，後來那水手因犯罪逃走，她便嫁給市鎮裏的一個醫生名叫梵格爾的做後妻。這不是愛麗姐所願意的；所以她到梵格爾家以後，便覺不自由，不舒適，天天想着那水手。梵格爾只是用種種方法來娛悅她，安慰她，總不許她自由。直到後來那水手從海外歸來接愛麗姐的時候，梵格爾纔允許她自決去留。可是，這樣一來，愛麗姐的心完全改變了：她終於拒絕了那水手，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選擇了梵格爾。〔菩提〕佛家稱洞明真諦，到覺悟的境界爲‘菩提’，亦稱‘正覺’。〔娜拉〕易卜生的劇本 Doll's House (1879)，寫一女子娜拉，初爲救她丈夫之故，犯了假冒簽字的罪，她丈夫哈爾茂知道了，卻完全不能原諒她。因此她看穿了男子的自私心，看穿了家庭的黑幕。後來這件事和平的過去，她丈夫又同從前一樣，用對付小鳥玩偶似的手段去對待她，敷衍她，然而這時候，她已經變了一個人了。她離開了哈爾茂，要做一個獨立的人，不願再做家庭的傀儡了。

文選 三六. 翦網 豐子愷

大娘舅白相了大世界回來。把兩包良鄉栗子^{*}在桌子上一放，躺在籐椅子裏，臉上現出歡樂的疲倦，搖搖頭說：

“上海地方白相真開心！京戲，新戲，影戲，大鼓，說書，變戲法，甚麼都有；喫茶，喫酒，喫菜，喫點心，由你自選；還有電梯，飛船，飛輪，跑冰……老虎，獅子，孔雀，大蛇……真是無奇不有！唉，白相真開心，但是一想起銅錢就不開心。上海地方用銅錢真容易！倘然白相不要銅錢，哈哈哈哈哈……”

我也陪他“哈哈哈哈哈……”

大娘舅的話真^{*}有道理！“白相真開心，但是一想起銅錢就不開心，”這種情形我也常常經驗。我每逢坐船，乘車，買物，不想起錢的時候總覺得人生很有意義，對於製造者的工人與提供者的商人很可感謝。但是一想起錢的一種交換條件，就減殺了一大半的趣味。教書也是如此：同一班青年或兒童一起研究，爲一班青年或兒童講一點學問，何等有意義，何等歡喜！但是聽到命令式的上課鈴與下課鈴，做到軍隊式的“點名”，想到商賈式的“薪水”，精神就不快起來，對於“上課”的一事就厭惡起來。這與大娘舅的白相大世界情形完全相同。所以我佩服大娘舅的話有道理，陪他一個“哈哈哈哈哈……。”

原來“價錢”的一種東西，容易使人限制又減小

事物的意義。譬如像大娘舅所說：“共和廳裏的一壺茶要兩角錢，看一看獅子要二十個銅板。”規定了事物的代價，這事物的意義就被限制，似乎喫共和廳裏的一壺茶等於喫兩隻角子，看獅子不外乎是看二十個銅板了。然而實際共和廳裏的茶對於飲者的我，與獅子對於看者的我，趣味決不止這樣簡單。所以倘用估價錢的眼光來看事物，所見的世間就只有錢的一種東西，而更無別的意義，於是一切事物的意義就被減小了。“價錢”，就是使物與錢發生關係。可知世間其他一切的“關係”，都是足以妨礙事物的本身的存在的真意義的。故我們倘要認識事物的本身的存在的真意義，就非撤去其對於世間的一切關係不可。

大娘舅一定能夠常常不想起銅錢而白相大世界，所以能這樣開心而讚美。然而他只是撤去“價錢”的一種關係而已。倘能常常不想起世間一切的關係而在這世界裏做人，其一生一定更多歡慰。對於世間的麥浪，不要想起是麵包的原料；對於盤中的橘子，不要想起是解渴的水菓；對於路上的乞丐，不要想起是討錢的窮人；對於目前的風景，不要想起是某鎮某村的郊野。倘能有這種看法，其人在世間就像大娘舅白相大世界一樣。能常常開心而讚美了。

我彷彿看見這世間有一個極大而極複雜的

網。大大小小的一切事物，都被牢結在這網中，所以我想把握某一種事物的時候。總要牽動無數的線，帶出無數的別的事物來，使得本物不能孤獨地明晰地顯現在我的眼前，因之永遠不能看見世界的真相。大娘舅在大世界裏，只將其與‘錢’相結的一根線剪斷，已能得到滿足而歸來。所以我想找把快剪刀，把這個網盡行剪破，然後來認識這世界的真相。

藝術，宗教，就是我想找求來剪破這“世網”的剪刀罷！

人世間的種種束縛，叫做‘世網’或‘塵網’。這篇題目叫剪網，就是要剪破世網的意思。

豐子愷，現代浙江崇德人。他是一個藝術家，同時又是一個宗教的信仰者。所著有西洋美術史、西洋畫派十二講、西洋名畫巡禮、子愷漫畫、緣緣堂隨筆等。

語釋 〔大娘舅〕對於母親的長兄的稱呼。〔白相〕南方人稱遊玩爲‘白相’。〔大世界〕上海的遊戲場。〔良鄉栗子〕河北良鄉縣所產的栗子。〔京戲〕就是‘皮黃戲’。戲劇中的西皮二黃，本爲鄂調。其後石門、桐城、休寧那些地方的人，仿鄂調而變通之，創爲‘徽調’。清盛時，安徽人在北京做官的很多，鄉音流入，北京人模仿學習，日有進步，音節的調和圓貫，出安徽人之上，南方人就稱之爲‘京調’。唱着京調的戲，就叫做‘京戲’。〔新戲〕民國初年，盛行一種專重對白與佈景的‘白話戲’，當時人稱之爲‘新戲’或‘文明戲’。但後來因爲劇本的取材太濫，演員的流品太雜，新戲的本身價值墮落，不爲社會所重視。現在上海各遊戲場中，

尚在搬演這類‘新戲’。〔大鼓〕北方人唱的鼓詞，因為唱的時候除弦子外又用鼓及簡以為節拍，所以又叫做‘大鼓’。有北平天津及山東的分別：北平、天津人唱的稱為‘京音大鼓’，山東人唱的，稱為‘梨花大鼓’。〔說書〕從前有些江湖賣食之徒，在神廟、茶肆講說故事，俗稱‘說書’。現在的遊戲場中，也設‘書場’，藉以吸引聽衆。又說書有六小的分別：用三弦彈唱的，俗稱‘說小書’；專用口說的，俗稱‘說大書’。〔共和廳〕上海大世界裏面的正廳。〔銅板〕銅元的俗稱。〔麥浪〕麥因風起伏如浪紋，就叫做‘麥浪’。

文 法

十二. 形容詞的性質種類及其在句中的用途

形容詞是用以修飾名詞(或代名詞)的。名詞之先，附加了一個詞而全體仍不失其名詞性時，那附加的詞，就是這名詞的形容詞。例如：

人 (名詞)

聖人 (名詞)

古聖人 (名詞)

上例之中，‘聖’為‘人’的形容詞，‘古’又為‘聖人’的形容詞。凡名詞一經形容，範圍就被限制。‘人’原包括一切人類，說‘聖人’時，愚人就被排除了。‘聖人’原不分今古，說‘古聖人’時，現今的聖人就不在內了。

形容詞與名詞結合的方式有二，一是直加，二是帶後介詞‘的’或‘之’。帶‘的’或‘之’時，全體就成名詞短語，其性質仍與名詞同。例如：

妻以喜悅的心情每日織着小絨線衣 (作了父親)

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 (核舟記)

帶後介詞‘的’‘之’與否，有兩種理由可舉。一是語調的關係。

句子在語調上有宜於單數的，有宜於偶數的，‘的’‘之’的用否可以調節。一是爲使關係明白起見。中國的語言文字無語尾變化，某字屬何種詞性，全要視其與他詞關係如何而定。名詞上附加形容詞，如關係稍複雜，尤有誤解之慮，用‘的’‘之’標明，就不會誤解了。除此以外，似無別的理由可尋。例如：

王道 (如果說作‘王之道’就很不順耳了)。

先王之道 (如果說作‘先王道’也就不順耳了)。

友人的兒子 (如果無‘的’字，友人與兒子的關係就不明了)。

治國之道 (如果無‘之’字治國與道的關係就不明了)。

除了上述顧慮以外，‘之’‘的’的用否，儘可隨意，實際上這種的例很多。如：

惻隱之心 == 惻隱心

新的生命 == 新生命

凡附加於名詞而全體仍不失名詞性者都是形容詞。形容有好幾個種類，如下：

小西瓜 (單字的)

新鮮的生命 (雙字同義)

公私之辨 (雙字相對)

小小的家庭 (雙字重疊)

絨線衣 (名詞)

我國 (代名詞)

甚麼地方 (代名詞)

| | |
|------------------------|----------|
| <u>呻吟</u> 的聲音 | (動詞) |
| <u>未來</u> 的希望 | (動詞帶副詞) |
| <u>讀書</u> 的方法 | (動詞帶目的格) |
| 我聽見 <u>‘妻叫看護婦’</u> 的聲音 | (完全的句) |

形容詞是修飾名詞，附加於名詞之上的，故凡句中有名詞處皆可用形容詞。名詞有幾種位置，(即所謂格)形容詞隨了名詞就也可有幾種用途。

形容詞除用以修飾句中的一切名詞之外，尚有一個很重要的用途，即在句中作補足語。這就是所謂形容詞補足語。補足語常在不完全自動詞‘爲’‘是’等字之後。這種不完全自動詞常有被略去的。(參照第八節)例如：

今年的葉格外綠 (牽牛花) (略不完全自動詞)
 自然所加給女性的擔負真是嚴酷 (聞歌有感) (不略不完全自動詞)

帶形容詞補足語的句子，如果那形容詞是有他動詞的，文句就往往有被動性質。例如：

泥是今年又明年反覆着用的 (牽牛花)
 這俗謠是我近來在伊們口上時常聽到的 (聞歌有感)

補足語，有補足主格的與補足目的格的兩種，(參照第八節)上面所述的形容詞補足語，都是補足主格的，此外還有補足目的格的形容詞補足語。例如：

你罵我糊塗。
 醫生說這毛病危險。

十三. 形容詞的比較法

普通的形容詞，如‘長’‘短’‘大’‘小’之類，是修飾名詞，示事物的性狀的。事物的性狀可以彼此相同，例如‘白’字可用之於紙，也可用之於玉，同一的性狀有深淺高下的不同。因此，形容詞可有比較法。形容詞的比較法有三：

(甲)平比 二同性狀的事物相比，彼此平等的叫平比。文言用‘如’‘若’‘猶’等字表出，語體用‘像……一樣’‘……得和……似的’‘……得像……一般’等語表出。例：

君子之交淡若水(淡) (文言)

這玉白得像雪一樣(白) (語體)

一種事物有各種的性狀，兩物相比，必指同一性狀而言。例如‘淡’只是交的性狀之一，(交又可有久暫，好壞等等性狀，)上例只從‘淡’上相比。‘白’只是玉的性狀之一，(玉尙可有堅，貴等等性狀，)上例只從‘白’上相比。照理，上節有‘淡’‘白’字，下節也應該有‘淡’‘白’字，只因相比的必爲同一性狀，故下節的‘淡’‘白’字就可省了。

上例是同性狀的事物兩兩相比，略其一端的性狀詞的。在平比的句式中，尙有把兩端的性狀詞全都略去，只以兩名詞(事物)相比的句式。這種句式，只有在所比的性狀不言自明的時候才可用。例：

月光如畫。(以‘明’相比)

門庭如市。(以‘熱鬧’相比)

年華像流水一般。(以‘速’相比)

他們兩人像兄弟似的。(以‘親愛’相比)

(乙)差比 兩種事物就同一性狀相比，其性狀有相差時，叫做差比。文言文用‘於’字來表出，語體文用‘比’字來表出。例：

苛政猛於虎。

命比紙薄。

差比可以平比的形式表出之。否定的平比式，實際等於差比。例如：

苛政猛於虎(差比) 虎不如苛政之猛。(平比)

命比紙薄(差比) 紙不如命之薄。(平比)

(丙)極比 三種以上的事物，就同一性狀相比，其中有一事物達於至極時，叫做極比。文言與語體，都用‘最’字表出。例：

孔子弟子，曾參最少。

今年入伏以來昨日最熱。

極比式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須限定範圍。平空說‘曾參最少’，‘昨日最熱’是不許可的。必須有‘孔子弟子’‘今年入伏以來’等的限定語才可通。

極比式亦可用平比式或差比表出。例如：

孔子弟子皆不如曾參年少。(平比)

今年入伏以來，沒有熱於昨日的。(差比)

練習一 試就名詞各格附加形容詞造例。

練習二 下二文有被動性，試改爲授動文。

泥是今年又明年反覆着用的。

這俗謠是我近來在伊們口上時常聽到的。

練習三 試補出下列平比文的性狀詞來。

江山如畫。

馬路如虎口。

文選 三七. 科學的起源 王星拱

科學的起源，不是偶然發見的，因為人類是有理性的動物，有種種心理的根據，可以發生科學。現在我們把這些心理數出如下：

(一)驚奇 人類都有驚奇的心理，我們看見一物，必訝問這是什麼東西；遇見一樁事，必問這是什麼道理。這種種驚奇的心理，就是科學的起源。最初的人類，看見天然界中日月山川草木鳥獸各種不同的現象，首先要辨識這些現象的不同，然後要解釋這些現象的道理。把這個心理往前發展，就是科學的進步。但是有一班哲學家說：驚奇的心理，祇能創造宗教，不能創造科學，因為人類到驚奇不能解釋的時候，就把神來解釋，那心上就圓滿了。我覺得人類有驚奇的心理的時候，總想得個理性的解釋，如果想了多少法子，還不能解釋，方纔歸依宗教。所以驚奇的心理，對於科學的起源，總有一部分的潛力。

(二)求真 無論何人，總想明白萬事萬物的真理，人類的心理，總是信真實而不信假偽的。就是迷信糊塗的人相信假偽的，他的心上是把假偽當作真實；如果有人叫他明明白白的知道他所信的是假偽的，另外還有個真實的，決沒有不‘舍其所信而信之’的，亞拉伯成語曰，‘不知其不知，纔叫做愚。’若是能叫他知其不知，他便不是愚了。就是有心作偽的人的心中，仍然有個求真的趨向。羅司金 (Ruskin)

說：‘求真的渴望，仍然存在於有心作偽的人的心中。’這話深有意思。例如點金化學家說銅錢可變爲金，這個學說盛行一千年，但是自十七世紀；有人證明他是假的，也就沒有人相信了。又如星卜命相之流，他的心上何曾不知道他所說都是騙人的，不過因衣食名聲，不得不說誑話罷了，但是有一派悲觀的哲學家，以爲‘人愛欺騙’，就是假偽。這話我還未敢深信。因爲人所以愛欺騙的緣故，還是由於‘外鑠’的，不是由於天性的自然。

(三)美感 美感，無論是物質的，是精神的，都是人類所共有的。物質的美，是外界的可以感觸器官的美。精神的美，是心理上的異中求同綜合的判斷。然而精神的美，常常隱在物質的美的後頭。科學家以爲天然界是美的，因爲天然界各部分的秩序，是恰恰支配的得當，不是紊亂衝突的，這是物質的美。我們把異中的同點綜合起來，成了理論定律，用他去推論，審度，判斷，也是不紊亂的，不衝突的，這就是精神的美。這物質的美感和精神的美感，最初的人類也有的。考古學家查得冰川時代的洞居人類在灰石上所刻的毛象的圖像，有寫實的意思。試問那樣野蠻人類，爲什麼要圖像呢？是因爲他們有物質的美感的緣故。最初人類解釋現象界的繁複，也想用一種綜合的方法成一種有系統的理論，是因爲他們有精神的美感的緣故。科學家何以盡心竭

力研究科學呢？因為科學中間有和一的^{*}美。所以科學的起源和他的進步，美感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四)致用 這裏要分兩層來說。在太古的時候，這個想致用的心理，對於科學的發生，或者有很大的潛力；因為那個時候的人類，穴居野處，茹毛飲血，漸漸覺得天然界中所有天然的器具，實在是不夠用的，纔想拿這些天然的材料，製造一番，來供給他們飲食起居的日用。但是我們現在的科學，是在文藝復興^{*}的時候重行出世的。當十五六七世紀的時候，那些科學家，像加里里約、牛敦^{*}並不是爲致用而研究科學的。一直到了近來五六十年間，纔有許多科學家，特意的爲致用來研究科學。所以致用這一層，在中古期的科學降生，沒有什麼力量。不過近來的科學的進步，致用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主動。

(五)好善 人有好善惡惡的本能。盧騷^{*}說：‘我們不知道什麼是絕對的善惡，’這話不錯，但是我們心裏總有個比較的善惡。這個比較，是從辨別得來。科學是辨別的武器，不是糊裏糊塗的把前人所說的善惡就當作善惡。必定要明明白白的研究出一個真理來。如果要能辨別善惡，來做行爲的標準，必定要發達科學。

(六)求簡 宇宙萬象，繁複不同。古時人類已經提出一個綱領來，研究宇宙的真理。因為對於繁複的東西，若是沒有簡約的方法，簡直是對付不了，

理不出一個頭緒來。所以科學之唯一的方法，就是簡約。至於星卜命相各種邪說，都是故作繁難，不要使人家懂得清楚的。因為如果人家懂得清楚，他的本身就不能存在了。古代點金化學家，也是如此。他教人家點金的方法，故意用顛倒錯亂的數目，來蒙蔽人家。人家學過，仍然不懂。倘人來問他，他便答道，“你下次就可以稍為清楚些了”。所以這些邪說，是科學的仇敵。科學是從繁複之中，用簡約的方法，理出頭緒出來，剛剛合我們心坎兒上所要懂得的。譬如我們有書一架，各色不同，若有人把他編成目錄，叫我們可以隨時取閱，不費時力，我們必定感激他。科學就是替我們在自然界這個大書架上，用簡約的方法，理出一個目錄來，我們怎得不感激科學呢！

以一定的對象，為研究的範圍，而於其間求統一確實的知識者，叫做‘科學’(Science)。以研究自然界的現象為對象的，叫做‘自然科學’。以研究社會上一切現象為對象的，叫做‘社會科學’。本篇原名科學的起原和效果，這裡祇節錄‘科學的起原’一段，故改題為科學的起原。

王星拱字撫五，現代安徽人。曾任北大教授。所著有科學方法論、科學概論等。

語釋 〔哲學〕Philosophy，研究宇宙萬有的原則原理的學科。哲學與科學相對。科學究其所當然，哲學研究其所以然；科學重實證，哲學尚理想。〔亞拉伯〕Arabia，地名。亞細亞西南部波

斯灣紅海間的半島。北界亞洲土耳其，面積百二十六萬方哩，內有土耳其領土十七萬三百方哩，此外都是獨立的部落。〔羅司金〕Ruskin, John (1819—1900) 英國的美術批評家。〔點金化學家〕公元四世紀左右，希臘有提倡鍊金術（Alchemy）的，據說能把賤金屬鍊成黃金；後來盛行於歐洲。後人稱提倡這種學說的人為‘點金化學家’。〔十七世紀〕西洋以一百年為一世紀，從耶穌紀元算起：耶穌紀元一千六百年到一千七百年之間，就是十七世紀。〔星卜命相之流〕指那些星相家及拆字算命之流。〔外鑠〕猶言受外來的影響。語本孟子告子篇‘非由外鑠我也’。〔冰川時代的洞居人類在灰石上所刻毛象的圖像〕冰川時代亦稱‘冰河時期’，約在二萬多年以前，那時候歐亞美洲北部為冰河所淹。據說那時候已有人類，以游牧為生，獵得的多是毛象、野馬、馴鹿之類。並且已經懂得在灰石上刻着毛象等等的圖像。這些雕刻的圖像，現在還保存於西班牙、法蘭西等處因開掘而發見的洞穴中（詳可看漢譯世界史講第九章）。〔和一的美〕即指上面所說的不紊亂、不衝突，有秩序而諸和的美。〔文藝復興〕中世紀初，日耳曼蠻族侵入歐洲，西羅馬帝國滅亡，古代希臘、羅馬的文化，衰微達於極點；到十一世紀，漸漸復興，至十四世紀而極盛。在此時期，歷史上稱為文藝復興時期。〔加里里約〕Galilei, Galileo (1564—1642) 義大利的數學家及科學家。和培根、哥白尼輩，均為自然科學的先驅者。〔牛敦〕（Newton, Sir Issac (1642—1727)），英國的數學自然科學大家。他嘗發見微分法，與萊布尼茲不謀而合。又嘗研究光線，開後來光學之基。而論其學術上的功業，要以發見引力一事為最著。〔盧騷〕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法國哲學家。他主張

自然主義，與福祿特爾齊名。其言論思想，實爲法國大革命的先驅。所著以民約論、懺悔錄等最有名。

文選三八. 一般與特殊 劉叔琴

如果我們可以用極概括的話來表示思想的輪廓，那麼，下面的一段話，須得預先交代清楚。就是：

社會問題中最大的問題，就在乎怎樣纔能提高大多數人底生活標準；文化運動中最要的運動，就在乎拚命去提高大多數人底知識標準。

這話在實際上確實是個難問題，或許竟是人類所永遠追求不盡的理想境界。可是理論方面底答案，那倒簡單得很，可以一句話包括無遺地說：

要使特殊的一般化，同時也要使一般的特殊化！

社會問題的解決應該如此，文化運動的進行也應該如此。知識階級應該努力在第一點，實際運動者應該努力在第二點。化學之前有鍊金術，天文學之前有占星術，這是誰都知道的事情。由石斧，骨錐，獨木舟，而槓桿，滑車，起重機，飛行機，這不是物理學底由來嗎？由自己誇耀，兩性競爭，服飾，美裝，而美術，而文學，這不是藝術底由來嗎？由自然崇拜，而祖先崇拜，而精神崇拜，這不是宗教底由來嗎？“有”者，私之始也。由最初自然的占領，而互相尊重

私有財產，這不是幾千年來法律的精義與道德的極致嗎？從前——大約兩百多年以前——劉繼莊說的“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這一段話，頗能敲出這裏面的消息來。他說：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天性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喜看小說、聽說書者，此天性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天性中之易與禮也。”

的確，所謂六經者，只是一般人天性中所有的好唱歌、看戲、喜聽說書、看小說、信占卜、祀鬼神底特殊化而已。從可知一切具有特殊性的學問，以及所以代表學問的特殊性的概念：真、善、美、聖，甚至於中國聖人的所謂禮、樂、詩、書、春秋、易，無一不是一般生活的特殊化。生活有了這些特殊化，牠的標準纔見提高，牠的深度纔見增進。全部世界科學史、人生哲學史、藝術史、宗教史，牠們所指示我們的，就是這一點。這是千萬年來無量數人們所曾經努力的成績，也是人們對付一般的惟一的方法。

地上如果有天國可以建設，我想那唯一的工程師便是學問，而這工程師所採用的惟一的方法，便是使一般特殊化而已。把一般都找出個道理來，都弄成功一種學問：這就是一般的特殊化。

一切都是生活的過程，一切都是生活的產物。而這產物只有在再變做生活的養分時纔有意義，

纔有價值。譬如稻米是人種出來的，再去養活人們。學問不是從學問本身產生出來，像音不是從音本身產生出來，色不是從色本身產生出來的一樣。生活產生學問，學問再去滋養生活。我們固然希冀一切生活都會變成學問，都會不絕地向深化；但我們尤其希望各種學問都會去滋養一切人們的生活，都會不絕地向外普及。現代的學問，現代的文化，是千萬年來無量數的人們在地上所建設的伊甸園、所創立的象牙塔，萬萬不應該只由少數人獨占獨享，須得開放起來給大多數人共住共享。這樣，纔見得牠是個地上的天國。這個開放的手續便是使特殊的一般化。

一般的特殊化，是生活或文化本身的提高。特殊的一般化，是使大多數人生活或文化的提高。這是一般的人們所應該努力的目標。

劉叔琴，現代浙江鄞縣人。日本東京高等師範畢業。譯著有民衆世界史要、社會成立史等。

語釋 〔化學之前有鍊金術〕科學家研究物質組成的變化，叫做‘化學’。西名爲 Chemistry。鍊金術已見上篇‘點金化學家’注。中國古代的方士，亦有鍊丹砂爲黃金的企圖，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上記載得極詳細。〔天文學之前有占星術〕研究天體的組織及天體運轉大小位置的學科，叫做‘天文學’。西名爲 Astronomy。在科學未發達以前，希臘、羅馬盛行一種占星術 (Astrology)。大約是就星的大小位置來占候人事吉凶，公元十七世紀

流入歐洲，後來漸漸進步，由迷信的占星術，一變而為科學的天文學，所以天文學亦稱‘星學’。中國古代亦有占星術，如漢書藝文志所載泰一雜子星二十八卷、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等，都是講占星術的書。〔石斧〕用石頭磨治而成的斧。人類在未發明銅器以前，都用石器的。〔骨錐〕用獸骨做成的錐。〔獨木舟〕古人未懂造舟的方法，用整段木頭剖開，把中心剝空，便成獨木舟。〔槓桿〕西名為 Lever，即堅硬不能撓屈的桿，為力學中的助力器械。〔滑車〕西名為 Pulley。以木或金屬製圓輪，中作圓孔，貫以圓滑之軸，輪能繞軸而轉，圓滑無礙，所以叫做‘滑車’。有‘定滑車’與‘動滑車’的分別：其軸裝置於不能移動的物體上，使滑車全體定而不動，僅其輪能繞軸而轉的，叫做‘定滑車’。其軸裝置於可移動的物體上，使滑車全體可以移動，其輪亦繞軸而轉的，叫做‘動滑車’。動滑車用以起重，可省力二分之一。若將動滑車數個連用，則省力尤多，叫做‘連滑車’。〔起重機〕西名為 Crane。上置滑車，下設輪軸，以繩索繫重物，隨意引之上下左右。船埠用此最多。〔物理學〕研究物體狀態變化（即力、熱、聲、光、磁、電諸現象）的學科，叫做‘物理學’。西名為 Physics。〔自己誇耀〕據生物學者的研究，動物中的雄性為求雌性的愛，往往用種種方法，誇耀牠自己的美。如鳥類中的雄性，往往用牠的美麗的羽毛，婉轉的歌喉，去引誘雌性，便是自己誇耀的一例。〔藝術〕西名為 Art。普通總括在審美上有價值的一切作品如文學、音樂、繪畫、演劇、建築、雕刻、舞蹈等而言。〔自然崇拜〕人類在未開化，或半開化的時代，知識幼稚，思想簡單，對於自然界的現象不能瞭解，便由畏懼而崇拜，如波斯教的拜火，圖騰教（Totemism）的崇拜樹木鳥獸，都是。〔祖先崇

拜]從原始的自然崇拜,再進一步而相信人類的靈魂不滅,死後還能給生人以禍害或幸福;又相信人類的幸福,都是他祖先所創造;爲崇德報功及求祖宗保佑起見,遂產生了祖先崇拜的風俗。〔精神崇拜〕由原始的迷信,再加上一點哲學的意味,便發生精神崇拜。所謂精神,對於物質而言;換句話,就是理想。如佛教徒以涅槃爲人生最高理想,耶教徒以天國爲人生最高理想;他們都看輕世界上一切物質生活,而想求得美滿的精神生活,這便是所謂‘精神崇拜’。〔劉繼莊〕名獻廷,一字君賢,清大興人。所著有廣陽雜記。〔六經〕禮、樂、易、詩、書、春秋,是爲六經。樂經久亡,現在祇剩五經。〔人生哲學〕西名爲Philosophy of life。以道德、宗教、藝術等等及人間普遍生活之要求爲根據點,而研究人生之目的及意義的哲學。〔伊甸園〕Eden, 亞當與夏娃最初所住的園,亦稱‘樂園’。詳可看舊約創世記第二章。〔象牙塔〕Ivorytower, 語本法國批評家聖白夫。凡是愛慕藝術生活,不滿足於物質文明所創造的實利生活,想得到一特別的理想的天地,隱身其中,把現代的生活,一切忘掉,另營自我的理想生活,這樣的天地就叫做‘象牙塔’。

文 話

一五. 小 品 文

這一回我們來講‘小品文’。小品文的名稱原從牠篇幅短少得來,彷彿說這是小東西而已。小品文可以記述人、物,可以敘述事情,可以解說理法,可以議論事物,也可以寫境、抒懷:有什麼要寫,就提起筆來,到無可寫了,就此擱筆,即僅有數十字也

不以爲意，是純任自然，記錄片段的意思、情感的一種文字。作了父親和牽牛花都是小品文。前者篇幅雖不能算短少，就文體論，是記述文和敘述文的糅合，（中間也有議論文，如末後論教育計劃的一段）但在純任自然地抒寫作了父親以後的感想這一點上牠是小品文。後者是記述文，卻並非僅僅記述牽牛花，中間流露着作者默契‘生之力’的情懷，故是小品文。

這樣說來，我們讀過的文篇中，不是有好幾篇是小品文麼？是的。像賣汽水的人，作者自己原來題‘西山小品’的；他如康橋的早晨、荷塘月色、背影，也都是小品文。繪畫中有所謂‘速寫’的一法，把當前的景物用簡略的筆畫記錄在紙面上，卻並非草率從事，一樣也注意到構圖、用筆等條件。這速寫畫正可以比文字中的小品文。讀者試凝神辨認，上面提及的幾篇不都是速寫畫一般的文字麼？

在長篇的文字裏或者整部的作品裏，常常包含着好些小品文；這就是說，從其中抽出某一段來，不管牠和前後文的關係，單看牠本身，便是一篇獨立的小品文。如赤壁之戰中的

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

就可認爲一篇小品文。

有一些學生往往說：‘我很想作文，可惜沒有題目。’這句話自然從有了‘命題作文’的習慣而來的；向來作文先由先生命題，故自覺沒有材料作文時，就說‘沒有題目’了。作文的材料豈是世間罕有的珍寶，這樣難得的麼？我們生活一天，就有一天的見聞，一天的思想、情感，把這些發表於口頭，便是說話，書寫在紙

上，便是文字。世間決沒有一批專供作文的材料；作文的材料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裏頭。作文也不是一樁特殊的事情；作文正同說話一樣，是被包在生活裏的一個項目。你若把作文看做特殊的事情，又想從不知什麼地方去尋取作文的材料，那就只好永久擱筆了。你若已經有了這樣的癖性，想要糾正過來，養成容易作文的習慣，最好從試作小品文入手。你可以把每天的見聞，每天的思想、情感‘形之於筆墨’，或者作日記，或者同家屬、朋友通信，或者就是作筆記；那些材料並不一定連貫，你就分開來寫，一句話也行，數十字也行，純任自然，意盡而止。這樣，你將見到作文的材料‘俯拾即是’，只有須選擇刪棄，決不會‘踏破鐵鞋無覓處’；你更將見到作文也就是生活，決非生活的點綴。

同時，試作小品文對於作文練習也有好多益處。圖畫學生學畫人體，先畫一手一足，學畫山水，先畫一樹一石。小品文和長篇文字的比例，正如一手一足和人體、一樹一石和山水一般。故作小品文可爲作長篇文字的準備。又，小品文篇幅既短少，自不能容納巨大繁複的材料。對於細小簡單的材料要有所說、有所寫，必然觀察到、思考到、感覺到精微的地方去。故作小品文可增進觀察力、思考力和感覺力——這不僅在寫作上，在什麼方面都是很有益的。又，對於細小簡單的材料有所說、有所寫，自然不會像藤蔓一樣向四處亂爬，必定要揀那扼要的、精鍊的方式表達出來。故作小品文可使文字趨於簡鍊。又，小品文既以日常生活爲材料，那就取之不竭；篇幅又短少，無需長時間的研摩，而成篇時卻比較容易像個樣兒。惟其像個樣兒，就不憚繼續習作，以期再嘗成功的喜悅。故作小品文可養成作文的興味。

讀者如發心習作小品文，請隨時留心自己的所見所聞，隨

時留心自己的思想、情感。平時對於那些，以為決非作文材料，輕輕放過了；卻想尋另外的材料，於是歎息着喊‘沒有’。現在一留心，就會覺得這也是，那也是，一枝筆差不多來不及寫。但是，如果可能的話，最好盡量地寫下來。反正是習作，寫的即使是無謂的東西也無妨。從這里，你會不知不覺地長進；起初對於許多材料無從抉擇，後來漸漸知道那一宗材料值得寫，那一宗材料可以毫不顧惜地放過了；起初覺得見、聞、思、感是一事，提筆作文又是一事，後來漸漸覺得兩方接近，幾乎完全一致了——這就是說怎樣見、聞、思、感就怎樣寫。這樣，作文對於你便有了真實的用處。

暫時不必希望作成一篇博大的論文、一部繁複的小說。先努力於小品文的寫作吧。遇見一個人物，要能用文字捉住他的外形或內心；參與一個集會，要能用文字速寫牠的經過和會場空氣；游覽一處景物，要能用文字表達自己所得的印象——說起來是很多的。這些都作得很好時，博大的論文和繁複的小說也不難着手了。

練習 試從任何長篇文字裏摘出小品文來。

文選 三九. 談 動 朱 光 潛

朋友：

從屢次來信看，你的心境近來似乎很不寧靜。煩惱究竟是一種暮氣，是一種病態，你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就這樣頹唐沮喪，我實在替你擔憂。
一般人歡喜談玄。你說煩惱，他便從哲學辭典

裏拖出“厭世主義”，“悲觀哲學”等等堂哉皇哉的字樣來叙你的病由。我不知道你感覺如何，我自己從前彷彿也嘗過煩惱的況味，我祇覺得憂來無方，不但人莫之知，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裏有所謂哲學與人生觀！我也些微領過哲學家的教訓。在心氣和平時，我景仰希臘廊下派哲學者，相信人生當皈依自然，不當存有嗔喜貪戀；我景仰託爾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宥與愛；我景仰白朗寧，相信世間有醜纔能有美，不完全乃真完全。然而外感偶來，心波立湧，拿天大的哲學，也抵擋不住，這固然是由於缺乏修養，但是青年們有幾個修養到“不動心”的地步呢？從前長輩們往往拿“應該不應該”的大道理向我說法。他們說，像我這樣一個青年應該活潑潑的，不應該暮氣沈沈的，應該努力做學問，不應該把自己的憂樂放在心頭。謝謝罷，請留着這副“應該”的方劑，將來患煩惱的人還多呢！

朋友，我們都不過是自然的奴隸。要征服自然，祇得服從自然。違反自然，煩惱纔乘虛而入。要排解煩悶，也須得使你的自然衝動有機會發洩。人生來好動，好發展，好創造。能動，能發展，能創造，便是順從自然，便能享受快樂。不動，不發展，不創造，便是摧殘生機，便不免感覺煩惱。這種事實在流行語中就可以見出，我們感覺快樂時說“舒暢”，感覺不快樂時說“抑鬱”。這兩個字樣可以用作形容詞，也

可以用作動詞。用作形容詞時，牠們描寫快或不快的狀態，用作動詞時，我們可以說牠們說明快或不快的原因。你感覺煩惱，因為你的生機被抑鬱；你要想快樂，須得使你的生機能舒暢、能宣洩。流行語中又有“閒愁”的字樣，閒人大半易於發愁，就因為閒時生機靜止而不舒暢。青年人比老年人易於發愁些，因為青年人的生機比較強旺。小孩子們的生機也很強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為他們時時刻刻的遊戲，所以他們的生機不至於被抑鬱。小孩子們偶爾不很樂意，便放聲大哭，哭過了氣就消去。成人們感覺煩惱時也還要拘禮節，哪能由你放聲大哭？喫黃連苦在心頭，所以愈覺其苦。哥德少時因失戀而想自殺，幸而他的文機動了，埋頭兩禮拜著成一部維特之煩惱，書成了，他的氣也洩了，自殺的念頭也打消了。你發愁時並不一定要著書，你就讀幾篇哀歌，聽一幕悲劇，借酒澆愁，也可以大暢胸懷。從前我很疑惑何以劇情愈悲而讀之愈覺其快意，近來纔悟得這個洩與鬱的道理。

總之，愁生於鬱，解愁的方法在洩，鬱由於靜止，求洩的方法在動。從前儒家講心性的話，從近代心理學眼光看，都很粗疏，祇有孟子的“盡性”一個主張，含義非常深廣。一切道德學說都不免膚淺，如果不從“盡性”的基點出發。如果把“盡性”兩字懂得透澈，我以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

人性固然是複雜的，可是人是動物，基本性不外乎動。從動的中間我們可以尋出無限快慰。這個道理我可以拿兩件小事來印證：從前我住在家裏，自己的書房總歡喜自己打掃。每看到書籍紛亂，灰塵滿地，你親自去灑掃一過，霎時間混濁的世界變成明窗淨几，此時悠然就坐，游目騁懷，乃覺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歡喜打網球的，當你起勁打球時，你還記得天地間有所謂煩惱麼？

你大約記得晉人陶士行的故事。他老來罷官閒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甃：晨間把一百塊甃由齋裏搬到齋外，暮間把一百塊甃由齋外搬到齋裏。人問其故，他說，“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他又常對人說，“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吾人，當惜分陰。”其實惜陰何必定要搬甃，不過他老先生還很茁壯，藉這個玩藝兒多活動活動，免得抑鬱無聊罷了。

朋友，閒愁最苦！愁來愁去，人生還是那麼樣一個人，人生，世界也還是那麼樣一個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偉大，你對於煩惱，當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對於煩惱當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勸你多打網球，多彈鋼琴，多栽花，多搬甃弄瓦。假如你不歡喜這些玩藝兒，你就談談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就在此祝你

談談笑笑，

跑跑跳跳！

朱光潛，現代安徽桐城縣人。所著有變態心理學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等。本篇就是他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之一。

語釋 〔頽唐沮喪〕頽廢不振作。〔希臘廊下派哲學者〕希臘已見前雕刻注。廊下派，音譯亦作斯多噶學派（英文 Stoic School）創始於居伯羅人芝諾（Zeno）。其思想以倫理、宗教爲中堅。此派的開創，約在西元前三一〇年的時候，而流行於希臘、羅馬間，歷五六百年弗絕。芝諾嘗講學於斯多亞（Stoa），有門弟子甚多。斯多亞，是彩廊的意思，因爲芝諾常坐廊下講學，所以有廊下派的名稱。〔皈依〕身心歸向。皈和‘歸’字同，但佛經內歸依兩字均作‘皈依’。〔宥〕寬恕。〔白朗寧〕Robert Browning, (1812—1889) 英國的詩人。他和丁尼生（Tennyson）並稱爲維多利亞王朝的二大詩人。他小時候差不多沒有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在十二三歲時，詩才已異常發達。後來和女詩人依利薩伯·巴列德（Barrett Elizabeth,）結婚，偕同遊歷意大利等處。一八六一年，他的妻死了。一八六八到一八六九年，他的大著作指環與詩本出版，就成了第一流的詩人。〔哥德〕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 德國詩人。他少年時代曾因戀愛失敗而想自殺，後來把他的經歷寫成一小說，就是有名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維特之煩惱〕原名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1774) 這篇小說，可以說是哥德以其自身戀愛的經驗爲主的自敘傳。出版不久，便有二十餘國的譯文。這書所給與當代的影響很大，有不少青年居然學着這書中的主人維特的因悲觀而自殺。

〔孟子盡性的一個主張〕例如盡心篇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游目騁懷〕觀賞景物，開拓胸懷。〔陶士行〕名侃，晉尋陽人，

原籍鄱陽。他搬甄頭的事情，在做廣州刺史時，並不是‘老來罷官閒居’的時候，這是作者記錯了。詳可看晉書卷六十六陶侃傳。〔吾方致力中原〕致力猶言盡力。晉以中原與江左並稱，專指黃河下游而言。當時五胡亂華，中原爲外族所據。所以陶侃這樣說。按他這幾句話是在做荊州刺史時候說的，這是作者記錯了。〔茁壯〕茁，音出^ㄗ，草初生貌。不論植物動物，當他生機勃勃正當壯盛的時候都叫做‘茁壯’。語本孟子萬章下：‘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文選 四〇．致史可法書 多爾袞

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泐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

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

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燬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

夫闖賊但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卒，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

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

輒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惟終始，寧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

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余實有厚望焉！

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敢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明崇禎進士。公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破北京，清兵入關。福王卽位南京，可法任兵部尙書大學士，督師揚州。多爾袞給他這封信，勸他投降清朝。但可法給他回信說，‘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很堅決的拒絕他的勸誘。後來清兵南下，可法被執，終於不屈而死。這封信據說是范文程代多爾袞起稿的。文程字憲斗，號輝嶽，瀋陽人。仕清官至祕書院大學士。清初的詔誥，大都出自他的手筆。多爾袞，清世祖的叔父，封睿親王。破李自成，定北京，迎世祖入關。世祖年幼，他攝行政治，稱攝政王。

語釋 〔瀋陽〕今遼寧縣名。清太祖從遼陽遷都於此，稱爲盛京，後置奉天府，定爲陪都，治承德縣。民國廢府，改省名爲奉天，以承德爲瀋陽。國民政府又改奉天省爲遼寧省。〔燕京〕卽北京（今北平）。因其地爲古之燕國，故亦稱燕京。〔物望〕衆所仰望。物，本有羣、類的意。〔司馬〕周禮夏官大司馬掌軍旅之事，所以後人稱兵部尙書爲司馬。〔介弟〕稱人之弟的敬辭。語本左傳‘寡君之貴介弟也’。此指史可法弟史可程。可程初降李自成，清兵入關，又投降清朝。〔清班〕清貴的官班。〔手泐〕手書。泐，音ㄌㄨˋ。〔拳致衷緒〕拳，是誠懇的意思，例如禮記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衷緒，心中的情緒。〔未審〕未知。

〔比聞道路紛紛〕就是說，近來聽得道路傳說紛紛，這裡省去‘傳說’二字。〔金陵有自立者〕金陵今江寧縣舊名。此指南京擁立福王。〔君父之讐不共戴天〕禮記曲禮：‘父之讐，勿與共戴天，’言不與讐人共戴一天，必殺之而後已。〔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春秋隱公十一年：‘冬十月壬辰公薨。’公羊傳云：‘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又春秋莊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按魯隱公之死，爲桓公所弑；魯桓公之死，則爲齊國所誘殺。莊公是桓公的嗣子。〔闖賊李自成〕李自成，陝西米脂人。初從他的舅舅馬賊高迎祥爲裨將，迎祥死，部下推他做闖王，聲勢日盛，遂稱王於西安，進陷北京，明莊烈帝自縊死。清兵入關，自成向西奔逃，在九宮山爲村民所困，自縊死。〔稱兵犯闕〕稱兵，猶言‘舉兵’。犯闕，侵犯皇帝的宮闕。〔荼毒〕苦荼與毒蟲。喻毒害。荼，音ㄘㄨˊ。〔平西王吳三桂〕吳三桂字長白，高郵人。明末爲總兵鎮守山海關。李自成破北京，三桂引清兵入關，破自成，封平西王。〔東陲〕東面的邊疆。〔包胥之哭〕春秋時，楚平王殺伍奢，伍奢的兒子伍員奔吳。後引吳兵伐楚，攻入楚都。楚大夫申包胥到秦國討救兵，秦哀公不允，包胥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乃發兵救楚。〔累世之夙好〕幾世以來的舊好。〔貔貅〕音ㄆㄧˊ ㄒㄩˊ。本猛獸名，後人多用以稱軍隊，言其勇猛如貔貅一般。〔狗鼠〕指李自成的軍隊。〔懷宗〕清朝諡崇禎皇帝爲懷宗，後又改諡爲莊烈帝。〔秋毫〕鳥獸之毛，至秋更生，細而末銳，叫做‘秋毫’故喻事物之細微者亦稱秋毫。〔河朔〕猶言‘河北’。〔陳

師鞠旅〕語本詩采芣篇。鞠，告也。猶今言‘誓師’。〔戮力〕并力。戮本作‘勦’。〔乃〕作‘汝’字解。〔南州〕南方諸州；猶言‘南方’。〔征繕〕征收軍餉，繕治甲兵，爲戰事之預備。語本左傳（僖公十五年）。〔悉索敝賦〕用盡了所有的財力。語本左傳（襄公八年）。〔逆寇稽誅〕逆寇，指李自成。稽誅，謂暫時留着，還沒有把他殺掉。〔漁人之利〕戰國策蘇代爲燕說趙惠王有‘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寓言。〔天塹不能飛渡〕公元五八九年，隋文帝伐陳，兵將渡江，陳朝的臣子孔範說：‘長江天塹，古來恨隔，敵軍豈能飛渡。’見南史孔範傳。天塹，天然的坑塹，言其險要。〔投鞭斷流〕公元三八二年，前秦主苻堅將南攻東晉，召羣臣會議。石越說：‘晉有長江之險，未宜動師。’苻堅說：‘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見晉書苻堅載記。〔祟〕音ㄘㄨㄣˋ，禍患。〔薄海〕書益稷‘外薄四海’這是薄海一辭的來源。其意義和‘四海’‘海內’差不多。〔天有二日〕禮記上說：‘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多爾袞據此，以爲南都擁立福王，便是天有二日了。〔勦敵〕同‘勁敵’。〔予將簡西行之銳卒轉旆東征〕簡，簡閱。旆，軍旗。當時李自成的軍隊向西潰退，清兵追擊。這是說，我將要簡選西行的銳卒，轉而向東方征討了。〔釋彼重誅〕寬恕他的應該被誅戮的重罪。彼，指李自成。〔濱池〕語本漢書龔遂傳‘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濱池中耳。’言海濱羣盜爲寇，無異幼兒私竊兵器，戲弄於池塘之畔。〔江左〕謂長江以東之地，即今江蘇等處。因爲從江北看起來，江東在左面，江西在右面，故稱江東爲江左，江西爲江右。〔支〕抵禦。〔無待蓍龜〕蓍，音尸，草名，古時取其莖爲占筮之用。又古時用龜以卜。無待蓍龜，猶言‘無待占卜’。〔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禮

檀弓記曾子臨死時的話。細人，猶言‘小人’。姑息，姑謂婦人，息謂小兒，言以婦人小兒待之，不多加責備。一說，姑息是苟且偷目前之安的意思。〔虞賓〕相傳唐堯把天下讓給虞舜，舜待堯之子丹朱以賓位，故稱‘虞賓’。語本書益稷篇。〔帶礪山河〕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序‘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言使黃河小如衣帶，泰山小如厲石，而封國始滅；決不會有其事的。礪，與厲通。〔興滅繼絕〕興滅國，繼絕世。語本論語堯曰篇。〔羣彥〕猶言‘羣賢’。〔來儀〕書益稷‘鳳皇來儀’。來儀猶言‘來歸’。（儀有來字意，見方言二）。〔執事〕稱人的敬辭。〔輓近〕同‘晚近’。〔築舍〕詩小雅小旻：‘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喻人不能自己決斷，而與不相關的路人商量，人人得持異論，所以不能成事。築舍猶言‘築室’。〔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北宋末年，金人入寇，太原、真定的咽喉已失，而朝臣猶在議論三鎮守的利害，所以金人對宋朝的使者說：‘待你們議論定時，我們的兵已渡過黃河了。’不久，金兵果渡黃河，進圍汴京。〔殷鑒〕詩大雅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言殷人滅夏而代之，殷之子孫，欲以滅亡爲戒，不必求諸遠，即在夏后之世。故凡以前事爲鑒戒者，稱爲‘殷鑒’。〔至計〕猶言‘大計’。〔深惟〕深思。〔瞬息〕目一動謂之瞬，呼吸一次叫做息；瞬息，是時間極短的意思。〔惟善人能受盡言〕國語周語單子對魯侯的話。〔延跂〕跂與‘企’同。延頸企足，等待的意思。〔書不宜意〕信裏沒有把意思宜泄淨盡。

文 法

十四．關於數字

數字常附加於名詞，作形容詞之用。因其與名詞的關係較複雜，故在述形容詞之後，提出特別講解。

(甲)計數 用以計事物的個數與量數，這類數字，其附加於名詞的樣式有二，一是直加，二是帶了名詞的別稱附加。所謂別稱者，即事物的計算上的稱呼，如牛以頭計，米以石計，紙以張計，馬以匹計。匹爲馬的別稱，張爲紙的別稱，石爲米的別稱，頭爲牛的別稱。例：

一人 兩馬 六君子 (直加)
八匹馬 三個人 十杯酒 (帶別稱)

上面所舉，都是數字用在名詞之前的，數字又可附加在名詞之後，或直加，或帶別稱。例：

隼一，犬羊狐兔麋共三十 (直加) (畫記)
牛大小十一頭橐駝十頭 (帶別稱) (畫記)

數字帶了別稱與名詞相連結，有時竟有只列別稱而反略去本名詞者。如：

讀破萬卷。(書)
一家(之人)賴我維持。
不遠千里(路)而來。
萬鍾(粟)於我何有哉！

無形的事物名及人名地名通常不能加數字，如仁，義，爲無形名詞，諸葛亮，上海，爲人地名，皆不能加數字。因仁，義，只是一種性質，無法計數。至於諸葛亮，上海，則係專指一人一地者，也無法用數目算的。可是，實際上對於無形名詞與人地名卻有加數字的例，如：

般有三仁焉 (三仁=三個仁人)

時局如此卽有三個諸葛亮也無濟於事(三個諸葛亮=三個像諸葛亮的人)

紐約有四個上海的大(四個上海=四個像上海的地方)

這樣用法,並非不合理,因為‘仁’不能計算,而‘仁人’是有數目可計的。古今雖只一個諸葛亮,全世界雖只一個上海,而像諸葛亮的人,像上海的地方,則不妨有幾個。換言之,無形名詞與人地名在性質上不能加數字,加了數字而用的時候,已經不是無形名詞與人地名了。

十以上的數字附加於名詞時,在文言文,間有用‘有’字把大數與小數隔開者。(‘有’卽‘又’之意)例:

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畫記)

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畫記)

(乙)序數 數字不用以計數量,只用以計次第者,叫做序數:例如: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實際是一年,只是第二十一年之意)

三姑娘餓了八日。(實際是一位姑娘,只是排行第三之意)

序數與計數意義大異,卻又容易混同,爲明晰起見,從來常用‘第’字表出序數。例如:

寶寶到了第七個月時真是可愛。(作了父親)

王某是村中第三個富人。

用了‘第’字,就不會混同了,但實際上不用‘第’字的很多,須就文字的性質,特別注意辨認。

(丙)分數 把一事物分爲若干分,用數字表出其比例的成分者,叫做分數。如‘三分之一’‘六十分之十五’都是分數的表出法。表示分數的法式,大概分母在前,分子在後,中間更插入一

‘之’字，使彼此隔開。分母的數目之下，恆帶分字。例如：

中國面積占亞洲四分之一

上海關稅占全中國三分之一

這‘分’字與‘之’字，有省略者，例如：

青年找不到職業者十之八九 (略分字)

萬一前途發生障礙將怎樣？ (略分字與之字)

分數是一個空洞的比例，所謂‘幾分之幾’者，究竟是甚麼的東西的‘幾分之幾’呢？上面所舉諸例，單位的事物皆明白不會誤解。(如亞洲四分之一，是以亞洲為單位的。青年找不到職業者十之八九，是以十人為單位的。)如果僅列分數，恐誤解時，便須標出單位。例如：

長一英寸三分之一 (單位在數字前)

距離五分之一里 (單位在數字後)

練習一 試舉出無形名詞與人地名加數字的例來。

練習二 試就下列的諸數字辨別其意義的異同。

三年之喪 民國三年

五嫂 五倫

四子皆天 四子名某，很聰明。

文選四一. 長恨歌 白居易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

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寢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綏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蛾眉山下山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地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蛾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

來入夢。

臨叩方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間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鈎迤邐開。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

唐玄宗寵愛貴妃楊氏，任用妃兄楊國忠爲宰相。時邊將安祿山，擁有重兵，蓄意造反。楊國忠和安祿山本有意見，屢次對玄宗說安祿山必反，玄宗不信，他便故意和安祿山作難。天寶十四載（公元七五五），安祿山以討楊國忠爲名，興兵造反。那時候，唐朝太平已久，兵備廢弛，一月之內，安祿山連陷河北、河南，攻入洛陽。明年，安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攻破潼關。玄宗出奔蜀，行至

馬嵬驛兵士突然譁變，要求玄宗殺楊國忠及楊貴妃，玄宗無法，只得依允。後玄宗傳位給太子李亨，是爲肅宗。肅宗把安祿山討平，迎玄宗回京，尊爲太上皇，遷居太極宮。玄宗經這番變故後，意態消極，又常常想念楊妃，沒有幾年，就鬱鬱而死了。這樁事給唐朝人以很深的印象。白居易就應用這故事寫成長恨歌。白居易的朋友陳鴻又作長恨傳，今附錄於後，以資參考。

開元中，秦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倦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聲色自娛。

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

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燭燭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瑛女於壽邸，旣笄矣。鬋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藻瑩。旣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中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

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居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黷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宮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宮主侔矣。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卻爲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

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嚮關，以討楊氏爲詞。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晁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鬻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

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

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

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大海，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其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曉，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數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佩紅玉，曳鳳輦，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愕然，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盞避暑於麗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果，焚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鳴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藍屋。鴻與琅邪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

也。歌既成，使泗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樂天，唐下邳人。元和間舉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召還，官至刑部尚書。晚年放情於詩酒，號醉吟先生。居香山，又稱香山居士，所著有白氏長慶集。他的詩深厚麗密，而平易近人。相傳他每作成一詩，必念給一個老嫗聽，問她懂否；懂便寫下來，不懂再做過（見墨客揮犀）。這個故事雖未必可靠，却很可看出前人已公認他的詩平易近人，沒有什麼難解的地方。

語釋 〔漢皇重色思傾國〕 漢皇，指唐玄宗。漢李延年嘗作歌云：‘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後人遂用‘傾國’兩字形容美貌的女子。〔御宇多年求不得〕 君臨天下，謂之‘御宇’。這是說，做了多年皇帝，還求不到他理想中的美貌女子。〔六宮粉黛無顏色〕 六宮，妃嬪所居之處，古時女子，粉以傅面，黛以畫眉。這句的意思，是說楊妃貌美，她入宮以後，許多妃嬪都減色了。〔華清池〕 陝西臨潼縣南驪山上有溫泉，唐高宗於此建湯泉宮，玄宗改為華清宮，修治溫泉為浴池。安祿山亂後，皇帝不復遊幸，臺殿多圯廢，五代時改為靈泉觀，賜給道士們居住。〔凝脂〕 形容楊妃的皮膚。〔雲鬢花顏金步搖〕 雲鬢，形容兩鬢蓬鬆。花顏，形容面貌美麗。金步搖，是古代婦人的首飾。用金絲宛轉屈曲作成花枝，插髻後，走路時隨步搖動，故名‘金步搖’。〔芙蓉帳〕 芙蓉本花名，顏色美麗，故借以作帳子的名稱。〔後宮佳麗三千人〕 後宮，謂妃嬪所居。佳麗三千人，盛言妃嬪之衆多。〔金屋妝成嬌侍夜〕 漢武故事載：‘武帝年數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

指女阿嬌：“好否？”笑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因此‘金屋貯阿嬌’遂爲後人習用的典故，但這裏的‘嬌’字係副詞。〔玉樓〕前人往往用‘玉’‘瓊’等字形容建築物的壯麗，如‘玉樓’‘瓊臺’等，都是。〔姊妹弟兄皆列土〕分地土以封臣下，謂之‘列土’。按楊妃姊妹三人，並有才貌，玄宗稱之爲姨：長曰大姨，封韓國夫人；三姨封虢國夫人；八姨封秦國夫人。又她的族兄，除楊國忠官至宰相外，楊銛官至鴻臚卿，楊錡官至侍御史。姊妹弟兄都因她而貴顯，故居易這樣說。〔可憐〕此可憐作可愛或可羨解。〔驪宮〕華清宮在驪山，故亦稱驪宮。〔緩歌慢舞凝絲竹〕徐聲引調謂之‘凝’。絲竹，樂器之總稱，絲謂琴瑟之類，竹指簫管之屬。這是說，當緩歌慢舞時，配以和緩的音樂。〔漁陽鞞鼓動地來〕漁陽，唐郡名，今河北薊縣、平谷一帶地。鞞鼓亦作‘鼙鼓’，戰陳所用的鼓。按安祿山從漁陽發難，進陷潼關。〔霓裳羽衣曲〕本婆羅門曲，自西涼傳入中國。其調今已失傳。〔九重城闕煙塵生〕楚辭：‘君之門兮九重’。後人因謂人君所居爲‘九重’。此句寫安祿山兵逼京師。〔千乘萬騎西南行〕此句寫唐玄宗奔蜀。蜀在長安西南。〔翠華〕天子旌旗，用翠羽爲飾，故稱‘翠華’。〔西出都門百餘里〕到了馬嵬驛地方，離長安已有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周禮裏說：‘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所以後人稱皇帝的軍爲‘六軍’。按當時軍士不肯前進，要求殺楊國忠、楊貴妃，玄宗雖愛楊妃，然亦無可奈何，只得依允了。〔宛轉蛾眉馬前死〕詩衛風碩人‘螭首蛾眉’。蠶蛾的觸鬚，細而長曲，故以比美人之眉，後遂用爲美人的代名詞。此句寫楊妃之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花鈿、金雀、搔頭，

都是婦人的首飾。金雀以翠羽爲飾的，叫做‘翠翹金雀。’用玉做的搔頭，叫做‘玉搔頭’。委，就是棄。這兩句是說，楊妃死後，她的首飾棄在地上，無人收拾。〔雲棧縈紆登劍閣〕劍閣即大小劍山，在四川劍閣縣北。水經注云：‘小劍戍（即小劍山）去大劍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謂之劍閣，’那地方山路很險，在險絕之處，傍山架木，以通行人，稱爲‘棧道’。在陝西褒城縣北接鳳縣東北，統名‘連雲棧’。縈紆，是形容棧道的曲屈迴繞。〔蛾眉山下少人行〕蛾眉山本名峨嵋山，亦作峨眉山，因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又稱蛾眉山，在四川峨眉縣西南。按峨嵋山在四川西南隅，玄宗從陝西幸蜀，無經過峨嵋山之理，所以前人如俞樾等，都說居易太疏忽了。〔蜀江水碧蜀山青〕蜀即今四川。蜀江蜀山，泛指四川的山水。〔行宮見月傷心色〕皇帝巡幸所居的宮，叫做‘行宮’。這是說，在行宮裏看見月亮，那月色在他看來是一種傷心之色。〔夜雨聞鈴腸斷聲〕雨夜裏聽得鈴聲，這鈴聲在他聽來是一種斷腸之聲，按太真外傳云：‘上（指玄宗）至斜谷口，屬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零鈴曲，以寄恨焉。’〔天旋地轉迴龍馭〕皇帝的車駕稱爲‘龍馭’。這是寫安祿山的亂事平定，玄宗自蜀還都。〔到此躊躇不能去〕到此，是到馬嵬驛。躊躇，和‘徘徊’，‘旁皇’等的意思相同。〔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馬嵬坡即馬嵬驛，在陝西興平縣西二十五里，今曰馬嵬鎮。按新唐書后妃傳云：‘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帝至自蜀，道過其所，使祭之。……遣中使者具棺他葬。啓視，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悽感流涕’。〔沾衣〕謂眼淚沾濕了衣服。〔東望都門信馬歸〕信有隨便的

意思，如隨便走去叫做‘信步’，隨手做去叫做‘信手’。這是說，由那馬隨便的、慢慢的東向都門歸來。〔太液芙蓉未央柳〕太液池在大明宮中。（大明宮在今陝西長安縣東）。未央宮漢時所築，唐時在禁苑中。〔芙蓉如面柳如眉〕芙蓉花的美麗像楊妃的面，柳葉的狹長像楊妃的眉。〔西宮南內〕玄宗先居南宮，自蜀還後，被權相李輔國逼處西內。西宮即西內，亦名太極宮，在今陝西長安縣北。南內即南宮亦稱興慶宮，當在今陝西長安縣南。〔梨園弟子白髮新〕玄宗當選坐部伎（玄宗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的，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的，謂之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見新唐書禮樂志）。這是說，那些梨園弟子已新添了幾莖白髮了。〔椒房阿監青蛾老〕漢未央宮在椒房殿，皇后所居。阿監就是太監。青蛾亦作‘青娥’本指年青的女子。他是說，宮裏的太監、宮女年紀都已老大了。〔夕殿螢飛思悄然〕夕殿螢飛，是說殿中向晚時，螢火蟲在那裏亂飛，形容景象的蕭索。悄然，淒愴憂悶貌。〔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古人擊鐘打鼓以報時刻。耿耿，微明貌。星河亦稱‘天河’，當晴夜天空，現有灰白色之帶，彎環如河，由無數微光之恆星集合而成，夏秋之交最明顯。天將曉叫做‘曙’。這兩句是寫愁思的人一夜無眠的景況。〔鴛鴦瓦〕三國魏文帝夢兩瓦落地爲鴛鴦，後因通稱瓦之成偶者爲‘鴛鴦瓦’。〔翡翠衾〕翡翠鳥的毛羽很美麗，所以拿來作衾的名稱。〔臨邛方士鴻都客〕臨邛縣在蜀郡，即今四川邛徕縣。方士，方術之士。方術如水神仙、燒金丹、及禁咒祈禳之類。漢靈帝置鴻都門學。這方士從四川來京師，所以說‘臨邛方士鴻都客’。〔上

窮碧落下黃泉〕道家稱天空爲‘碧落’。黃泉，猶言地下，語本左傳隱公元年‘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五雲〕五色雲。〔綽約〕美好貌。莊子逍遙遊篇作‘綽約’。〔中有一人名太眞〕一本作‘中有一人名玉妃’。楊妃本名玉環，號太眞。〔雪膚花貌參差是〕參差，讀爲ㄘㄨㄛ ㄕ。這里作‘彷彿’解。這是說，雪一般的皮膚，花一般的面貌，彷彿像是楊妃。〔金闕西廂叩玉扃〕叩，叩門。扃，門戶的通稱。金闕，玉扃，都是寫仙人居處的富麗。〔轉教小玉報雙成〕相傳吳王夫差小女紫玉，戀童子韓重，欲嫁之，不得，氣結而死。後重往弔，玉形見，重欲擁之，如烟而沒（見搜神記）。小玉即指夫差女紫玉。如本事詩云‘吳姬小玉飛作烟’注：‘小玉，夫差女名。’又相傳西王母的侍女名董雙成，善吹笙（見漢武內傳）。這里是寫楊妃已成仙，所以用兩個仙女的名字來代替楊妃和她的侍女。〔漢家〕猶言‘唐朝’，因爲作者在當時不便直寫‘唐朝’，故以漢字代之。〔九華帳〕古人以華綵爲宮室及器物的裝飾，謂之‘九華’，九，所以極言其繁多。如臺有‘九華臺’，宮有‘九華宮’，帳有‘九華帳’。〔珠箔銀鈎迤邐開〕箔，簾箔。鈎，簾鈎。迤邐，連延貌。〔霓裳羽衣舞〕霓裳羽衣曲本來是舞曲，一面奏曲，一面舞蹈，就叫做霓裳羽衣舞。楊妃在宮中常作霓裳羽衣之舞，據說這曲調和舞容，越到後來越緩慢，前面所說的‘緩歌慢舞凝絲竹’，就是寫當時歌舞的情形。〔玉容寂寞淚闌干〕玉容寂寞，是說他面容很淒慘。淚闌干，猶言涕淚縱橫。闌干，就是縱橫的意思。〔梨花一枝春帶雨〕這句是把梨花着雨的情形，形容她的悲傷憔悴。〔凝睇〕目光定着不大活動的樣子，和‘流盼’的意思剛相反。〔昭陽殿〕楊妃生時常居昭陽殿。〔蓬萊宮〕蓬萊，本仙島名，所以仙人

所居的宮稱爲蓬萊宮。〔人寰〕猶言‘人世’‘人間’。〔長安〕唐都長安，即今陝西長安縣。〔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據說玄宗與楊妃定情之夕，給她鈿合金釵，以爲永久相愛的證物。鈿合，是金飾的盒子。〔釵留一股合一扇〕把金釵留下一股，盒子留下一扇。釵以黃金爲之，盒以螺鈿爲之，各分其半，所以下句說‘釵擘黃金合分鈿’。〔七月七日長生殿〕陰曆的七月七日，相傳爲牽牛織女兩星相會的時期，當時民間及宮庭中例於夜半焚香庭中，陳設瓜果，號爲‘乞巧’。長生殿在華清宮中（據唐會要）。據說玄宗避暑華清宮，嘗與楊妃在長生殿乞巧。清洪昇作傳奇，演楊妃入宮以至死蜀本末，就定名爲長生殿。〔比翼鳥〕相傳南方有一種鳥，兩翼相比，不比不飛，名爲鸛鷀。見爾雅釋鳥。〔連理枝〕兩樹合爲一枝叫做‘連理枝’。

文選 四二. 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紺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妹。”

“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

“羅敷年幾何？”

二十尙不足，十五頗有餘。”

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

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鬢髮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這篇是漢朝有名的豔歌。它的異名甚多：一名採桑，一名羅敷豔歌行；亦有截取首句名爲日出東南隅行，或省作日出行。崔豹古今注云：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崔豹的話與本篇所述的事實不相類，未足爲據。要之，本篇的作者姓名，早已失傳；觀篇中用‘使君’‘五馬’等名詞，可斷定爲漢朝人的作品。

語釋 〔籠系〕籠，就是桑籃。籠系，桑籃上的絡繩。〔倭墮髻〕倭墮亦作‘髮髻’。狀如堆雲而下墜的髮髻。〔耳中明月珠〕耳中，猶言‘耳上’，因上句有‘頭上’字樣，故變文以避複。珠，是用珠爲飾的耳環。明月兩字是形容那珠環的光彩。〔細綺〕淡黃色的細綾。〔上襦〕襦，即今之短襖。‘上襦’與上‘下裙’相對成文，謂上身穿着紫綾的短襖。〔綃頭〕通作‘綃頭’，亦名‘綃紗’。古人男子亦束髮，綃頭，所以束髮使上者。〔來歸相怨怒〕回來互相

埋怨。〔但坐觀羅敷〕只因為看羅敷看出了神的緣故。坐，作‘因為’解。〔使君〕漢時稱太守為‘府君’，刺史為‘使君’；又奉命出使者亦稱使君。但此使君未必確指刺史或太守。〔五馬立踟躕〕五馬承上句‘使君’而言。漢制，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者乃右驂，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據潘子真詩話）。或謂漢太守比州長，御五馬，故云（程氏演繁露）。但這些話都是拘迂之談。五馬，大概是泛指儀從而言，不必引經據典去穿鑿附會。踟躕，猶言‘徘徊’，行不進貌。〔謝〕猶今言‘請求’。〔寧可共載不〕可以同車而去否？〔何用識夫壻白馬從驪駒〕用什麼標記來認識我的丈夫呢，只消看騎着白馬，而後面有許多騎着黑馬的人隨從着的就是。〔鹿盧劍〕古長劍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如此（漢書雋不疑傳晉灼注）。〔十五府小史〕十五歲在州郡府裏做小官。小史猶言‘小吏’，古吏史二字往往通用。〔二十朝大夫〕二十歲就入朝中做大夫。〔三十侍中郎〕三十歲便升為侍中郎。侍中郎即侍中，在漢時本為加官，分掌乘輿服物，與中官俱止禁中，為天子親近之官。〔四十專城居〕四十歲便專居一城，為方面大員（如州牧、太守之類）。〔鬖鬖〕微有髭貌。〔盈盈公府步〕盈盈，輕步貌。公府，指州牧、太守的公署，非必專指京師的三公府。〔冉冉府中趨〕冉冉，緩行貌。按此句與上句都是說她的丈夫從容緩步，完全是一個貴官的身分。〔皆言夫壻殊〕都說我的丈夫特別漂亮。殊，就是特別漂亮的意思。

文 話

一 六. 敘 事 詩

以前我們說過，‘詩的每一語純爲發抒某種情懷而存在；並且，牠常含着不說出來的“言外意”，留給人家去想，’從這裏，可見詩是主觀的、發抒的文字；換一句說，就是詩所寫的全是作者自己一方面的材料。用這一句去範圍我們讀過的詩，差不多沒有錯兒；我們讀過了陶潛和杜甫的幾首詩，又讀過了蘇軾和辛棄疾的幾首詞（我們曾經說過‘詞就是詩’，二者從質地上講實是同樣的東西，顯著的分別只是體裁的不同罷了），那些材料都是作者自己一方面的。

現在讀到的兩首詩，長恨歌和陌上桑，可不同了。這兩首詩的材料並不是作者自己一方面的；前者是唐玄宗和楊氏離合悲歡的故事，後者是羅敷採桑、答人問話的故事，原來都與作者不相關涉的。再看兩位作者的態度，他們對於所寫的材料似乎沒有什麼意見或感動（至少他們沒有把自己的意見或感動透露出來）。他們只處於旁人的地位，把故事敘述出來就是。這樣客觀的、敘述的詩，我們稱它做‘敘事詩’。

既然有敘事詩，對於我們以前讀到的那些詩也不妨加上形容語；因為那些詩是發抒作者的某種情懷的，可以稱它做‘抒情詩’。

到這裏，讀者或許要想，敘事詩便是用詩體寫成的敘述文。這樣想固然大致不錯，但是，敘事詩與敘述文的分別，決不只在各語字數均等、偶數語押韻、語句音節和韻那些形式上面。我們把長恨傳附錄在長恨歌的後面，意在請讀者取來對比，一篇是敘事詩，一篇是敘述文，除了形式以外，它們還有什麼不同的所在。這裏姑約略舉出一些，作爲例子，留下其餘的讓大家自己去玩索。

試看長恨傳中敘述楊氏家屬都靠着她而貴顯起來的一段：

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矣。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卻爲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

這些話說得很明白，不論誰看了都能知道楊氏的家屬貴顯到怎樣程度，當時人對於他們的羨慕強烈到怎樣程度。但是，除了知道這些，再不能從這一段文字得到什麼了。在長恨歌中，敘述同樣的材料只有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四語，簡略得多；可是，頗有‘留給人家去想’的餘地。‘光彩生門戶’是一種印象的摹擬，讀了這摹擬語，楊氏家屬的氣勢赫耀，服用奢華，差不多都可以想像而得。又在上邊加上‘可憐’二字，更傳出楊家的每一個人的滿足、歡喜、驕矜、恣肆的心情。而‘不重生男重生女’一語，比較長恨傳所引‘當時謠詠’說得含混；可是兩者的意義都已包容在內，只消加以想像，自然便能理會。——是同樣的材料，敘述文的長恨傳明白詳盡，單教人‘知道’事情，敘事詩的長恨歌卻用印象的摹擬，含混的敘述，教人知道了事情之後還得去‘想’；這耐人想的一點是一切詩的重要質素，敘事詩賴有它纔成其爲詩。

再試看長恨傳中敘述玄宗回來之後獨居寡歡的一段：

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

這些話說得也很明白，玄宗回來之後是這樣地無聊。但是，除了

知道玄宗這樣地無聊，我們再不能從這一段文字感到什麼了。

在長恨歌中，敘述同樣的材料卻有

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
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
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蛾老。夕殿螢飛思悄然，
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
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這些語句，這比較具體得多，說‘芙蓉如面柳如眉’，說‘桃李花開’、‘梧桐葉落’，說‘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蛾老’，說‘夕殿螢飛’、‘挑燈不眠’、‘鐘鼓初長’、‘星河欲曙’、‘鴛鴦瓦冷’、‘枕衾誰共’，都描出一個有輪廓、有色彩的真實境界，教讀者‘感得’詩中主人翁所感得的惆悵的心情；這教人‘感得’的一點也是一切詩的重要質素，敘事詩賴有它纔成其為詩。

若再看陌上桑，它描寫羅敷的打扮都是具體的

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綃綺爲下裙，
紫綺爲上襦。

我們讀了這數語，羅敷的華貴就可以想見。下面敘述旁人看見了羅敷忘形、出神的情形，竟描出一個熱鬧的場面：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犁；
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在這場面上，被說到的那些人都是生動的。我們讀了這數語，可以‘感得’大家爭看美人兒的熱狂空氣。由於這等處所，故陌上桑是一首好的敘事詩。

假若並沒有留着教人想的部分，也沒有教人感得什麼的部分，而單用詩體敘述一些事情，那只是詩體的敘述文而已，稱爲敘事詩是不切當的。

練習 試把陌上桑翻譯做敘述文。

文選 四三. 綠 朱自清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梅雨潭是一箇瀑布潭。仙岩有三箇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邊，便聽見花花花花的聲音，抬起頭，鑲在兩條濕濕的黑邊兒裏的，一帶白而發亮的水便呈現於眼前了。我們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對着那條瀑布；坐在亭邊，不必仰頭。便可見牠的全體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這箇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兒的；彷彿一隻蒼鷹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箇環兒擁着；人如在井底了。這是一箇秋季的薄陰的天氣。微微的雲在我們頂上流着；岩面與草叢都從潤濕中透出幾分油油的綠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響了。那瀑布從上面下來，彷彿已被扯成大小的幾綹；不復是一幅整齊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許多稜角；瀑流經過時，作急劇的撞擊，便飛花碎玉般亂濺着了。那濺着的水花，晶瑩而多芒；遠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紛紛落着。據說，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覺得說像楊花，格外確切些。輕風起來時，點點隨風飄散，那更是楊花了。——這是偶然有幾點送入我們溫暖的懷裏，便倏的鑽了進去，再

也尋牠不着。

梅雨潭閃閃的綠色招引着我們；我們開始追捉她那離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亂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過了一箇石穹門，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邊了。瀑布在襟袖之間；但我的心中已沒有瀑布了。我的心隨潭水的綠而搖蕩。那醉人的綠呀！彷彿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鋪着，滿是奇異的綠呀。我想張開兩臂抱住她；但這是怎樣一箇妄想呀。——站在水邊，望到那面，居然覺着有些遠呢！這平鋪着，厚積着的綠，着實可愛，她鬆鬆的皺纈着，像少婦拖着的裙幅；她輕輕的擺弄着，像跳動的初戀的處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塗了“明油”一般，有雞蛋清那樣軟，那樣嫩，令人想着所曾觸過的最嫩的皮膚；她又不雜些兒塵滓，宛然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卻看不透她！我曾見過北京十刹海拂地的綠楊，脫不了鵝黃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見過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綠壁”，叢疊着無窮的碧草與綠葉的，那又似乎太濃了。其餘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愛的，我將什麼來比擬你呢？我怎麼比擬得出呢？大約潭是很深的，故能蘊蓄着這樣奇異的綠；彷彿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裏面似的，這才這般的鮮潤呀。——那醉人的綠呀！我若能裁你以爲帶，我將贈給那輕盈的舞女；她必能臨風飄舉。我若能挹你以爲眼，我

將贈給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捨不得你；我怎捨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撫摩着你，如同一箇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箇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好麼？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不禁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語釋 〔仙岩〕作者自注：‘山名。瑞安的勝蹟’。按仙岩山在浙江瑞安縣東北四十五里。當大羅山之陽。巔有黃帝池，廣二十餘畝；水分八派，注爲溪潭，高下相屬。道書以爲第二十六福地。宋朝的陳傅良讀書於此。又朱熹嘗遊此山，題‘溪山第一’四字。〔我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作者自注：‘第一次去時，沒有覺着驚詫。’〔明油〕一種發光的油類，亦稱‘亮油’。〔北京十刹海〕北京，今北平的舊稱。十刹海，湖名。在北平地安門外，廣數里，南至舊皇城，西至德勝門。岸多垂楊，夏日蓮花甚盛。〔杭州虎跑寺〕杭州，今浙江杭縣的舊稱。虎跑寺在杭縣大慈山。建於唐朝，名廣福院，宋朝才改名虎跑寺。寺外有虎跑泉，相傳唐時釋性空居此，苦無水，有二虎跑地，泉水湧出，故名。〔明眸善睐〕語本三國魏曹植洛神賦。形容美人眼目的流利生動。

文選 四四. 浴池速寫 M D

沿池子的水面，伸出五個人頭。

因爲池子是圓的，所以差不多是等距離地排列着的五個人頭便構成了半規形的“步哨線^{*}”，正

對着池子的白石岸旁的冷水龍頭^{*}。這是個擦得耀眼的紫銅質的大傢伙，雖然關着嘴，可是那轉柄的節縫中卻蚩蚩地飛迸出兩道銀線一樣的細水，斜射上去約有半尺高，然後亂紛紛地落下來，像是些極細的珠子。

五歲光景的一對女孩子就坐在這個冷水龍頭旁邊的白石池岸上，正對着我們五個人頭。水蒸氣把她們倆的臉兒薰得紅噴噴地，頭上的水打溼了的短髮是墨黑黑地，肥胖的小身體又是白生生地。她們倆像是孿生的姊妹^{*}。坐在左邊的一個的肥白的小手裏擎着個橙黃色透明體的肥皂盒子；她就用這小小的東西舀水來澆自己的胸脯。右邊的一個呢，捧了一條和她的身體差不多長短的毛巾，在她的兩股中間揉摩。

雖是這麼幼小的兩個，卻已有大人的風度，然而多麼嫵媚^{*}。

這樣想着，我側過臉去看我左邊的一個人頭。這是滿腮長着黑森森的鬍子根的中年漢子的強壯的頭。他挺起了眼睛往上瞧，似乎頗有心事。

我再向右邊看。最近的一個正把滴水的毛巾蓋在臉上，很艱辛地喘氣。再過去是三角臉的青年，將後頸枕在池子的石岸上，似乎已經入睡。更過去是一張肥胖的圓臉，毫無表情地浮在水面，很像個足球。

忽然那邊的鑛泉^{*}水池裏豁刺刺一片水響，冒出個黃臉大漢來，胸前有一叢黑毛。他掙着頭，似乎想出來，卻又蹲了下去。

大概是驚異着那邊還有人，兩個小女孩子都轉過頭去了。拏肥皂盒的一個的小臉兒正受着冷水龍頭逃出來的水珠。她似乎覺得有些癢罷，她慢慢地舉起手來搔了幾下，便又很正經地舀起水來澆胸脯。

速寫，本來是繪畫上的一種名稱；是在最短的時間裏把所感受外界的印象寫下來，和精細描寫的不同。這篇文章是寫在浴池中所感到的一時的印象，如實簡潔，不拘細瑣，很像畫家的速寫法，故題名為浴池速寫。

語釋 〔步哨線〕軍中用步兵一名或二三名任警戒瞭望者名為‘步哨’。其所佈置一帶之線，叫做‘步哨線’。〔龍頭〕俗稱機關為‘龍頭’，例如‘自來水龍頭’。〔孿生〕即雙生兒。〔嫵媚〕姿態可愛。〔鑛泉〕泉水中溶解鑛物質甚多者，謂之‘鑛泉’。其水溫度稍高，多見於火山附近之處，亦稱‘溫泉’。

文 法

十五. 副詞的用途及其種類

形容詞是名詞(或代名詞)的修飾語，副詞是動詞形容詞的修飾語。同樣的一個字，修飾名詞時就成形容詞，修飾動詞或形容詞時就成副詞。例如：

回頭一笑百媚生 (一, 副詞。修飾動詞‘笑’。)

(長恨歌)

中有一人名玉妃 (一, 形容詞。修飾名詞‘人’。)

(全上)

一別音容兩渺茫 (兩, 副詞。修飾形容詞‘渺茫’。)

(全上)

詞中有誓兩心知 (兩, 形容詞, 修飾名詞‘心’。)

(全上)

副詞除用以修飾動詞形容詞外, 又可以修飾別的副詞。換句話說, 就是副詞可以疊用。例如:

我又曾見過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綠壁。(‘曾’字

修飾動詞‘見’, ‘又’字再修飾副詞‘曾’) (綠)

來歸相怨怒, 但坐觀羅敷。(‘坐’字修飾動詞‘觀’字, ‘但’字

又修飾‘坐’字) (陌上桑)

和副詞同性質的尚有副詞短語, 副詞短語由前介詞與名詞(或代名詞)連合而成, 其作用性質完全與副詞相等, 也可以作副詞看。例如:

使君從南來, 五馬立踟躕。(‘從南’修飾動詞‘來’)

(陌上桑)

微微的雲在我們頂上流着。(‘在我們頂上’修飾動詞‘流’)

(綠)

月到愁邊白, 難先遠處鳴。(‘到愁邊’修飾形容詞‘白’)

(辛棄疾南歌子)

副詞短語修飾動詞形容詞的時候, 往往有略去前介詞, 只剩名詞者。這種省略的用例極多, 宜注意。例如:

日出(於)東南隅 (陌上桑)

採桑(於)城南隅 (全上)

(向)西出都門百餘里 (長恨歌)

宛轉蛾眉(在)馬前死 (全上)

我(於)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 (綠)

副詞的種類甚多，分類的方法也可有許多。現在只扼要地分爲下列幾類：

(甲)，表時間，例如：

楊家有女初長成

魂魄不曾來入夢

始是親承恩澤時

(乙)表地點方向，例如：

上窮碧落下黃泉

中有一人字太真

回頭下望人寰處

千乘萬騎西南行

(丙)表狀態，例如：

侍兒扶起嬌無力

春宵苦短日高起

雲鬢半偏新睡覺

(丁)表程量，例如：

姊妹弟兄皆列土

君臣相顧盡沾衣

(戊)表疑問，例如：

對此如何不淚垂

(以上皆見長恨歌)

使君一何愚。 (陌上桑)

(己)表否定,例如:

不見長安見塵霧 (長恨歌)

孤燈挑盡未成眠。 (全上)

上面所舉的大都是文言的例,語體文讓讀者自己類推,爲避煩計,不再彼此對列了。

副詞有時帶有特種的字,看去好像語尾似的。對於普通副詞,這叫做帶字副詞。語體文中副詞的帶‘的’字,(或‘地’)‘般’字,就是其一例。例如:

岩上有許多稜角,瀑布經過時作急劇的撞擊,便飛花碎玉般亂濺着了。 (綠)

遠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的’或作‘地’)紛紛落着。 (全上)

至於文言副詞所帶的字,有下面幾個:

(甲)帶然字,例如:

儼而立,端方莊重,凜然不可犯。 (宋九賢遺像記)

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赤壁之戰)

(乙)帶爾字,例如:

莞爾有笑容

夫子莞爾而笑曰 (論語)

子路率爾而對曰 (全上)

(丙)帶乎字,例如:

郁郁乎文哉。 (論語)

他確乎有特別本領

(丁)帶焉字,例如:

潛焉流涕

惴惴焉恐生命之不保

練習一 下文中如有副詞,試一一指出。

1.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 (核舟記)
2.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江南逢李龜年)
3.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 (背影)

練習二 下列各組文句中,有着同一的詞,試辨認其那個是副詞,那個非副詞。

A { 不要和小人一般見識。
並不是我小看你。

B { 天下那裏有這樣便宜的事情?
你今天到那裏去?

C { 這樣的事情三歲小兒都會幹。
話不應該這樣說。

文選 四五. 一個朋友 葉紹鈞

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兒子今天結婚。我去擾了他家的喜酒,喝的醉了!不!我沒有喝的醉!

他家的酒真好,是陳了三十年的花雕^{*},呷在嘴裏滋味濃厚而微澀,——這個要內行家才能扼要地辨別出來,——委實是好酒。

他們玩的把戲真有趣!真有趣!一對小新人面

對面站着，在一陣沸天震地的拍手聲裏，他們倆鞠上三個大躬。他們倆都是迷惘的，驚恐的，瞪視的眼光，好像已被貓兒威嚇住的老鼠。……不像，像屠夫刀下的牲牛。我想：你們怕和陌生的人對面站着麼？何不啼着，哭着，嬌央着，婉求着你們的爹爹媽媽，給你們換個熟識的，知心的人站在對面呢？

我想的晚了，他們倆的躬已鞠過了！我又何必去想他。

那些賓客的議論真多。做了烏鴉，總要啞啞地叫，不然，就不成其爲烏鴉了。他們有幾個稱讚我那朋友有福分，今天已是喝他令郎的喜酒了。有幾個滿口地說些“珠璧交輝”“鸞鳳和鳴”的成語。還有幾個被擠在一羣賓客的背後，經人叢的縫裏端想着那一對小新人，似羨似歎地說，“這是稀有的事！”

我沒有開口。

那幾個說我那位朋友有福分的，他們的話若是有理，今天的新人何不先結了婚再吃乳漿？那幾個熟讀成語辭典的，只知搬弄着礦物動物的名詞，不知他們究竟比擬些什麼！

“這是稀有的事”這句話卻有些意思。

然而也不見得是稀有。“稀有”兩字不妥。哈哈！我錯認在這裏批改學生的文稿了。

我那位朋友結婚的時候，我也去擾他的喜酒，也喝的爛醉，今天一樣的醉。這是十四年前的事，

——或者是十三年？記不清楚了。當時行禮的景象，賓客的談話，卻還印在我腦子裏，一切和今天差不多。今天竟把當年的故事重新搬演了一回。我去道賀作賓客，也算是個配角呢。

我還記得那位朋友結婚之後，我曾問他：

“可有的什麼新感覺？”

他的答語很是有趣：

“我喫，喝，玩耍，都依舊；快意的地方依舊；不如意的地方也依舊；只有臥榻上多了一個人，是我新鮮的境遇。”

我又問他：

“你那新夫人的性情和思想如何？”

他的答語更有趣：

“我不是伊，怎能知道那些呢？”

他自然不知道。他除了唯一的感覺“新鮮的境遇”而外那裏還知道別的。我真傻氣，將那些去問他。當時我便轉了詞鋒道：

“伊快樂麼？”

“伊快樂呀！伊理妝的時候，微微地，淺淺地，對着鏡裏的伊笑。伊見我進內室，故意將臉兒轉向別的地方，兩顆烏黑的，靈活的，動人的眼睛卻暗地偷覷着我；那時伊顴頰間總含着無限的慶幸，滿足，戀愛的意思。伊和女伴商量修飾，議論風生，足以使大家心折。伊又喜歡“叉麻雀”，下半天和上半夜的功

夫都消磨在這一件事上。你道伊還有不快樂的一秒麼！

後來他們夫妻倆有了小孩子了——便是今天的新郎。他們倆遭逢了這個，歡喜的非常，但是說不出爲什麼歡喜。……我又傻了，覺得歡喜，歡喜便是了，要說出什麼來？這個歡喜還普及到他倆的族人和戚友，因爲這事也滿足了彼等對於他們倆的期望。然而他們倆先前並沒有豫計。論到這事，誰能有豫計？那一家立過豫算表？原來我喝的醉了！

他們倆生了兒子，生活上絲毫沒有變更。他吃，喝，玩耍，依然如故。伊對着鏡裏的伊笑，偷覷着他得意，談論修飾，‘叉麻雀’也依然如故。

小孩子吸的，是一個賣了兒子，奪了兒子的權利換飯吃的婦人的乳漿。他醒的時候，睡眠的時候，都在伊的懷抱裏。不到幾個月，他小小的龐兒會笑了，小手似乎會招人了。

他們倆看了，覺得他很好玩，是以前不曾有過的新鮮玩意兒。一個便從乳母手裏抱過來和他接個吻，一個不住地撫摩他的小面龐。他覺得小身體沒有平時抱的舒服，不由得哭了起來。他們倆沒趣，又沒法止住他的哭，便教乳母快快抱開去。

‘我們不要看他的哭臉！’

那小孩子到了七八歲 他們倆便送他進個學校。他學些什麼，他們倆總不問。受教育原是孩子的

事，那用父母過問呢！

今天的新郎還兼個高等小學肄業的頭銜！他的同學有許多也來道喜。他們活動的天性沒有一處地方，一刻工夫不流露，剛才竟把禮堂當作球場踢起球來。然而對那做新郎的同學總現出凝視，猜想的神情，好像他滿身被着神祕似的。

我想今天最樂意的要算我那位朋友了。他不只是說話，便咳一聲嗽也柔和到十二分；彎了腰，執了壺，替賓客斟酒，幾乎要把酒杯敬到嘴邊了。他聽了人家的祝賀語，眉花眼笑地答謝道：

“我有什麼福分？不過幹了今天這一樁事，我對小兒總算盡了責任了。將來把這份微薄的家產交付與他，教他好好地守着，我便可無負祖先。”

我忽然想起，譬如我那位朋友死了，我替他撰家傳，應當怎樣地敘述？有了！簡簡括括只消說一句話：“他無意中生了個兒子，還把兒子揀在自己的模型裏。”呀！諛墓之文那有這等體例！原來我喝醉了！

語釋 〔陳〕新之對 所以貯藏多年的酒叫做‘陳酒。’〔花雕〕紹興酒名。凡行銷遠地的紹興酒，常選貯藏已久的陳酒。並在罇子外面加以彩色畫，就把這一類酒稱為‘花雕’。〔內行家〕對於某事情有經驗的人。〔珠璧交輝〕這句是通常祝賀人家新婚的成語。意思是說新郎新婦像珠和玉一般的交相輝映。〔鸞鳳和鳴〕這句也是通常祝賀人家新婚的成語。鸞，鳳鳥之屬。意思是說新郎新婦像鸞和鳳一般的此唱彼和。〔搬演〕戲劇中的裝

扮故事。〔配角〕戲劇中有‘主角’和‘配角’的分別：飾主要人物的是主角，飾其他人物的是配角。〔伊〕‘他’字的女性，現在通作‘她’字。〔偷覷〕偷看。覷，俗寫作‘覷’。〔心折〕心服。〔諛墓之文〕替人家做墓誌銘或家傳等，不根據死者平生事實來敘述，一味譽揚讚美的，便叫做‘諛墓之文’。

文選 四六 打拳 魯迅

近來很有許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記得先前也曾有過一回，但那時提倡的，是滿清王公大臣，現在卻是民國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於他們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

現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傳與軒轅黃帝，軒轅黃帝傳與尼姑”的老方法，改稱“新武術，”又是“中國式體操”，叫青年去練習。聽說其中好處甚多，重要的舉出兩種來，是：——

一、用在體育上。據說中國人學了外國體操，不見效驗；所以須改習本國式體操（即打拳）纔行。依我想來：兩手拿着外國銅鎚或木棍，把手腳左伸右伸的，大約於筋肉發達上，也該有點“效驗”，無如竟不見效驗！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練“武松脫铐”那些把戲了。這或者因為中國人生理上與外國人不同的緣故。

二、用在軍事上，中國人會打拳，外國人不會打拳：有一天見面對打，中國人得勝，是不消說的

了。即使不把外國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陣“烏龍掃地”^{*}也便一齊掃倒，從此不能爬起。無如現在打仗總用槍砲。槍砲這件東西，中國雖然“古時也已有過”，可是此刻沒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練習，怎能禦得槍砲？我想：（他們不曾說明，這是我的“管窺蠡測”^{*}）打拳打下去，總可達到“槍砲打不進”的程度（即內功）^{*}。這件事從前已經試過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譽的完全失敗了。且看這一回如何。

這篇是魯迅的隨感錄，初載新青年，後來收在熱風裏。因為講的是打拳，所以替他加上一個題目——打拳。

魯迅是現代作家周樹人的筆名。他是浙江紹興人。從前曾做過教育部叢事。歷任北京大學、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等校教授。所著有吶喊、徬徨、熱風、墳、華蓋集、華蓋續集、野草、而已集、早花夕拾及中國小說史略等。

語釋 〔那時提倡的是滿清王公大臣〕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山東一帶的祕密會黨，以傳習拳棒相號召，謂能以咒語避槍礮彈，明年，起事於天津，號為義和團（亦稱義和拳），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當時滿清的王公大臣都相信義和團真有法術，竭力提倡，蔓延直隸、山東、山西各省，拆毀教堂鐵路，并圍攻各國駐京的公使館，遂召八國聯軍之禍。〔九天玄女傳與軒轅黃帝，軒轅黃帝傳與尼姑〕當時義和團中人是這樣說。九天玄女，上古的神女，相傳黃帝與蚩尤戰，玄女授之以兵法。今六壬、遁甲諸書，相傳為九天玄女所授。黃帝，中國古代（約當公元前

二六九七——二五九七)的帝王。軒轅是他的姓。〔武松脫鐐〕武松是水滸傳裏的一個英雄。鐐，就是‘手鐐’，用以束縛犯罪人的手的。‘武松脫鐐’，是從前拳術的一種，動作方式，大概是練習怎樣脫去手鐐的方法。〔板油〕人體腹網膜等處所儲藏的脂肪，俗稱‘板油’。〔烏龍掃地〕也是從前拳術的一種動作方式，大概是向下橫掃，以便打倒敵人。〔藤牌操法〕藤牌，‘盾’之俗稱，戰陣時用以防禦敵人兵器的。從前有藤牌兵隊，其兵士一手持藤牌，以防禦敵人的刀槍；一手執兵器，以殺敵陷陣；練習這種戰術的就叫做‘藤牌操法’。〔管窺蠡測〕管中窺豹，可見一斑，（詳見文選十七雕刻篇‘一斑’注。）是以小見大的意思，以蠡測海，是以淺測深的意思。蠡，瓠瓢之屬。〔內功〕舊時武術有‘外功’與‘內功’之分：外功是練習拳棒，內功則重在運氣。〔在一千九百年〕就是指清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之亂。按義和團之亂，北京被八國聯軍攻破，清德宗和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後來向各國請和，殺禍首載勳等，賠款四百五十兆兩（即所謂‘庚子賠款’）。所以下面說‘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譽的完全失敗了’。

文 話

一 七. 勸誘與諷刺

現在想就談動和致史可法書兩篇來談談。這兩篇論形式都是書信；論文體該是什麼呢？談動這篇裏有一個主張，就是‘解愁的方法在洩’，‘求洩的方法在動’；致史可法書這篇裏也有一個主張，就是勸對方‘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自己具有主張，希望讀者信從，不是議論文麼？不錯，這

兩篇確然是議論文。但是，這兩篇議論文與一般的議論文有點兒不同；一般的議論文並不對固定的某人說話，而談動的對象祇是感到煩惱的某青年，致史可法書的對象祇是史可法。並且，這兩篇的論點都是存在對象身上的：因為某青年感到煩惱，作者纔對他說解愁、求洩的法門；因為史可法督師揚州，準備抗清，另一個作者纔對他講‘識時知命’的話兒；這不比先前讀過的最苦與最樂和機器促進大同說那樣，論點是由作者自己選定的。更進一層，這兩篇的態度也值得注意：言辭之間流蕩着情感；處處替對方打算，惟恐不夠周密。這樣的議論文，可以加上‘勸誘的’一個形容詞，使它同一般的議論文有着區別。這是說它不單靠嚴正的理論折服別人，而設身處地，爲對方着想，‘勸誘’對方依從持論人的主張。這‘誘’字並不含什麼不好的意味，相當於‘引導’或‘啓迪’，就是‘循循善誘’的‘誘’字。

對別人致勸誘猶如醫生診病。一要剖析對方所持見解的不合，並探求所以致此的根源，這好比醫生的診斷；二要發表自己的主張，這好比醫生的開方。如果剖析得精密，探求得確當，對方自當恍然醒悟，放棄了所持的見解。這當兒，你更給他你自己的一個主張。他既放棄了舊的，自然容易接受新的。他一接受，你就達到勸誘的目的了。

就把談動一篇爲例，約略講它的進展的順序。這篇的第二節裏就給與對方不少的同情；作者說那種‘憂來無方’、什麼都‘抵擋不住’的況味也曾嘗過，那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大道理’所能克服的，這樣說時就使對方安了心，知道所謂煩惱原是青年常有的病，而現在寫信來勸慰的人決非捧着‘應該不應該的大道理’的。要勸誘別人最緊要的是排除對方信從上的障礙。說是青年常有的病，便

可知不會特加責備；說並不捧着‘應該不應該的大道理’，便可知勸慰完全出於關切的好意：這樣的勸慰不是誰都很樂於信從的麼？第三節裏說‘能動，能發展，能創造，便是順從自然，便能享受快樂；不動，不發展，不創造，便是摧殘生機，不免感覺煩惱；’以下更引‘閒人大半易於發愁’、‘青年人比老年人易於發愁些’、‘小孩子們……不知道愁苦’作證：這就剖析出快樂和煩惱的質素，探求到快樂和煩惱的根源。對方既在那里煩惱，他的病因當然由於‘生機被抑鬱’，解救的方法無疑地是求宣洩了。於是第四節裏就提出了‘求洩的方法在動’——這是作者的主張，也是作者開給對方的藥方。除引一些日常經驗（整理書房、起勁打球）外，更在第五節裏舉古人的事作證。末節說‘能動’的人對於煩惱宜如何看待，並且列舉打球、彈琴等項目，給‘動’字作具體的注腳。全篇裏有斥責煩惱的話語麼？沒有。有‘應該不應該的大道理’麼？沒有。讀下去只像面對着無所不談的好友，聽他談體貼入微的衷腸話：這是勸誘文字的魔力，一般的議論文所不具的。靠着這魔力，其效果當然更大。

現在，請看另外一篇議論文，打拳。這篇的主張是什麼？就是不贊成民國的教育家提倡打拳。讀者或許要說：‘統看全篇，並不見有“不贊成”的字樣呀。’不錯，‘不贊成’的字樣的確沒有，但是你得用頭腦去想，作者說這一番話究竟爲着什麼；想的結果，你就領會到作者所不曾明言的主張了。

議論文的主要點在提出自己的主張，這一篇卻把主張藏了起來，並不明言，是什麼緣故呢？你如果這樣懷疑，我們先得請你看這一篇說話的態度。在第一節裏說‘至於他們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這並非真個不知，卻是知而不說；只看次節說‘把……的老方法改稱……，叫青年去練習’，便可明白。次節講到

其中好處，’上面加上個‘聽說’，表示這是提倡者的見解，與作者全不相干。第三節說學體操該有點效驗，‘無如竟不見效驗，那自然只好改途……了，’這是作者所懸揣的提倡者的理論；在這裡暗示着提倡者的錯誤：體操所以不見效驗，‘或者因為中國人生理上與外國人不同的緣故，’而實際中國人與外國人生理上並無不同，那末體操的不見效驗該是不曾認真練習的緣故，提倡者見不及此，便想改途，其錯誤可不言而喻了。第四節說在軍事上，會打拳的可以戰勝不會打拳的，這是提倡者的信念，‘無如現在打仗總用槍砲’，怎麼辦呢？作者懸揣提倡者的希望，卻在‘達到槍砲打不進的程度；’在這裡又暗示着提倡者的荒謬：這明明同一千九百年那一次滿清王公大臣提倡打拳一模一樣，順他們的口氣說是‘可惜那一回……失敗了，’用正面的口氣說不就是‘決無不失敗之理’麼？——到這裡，可見這一篇說話的態度與旁的議論文全不相同：知而不說，不直指而用暗示，順着對方的口氣說反面的話，這些都不是一般的議論文所取的态度。這樣的議論文，可以加上‘諷刺的’一個形容詞，使它同一般的議論文有着區別。這是說它全然避去了針對的辯駁，而用諷刺的言辭促起對方的反省，使對方依從持論人的主張。那些提倡打拳的教育家，看了這一篇，如果覺悟自己的宗旨與滿清王公大臣的‘二而一’，體操不見效驗不就是體操不好，打拳用在軍事上更屬笑話，那就會同作者一樣，他們也不想提倡打拳了。諷刺文字的主張就寄託在它的態度上；所以這一篇裏不見有‘不贊成民國的教育家提倡打拳’的話。

諷刺文字既把主張寄託在它的態度上，而要使態度不改樣地表達出來，必須在語調上留意。你若是存心不說明，而人家讀下去，以為你並未有這樣存心；你若是利用暗示，而人家感覺不到你

所暗示的；你若是在那里說反面的話，而人家只當你所說是正面的話：那一定是你的語調失敗了。試就打拳一篇，翫味‘位分略有不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把九天玄女……的老方法改稱新武術’、‘聽說其中好處甚多’、‘無如……那自然只好……這或者因為……’、‘是不消說的了’、‘無如……’、‘中國雖然……可是……’、‘總可達到……’、‘可惜那一回……’等語調，便可知諷刺文字應該怎樣纔可達到它的目的。

勸誘文字與諷刺文字正相反對：勸誘文字是熱的，諷刺文字是冷的；勸誘文字多方替對方打算，諷刺文字好像絕不把對方放在心上。但是，二者的目的卻相同，同樣地期望對方依從持論人的主張。

練習 一個朋友是一篇‘諷刺的’小說，試說明作者所不會說出來的意見是什麼。

文選 四七 黔之驢 柳宗元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彪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慤慤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噉，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彪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唐柳宗元著三戒，分三篇：一、臨江之麋，二、黔之驢，三、永某氏之鼠。其自序云：‘吾恆惡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於禍。有客譚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現在把第一篇臨江之麋刪去，本篇就是三戒中的第二篇。黔，今貴州省，以古黔中得名。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唐河東人。由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後因黨爭被貶為永州司馬，徙柳州。他的文章和韓愈齊名，人稱韓文雄奇，柳文古雅。今存有柳河東集。

語釋 〔慤慤然〕謹敬貌。慤，音 l 4。〔益習其聲〕更加聽慣了牠的聲音。〔狎〕玩弄輕慢。〔蕩倚衝冒〕蕩，動蕩。倚，身體貼近。衝，衝過去。冒，追前去。〔跳踉大噉〕跳踉，足亂動的樣子。噉，同‘啖’。〔形之龐也類有德〕形體龐大，看去像有德的。按‘德’字的意義甚多，這裏的‘德’字，和禮記大學‘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的‘德’字意義相同。言顯見於外者必有實於內；那驢子外體龐大，則其內容必充實。〔聲之宏也類有能〕聲音宏亮，好像有些技能的。

文選 四八. 永某氏之鼠 柳宗元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櫛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鬥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

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撒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也哉！

永，永州，就是現在湖南的零陵縣。這是柳宗元三戒的第三篇，詳前篇注。

語釋 〔畏日〕畏，畏忌。日，卜筮占候時日。這是說，他相信卜筮占候，有種種拘忌。〔生歲直子〕舊時用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合以記年數，例如某年爲‘甲子’，則下一年爲‘乙丑’，以此循環推算。這是說，他生的一年剛剛是‘子’年。〔鼠子神也〕舊時以動物十二種分配十二地支：子屬鼠，丑屬牛，寅屬虎，卯屬兔，辰屬龍，巳屬蛇，午屬馬，未屬羊，申屬猴，酉屬雞，戌屬犬，亥屬豕。〔僮〕僮僕。〔恣〕放縱。〔櫪〕音移（！）衣架。

文 法

十 六. 副 詞 的 位 置

副詞是用以修飾動詞形容詞（或他副詞）的，照理應放在所修飾的動詞形容詞之上，如：

大江東去。

（赤壁懷古）

你怎的越老越呆了。

（王三姑娘的死）

‘東’修飾‘去’，‘越’修飾‘老’‘呆’，‘怎的’又修飾‘越老越呆’，都各緊接在所修飾的詞上。這是最普通的式樣。

副詞又有放在所修飾的詞後面的，如：

| | |
|-------------------------------|------------------|
| 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 <u>利害</u> 。 | (<u>背影</u>) |
| 孺人舉之 <u>盡</u> ， <u>暗</u> 不能言。 | (<u>先妣事略</u>) |
| 升天入地求之 <u>遍</u> 。 | (<u>長恨歌</u>) |
| 春寒賜浴 <u>華清池</u> 。 | (同上) |
| 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 <u>百金</u> 。 | (<u>荊軻傳</u>) |
| 永有某氏，畏日，拘忌 <u>異甚</u> 。 | (<u>永某氏之鼠</u>) |

以上數例，副詞的位置，皆在所修飾的詞之後。這種式樣，無論文言語體皆常有。語體文中，副詞在用於動詞的形容詞之後時，常插入的字(或得字)，例如：

他高興的很——他很高興。
 這孩子聰明的極，——這孩子極聰明。
 你居然糊塗的如此。——你居然如此糊塗。
 工人在工場工作的起勁。——工人在工場中起勁工作。

副詞的位置，除緊接在其所修飾的詞的前後者外，尚有用在句之頂首，獨立在前，與其所修飾的詞遠隔者。例如：

一九二二，一，二四，他的兒子張保到獄裏去探望他。
 ——他的兒子張保於一九二二，一，二四，到獄裏去探望他。(李成虎小傳)
甚矣吾衰也，久矣乎吾不復夢見周公。——吾衰甚矣，吾久不復夢見周公矣。(論語)
有幾回，鄰舍孩子聽得笑聲，也趕熱鬧圍住了孔乙己。
 ——鄰舍孩子聽得笑聲，有幾回也趕熱鬧圍住了孔乙己。(孔乙己)

副詞的位置，大略有上面的三種，如果副詞爲副詞短語時，尚有置於句尾，與所修飾的詞遠隔者。例如：

你這主張，是行不通的，在現代經濟制度之下（甲）——

你這主張，在現代經濟制度之下是行不通的（乙）——在

現代經濟制度之下，你這主張，是行不通的。（丙）

（乙）（丙）二式原是一向有的，（甲）式近來才通用，完全是倒裝句法，可謂是歐化的結果。近來外國文字的翻譯大盛，文字漸有歐化的趨勢。這就是一例。

副詞的位置雖可有種種的變化，但在初學者，最穩當的是用在所修飾的詞的直前或直後。其餘的式樣，一不小心，就會文意不明，引起誤解的。

十七． 副詞與助詞的呼應

有許多副詞，用在句中的時候，句末常須帶相當的助詞，那副詞與助詞有彼此聯絡的關係，好像一呼一應似的。這叫做呼應。在文法上，詞的呼應有兩種，一是接續詞的呼應，一是副詞與助詞的呼應。

副詞的呼應，可分為下列幾種。

（甲）時間上的呼應。 時間有過去未來現在的分別。上面如果有甚麼時間的副詞，下面亦該用相應的助詞。否則語氣就不順達。例如：

你來時他早已走了

年已七十矣

你的毛病就會全愈罷

時正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也

（乙）疑問的呼應 上面如果用疑問副詞，下面就該用疑問助詞作結。例如：

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傳）

何必如此雷厲風行，硬要把他驅逐出境呢？（致胡適書）

我爲甚麼要陪他們打牌呢？可不是糊塗嗎？

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嗎？（背影）

（丙）程量上的呼應 上面所用的副詞如果是限定的，下面亦該用限定的助詞。例如：

此獨君王知之耳 （長恨歌傳）

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同上）

我那首詩只是發表我個人的感想罷了。

你如此驚皇，徒使事情弄糟而已。

這種呼應，實際上往往有略去其一的。例如：

食人豈肯留妻子？（略疑問助詞）（杜甫七絕）

這可以說是恩典嗎？（略疑問副詞）（答汪長祿書）

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略過去副詞）（荆軻傳）

這件事從前已經試過一次。（略過去助詞）（打拳）

兩種詞互相呼應，既有了一定的程式，結果省略其一，讀者自會補足，也便不至於文意不明了。

練習一 副詞在句中有幾種位置？試一一造例。

練習二 試就下文的括弧中補入相當的詞。

你難道不知道這消息（ ）？

我們（ ）是小百姓罷了。

他已於今年暑假畢業（ ）。

客人快會到齊（ ）。

揚子江與運河相遇於十字路口。

河 你從那裏來？

江 我從蜀山^{*}來。

河 聽說蜀山險峻，峭巖如壁，尖石如刀，你是怎樣來的？

江 我是把他們鑿穿了，打平了，奮鬥着下來的。

河 哈哈！

江 你笑什麼？

河 我笑你的謊說得太希奇了。看呵！似你這樣軟弱的身體，微細的流動，也能與蜀山奮鬥嗎？

江 但我確曾奮鬥過來的。況且我從前並不是這個樣子。我這軟弱的生命，便是那個奮鬥的紀念。

河 真的嗎？可憐的江！那你又何苦奮鬥呢？

江 何苦奮鬥？我爲的是要造命呀！

河 造命？我不懂。

江 你難道不曾造過命嗎？

河 我的生命是人們給我的。

江 你以爲心足嗎？

河 何故不心足？

江 我不羨妬你。

河 可憐的苦兒！你竟沒有人來替你造一個命嗎？

江 我不希罕那個。

河 可怪！你以爲你此刻的生命勝過我嗎？

江 人們賜給你的命！

河 這又有什麼相干？我不是與你一樣的活着嗎？

江 你不懂得生命的意義。你的命，成也由人；毀也由人；我的命卻是無人能毀的。

河 誰又要來毀我呢？

江 這個你可作不得主。

河 我不在乎那個。

江 最好最好！快樂的奴隸，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但總遠勝於怨尤的奴隸呵！再會了，河！我祝你永遠心足，永遠快樂！

於是揚子江與運河作別，且唱且向東海^{*}流去。

奮鬥的辛苦呵！筋斷骨折。

奮鬥的悲痛呵！心摧肺裂。

奮鬥的快樂呵！打倒了阻力，羞退了譏笑，征服了疑惑。

痛苦的安慰，愉悅的悲傷，從火山的烈焰中，採取生命的真諦！

淚是酸的，血是紅的，生命的奮鬥是澈底的！

生命的奮鬥是澈底的，奮鬥來的生命是美麗的！

運河亦稱運糧河。南起浙江的杭縣，經過江蘇、山東兩省，直達河北的天津縣。長凡二二一〇里，為世界人工所成的最長的水道。揚子江即大江，亦稱長江。源出青海巴顏喀喇山南麓，東流經西康、雲南、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安徽諸省，至江蘇崇明縣

入海。長凡九九六〇里，爲我國最長的大川。這篇是對語體的敘述文。作者借運河與揚子江的問答，寫出她對於人生的見解。

語釋 〔十字路口〕道路正交的口，可以四去，形如‘十’字，俗稱‘十字路口’。揚子江和運河在鎮江、瓜洲間交流着，恰也成一十字口，所以這里就借用了。〔蜀山〕泛指四川的山。舊說揚子江源出岷山；故一般人便以岷江爲江源。這里的蜀山，就是泛指這一帶的山嶺。〔東海〕在黃海之南。按揚子江的終點在東海、黃海之間。〔心摧〕心被摧折，就是傷心之意。例如宋司馬光詩：‘空使寸心摧’。〔真諦〕語出佛家，對‘俗諦’而言。如謂世間法爲俗諦，出世間法爲真諦。這里作‘真實的意義’解。

文選五〇．齊桓晉文之事章 孟子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斨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

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

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王笑而不言。

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

曰：“否，吾不爲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

曰：“可得聞與？”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

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

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這是孟子梁惠王章的第六節。因齊宣王以齊桓、晉文之事問孟子，引出孟子一大段講‘王道’的議論。這裏面所講的王道，就是孟子的政治主張，同時也可以說是儒家的政治主張。

孟子（公元前三七二——二八九）名軻，戰國鄒人。他是孔子的三傳弟子，爲孔子以後的儒家的大師。今所傳有孟子七篇。

翻譯 [齊宣王]姓田，名辟疆。春秋齊大夫田完之後。自田和篡齊，四傳到他，以諸侯僭稱王。在位十九年（公元前三三二——三一四），[齊桓晉文]齊桓即齊桓公，（公元前三八五——六四三），春秋齊第十五代國主，名小白。晉文即晉文公（公元前三三二——六二八），春秋晉第二十四代國主，名重耳。春秋五霸，第一是齊桓公，第二便是晉文公。[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仲尼，孔子字。徒，門徒。儒家主張王道，而齊桓、晉文所行的是霸道，所以仲尼的門徒，不屑講到桓文的事業。

[臣未之聞也]臣，孟子對齊宣王自稱。未之聞也，猶言‘未聞之’

也。’這‘之’字在文法上是他動詞目的格的倒置。〔無以則王乎〕無以，猶言‘不得已’或‘要不然’。王，讀爲去聲，王天下之道，即王者所行之正道，對於‘霸道’而言。這是說，‘齊桓、晉文之事我不知道，不得已（或要不然），我就講些王天下的道理罷。’〔保民而王〕愛護百姓而行王道。〔寡人〕當時諸侯王自稱的謙辭。〔胡齮〕齊宣王的近臣。〔牛何之〕牛到那裏去。〔爨鐘〕古時新鑄鐘成，必殺牲取血以塗其爨鄰，就叫做‘爨鐘’。〔殼觶〕音ㄍㄨˋㄙㄨˋ，恐懼的樣子。〔不識有諸〕不知道有沒有這回事？〔愛〕作吝惜解。〔誠有百姓者〕確有些百姓以爲我是吝惜一隻牛。〔褊小〕地方狹小。〔即不忍其殼觶〕就是爲了不忍見牠那種恐懼的樣子。〔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你不要怪百姓以爲你是吝惜。〔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百姓只見你拿一隻小的羊去代替那隻大的牛，你這一片苦心，他們那裏知道。〔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你如果憐惜沒有罪而被宰殺，那麼，牛和羊有什麼分別。隱，是痛惜的意思。〔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齊宣王無以自解，便笑道：‘我真不懂是什麼一種心理！但我當時的動機，實在不是爲牛的價值比羊的價值大，才把牠掉換的。據你說來，牛羊同樣的無罪，那我這樁事真做得沒有意思，宜乎百姓要說我是吝惜錢財了。’〔無傷也〕不要緊的。〔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小雅巧言之篇。意思是說，人家的心理我會揣度得到的。〔夫子〕齊宣王對孟子的尊稱。〔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我做了這樁事，反求本心，一無所得，現在經你說破，我倒有點心動了。戚戚，據前人注釋，都說是心動的樣子。〔有復於王者〕有人對你說。〔百鈞〕三

十斤爲一鈞，百鈞，就是三千斤。〔秋毫之末〕鳥獸之毛，至秋更生，細而末銳。秋毫之末，所以喻細小難見。〔輿薪〕一車子的柴。所以喻大而易見。〔則王許之乎〕那你會相信嗎？〔獨何與〕這是什麼緣故？〔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不爲和不能的區別在那里？〔挾太山以超北海〕太山即泰山。北海，就是現在的渤海。這是說挾了泰山以跳過渤海。〔爲長者折枝〕枝與‘肢’同。爲長者折枝，就是替長者按摩。（朱熹釋爲‘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望文生義，是不對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動詞，敬事長老的意思。吾老，指自己的父兄。人之老，指人家的父兄。幼，亦動詞，愛護幼小的意思。吾幼，指自己的子弟。人之幼，指人家的子弟。〔天下可運於掌〕言如能推己及人，則治天下如轉之掌上那麼容易。〔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篇。刑，含有禮法的意思。言夫妻之間先用禮法相交接，推而至于兄弟之間，更擴充之以治一家一國。〔權然後知輕重〕權，稱錘。有了稱錘，然後可以知道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度，丈尺，有了丈尺，然後可以知道長短。〔危士臣〕士臣，猶言‘將士’，使將士們冒了危險去打仗，所以說‘危士臣’。〔構怨〕結怨。〔大欲〕最大的欲望。〔肥甘〕美味的飲食。〔輕煖〕輕便而溫暖的衣服。〔采色〕華美悅目的外飾。〔便嬖〕近習嬖幸之人。〔辟土地〕開拓疆土。〔朝秦楚〕秦、楚都是當時的大國。朝秦楚，是說要秦、楚都來朝見。〔莅中國〕君臨中國。中國，指中原而言。〔猶緣木而求魚也〕魚棲於水，緣木求之，則終不可得，所以喻勞而無功。〔鄒人與楚人戰〕鄒是當時的小國；今山東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有鄒城，即當時的鄒國的都城。楚是當時的大國；今湖南、湖北、

安徽、江蘇、浙江及四川巫山以東，廣西蒼梧以北，陝西洵陽以南，在戰國時皆爲楚國。所以鄒人與楚人戰，萬無可勝之理。

〔蓋亦反其本矣〕蓋，發語辭。這是說，‘亦應當反求其本哩！’所謂‘本’就是下面所說‘發政施仁’等等。〔赴愬於王〕到你這里來告訴。愬，與‘訴’同。〔惛〕情思昏亂。〔恆產〕產業之可以歷久者，如田宅之類。〔是罔民也〕是猶張了羅網以網百姓。罔，與‘網’同。〔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那有仁民愛物的國主，而可以做這種像張羅網以網民的事情。〔樂歲〕對‘凶年’而言，猶言富年。〔然後驅而之善〕然後教導百姓，使他們走到‘善’的一途。〔輕〕輕易。〔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民無常產，一年的收入，養活還怕不夠，那里有功夫講究禮義。〔盍〕何不。〔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畜，畜養。鷄、豚、狗、彘的生育有一定時期，在這時期裏，不加宰殺，便叫做‘無失其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言一家受田百畝，春耕、夏耘、秋收，在這時期裏，不要叫百姓服勞役，便他們得盡力耕作。〔庠序〕鄉學的名稱。〔孝悌〕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白〕頭髮半白叫做‘頒白’。亦作‘班白’。〔負戴〕負於背，戴於首，都是勞役的事情。〔黎民〕猶言‘衆民’即百姓。一說，黎，黑色，黎民猶言‘黔首’，因爲頭髮大家是黑的。（也有人說，當時百姓以黑巾覆首，故稱‘黔首’或‘黎民’。）

文 話

一八. 寓 言

上一次文話談及勸誘文字與諷刺文字，說它們的目的相同，

無非期望對方依從持論人的主張。除開這兩類文字，特供教訓他人、勸導他人應用的文字形式尚有‘寓言’。最近讀到的黔之驢和永某氏之鼠便是寓言的例子。

一篇寓言總是一個故事，或屬於人，或屬於動物，或屬於無生物。所以就文體論，寓言是敘述文。但寓言不只敘述一個故事而已，它敘述一個故事必含着教訓的、勸導的意味；無論它講到的是動物或無生物，總寄託着關涉到人生的教條。換一句說，寓言敘述一個故事，其目的並不在敘述這一個故事，而在借這一個故事表達作者所要教訓他人、勸導他人的教條。故事譬之於軀體，教條譬之於精神，精神從軀體的活動表現出來，人家看了軀體的活動便認識那不可見的精神：這就是寓言。

試看黔之驢和永某氏之鼠，這兩篇敘述的都是屬於動物的故事。作者寫作這兩篇的目的單單在敘述一匹驢和一羣鼠的故事麼？誰也知道不然的。作者特意造作這兩個故事，目的原在表達他的教條。在前一個故事裏，他對虛有其表，毫沒實力的人致訓戒；在後一個故事裏，他對偶得憑藉、飽食酣嬉的人致警告。倘若換一個形式，不用什麼故事來寓意，那就是兩篇議論文，一篇的主張是‘虛聲奪人不足恃’，另一篇的主張是‘飽食酣嬉不得長久’。可是作者不想用議論文的形式，他愛作寓言，就成了我們讀到的這兩篇。胸中有了寫作的材料（就是意思和情感），用什麼形式把它表達出來，本來是作者的自由呀。

雖然這樣說，寓言在教訓上、勸導上的作用卻不可忽視。你要教訓他人、勸導他人，總希望他人容納你的教訓和勸導；但是，你若擺起一副‘我來教訓你、勸導你了’的架子，臉孔是莊嚴得令人害怕，話語是每一句就是一番大道理，這樣的時候，你的希望未必

就能夠達到。或許你的態度太嚴厲了，引起了對方的反感；或許你的話語太直率、太沈重了，傷害了對方的自尊心：到了這地步，對方的‘容納的門’便關起來了，任你有車載斗量的善言美意，他只報答你一個不接受。這樣，豈不是你枉有了教訓他人、勸導他人的存心？高妙的教訓與勸導常使對方不覺得在那里受教訓、受勸導；因此，對方的容納就好像是自己的發見，並非由於被動，沒有一點兒勉強。應用寓言的形式就有這樣的好處。它講的是另外的人或動物或無生物，與被教訓、被勸導的對方全不相干；並且是故事，當然沒有枯燥的訓言和難堪的斥責：這就使對方開了‘容納的門’，懷着親和的心情去接近它。只要一接近，對方就不知不覺在那里受教訓、受勸導了；因為動物的一句話就是教訓與勸導，無生物的一個動作就是教訓與勸導，乃至整個故事，羊怎樣得到成功，狐狸怎樣終於失敗，也莫不是教訓與勸導。我人的思想活動是常常利用類推法的；寓言中的故事如此，類推到人事方面，在相同的情境中應該怎樣，不是隨即會想起來的麼？在這想起來的當兒，作寓言的人便達到了他的希望——他把一些東西授給他人，而他人已經伸出手來接受了。到這裡，可見寓言的作用在暗示，教訓與勸導全不直率地照樣地表達，卻使它化了裝在讀者眼前活動；寓言的心理上的根據是類推，把教訓與勸導留下來，作為類推的答案，讓讀者自己去發見。

寫作一篇寓言必須注意的是（一）故事的本身，（二）教訓與勸導的意旨，（三）故事中人或物的性格。故事須要簡單明白，除必要的行動和話語外，背景的詳細敘述、形態神情的工緻描寫都是不必要的。因為這樣纔能使讀者專心一意去審察故事的始末和經過，不致分散到旁的地方去。試看黔之驢，它只簡要地敘述驢的來

驢和驢與虎的交涉，並不牽連到旁的枝節，便是一個例子。教訓與勸導的意旨須非常明白、親切地編織入所敘述的故事裏，不可惆恍迷離。務使每一個讀者都能作同樣的類推，得到同樣的理解。試看黔之驢，敘述中全注重在驢的虛有其表而毫沒實力，及被虎看破，明白牠‘技止此耳’，終於做了虎的犧牲；那末虛有其表的人將怎麼下場，不是誰都能夠悟出的麼？故事中人或物的性格須顧及他們固有的特性，這些特性且須為大家所公認的。譬如講到動物，狐狸常是狡滑的，兔子常是怯弱的，獅子常是勇猛的，狼常是殘忍的；這因為這些動物的特性本來如此，大家都知道的。假若顛倒過來，說兔子勇猛，獅子怯弱，就引起讀者的真實之感了。試看黔之驢敘驢的‘鳴’，敘驢的‘蹄之’，都是驢的常態，為一般人所熟知的。

德國寓言作家萊森曾經作一則很有趣的寓言

驢對伊索說‘以後你作寓言講到我的時候，請你讓我說些聰明的、有意義的話。’

伊索大叫道：‘從你的嘴裏說些有意義的話麼？那末，世人將怎樣想呢？——世人將稱你作道德家而稱我作驢了！’

（伊索是希臘的寓言大家，生當公元前620——560年頃。）

這可以說是模範的東西。論故事本身，是簡到無可再簡的了，只有驢和伊索的對話。論所含意旨，這是很明顯的一個教訓，說作寓言必須顧及人或物的特性。論人物的性格，那末伊索是寓言大家，讓他談論作寓言的事情，可說是最能扼住要點了。

在專制政治的時代，在言論不自由的國度裏，寓言的形式常被言論家所採用。因為這樣可以避免禍患，同時又能達到教訓與勸導的目的。在給兒童看的讀物裏，也常常可以看到寓言。因為寓言有暗示的作用，其教育上的效果比較正面的教訓來得大。

練習 試作寓言一則。

文選五一. 三弦 沈尹默

中午時候，
火一樣的太陽，
沒法去遮攔，
讓他直曬在長街上。
靜悄悄少人行路，
祇有悠悠風來，
吹動路旁楊樹。
誰家破大門裏，
半院子綠茸茸細艸
都浮着閃閃的金光。
旁邊有一段低低的土牆，
擋住了個彈三弦的人，
卻不能隔斷那三弦鼓盪的聲浪。
門外坐着一個穿破衣裳的老年人，
雙手抱着頭，
他不聲不響。

三弦即三弦琴。以算命爲業的盲人，往往彈着三弦在街上找尋主顧。這首詩是借那彈三弦的人，寫出一個幽靜的境界來。

沈尹默，現代浙江吳興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這首詩他在北平時候做的。

文選五二. 再別康橋 徐志摩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裏的艷影，
在我心頭蕩漾。

軟泥生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裏，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榆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間，
沈澱着彩虹似的夢。

尋夢？撐一支長篙，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裏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爲我沈默，
沈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文 法

十八. 前介詞與名詞的關係

前介詞是放在名詞(代名詞)之前與名詞(代名詞)合成副詞短語的。副詞短語的性質等於副詞，對於動詞或形容詞有修飾或限制的作用。對於一動作，(動詞所表示的)附說怎樣動作的是副詞，附說動作的時地原因工具對手等等的是副詞短語。對於一性狀，(形容詞所表示的)附說其程度怎樣的是副詞，附說其比較範圍等等的是副詞短語。故前介詞所介的名詞，在動詞必是表示時地原因工具及對手者，在形容詞必是表示比較及範圍者。

(甲)對於動詞所用的前介詞。

一、時地： 在， 從， 自， 自從， 於，(乎)， 當， 臨，
到， 至， 及……

例：王坐於堂上。(齊桓晉文之事)

我從前並不是這個樣子。(運河與揚子江)

二、原因：因，爲，因爲，以，用……

例：吾爲多子苦。(先妣事略)

成虎因此三天兩頭和玄廬會面。(李成虎小傳)

三、工具：用，以，把，將，拿，仗，……

例：以一服八。(齊桓晉文之事)

要用一塊布來包着肚皮。(作了父親)

四、對手：與，和，同，對，對於，爲，被，替，
任，給，幫，……

例：與二三客論畫品格。(畫記)

爲長者折枝。(齊桓晉文之事)

(乙)對於形容詞所用的前介詞。

一、比較：比，較，比較，於，如，同，和，與，
像，……

例：他日花開，可以推知將比往年的(花)盛大。(牽牛花)

這與大娘舅的白相大世界的情形完全相同。(剪網)

二、範圍：於，在，除外……

例：除校長外，他的權力最大。

在中國的商埠之中，上海最繁華。

前介詞以放在名詞(代名詞)之前爲原則，但有倒置在名詞之
後者，倒置的條件有下列幾項。

(甲)文言文中前介詞介疑問代名詞時，前介詞恆倒置在後。

例如：

翡翠衾寒誰與共。(長恨歌)

何以言之。(赤壁之戰)

何由知吾可也。(齊桓晉文之事)

(乙)‘以’字介代名詞‘所’‘是’二字時，恆倒置；例如：

是以後世無傳焉。(齊桓晉文之事)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同上)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同上)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同上)

(丙)在文言文中‘以’字介名詞時，亦有倒置在名詞之後者；
例如：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

(荊軻傳)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春秋以道名分。(莊子天下篇)

前介詞原是介紹名詞(代名詞)的，但在文言中，如果所介的名詞是代名詞‘之’字，則有把‘之’字省略者。因‘之’字為指示代名詞，其前必有本名詞(即先行詞)，省略了亦不致誤解的。這種例以‘為’‘與’‘以’三字為最多。例如：

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之)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之)濟大事。(赤壁之戰)

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之)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荊軻傳)

世風日壞，可為(之)寒心。

‘把’‘將’兩個介詞，是白話中常用的，這兩字有種種的用法，
最普通的用法是：

奸商把日本貨冒充國貨。

外國人將中國原料製造商品。

但有許多地方，‘把’‘將’二字會把句中的目的格提到動詞之

前，有‘把’或‘將’字的句子，其構造與普通句式不同。例如：

我將錢用完。——我用完了錢。

你太把我輕視。——你太輕視我。

動詞的目的格原應放在動詞之後，可是因為用‘把’或‘將’的緣故，習慣上就常在前面了。此外‘把’與‘將’兩字，還有好幾種奇異的用法。略舉數例如下：

• 他這一番話，把我說得無話可說。

我把書讀將起來。

一拳頭打將過去。

此種‘將’字的變用，常和‘來’‘去’二字有關聯，是可注意的事。

練習一 下列各組句中，都用着相同的字，試辨認那個是前介詞，那個不是？

甲 { 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
我在書桌上寫字。

乙 { 他今日到杭州去。
我還是上星期到上海的。

丙 { 吾與爾言。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

練習二 下列各文句中，‘以’字所介者為那一部分？試用直

線劃出，如有省略所介的詞者，試補入。

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挾太山以超北海。

是心足以王矣。

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